

馮承鈞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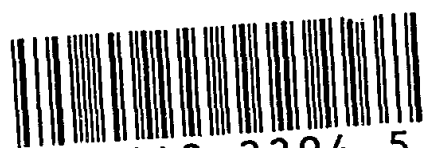
多桑蒙古史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馮承鈞譯

多
桑
蒙
古
史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49 2294 5

序

多桑書共有七卷。我前以爲西域三大汗國的史事，在舊籍中頗欠缺，在新編中亦多疏誤，故先將後四卷逐譯。後來看見田中萃一郎所譯的前三卷，我又覺得全書仍有翻譯之必要（田中的譯文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十期中已有評），遂又將前三卷轉爲漢文。翻譯時間既有先後，前三卷同後四卷的譯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 *Mohammed* 先譯作謨罕默德，後在前三卷中概從唐譯作摩訶末，就是一箇例子。全書譯竣，我想將後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樣統已製成紙型，勢須大加挖改，末後祇好聽他，擬在索引中去補救。前三卷有新式標點，後四卷無，也是因爲這種關係。

我從前在第四卷序中說過，多桑書同元史一樣，也有譯名不一貫的毛病。因爲他所本的回教撰述，文字不著韻母，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韻母有時誤用，甚至難於互用的韻母，也能混淆不分。聲母之誤如果無他書可以對勘，竟至無法考訂。比方主兒勤之誤作 *Bourkines*，錯了一箇聲母，那牙勤誤作 *Bouga-kines*，竟錯了兩箇聲母，一箇韻母。他最使我感困難的，就是對於 *c, k, s, kh, sh* 等聲母毫無分別，例如他譯寫的 *gan* 對音可作干 (*gan*)，又可作堅 (*gan*)，且可作罕 (*ghan, khan*)。這種困難有時還可以用前後文去補救，例如 *Togan*，不難認識是脫歡。可是他有時又將 *ou* 兩箇韻母互用，寫作 *Tougan*，則未免使人猶豫不決，

蒙古語尾之 合 增刪無常。若阿勒赤 (Alic) 亦作按陳 (Alicin) 河西轉爲合失 (Qasi) 也可變作合申 (Qasin) 月忽難 (Yohunan) 又可作月合乃 (Yohuna-i) 這箇月合乃 在元史卷一三四誤作月乃合 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實作月合乃 這箇名稱大概也是從突厥語轉販而來的，在蒙古語中則變作尤忽難 (Jugunan)。

蒙古語常讀 er 比方將 targan 讀作答刺罕 將 šir 讀作答亦兒 就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這種讀法好像不是蒙古語所獨有的，從前漢譯 targan 曾作達干，Turkit 曾作突厥。

上面所說這些變例，不但是譯多桑書所應知道的，就是讀元史也是應該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譯寫的漢字，我很想適合當時的讀音。因爲翻譯非漢語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貫，可也要注意當時的讀法。我會說過，如要整理元史譯名，必須備具幾種條件：(一)要名從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幾種語言，(三)要明白漢字的古讀，尤要知道元人的讀法。從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備具這三箇條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離不明。比較以前的整部成績，祇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微合第二第三條件，可是他常將元朝祕史的譯音譯寫近代西文地名，將契丹改作乞壇 (Qitan) 還可以說是乞塔惕 (Qitat) 的單數；將波斯作珀兒昔阿 (Persia) 也可勉強對付；可是將埃及作類只魄惕 (Egypte) 而不用名從主人之例，作密昔兒 (Miser) 等類的譯法，未免過於刻舟求劍了。但是比較其他改修的元史，總算強多了。現在學界種毒最深的，要首數元史譯文證補的譯名。洪氏絲毫不問上述的三箇條件，同元代譯名的那些變例，對於元史名稱妄加改竄：比方譯 Carchoun 作哈準，而不用元譯的合赤溫或哈赤溫；譯

Yoga 作諾垓，而不用元史屢見不鮮的那海或那懷，自以爲新，其實錯了。古人翻譯，很明瞭漢字的讀音，比方聖武親征錄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將，譯名作三木合拔都，後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 *Samuga Batur*，翻譯的人用「三」，（古讀 ʃ ，今粵人尙作此古讀），照顧到第二箇字的發聲。這種譯法就是從前佛經的譯法，也就是元朝祕史的譯法，不像今人隨便用本人鄉土的方言，同似識非識的漢字，譯寫外國語言名詞之亂。所以元史中的譯名雖不統一，除開過於省譯之名稱外，皆不難復其原名。至若元史譯文證補一直到新元史的譯名，能够還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標準譯字，多從元朝祕史，然而並不認定元朝祕史是一部完全不誤的譯文，其中也有些傳寫的錯誤。比方將你沙不兒 (*Nisabur*) 寫作亦薛不兒 (*Isabur*)，將亦刺合 (*Iqa, Ilaqa*) 寫作你勒合 (*Niqa*)，可以說是音點不明，致有此誤。可是殺乃蠻王子古出魯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 (*Sariq-qun*)，證以近來發現的蒙文祕史殘本，實是撒里黑豁勒 (*Sariq-gol*) 之誤。如此改正方與蒲犁縣之土名相合。這類版本的錯誤，祕史中尙有不少，所以我雖採用此書，可不絕對盲從。

舊譯名除開過於省譯的名稱，像忽亦勒答兒 (*Quidar*) 元史作畏答兒的例子外，我皆盡量採用，決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載籍所無之人名地名，而有舊譯者，則用元代前後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類，亦不別用新名，不用今讀之字譯古名，也不用古讀之字譯今名。凡原名初見者，皆附西文原名於下。可是對於多桑書所採乾隆時妄改的名稱，根本既有錯誤，西文譯寫之名除不誤者外，概從刪棄。好在多桑書的精華全在回教

著作，他所轉版的那些漢籍副料（以續通鑑綱目爲最多），應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整理。

多桑書所引刺失德書很多，而刺失德書同聖武親征錄並出一源。在刺失德書未直接轉爲華言以前，我覺得多桑書是一部很好的參考史料。比方親征錄所載木華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刺，亦乞刺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國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詳其對音爲何，今觀多桑書，知爲 Qorqol。然則親征錄原譯或是火失勒矣。刺失德書 (Reise) 本數見此名，說是每十人隊中挑選二人組織成的軍隊，此說頗類真相，因爲此字的字根是 oo，突厥語猶言雙也。此姑就以多桑書校正中國史錄而言。反一方面說，也可取中國史料校正多桑書。茲舉一例爲證：多桑書第一卷第二章有箇部落，名稱曰亦勒秃兒斤 (Ikhting)，後在附錄中亞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兒斤 (Idukhine)，檢元朝秘史卷六相對之文（葉本三十一頁），王罕有箇使臣名亦都兒堅 (Idukhan)，後（四十九頁）同一人又作亦秃兒堅 (Idukhan)，也是一名兩種寫法，姑不問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稱改正多桑書之誤。

我譯多桑書時，很想作一種互證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費時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幾年也譯不完，後來祇好譯而少證。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譯寫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爲多桑書之疊床架屋的譯寫方法太累贅，並可發生誤會。比方谷兒只王 Laacha，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誤讀作辣思伽，其實應作刺沙。（承襲此人王位的魯速丹，就是刺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認清是何人，蒙兀兒史記誤作刺沙之甥女，新元史誤作刺沙之弟婦，大約

是習於中國觀念，以爲祇有弟媳攝政，那有姑奶奶當權，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並 Howorth 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寫作 *Qaqa*，就不致於發生這類的誤讀了。我譯多桑書常想將他的譯名修改。可是他的寫法無一定標準，有許多名稱很難判別，未了祇好聽他。僅在漢譯名中略爲變通。所以 *Qaqa* 常譯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譯名皆作「法語化」，比方蔑兒乞惕已經是蒙古語表示多數的名稱了，應該寫作 *Merkit*，可是他寫作 *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箇法語多數，弄成畫蛇添足。要是遇見一箇翻譯匠，一字一音地當作英文讀去，恐怕最博識的考據家也無從考見真相了。這也是讀多桑書應該注意的一點。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固然是 *-i*，元祕史寫作「惕」，可是因爲採用別的語言，或因他種原因，有時多數作 *-ai*，元祕史寫作「思」，「兒」，「勒」。比方南家思 (*Nankiyas*)，速勒都思 (*Suldus*)，巴魯刺思 (*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刺亦兒 (*Jalair*)，塔塔兒 (*Tatar*)，用「兒」而不加「惕」，撒兒塔兀勒 (*Sarta'u*) 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爲證。我還疑心有用 *-i* 字作多數的，晃豁壇 (*Gongotan*) 的多數固作晃豁塔惕 (*Gongotai*)，兀顏 (*Qiyān*) 的多數固作乞牙惕 (*Qiyat*)，爲甚麼乃蠻 (*Naiman*) 不作乃馬惕 (*Naimat*) 呢？元代固有乃馬台 (*Naimatai*) 乃馬真 (*Naimajin*) 的人名，這不過是蒙古語變化的屬格，不足證明他是多數。檢遍元祕史，竟未發現乃馬惕的寫法，不論單數多數，皆作乃蠻。要說乃蠻是數目字，（此言八）爲甚麼朵兒邊 (*Dorbin*) 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兒伯惕 (*Dorbai*) 的變化呢？若要解決這件問題，非比較阿勒台 (*Altaiques*) 系語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舉的這些例子，無非使人知道蒙古語多數不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兒史記，不但將蒙古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而

且將非蒙古語的多數，甚至將梵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

我這些批評，並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見己長，不過是因為有幾部書已經具有「威權」。我譯本書撰者 O. P. Olf 的名稱，不敢規規矩矩譯作朵松，而仍用舊譯的多桑者，也是受了這種威權的影響。這些具有威權的撰述，不能說全書皆好，當然有些缺陷，我無非指明這點缺陷，使參考的人不致沿襲其誤而已。除開此點以外，我以為別烈津本的刺失德書未重譯以前，元史譯文證補一書是可以參考的，成吉思汗實錄蒙兀兒史記二書，也是治元史的人離不開的佳作。

我譯此書也不敢說好。從前在評田中所譯多桑書一文中，曾經說過：「多桑書中錯誤散見，欲改之則與原文異，不改則與事實遠，無論何人譯是書，終不免吃力不討好。」所以多桑書出版逾百年，尚無一人敢有翻譯全部的勇氣或傻氣。我今竟敢將此書全部轉為華言，祇望讀者諒我膽量之大，不敢望讀者譽我譯筆之工。二十三年四月十日馮承鈞識。

目錄

第一卷

緒言

第一章

中亞之遊牧民族——突厥與韃靼之古國——其與中國之關係——十三世紀初年之中亞——此時代之韃靼種民族及其所居之地

域——其風俗

第二章

蒙古人之古代傳說——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時代之事蹟——其長數部——其初諸戰——其與克烈汗之關係——

克烈部之略誌——鐵木真與王罕合攻數種遊牧民族——兩王之結怨——鐵木真之敗——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語——王罕之敗——其

死——鐵木真之戰勝乃蠻部——乃蠻王之死——蔑兒乞部之降附——塔塔兒部之滅——鐵木真之侵入唐兀——此國之略誌

第三章

大會——鐵木真稱帝號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兒吉思與謙謙州之降附——斡亦剌之降附——討伐屈出律與脫脫——三

侵唐兀——畏吾兒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第四章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遼國——女真或金國——成吉思汗之進兵中國——侵入山西直隸——金兵之敗——遼東契丹之叛

625.7
852

3:1

附成吉思汗——金國都城之變及金帝允濟之被害——其婿晉諸補之即位——金夏之戰——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國——殘破山西直隸山東等處——議和——金帝遷都汴京——蒙古軍第三次侵入中國——取中都——攻汴京

第五章.....七八

成吉思汗之選蒙古——蔑兒乞部之滅——禿馬惕部之征服——討遼東之叛——遣木忽黎統諸軍經略中國——四侵唐兀——太陽汗子之走哈刺契丹——此國之沿革——屈出律汗與花刺子模算端之結合共圖哈刺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刺契丹——蒙古軍之侵入哈刺契丹國及屈出律之敗亡

第六章.....八五

花刺子模帝國——歷漸強大——算端摩訶末與哈里發納昔兒之失和——進攻報達——算端諸子之封地——其軍隊之組合——其母之當權——成吉思汗之遣使傳語——至自薩剌地城的數商人之被殺於訛答刺——成吉思汗之備戰——其使臣之被殺——花刺子模蒙古兩軍之戰於突厥斯單——成吉思汗之進兵花刺子模國——摩訶末之籌備防守

第七章.....一〇〇

成吉思汗之至花刺子模邊境——河中之侵略——遣軍追逐摩訶末——摩訶末之走死阿必思渾島——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花刺子模之侵略——巴達哈傷之降附——拖雷之侵略呼羅珊——算端札闌丁之走哥疾寧——其勝蒙古軍於巴魯安——其諸將之離心與大部士卒之攜貳——其走申河——成吉思汗進擊札闌丁——申河之戰——八刺禿兒台兩將之渡申河——哥疾寧之掠殺——也里馬魯二城之毀滅——札闌丁潰卒之結局——巴里黑之毀滅——成吉思汗之歸蒙古

第八章.....一三五

續誌哲別速不台二將遠征之役——殘破伊刺克阿只迷河哲兒拜占阿蘭三地——敗谷兒只人——谷兒只設里汪兩地之抄掠——敗阿蘭人及勒思吉人——侵入欽察地域——敗幹羅思人——殘破幹羅思南部——侵入克里米亞半島——敗不里阿耳人——此軍之還蒙古——蒙古軍之重復殘破伊刺克阿只迷

第九章.....一四五

兀赤之死——侵入唐兀——高麗之降附——木忽黎之經略中國北部——金宋之戰——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魯之接統其軍——

成吉思汗之侵入唐兀——此國之侵略與滅亡——成吉思汗之死——其歸葬蒙古

第十章.....一五五

成吉思汗作戰優越之原因——其軍隊之性質——其軍制——其國獵——其法令——其妻妾

附錄一 林木中之兀良哈.....一六六

附錄二 中亞諸部族.....一六七

附錄三 成吉思汗世系.....一七四

附錄四 韃靼.....一七八

附錄五 畏吾兒.....一七九

附錄六 哈刺契丹.....一八五

附錄七 蒙古軍侵略黑海裏海北方諸國之役.....一八六

第二卷

第一章.....一八九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軍隊於其親屬——拖雷之監國——大會——窩闊台之被推戴——窩闊台之初政——遣軍遠征波斯——與金人戰——陝西全部之佔領——拖雷之遠征——其殘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窩闊台之渡黃河——兩蒙古軍之會合——金軍之敗——汴京之被圍——議和——窩闊台拖雷之選蒙古——速不台之圍汴京——解圍——汴京之死亡人數——金帝之棄汴京——其渡黃河北岸——其軍之敗——重渡黃河而走歸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圍——崔立之叛——以汴京獻速不台——金國帝室之結局——宋人與蒙古結合——宋軍之入河南——金帝寧甲速之走蔡州——蒙古軍與宋軍之會圍蔡州——蔡州之攻下——寧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殺——金國之亡

第二章.....二〇五

窩闊台拖雷之選蒙古——窩闊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會決定三地遠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築——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國財政——分封中原之地於諸親王妃主——在中國任用土人——爲蒙古子弟設置兩大學校於中國——高麗之叛服——宋軍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殺於汴京——宋軍之取汴——蒙古軍之敗宋軍——宋軍之退——宋之謀和——蒙古對宋宣戰——蒙古三軍之侵入宋——四川之被侵——湖廣江南之役——窩闊台之死——其駐所——其嗜酒——其揮霍——察合台——一回教偽教主之創亂於西域河中

第三章.....二二一

窩勒伽河西諸地之蒙古遠征——經略不里阿耳之地——經略欽察之地——經略斡羅思北部——蓋降太和嶺北諸族——經略斡羅思南部——侵入波蘭——里格尼志之戰——昔烈西亞及其刺維亞兩地之殘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軍之敗——匈牙利之殘

破——別刺之逃阿德里亞迪海濱——蒙古進兵入荅勒馬惕——其退兵——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蘭——其統治特羅思之地

第四章 貴由時代……………二四五

皇后秃刺乞納之監國——耶律楚材之死——貴由之被推戴——其在位時之措施——其死——教皇因那曾遣派傳教師往使蒙古——教士普蘭迦兒賓之赴薩里地域——教士安塞勒木之赴波斯——聖魯意之遣安德烈隆主參勃往使薩里地域

第五章 蒙哥時代……………二六一

皇后幹兀立海迷失之攝政——第一次大會之推戴蒙哥——帝位由窩闊台系移轉於拖雷系蒙哥之當選——窩闊台諸孫之反對——所謂陰謀之發現——黨於窩闊台系者之被懲罰——任命諸要職——創設佛教教主——定丁稅——莎兒合黑帖泥之死——皇后幹兀立海迷失之被害——窩闊台系諸王之遺孀及其部衆之被害——遠治全國之黨於窩闊台系者——畏吾兒王之被殺——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窩闊台死後對宋之用兵——遣軍往討高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後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第六章……………二七三

教士魯不魯乞之奉使——其經行薩里地域——撒兒塔魯——拔都帳——魯不魯乞之入覲——進赴蒙哥帳——覲見蒙哥——魯不魯乞之致詞——蒙哥之答詞——哈刺和林之城市宮殿——蒙古帝答聖魯意書——魯不魯乞之還國——小阿美尼亞王海屯之入朝——其所獲得之利益

第七章……………二八三

忽必烈之經略雲南——兀良合台之經略——安南之降——高麗之降——忽必烈之暫時失寵——計畫侵宋——蒙哥之進兵——四川之役——合州之圍——蒙哥之死——其軍之退——拔都之死——撒兒塔

附錄一 刺失德書所記拖雷攻金之役……………二九〇

附錄二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所誌蒙古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事……………二九三

附錄三 東方基督教徒關於成吉思汗之傳說……………二九八

第三卷

第一章 忽必烈時代……………三〇一

忽必烈自開平府進兵長江——開平府之營建——漢江國鄂州——宋丞相賈似道之乞和——忽必烈之北還——兀良合台自交趾進趨江畔——阿里不哥謀位之處置——忽必烈之卽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之卽位於哈刺和林——兩帝之戰——阿里不哥軍之初敗及其退走乞兒吉思之地——阿里不哥軍之再敗——昔木勒台湖畔之三敗——第四戰勝負未決——阿里不哥與察合台汗國首領阿魯忽之戰——阿里不哥之歸命忽必烈——其諸要臣之受懲罰——阿里不哥之死——八刺之卽察合台國汗位——海都之叛——高麗——日本——忽必烈之駐所——忽必烈之宗教——佛教——佛教教長之設置——爲蒙古語制定文字——營建大廟——採用中國朝代之稱號——保護學者——建設學院——定官制

第二章……………三二四

宋人之拘留忽必烈使臣——忽必烈諭諸將伐宋——李璫之叛於山東——宋理宗之死——伐宋——襄陽之圍——樊城之取——襄陽之降——宋度宗之死——恭宗之立及太后之臨朝——忽必烈之再諭諸將伐宋——伯顏所統二蒙古軍伐宋之戰役——伯顏進取長江沿岸之地——宋殺忽必烈使臣於臨安附近——伯顏之被召還——賈似道之罷黜及死——戰事——伯顏之南還——蒙古兵進向臨安——宋廷請和——宋太后之降——蒙古兵入臨安——宋太后詔諭州郡降附蒙古——徙宋帝后宗室於上都——宋臣謀奪帝后於中道不克——徙臨安府庫寶物於上都——阿里海牙之用兵湖廣——伯顏之被召還——宋人起兵於福建——恭宗兄益王之立於福州後遣賈瑞宗——揚州之圍——蒙古兵之勝於福建——宋新帝自福州登舟遁入海——阿里海牙之用兵廣西——廣東之被侵——端宗之死——其弟昀之嗣立——宋舟師之退崖山——海上之戰——宋兵之敗——帝昀之死及宋之亡

第三章……………三三一

征日本——征占城——經略緬國——再征日本之計畫——用兵安南——皇太子眞金之死——龍東征日本計畫——安南之戰——
 南海數國之降附——與海都戰——忽必烈之戰勝宗王乃顏——皇太孫鐵木耳之戰勝宗王哈丹——命伯顏討海都——征爪哇——
 命皇太孫鐵木耳代伯顏——忽必烈之理財大臣——頒行新法典——忽必烈之死

第四章

三四二

忽必烈帝國之廣袤——其行省之區分——官吏——驛站——中國戶口——軍隊——財政——鈔——中國之基督教徒——回教
 徒——朝中之星者及卜人——皇帝駐所——宮廷節度——畋獵——皇帝之后妃——皇子——宮女——皇儲之指定

第五章 鐵木耳時代

三五—

鐵木耳之被推戴——新帝之任命——伯顏之死——與安南和——緬國王之入貢——緬國之亂——鐵木耳之以兵力干涉——諸
 將之操行——其懲罰——討八百媳婦國——中國邊境數部民族之叛——劉深所將帝兵之敗——劉國傑之勝——叛亂民族之平服——
 對於都哇之用兵——海都之戰役及其敗——其死——海都子察八兒與都哇之降附——一切成吉思系諸王之承認鐵木耳——都哇
 與察八兒戰——察八兒領地之併入都哇——都哇之死——其諸嗣位人——鐵木耳之死

第六章

三五八

皇后卜魯罕之攝政——謀以阿難答承帝位——擁戴海山之黨——阿難答及其黨之被逮——愛育黎拔力八達之監國——海山之
 卽位——殺阿難答及其黨諸黨首並及皇后卜魯罕——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也孫鐵木耳——阿速吉八——圖
 帖睦爾——懿璘質班——安權帖睦爾之卽位

第七章 安權帖睦爾時代

三六八

伯顏爲相——密謀——伯顏之罷黜——馬札兒台爲相——脫脫爲相——修三史——阿魯圖爲相——別兒怯不花爲相——朵兒
 只爲相——太平爲相——脫脫再相——中國數地之叛——徐壽輝之稱帝於湖廣——海盜首領方國珍——脫脫之貶——哈麻爲相——
 韓林兒之稱宋帝——朱元璋張士誠之戰——宋軍之勝汴梁之取兵入遼東遼陽上都之殘破——朱元璋之略地——天完帝徐壽輝之

被囚害——陳友諒之稱漢帝——蒙古兵之收復汴梁——太平之罷相——朔思監爲相——察罕帖木兒李羅帖木兒之爭——蒙古宗王
阿魯輝帖木兒之叛——察罕帖木兒之戰勝叛人於山東——其被害——明玉珍之稱帝於四川——朱元璋陳友諒之戰——陳友諒之敗
死——朱元璋之取湖廣江西——李羅帖木兒之叛——命李羅帖木兒爲相節制天下軍馬——皇太子李羅帖木兒之戰——李羅帖木兒
將校之離貳——李羅帖木兒之被害——廣廓帖木兒爲相——其被罷黜——朱元璋之敗張士誠——夏帝之死——宋帝之死——方國
珍之降朱元璋——朱元璋之經略中國南方——經略中國北方——山東之降——朱元璋之稱帝——其進兵大都——其將徐達之經略
北直隸——通州附近之戰——妥懽帖睦爾借其宗族出走韃靼地域——明兵之取大都——明兵之進向應昌——妥懽帖睦爾之死——
皇太子之退走哈刺和林——其即位——其諸嗣君——蒙古數汗分立——蒙古民族之陸續降附滿洲——中國之天主教

附錄一 史集所誌忽必烈時代之兩都行省及官制……………三八四

附錄二 巴里失之價值……………三八九

附錄三 成吉思汗後諸大汗世系表……………三九〇

譯後語……………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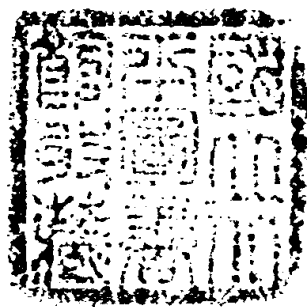
多桑蒙古史

第一卷

始成吉思汗終帖木兒

緒言

亞細亞之一大部，與歐羅巴之東方諸地，在十三世紀時，曾受韃靼地域(Tartarie)諸民族之侵略殘破。先是有無數民族及游牧部落之互相爲敵者，至是集合於同一麾下，侵入富庶之區，殺其人民，墟其城市。其統馭此種殘猛好亂之部落者，蓋爲游牧於斡難(Onan)怯綠連(Keroulan)秃刺(Toula)等水發源處，拜哈勒(Baical)湖東南諸高山中之若干貧苦部落之首領，其人名鐵木真(Temoutchin)，先在諸蒙古君主覬覦大權之戰爭中，歷平諸敵，迨將諸蒙古部落泰半征服以後，復歷降韃靼地域之其他民族，遂稱帝而號成吉思汗 (Tchinguiz-Khan)。先是諸韃靼民族臣事中國北方之金國，至是成吉思汗率領人數甚衆之騎士進略此國，達於黃河兩岸，得捕獲品甚衆，復轉而侵略中亞，殘破河中(Transoxiane)花刺子模(Khorazme)波斯(Perse)等地。別又一方遣軍繼續侵略中國；一方遣軍殘破申河(Sind)額弗刺特(Euphrate)河兩岸之地，復由谷兒只(Georgie)



入黑海之北，略克里米亞 (Crimee)，曠幹羅思 (Russie) 之一部，破不里阿耳 (Bulgares) 於窩勒伽河 (Volga) 之上流。

成吉思汗殘破波斯以後，還軍唐兀 (Tangoute)，屠其民。唐兀者，原屬中國之地也。成吉思汗至是得疾死，遺命諸子完成其世界侵略。

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後最初幾個繼承人時，略定裏海太和嶺 (Caucase) 黑海以北之地，殘破曠幹羅思，而使其地受其統治者垂二百年。已而歷破波蘭 (Pologne) 匈牙利 (Hongrie) 二國，征服達曷水 (Tigre) 額弗刺特水兩岸，及阿美尼亞 (Arménie) 谷兒只小亞細亞 (Asie-Mineure) 等地，滅報達 (Bagdad) 諸哈里發 (Khalifas) 之國，取中國全境，取土番 (Tiber) 斥地印度 (Inde) 至於恆河 (Gange) 以外。由是成吉思汗死後約五十年，其後裔君臨之地幾遍亞洲全境。

土地既廣，勢難以一君治之，由是分爲四汗國。中國本部，土番，以及韃靼地域，迄於金山 (Altai) 爲成吉思汗後人直轄之地，其第四繼承人曾定都於昔之大都，今之北京。其他三汗國則屬其他成吉思汗系，而隸於中國皇帝。自金山以西迄於阿母河 (Djihoun) 爲察合台 (Tchagatai) 系之封國。裏海黑海以北，則臣服朮赤 (Djoutchi) 後人。波斯則別有諸汗統治，此國諸汗與中國諸帝皆同爲成吉思汗幼子拖雷 (Toulou) 之後裔。此三國之汗並受大都之冊封。

四汗國建立之初，已含有分裂之跡。及蒙古人不復事侵略之時，分裂之端愈顯。緣蒙古人之得勢也，蓋肇端於

聯合及服從；迨至君臨諸地以後，君位之繼承屢爲成吉思汗後裔戰爭之原因。其大位屬於最後一汗之後裔，然繼位者不必爲長子，應由諸宗王等推選一人爲之。根據成吉思汗遺制，新君應由同族之人在一大會之中推舉，君權須經其正式承認。此種成吉思汗系諸王既有此權，復有軍隊與廣大封地，而諸王之數隨代而增，每至國君缺位之時，非互以兵爭，卽與新君作戰。察合台亦赤兩系立國之歷史，蓋全由其爭戰所構成。察合台系之國滅於十四世紀中葉，尤赤系之國則亡於十五世紀末年。

至一三三六年頃，波斯成吉思汗後裔之國亦因內亂而分解。君臨中國之元朝，亦於一三六八年時被逐於中國之外。此後成吉思汗後裔之所能統治者，僅餘中亞之遊牧部落而已。

蒙古人之侵略業已變更亞洲之面目，舊之諸大國因以瓦解，諸王朝因以滅亡，諸民族間有消滅者。蒙古人足跡之所經過，僅見尸骨遍地，城市爲墟，其殘猛較之最蠻野之民族爲更甚，於所略之地殺男婦嬰孺，焚城市村莊，毀禾稼，變繁華之地爲荒原。然其所以如是殘忍者，並非憤恨與謀報復有以致之，且其認識所殲滅民族之名亦不甚久；脫諸國史書對於此點記載未能一致，必有信史書有言過其實者在也。

蒙古人於侵略之後，待遇殘餘之民如同奴隸；其幸而免於鋒鏑者，則不免呻吟於一種暴政之下。其治理蓋不外乎腐敗之成功。凡前之可貴可尊，皆賤之；其最腐敗之人，如能盡忠於其殘猛之主，則不難取得富貴與壓制其同國人之勢權。

由是觀之，印刻其蠻野性之蒙古史，祇能表示有醜惡之敘述。願其與數國有密切之關係，欲詳十三四世紀之

大事，勢有認識之必要。現存材料尙夥，可以取材也。蒙古人雖未留存史籍，然其所侵略諸國之載籍，可以借證，尤以譯爲歐洲語言之中國載籍，雖有不少缺點，然可資參考也。蓋一國之研攻文字學術垂千百年，而首重歷史之研究者，其所留存蒙古侵略統治時代之材料，必定甚多。考中國載籍所著錄元朝諸帝欽訂之重要著作，若記錄成吉思汗窩闊台（Ogotai）拖雷貴由（Cougouc）蒙哥（Mangou）等史事之「前編」，（鈞案多桑所指者蓋爲五朝實錄）若哀輯蒙古風俗與元代諸帝遺規之「經世大典」，若彙集元代法制之「大元通制」，皆此類也。然吾人今所識者，僅爲兩種歷史概略之內容，是卽宋君榮（Gambil）撰成吉思汗與蒙古諸帝史（馮秉正（Maille）撰中國通史）夏真特（Hyacinthe）撰俄文成吉思汗系最初四汗史）等撰述中所譯之「續弘簡錄」與「通鑑綱目」二書是已。前一書苦乾燥，且其事跡亦不連屬。此外在幹羅思波蘭匈牙利之史書中，亦誌有其國被侵略時之大事，十三世紀中歐洲人之經行中亞者，亦遺有關於韃靼地域游牧民族風俗習慣之記述。然其對於本書供給吾人最豐贍而最貴重之材料者，要爲波斯與阿剌壁（Arabie）之史家，其對於蒙古人最善之撰述，現存巴黎（Paris）圖書館東方鈔本叢書之中。萊德（Leyde）圖書館亦藏有相類鈔本，並承見示。顧此種材料非盡人可識者，茲特先爲提要之說明，以便後來在本書中僅錄其標題云。

「全史」回教撰述家之言及蒙古人者，似應首數也。速丁阿里額梯兒（Yz-zud-din Ali Ibn-ali-Ethir）其所撰世界史題曰 Kamil ut-Tavarikh 或「全史」（巴黎圖書館阿剌壁文寫本）者，始世界之創造，終於回曆六二八年（基督紀元一二三二）第十二冊於六一七（一二二〇）年及以後諸年下，記述河中，波斯，達曷額

弗刺特二水沿岸，谷兒只，太和嶺北，蒙古人諸戰役。謂爲戰役，無寧謂之曰破壞行爲也。時著者居毛夕里 (Mousa Boui) 城，所聞波斯以西之事必可靠。撰文用阿刺壁文，其文體簡略，有時疏陋，然其記載誠實，可得言也。

著者額梯兒子阿里 (Ali Ibn-ul-Eshir)，以五五五年五月四日 (一一六〇年五月十三日) 生於達曷水畔之哲齊烈 (Djesire)，後居毛夕里。毛夕里者，一小國之都城也，其王數遣之使報達。其人精研史事與回教神學，其紀年可以位於良史之列。聞其人樸質博學，而信道篤，後於六三〇年八月 (一二三三年五月) 歿於毛夕里。(見 Ibn Khalecan 撰人名詞典題曰 *Yafiat ul-A'yan* 者，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巴黎圖書館現存全史後半部六冊，Michaud 君所撰「十字軍書目」第二冊撰有本書提要甚佳。

「札闌丁傳」 「算端札闌丁免古比兒迪傳」 (Siret-us-Soultan Djelal-ud-din Mangoubirtii) 奈撒 (Nessa) 人阿合馬 (Ahmed) 子失哈不丁摩訶末 (Schihab-ud-din Mohammed el-Nessaoui) 撰。(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算端 (Sultan) 札闌丁 (Djelal-ud-din) 者，花刺子模沙 (Khorazm-Schah) 突厥王朝之末主也。其父摩訶末 (Mohammed) 在位之時，適當成吉思汗侵入此國之年。摩訶末後爲戰勝之蒙古軍所追逐，逃避於裏海一島中，未久得疾死。札闌丁奔印度，成吉思汗退兵以後，重返波斯，君臨故國，然屢侵鄰國，迨至蒙古軍重至之時，始謀自保，然已無及矣。後逃往曲兒忒 (Curtes) 人所居山中，爲土人所殺。

此書之著者自言爲呼羅珊 (Khorassan) 北部奈撒城附近哈連答兒 (Kharendar) 堡之堡主，札闌丁歸自

印度，彼曾事札闌丁爲書記。據其自云：「我之受此職也，初存厭惡之心，已而因得利厚，不願捨去。」旋被任爲奈撒區之稅課徵收員，許其仍留宮廷服務，別以一副貳之官代其職。

札闌丁在位之時計有六年，其書記曾擔任重要使命數次。札闌丁在阿迷德 (Amid) 附近醉臥爲蒙古軍所襲之夜，著者亦在隨扈中。據云：「我執筆作書已逾半夜，睡正恬，僕役一人來告變，我急著衣上馬，盡棄所有而逃。過算端帳時，見韃靼騎適圍其帳，我藏伏洞中三日，始至阿米德城，留此城二月，又至額兒比勒 (Erbil)，旋赴阿哲兒拜占 (Azerbaijan) 時，我一無所有，僅餘希望。蓋所經之地，人皆言算端尙存，適在聚兵，其實皆屬因幻望而產生之流言。迨抵蔑牙發兒斤 (Meyafarkin) 時，乃確得其死訊，當時我頗厭世，寧與我主共存亡也。」

「算端死後數年，我獲讀摩訶末 (Mohammed) 子阿里 (Ali) 而以額梯兒子 (Tba-ul-Ethir) 著名者所撰之全史，見其中所誌算端摩訶末在位時代，與算端札闌丁在位數年之事，尙完備正確，我由是遂欲爲此末主立傳，緣其事績有異於他主也。」

奈撒人摩訶末之書，都爲一百零八章，始摩訶末花刺子模沙最後數年，迄於其子算端札闌丁六二八年（一二三一）之死。著者撰此書時，在六三九年（一二四一），所誌其時在波斯見聞之事甚詳，此與回教著作家所撰紀年之多按文抄襲者，未可同日語也。摩訶末所處之地位，足使其見聞較確，而其所撰之記錄，雖僅附帶言及蒙古，然實含有不少重要之事。其敘述簡單自然，比較後此所言之二史爲近事實，蓋二史之撰者惟求悅讀者之耳，不敢放言真相，未免文飾也。

「世界侵略者傳」世界侵略者傳(Tarikh Dihanकुschai) 朮外因(Djouvéin) 人阿刺丁阿塔木勒克朮外尼(Alai-ed-din Atta-Mulk Djouvéini) 撰(巴黎圖書館波斯文寫本)。

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記成吉思汗最後十年事績，就中所言河中波斯兩地侵略之事較詳，續述窩闊台貴由兩帝在位之事。中有畏吾兒(Ouigour)傳一章，哈刺契丹(Cara-Khitai)諸汗傳一章，花刺子模沙突厥王朝之始末事績，與夫成吉思汗退兵以後迄於其孫旭烈兀(Houlagou)統治時波斯之諸蒙古長官列傳。

下篇首述蒙哥帝之當選，惟僅誌其在位初年之事；然所言旭烈兀遠征波斯，平復阿刺木忒(Alamout)堡亦思馬因人(Tamaliyens)之國之事則詳。著者述此以刺客著名的國家之滅亡事績時，節述波斯亦思馬因派之歷史，始以十葉派(Schiri)支派巴迪尼派(Batiniyen)之起源，與埃及亦思馬因派諸教主之史略，繼述哈散撒巴(Hassan Sabban)以來亦思馬因派之事績。

由是觀之，本書著者雖歿於六八一年(一二八二)，其世界侵略者傳僅止於六五五年(一二五七)。阿刺丁生於呼羅珊之朮外因區，父博海丁摩訶末(Bohai-ed-din Mohammed)曾在蒙古長官治理波斯時代，任波斯之一徵稅官者亘二十年。阿刺丁言其入父署服務時，年尙未滿二十歲。其父隨阿兒渾(Argoun)入朝，新近當選之蒙哥帝時，阿刺丁曾隨行。蒙哥既命阿兒渾重長波斯省事，乃以博海丁爲波斯財政綜理官，次年同還波斯。還未久，博海丁死，得年六十歲，疑曾以其子繼其職。蓋六五四年(一二五六)旭烈兀抵波斯時，阿兒渾被徵入朝，曾以官吏三人隨侍此宗王，而阿刺丁卽其中之一人也。旭烈兀進平亦思馬因派時，阿刺丁曾從軍行。六六二年(一

二六四)其弟苦思丁摩訶末 (Schems-ud-din Mohammed) 被擢爲旭烈兀相, 阿刺丁則被命爲報達長官, 轄伊刺克阿刺壁 (Irac Arab) 忽卽斯單 (Khouzistan) 兩地。次年, 阿八哈 (Abaca) 繼父位, 阿刺丁仍守其職, 迄於六八一年 (一二八三) 之死。舉凡在蒙古諸汗下管理公帑者, 莫不遭遇苛待, 故阿刺丁亦不免焉。觀本書後此所記, 可以知已。

處阿刺丁之地位, 當然不能信筆直書。故自爲贊頌根本殘破其祖國並繼續殘害或壓制諸回教國家之蠻夷功德之人, 其言及成吉思汗暨其後裔也, 頗表示尊崇; 其推崇蒙哥帝也, 盡揜揚能事。且在緒言之中, 謂蒙古軍之殘破不少回教地域, 蓋爲一種必要之禍害, 由是獲其二益, 一種爲宗教的, 一種爲現世的。

據彼云: 「此世之禍福並出神意, 蓋由一種深奧的睿智, 及一種嚴格的公平之指揮, 有以致之。最大之災, 若民族之離散, 善人之失意, 惡人之得志等事, 皆經此神意斷爲必要者。神意祕密, 非人智之所能測度者也。然吾人可以觀察而其事之盡人得見者, 則在六百年之後, 一外國民族之侵略, 完成我輩預言人之一種先覺, 蓋彼曾啓示彼之宗教深入東西兩界也。神意曾利用一種外國軍隊之侵入, 以揚可蘭 (Qur'an) 之軍旗, 以燃其火炬, 以耀信仰之光, 俾及回教馨香未達, 而Sindh與Senar未悅人耳之諸地。蓋今在此種東方地域之中, 已有回教人民不少之移殖, 或爲河中與呼羅珊之俘虜, 挈至其地爲匠人與牧人者, 或因僉發而遷徙者。其自西方赴其地經商求財, 留居其地, 建築館舍, 而在偶像祠宇之側設置禮拜堂與修道院者, 爲數亦甚多焉。此外偶像教徒之兒童淪爲回教徒奴婢, 曾在其教中養育成人者, 偶像教徒之自願改從回教者, 復次有成吉思汗系有數王, 曾改信吾人之宗教, 而爲其臣

民士卒所效法者，皆其類焉。」

著者嗣後頌揚蒙古人對於被征服者待遇之溫和，而不以此言爲可恥，並贊其寬待一切宗教，完全豁免一切教師暨諸教財產與夫慈善基金之賦稅。彼由是斷言仍應服從蒙古人，並引預言人之語爲證曰：「勿激怒突厥人，蓋其人可怖也。」

阿刺丁復言歷代以來人類因違犯而致天討，摩訶末 (Mahomet) 曾求天主，無以懲罰其他民族之災降之於其民族；上帝曾許回教徒除受刀災外，不受其他種種毀滅之害。「蓋若無刀兵之劫，顯然不能挽救大亂，少數善人將受惡衆之壓制，由是可見此種例外蓋爲有利於上帝臣僕而設。是放在回曆七世紀之初年，摩訶末之民族既因享受地上幸福而致敗壞，上帝欲懲罰其過，欲以一種可怖之教訓昭示來代，然後使回教發揚一種新光明，乃以武器付一罰過之人，然未久復表示其寬恕焉。猶之一善於治疾之醫，以適當之藥，治人身之病；至若諸良醫中之良醫，若欲復興其民族，則用適應其氣質之方法。」

著者言在六五〇年（一二五二）滯留蒙古宮廷時，應友人之請，編此史書，要在使皇帝蒙哥之功業永垂不朽。然初以此事甚難，「蓋人無良師之助，於學問文藝造詣難深，願經世界變亂以來，學校被毀，學者被害，尤以當時文明中心碩學淵藪之呼羅珊境內爲甚。預言人曾有言曰：『學問是一樹木，其根在默伽 (La Mecque) 而其果在呼羅珊』。自經變亂以來，其地文士皆死於鋒刃之下，其起而代之者，皆出身微賤之徒，僅知注重畏吾兒之文字語言。舉凡官吏，甚至最高職位，皆由最賤之人任之。窮而無告者多已致富。凡陰謀者皆能備位將 (émir) 相 (Vézir) 。

反奴爲主。其冠博士之纏頭巾者，皆自信爲博學之人，而微賤者則列爲貴族。當斯之世，學問與德行並缺，無識與賄賂交盛，凡正直者皆被賤視，凡邪惡者皆得勢權，則學問與文藝所得之獎勵從可知也。」

此種評論既苛，然與前此所持蒙古人殺回教徒蓋爲造福回教徒之說，頗爲矛盾。著者續云，迄於二十七歲時，職務殷繁，無暇求有用之學識，且悔未從其父之訓，致使光陰虛擲，然閱年久，義理熟，遂欲勉事補救，且數遊河中突厥斯單（Turkistan）與夫更東之地，身親若干事變，兼聞其他諸事於博識可信者之口，故撰是書。阿刺丁之措詞如此。根據東方人之判斷，則以其無須求人原諒，第一流文豪史家瓦撒夫（Vassaf），對於世界侵略者傳一書之文體與其史的價值，頗激賞之。然在一歐洲人視之，則病其文體鋪張太過，頗惜著者在其文飾中未多列事實，而在其敘事中，亦鮮所次第云。

「瓦撒夫書」「土地之分割與世紀之推移」（Kitab tedjiziyét-ul-emssar ve tedjiziyet-ul A'ssar）（回教諸著作家所用著作之標題，常不指明著作之內撰人法即勒烏刺（Fazel-oullah）子奧都刺（Abd-oullah）即容，僅用叶韻諧聲之字，取其悅耳而已。）以 Vassel-oul-Hazret 或「陛下之讚頌人」著名者也。（巴黎圖書館波斯文寫本）。

本書記述蒙古人之歷史，始一二五七年（六五五），終一三二七年（七二八），書分五篇，誌波斯蒙古諸汗在位時代波斯所見之重要事蹟，旁及中國諸蒙古帝與突厥斯單河中成吉思汗系諸王之史事，與夫埃及（Egypte）法兒思（Fars）起兒漫（Kerman）印度等地同時之歷史。著者爲使其書完備，復探「世界侵略者傳」撰成吉思汗與其最初數繼承人之史略，以殿其書之第四篇。

瓦撒夫書之體裁，一遵阿刺丁之書，彼曾言其史書蓋繼其前撰人而續撰者，可以見也。故其第六章逕接旭烈兀滅亦思馬因人之國以後討伐報達之役。瓦撒夫於此處對於「世界侵略者傳」曾爲一種華麗讚揚之詞曰：「此書記述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諸大侵略之原因，其處置之強，其治理之嚴，其戰術之巧，其承平時之政策，此書種種文體之優，從前無人可及，而其文筆之佳，亦並世無兩也。」瓦撒夫續言其根據可信之人所言之事蹟而筆錄之，無所增損。其序文題年爲六九九年（一三〇〇）內有旭烈兀曾孫算端合贊（Gazan）之題讚。七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一三二二年六月二日），瓦撒夫以所撰之史書進呈於繼合贊後嗣位之算端完者都（Oldjaitou），時其書僅四篇，距脫稿之時已一年矣。瓦撒夫等待此機已久，至是始得丞相刺失德（Raschid）之庇，在孫丹尼牙（Soultanije）進謁算端。刺失德者，卽後此所錄「史集」（*Djami ut-Tevarikh*）之撰人也，以瓦撒夫爲卓出之文學家，介之進謁算端。瓦撒夫請丞相轉求算端，許其面誦祝賀卽位之歌詞，算端許之，聆其詞未畢，數止之，詢以其中一辭一喻之文義，由丞相或大斷事官與撰者加以解釋。瓦撒夫旋誦其所撰讚揚孫丹尼牙城之歌詞。算端聆此二詞，數表其贊賞之意，嘉其材，以己之袍服賜之，並賜「陛下之讚頌人」之號。瓦撒夫因此又撰一章，全述其此次晉見遭遇之隆。

瓦撒夫之文體鋪張點染過度。其在第二篇序文中，曾自云，編纂本書之時，脫其意僅在記述史事，則僅爲簡單之記事足矣。「然我於記述今日史事之中，兼欲使此書成爲文藻之彙集，一切雄辯之模範，一切修詞法之總匯；欲使最卓絕之文豪，皆承認我詞句之選擇，句法之郁麗，引證之適當，文飾之豐美，非阿刺壁語或波斯語任何著者之

所能企及，以我書與他書比較，不能不讓我獨步也。修詞學中豐贍與簡潔並重，夫人皆知，彼此二法，視情況用之，皆足贊賞。就簡潔言，由其儉豔，可與兩情人如願之夜共比擬。第就冗長言，其足悅人，亦可與美女頭上長垂而光可鑑人之辮髮相提並論也。所以甚願可尊敬之讀者，贊成我文體之豐贍。」

案瓦撒夫書洵如上文所言，其史事可擬刺繡之底布，遍加文繡於其上，有時讀者頗難於充滿譬喻，參雜詩句引文之敘事中，得一事之始末。著者復以叶韻諧聲之句法，發揚阿刺壁語之精萃。潤色點染，固爲得也，然於修史，頗難相應。

進呈後十六年，瓦撒夫增修此書第五篇，專記不賽因 (Abou-Said) 一代之事，止於七二八年（一三二八）。全書都爲五篇，所輯波斯之蒙古王朝史料，洵可寶貴也。

「史集」 史集 (Djami ut-Tévarikh) 哈馬丹 (Hémédan) 人阿不海兒 (Abou-L-Khair) 子法卽勒烏刺刺失德 (Fazel-oullah Raschid) 亦名 Raschid-ed-devlet, Raschid-el-hakk-vebed-din) 撰，(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本書第一冊專述蒙古人之歷史，分爲兩篇：第一篇臚列成吉思汗時代鞑靼地域諸游牧民族之名稱，舉其部落，言其起源，誌其所居之地。第二篇首述關於蒙古人發源與成吉思汗祖先之傳說，繼述此侵略者誕生以來之歷史，及其後裔之歷史。在中國則止於鐵穆耳 (Temour) 時；在波斯則止於完者都時，茲二人皆在十四世紀初年君臨兩國者也。又於每代之末，節述同時亞洲諸國帝王之事蹟。

著者在此第一冊七〇二年（一三〇三）之撰序中云：「迄於今茲，關於蒙古民族者，關於其各部落之關係者，關於成吉思汗在生之事蹟者，關於其諸繼承人在位之史事者，吾人所得之記事，頗不完備。前之修史者僅據民衆之傳說，而任意佈置之，其所記載之少數史事，曾經成吉思汗系諸王與蒙古民族之諸部長所否認。」

「但在（波斯蒙古汗之）檔庫中，藏有正確無訛之史料殘卷若干篇，係以蒙古語言文字寫定，然鮮有人能讀者。算端馬合謀合贊（Mahmoud Gazan）欲以此種史料公諸世，編纂爲書。七〇二年，以其事屬其微臣阿不海兒子法卽勒烏刺哈馬丹人別號醫師刺失德者，命其博採時在朝中之中國印度畏吾兒欽察（Kiptchac）等地學者之說，以補此種史料之缺。就中若大那顏（Noyan）都元帥國中行政官字羅丞相（Poulad Tchinksank）者，熟知突厥（Türk）民族之原來與歷史，尤諳蒙古人之歷史者也。本書重要之目的，則在保存重要事實，俾之流傳後世。而尤有必要者，蓋今人之能知一世紀以前之事者，爲數甚寡。蒙古貴族之青年，且多不知其祖先姓名世系功業。」

「奉命以後，我曾審查鑑別檔庫中所藏之記錄，復博採諸國學者所供給之史料，撰成此書。我所重者，要在整理次第，敘述明晰而已。」

刺失德在第二序文之中，曾言七〇三年十月十一日（一三〇四年五月十七日）合贊死時，此書尙未脫稿。晚至其繼承人完者都時代，始獲竣事。欲以新汗之名題於卷首，然新汗則以此書既發動於其兄合贊，乃命其題兄名於卷首。

刺失德續云：「算端完者都會用其光陰，求取有用之學識。既讀我書，並訂正其誤畢，以爲時無世界史一書之存在，本國且未藏有外國編年之書。迄於當時，竟無一君主欲知外國之事者。然在今日，大地之國多屬本人與成吉思汗其他後裔所統治。朝中所聚中國印度迦葉彌兒（Cachemire）土番畏吾兒阿刺壁富浪（Franc）等地之學者，天文家，歷史家，爲數頗衆。各人必攜有其國之史書，乃命我編纂如是諸國之史略。汗願題名於書前，輔以大地各國之地志，附以輿圖。並言使此書二冊，益以我所補編之蒙古史，構成一種紀念汗名並世無兩之著作。」

「我奉命以後，遍訪各國碩學之人，採集價值最重之史集，纂世界史爲第二冊，地志爲第三冊，而總名之曰史集。」

「第諸史家大致非身親其所敘之事之人，縱以當時人記當時之史事，亦應集所聞之說爲之。顧世人口述之事，雖出一人之口，今日之說容有與明日之說異者，則不少國家遠代之事，勢非完全信史，不難想像得之。而且同一事實，因著者爲傳說所誤，或所本來源不同，敘述應有分歧；抑或故意鋪張若干事實，遺漏其他事實，甚至不欲明言真相，則一史家之欲撰信史者，勢將無從着筆矣。第若恐有錯誤不實，不爲記載，則史事不盡湮滅無存歟？由是觀之，史家之天職，則在採取各國價值名貴之史書，博訪學識鴻博之人。各民族記事方法容有不同，自難不無矛盾之點，然此非纂輯者之過也。例如吾輩回教徒，吾人自信吾人之傳說，較其他民族之傳說爲正確，然不能用爲纂修他國歷史之根據，則不如據其所自信與所自記者之爲得也。」

「是亦我所遵之例也，故參考各國價值最重之史籍，研究證據較確之傳說，然未敢自慶目的已達，蓋欲作相

類之事業者，必須具有鴻博之學識，此我之所缺者也。復次應有少年精力，不少餘暇；乃我始着手於衰朽之年，廁位國相之時。猥以菲材，時間皆消磨於綜理國事之中，則本書難免含有錯誤，願讀者諒其情而寬宥之。」

刺失德又云：「算端見我所撰序文，曾語我曰：迄今所識史書中所載之事跡，容有不能符合其真相者。特以汝所舉之理由，足爲彼等辯解，而汝亦可以此自解。然若汝所編始成吉思汗迄於今日之蒙古史，爲吾人最感興趣之部份，其真實非從前修史者之所能及。此精通我祖宗歷史者衆口一詞之證明也。」

由是可見此第二序文之撰時，應在奉完者都命增修二冊之後。至若其第一冊，乃奉合贊命專修之蒙古史也。其使吾人認識撻鞬地域之古民族，成吉思汗之祖先，以及此侵略家最初諸年之事蹟者，僅有此書。其對於此點頗爲緊要。所載之事固多已見前此著錄諸史書之中，刺失德所錄世界侵略者傳之文尤夥；但刺失德書較爲完備，次第方法較爲井然，而其文筆簡潔，尤合史體也。

刺失德書止於合贊汗之死，後經人續撰，止於不賽因在位之末年，質言之，其身死之七三六年（一三三五）也。此汗得視爲波斯成吉思汗朝之末主，續撰人在完者都傳前所撰短篇序文之中，曾言算端沙哈魯八哈都兒（Schahroukh Bahadour 此王在一四〇五年襲父帖木兒 Tamerlan 位）欲補修刺失德之史書，加入算端摩訶末合兒班答（Mohammed Khoudabende 案卽完者都）與其子算端不賽因八哈都兒（Abou-Said Bahadour）兩代之事，以便續修帖木兒史。蓋帖木兒史開始於不賽因死後之事變也。續撰人乃參考種種可信之載籍，續撰此兩代之史事，體例一仿刺失德原書。此續撰人在鈔本之後，曾著錄其名，吾人知其爲奧都刺（Abdoul-

lah)子麻速忽(Mass'oud)。而其成書之時，則在八三七年七月四日。(一四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刺失德初爲算端合贊侍醫。一三〇〇年，合贊擢之綜理波斯政務。一三〇四年，完者都即位，命其仍守相職。一三〇七年(七〇六)，刺失德進呈其所撰之史集，頗受算端優寵。然在不養因即位之初，遂不免遭受蒙古君主所任諸相之尋常結局。其政敵誣其進毒於完者都，因被斷處死刑。而此以鴻博學識顯著，並熱心鼓勵學術文藝之老人，於賢明治國卅十八年後，遂被腰斬。時在一三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七一八)也。案「東方富源」第一册及第五册中包. Quatremeré 君所撰

此外因人阿塔木勒克與哈馬丹人刺失德兩傳，曾列舉其著作，文甚佳，可資參考。

「也里州志」。「天堂之園」或「也里州志」(Kitab raouzat ul-djennat fi evsaf médinet il Hérat) 額思菲匝兒(Esfézar)人木哇燕丁摩訶末(Moa' yened-din Mohammed El-Esfézari)撰。額思菲匝兒也里(Hérat)區中之一鎮名也。(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本書所誌，不僅也里一隅，並及呼羅珊全境。嗣述也里之歷史，始阿刺壁人之侵略，終於著者在生之時。所言成吉思汗軍隊殘破呼羅珊，及蒙古統治此地時代之事甚詳。

木哇燕丁言其曾在帖木兒後裔算端忽辛八哈都兒汗(Houssein Bahadour Khan)朝中任要職。八七三年(一四六八——九)，算端忽辛在下撒因(Abou-Said)被殺後奪據也里，其編纂本書蓋在此汗在位之第二十六年奉命爲之也。

「貴顯世系」。「貴顯世系」(Mo' izz-ul-ansab)。(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此寫本內載成吉思汗系與帖木兒系諸王公主之世系，及此兩朝君主妃嬪與諸重臣之姓名。佚撰人名，據言在八三〇年（一四二七）奉沙哈魯把都兒汗（帖木兒子）命，編此系譜。案帖木兒系止於死在九二三年（一五一七）之 *Bēdi-uz-Zēman*，則後此有人增補，非出一手也。

「世界史略」
「世界史略」西利亞 (Syrie) 文本，阿不法刺治 (Grégoire Abou-l-Faradié) 亦名把兒赫不烈思 (Bar Hébraeus) 者撰。

此小編年史所記蒙古統治波斯時代之事，能補充阿刺壁與波斯史家之記載者甚微。著者所誌成吉思汗侵略，與其最初數繼承人時代之事，大都採自尤外尼 (Djouvēni) 之書。（案即世界侵略者傳）惟時代距著者生時愈近，所記愈詳。常記錄回教史家幾從未言及之東方基督教徒，尤詳於其時毛夕里額兒比勒兩地之事，此其所長也。

把兒赫不烈思歿於一二八六年。後此不知經何人續修此書止於一二九七年。此續修部份所誌乞合都 (Gulihatou) 伯都 (Baidou) 兩代大事甚詳。

此始於世界創造之編年史，蓋為把兒赫不烈思撰述之第一篇。其第二篇誌安都 (Antioche) 諸總主教之歷史，止於一二八五年。其第三篇誌雅各派 (Jacobites) 諸總管總主教，以及聶思脫里派 (Nestoriens) 諸總主教之歷史，止於一二八六年。然此二篇尙未傳世。

世界史略之西利亞文本，已在一七八九年經德國考據家 *Bruns* 與 *Kirsch* 二人刊行，並附有拉丁 (Latin)

譯文。惟錯誤甚多。後由 Ferdinand Gregor Mayer 訂正。此訂正本之標題爲：Beiträge zu einer richtigen Uebersetzung der syrischen Chronik des Gregorins Bar Hébreus, Wien 1819, in-8.

阿不法刺治以一二二六年出生於馬刺迪牙 (Malatia) 一名蔑里田 (Melitene) 之地。醫師名阿隆 (Aaron) 者之子也。早列名教師籍，二十歲時。雅各派總主教命之爲豁波思 (Gobos) 主教。次年改刺哈班 (Lacabene) 主教。後爲阿勒坡 (Alep) 主教。一二六四年時，被選爲雅各派之總管 (Maphrian) 其位蓋處總主教 (Patriarche) 與大司教 (Metropolitain) 之間。晚年應回教數貴人之請，譯其西利亞文編年史爲阿刺壁文。今存之 *Tarikh mokhtassir ud-Duweil* 或「諸王朝史略」內載始阿當 (Adam) 終一二八五年之事。而經 *Pocock* 於一六六三年在 *Oxford* 刊行，附以拉丁譯文題曰 *Historia compendiosa Dynastiarum* 者，疑卽是書。阿不法刺治 對於神學，玄學，論理學，辯證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物理學，天文學，醫學，皆有著述。其弟把兒掃馬 (Barsuma) 曾繼其總管之位者，已在阿不法刺治傳後，著錄阿不法刺治所撰此類學科之書目，共有三十一種。

「突厥世系」 「突厥世系」 (Schedjerei Turki) 阿不哈齊八哈都兒汗 (Abou-l-Gazi Bahadour-khan) 撰。突厥語東方方言本。

本書爲一種蒙古人史略，始成吉思汗之祖先，終著者在世之十七世紀初年。書分九篇：第一篇上溯至於阿當，在數頁書中，記此第一人與蒙古人神話祖先中間之事。而假定蒙古人之神話祖先爲 *Jafeth* 之後裔。第二篇止於成吉思汗之誕生。第三篇爲此侵略家之傳記。餘六篇爲其後裔之歷史。

阿不哈齊書適應吾人所研究的蒙古史時代之部份，蓋爲節錄刺失德書之文，文極簡陋，毫無可取。

此書言之較詳者，則爲君臨欽察突厥斯單河中花刺子模等地尤赤後人之歷史。尤詳於一五〇六年迄此系後裔阿不哈齊死亡之一六六四年花刺子模諸汗事績。此一部份可佔全書三分之一。

阿不哈齊者，阿刺卜摩訶末汗 (Arab Mohammed Khan) 子而尤赤之十二代孫也。以一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一六〇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生於兀籠格赤 (Ourgandj)。一〇五三年 (一六四三) 承花刺子模汗位。一〇七四年 (一六六三——四) 死。死前未久，傳位於其子阿奴失摩訶末八哈都兒 (Anousche Mohammed Bahadour)。時其書尙未脫稿，遺命其子續成之。阿奴失乃續輯一〇五六年 (一六四六) 至阿不哈齊死年之事。此書賴瑞典軍官得傳於世。先是瑞典軍官在 Putawa 被俘，而流放於 Tobolsk 者，得阿不哈齊所撰史書寫本，譯爲德文。後在一七二六年，復經 Varenne de Mondesse 君由德文轉爲法文，在萊德刊行，標其題曰「韃靼世系史」。後在一八二五年，得幹羅思宰相 Nicolas de Romanzow 伯爵之資助，將阿不哈齊原書在 Casan 大學印行兩開本一冊，合一八三頁，以原本與譯文對校，譯文之不正確，不難見之。

以下著錄諸書，皆涉及西利亞埃及之歷史者。所誌埃及人與蒙古人之和戰事較詳。

「拜巴兒思傳」 「由咱喜兒 (Zahir) 傳採錄之王德」 (Kitab hassan ul-ménakib is sériyet el montaza'at min iz-sirét is-zhahiriyét) 書記沙非 (Shefi el Katib) 撰 (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是爲一二六〇迄一二七七年間君臨埃及西利亞之算端咱喜兒拜巴兒思 (Ez-Zahir Beibars) 之傳記。著

者在序文中言此算端祕書名木哈亦丁阿不法即勒奧都刺 (Moha'yi-ud-din Abou-l-fazel Abd-oullah) 者會撰拜巴兒思傳。案日誌其言行，諛頌其德未免過度，其文冗長，讀之倦厭，沙非應其請，乃節錄其文而成是書。

「哈刺温傳」 「日歲之光榮」一名「算端滿速兒 (Al-Manssour) 傳」 (T'eschrif-ul eyiam ve'bi ou'ssour, bi-siret is sultan, el-Melik el-Manssour) (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是爲一二八〇迄一二九〇年君臨埃及之算端哈刺温 (Calavoun) 之傳記。此寫本第一篇幾全佚，第三篇篇首並缺，亦不詳其撰人名。

「算端王侯軍隊史」 「算端王侯軍隊史」 (Tovarikh us-selatin, ve-l-mulouk ve-l a'ssaker) (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此寫本僅存埃及算端哈刺温子阿不費特摩訶末 (Abou-l-Feth Mohammed) 之傳記殘文。著錄七〇四及七〇五 (一二〇四——一二〇六) 兩年之事。Katib Tchélébi 之人名詞典言著者名苦思丁叔札亦 (Schems-ud-din el Schudja' yi) 埃及人也。

「諾外利書」 「適應文學各科之成績」 (Nihayet ul-éreb fi funoun il-édéb) 奧都瓦哈卜 (Abd-oul-Vahhab) 子司教 (Schéikh) 失哈不丁阿合馬 (Schihab-ud-din Ahmed) 撰。此人即以諾外利 (Novairi) 著名者也。(萊德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書分五部 (fenn) 適應文學之各科，每部又分爲門 (cassm) 爲篇 (bab) 爲章 (fassel)。

第一部言天體氣象，時季地球與七種氣候之區分。第二部言與同類關係中之形體之人與精神之人，並言政治學。第三部言動物界。第四部言植物界。第五部言教俗之歷史。始阿當，終十四世紀初年，著者享盛名之時。

此書第一冊列舉此大部著作之目錄。Reiske 會繼 Koehler 所譯阿不非荅 (Abou-I-Feda) 之西利亞目錄之後，在其所撰之 *Prodigmata ad Hagi-Chalifoe Librum memorialium rerum a Mahammedanis gestarum* 中，二二二頁以後，將此目錄譯出。

成吉思汗與其系諸王之歷史，並見本書第五部第五門第十一篇中。著者首言其所本之史料云：「吾人簡單敘述成吉思汗在生之事績，始於其發跡，終於侵略諸國之時代。轉錄吾人所見之載籍，搜集世人之談說。此帝國幅員雖廣，惟距離發源地遼遠，而同時代之史籍數種又已散佚，吾人既不能哀輯其一切史事，亦不能審其所載事實是否正確。然吾人以爲對於事之顯著者，未便緘默不言。所以吾人根據祕書之札闌丁史，與額梯兒子也速丁所撰之全史，記述此系諸汗之事。然未遵何種次序，至若其他諸人所撰同一問題之書籍，吾人未得見之，是以未能參考。此外吾人根據諸汗遣來聘使之所言，或行歷其國諸人之所述，以補此二書之所未備。並補記此二著者身後之事績」。

諸外利書中此一部份，非吾人所應採取蒙古史之史料者也。蓋吾人不特有其所本之載籍，且並有其所未識抑未著錄之材料。若尤外尼書，刺失德書，瓦撒夫書之類，殆因其爲波斯文，非彼等所熟習者也。特其埃及及瑪麥里克 (Mameloucs) 系諸算端之歷史，所載埃及及諸王與波斯蒙古諸汗戰爭與外交之事頗詳，足資參考之用。

著者以當時人記當時事，故曾在此埃及編年史中附帶言及關於本人之若干事績。其在六七七年（一二七八—九）下云：「是年也，在十一月二十一日黎明之前夜，撰輯本書之摩訶末（Mohammed）子奧都瓦哈卜子司教失哈不丁阿合馬，（著者列舉摩訶末以上之世系迄於哈里發阿不別乞兒 Aboubekir）而以諾外利之名顯於世者，誕生於賽德（Said）城之 Akhnim。」又在六九九年（一二九九—一三〇〇）下，誌其父塔只丁阿不摩訶末與都瓦哈卜（Tadj-ud-din Abou-Mohammed Abd-oul-Vahhab）曰 Tihiyen 曰 Courreitchie，而以諾利之名顯於世者，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三〇〇年九月八日）歿於其講習蔑力克禮（Fit Malik）之開羅（Caire）撒里黑涅只迷（Salih Nedimi）學院。其出生也，地在密昔兒（Missir）之馬魯納（Ma'rounat）學院中，時在六一八年（一二二一）。

諾外利言其曾身經七〇二年（一三〇三）黃牧場（Merdj-us-Sofar）之戰役。時哈刺温子算端納昔兒（Nasir）在此役中大勝蒙古軍，然未言其在軍中任何職。

同一著者在七一〇年（一三一〇—一）下，言其受任爲西利亞官吏，時在算端納昔兒在位之時也。據云：「我奉命赴特里波立（Tripoli）州爲徵收賦稅官（Sahib-ud-Divan）。任命狀會由博學之木刺（Molla）阿勒坡人馬合謀（Mahmoud）子失哈不丁（Schihab-ud-din）筆撰，其子哈的（Cadi）札馬魯丁亦不刺金（Djehmal-ud-din Ibrahim）記錄。上著年月爲一月十五日（一三一〇年六月十四日）。我在二月一日（六月三十日）自開羅出發，奉職迄於十月一日（一三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至是轉任爲軍監（Nazir ul-Djaisch）」諾外

利任此職未久，故又在七十二年（一三一二——三）下云：「我在五月（九月）辭特里波立州軍監職，復還開羅。」

此部埃及史與波斯蒙古朝時代相應者，見於本書第五部第五門第十二篇中。

萊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諾外利書四開本十二冊，歷史部份幾盡完備無缺。

「埃及諸王史」 「燦爛星宿，埃及諸王史」(En-nudjounn uz-zahiret fi mulouk misr v-el cahiret)

騰格里比兒的(Tangri-iridi)子，札馬魯丁阿不木哈新亦速甫(Djémal-ud-din Abou-l-Mohassin Youssouf)撰，其人歿於八一五年（一四二二——三）（巴黎圖書館藏阿刺壁文寫本）。此編年史始於二二四年（八三八），終於六九〇年（一二九一）。

「馬克利齊書」 「諸王國志緒言」(Es-sulouk li ma'rifet duvvel il-mulouk) 司教塔乞丁阿合馬馬克利齊(Taki-ud-din Ahmed el-Macrizi)撰。（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此埃及史始於撒刺丁(Saladin)之滅法迪馬朝(Fatimites)哈里發之國，終於八四五年（一四四一）。著者先撰有埃及史二部，記載阿刺壁人侵略以來之史事，此蓋續編也。馬克利齊(Macrizi)以七六六年（一三六四——五）生於開羅，歿於八四五年（一四四一——二）。

「哈里發史略」 Kitab fi-l adab is soltaniyet v-ed-duwel-il-islamiyet （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

本書分二篇：上篇言政治學，下篇誌阿拔思 (Abbasides 黑衣大食) 法迪馬兩朝諸哈里發之史略。著者之名在寫本序文中已有一部份漫漶不明。惟知其曾居毛夕里，謁此城之王篋力木哇咱木法合魯丁 (El-Melik Mo'azzam Fakher-ud-din)，頗受寵遇，乃撰此篇，以資紀念。著者言將赴帖必力思 (Tebriz) 惟寫本尾載，書成於七〇一年中，實言之，一三〇二年初時，著者尙在毛夕里也。其人爲阿里 (Ali) 派信徒，而其爲撰此書之毛夕里王，乃波斯蒙古汗之一藩臣，其欲赴之帖必力思，卽此汗之都城。所以書中有讚揚蒙古政府之德之語。撒西 (Sytyev-tre-de Saey) 君在其「阿刺壁文選」中已見引之。

「眼歷諸國行紀」 「眼歷諸國行紀」 (Messalik ul-abssar fi memalik il-emssar) 教長 (imam) 失哈不丁阿不阿拔思 (Schihab-ud-din Abou-l-Abbass) 撰。其人以烏馬兒子 (Ibn-ul-Omari) 一名而顯於世，緣其爲哈里發烏馬兒 (Omar) 之後裔也。

本書僅巴黎圖書館藏有一部，惟存其第二十三篇。其中記事始五四一年 (一一四六——七)，迄七四四年 (一三四三——四)。所記者爲西利亞埃及之大事，用編年體，然較騰格里比兒的書與馬克利齊書更爲簡略。烏馬兒子曾在西利亞埃及之法署供職，以七四九年 (一三四八) 歿於大馬司 (Damas)。

「回教王朝史」 「回教王朝史」 (Du'wel ul-islam) 司教苦思丁哲赫比 (Schems-ud-din ez-Zehébi) 撰，(萊德圖書館阿刺壁語寫本)。

書分二篇：上篇始摩訶末，終四八七年 (一〇九四) 哈里發木黑帖的 (El-Moctédi) 之死。下篇止於七四四

年（一三四三——四），亦編年體。案年記載回教世界中之大事，尤詳於埃及西利亞兩地。此書疑爲同一著者所撰別一編年史題曰「回教史」（*Tarikh-ul-Islam*）者之節本。

「樂園」（*Raouzat us-safa*），哈完的沙（*Khavend-Schah*）子摩訶末（*Mohammed*）撰，即以迷兒洪的（*Mirkhond*）之名而傳世者也。其人歿於九〇三年（一四九七——八）。（多桑藏波斯文抄本。）

此世界史第五冊之蒙古史，世人多熟知之，蓋輯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瓦撒夫書三書而成者也。十三世紀後，其他諸回教著作家記述成吉思汗與其後裔之事者，類皆取材於此三書。

「木涅靖巴失書」（*Tarikh Monejjim-Baschi*）（多桑藏突厥文寫本四開本二冊。）

原書阿刺壁文，一〇五八年（一六四八——九）即位之幹都蠻（*Othoman*）朝算端摩訶末四世（*Mohammed IV*）之曆數星士長教士（*dervisch*）阿合馬（*Ahmed Efendi*）撰。所記事迄於幹都蠻朝，止於一〇九三年（一六八二）——一一三二年（一七二〇）時，大宰相大馬的亦不刺金（*Darnad Ibrahim Pascha*）命阿合馬本摩訶末涅丁（*Ahmed ben Mohammed Nedim*）譯此書爲突厥文。

「乞卜察汗書」（*Tarikh Kiptchac-khani*），乞卜察汗（*Kiptchac-khan*）撰。（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是爲回教徒世界史之節編，記事止於一二三八年（一七二五——六），乃爲進呈刺火兒（*Lahaur*）王賽

甫倒刺奧都撒買的汗 (Seif-ud-Deulet Abd-ous Samed Khan) 而撰。其文乾燥無味。

此後吾人常引本書所本之史源，輒苦不能詳舉原書頁數。蓋東方寫本未曾標明頁數，間有經歐洲人標明者，縱舉此本頁數，然亦不能供持有同本其他鈔本者之用。願東方語言學者，欲檢尋其出處者，在編年史中不難在每年之下求之。至若未嚴格採用編年之本，則可據標題求之。

本書所附之亞洲地圖，乃經刺辟 (Le chevalier Lapie) 君根據已識最良之史料編製者。其間小亞細亞波斯與波斯印度間諸地，乃經此地理學者根據其研究十有餘年之一大成績而為採錄，並曾參考多數行紀。至若印度，則採用 Atrowsmith 之大地圖，與特別地圖數種。中亞則參合幹羅思文諸地圖與數種行程道里記載為之。例如由迦葉彌兒經行巴達哈傷 (Badakhschan) 忽甞 (Khodjend) 至答刺速 (Taraz) 一道，所經者幾全為迄今未識之地，觀此圖可以將其道里大為闡明。西伯利亞 (Siberie) 則採取幹羅思地圖數種，就中有 Polyvan 之地圖，並參考數種行紀為之訂正。廣大中國之地圖，則採用中國地圖，輔以不少天文學之測驗，並取多數行紀訂正之。總之全圖皆根據最新之測驗，並使用業已出版之一切報告編製之。

十三世紀初年亞洲各國之境界，則依歷史記載為之劃分。僅有三城史文不明，尙難詳其方位，祇能約略指定其所在而已。此卽別失八里 (Bischbalik) 海押立 (Cayalik) 阿力麻里 (Almalik) 三城是已。

第一卷

第一章

中亞之遊牧民族——突厥與韃靼之古國——其與中國之關係——十三世紀初年之中亞——此時代之韃靼種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其風俗

亞細亞之中部，北有諸山系與西伯利亞爲界，南界高麗 (Coree) 中國土番細渾 (Sihoun) 河裏海，此種廣大帶西起窩勒伽 (Volga) 河，東抵日本海，自太古以來，屬於三種人種之遊牧民族居焉，是卽世人可以通稱曰突厥，曰韃靼 (Tatars) 或蒙古 (Mongol) 曰東胡 (Toungous) 或女真 (Tchourtche) 者是已。上述區別之所根據者，在此類民族之語言方面，較其形貌方面爲甚。

中國史籍中國載籍中所著錄之中亞歷史地理外國人名地名，脫非脫誤太甚，將可爲最堪寶貴之史料，惜所著錄者常難辨識。在遠古之時業已著錄有中亞之遊牧民族，而概名之曰北狄。記載其地之變亂，與夫歷代建設之帝國。其在中國史中首先著錄之強國曰匈奴，至紀元九三年時始滅。紀元二世紀半以前，建築著名之長城連亘於此大國之北方全境者，蓋爲防禦此種游牧部落之侵寇也。匈奴之後，繼以亡於二三年頃之鮮卑。嗣後佔有韃靼區域並進據中國北部之民族，則爲拓跋，一名 *Sotons*。

鈞案原文疑爲五世紀初年柔然代興，一百五十年後滅於突厥。時突厥帝國東起東海，西至裏海，南接中國土番（Tibet）北抵北冰洋。至七四四年時，中國與回紇（Uigours）及其他鄰近民族合滅突厥，由是回紇遂強。後至八四八年，回紇又爲黠戛斯（Kirgises）所破滅。

十世紀之初，有契丹（Khitan）者，興於遼東之北。進據韃靼地域，嗣取中國北境。至一一二五年時，韃靼地域極東一帶之別一游牧民族曰女真者，滅契丹，取中國三分之一之地，定都於中國本部，建國號曰金。斥地至於淮水，與宋國連界。時其國境東至日本海，西抵包括今日陝西一部之夏國或唐兀，西北踰沙漠與哈刺契丹（Cata-Khitan）帝國相接，北界逾黑龍江（Amour）拜哈勒湖以外。盡有韃靼地域，其游牧民族皆來朝貢。

此種好戰之游牧部落，歷代以來，屢爲中國之患。其北鄰貧乏，不足以啓其貪心。當時之西伯利亞，盡爲遊獵於廣大森林的遊獵民族所居之區。由是在亞洲大陸之中，一如文化進步之次第，游牧民族處於遊獵民族與務農民族之間，一旦有機可乘，韃靼地域之牧人，卽侵寇中國，而滿其抄掠之欲望。蹂躪一地以後，卽取其所掠之物與所虜之民渡漠而去。迨中國集兵以禦時，則已遠走，難於追擊矣。其所建之長城，從來未能阻其侵入。中國政府常取羈縻方法，懷柔北邊之諸游牧部落，利之俾守其境，以禦其他民族，然此種政策常致禍亂。其最穩健之方法，則在不用兵，而離間諸部落之酋長，是卽爲中國政治家之主要標的也。中國用此離間政策，遂使此種游牧民族臣服中國。諸單于（Tanjous）鈞案原譯，中國史籍之人，諸汗（Khans）來朝者，則授以爵位，封冊，袍印鼓纛。第若此種游牧部落集合於一具有手段與野心的酋長之麾下，則中國反受其制，不得不奉歲幣求和，以滿韃靼諸酋難飽之貪慾。諸酋常

遣使臣接受絹帛茶銀等物，而求以公主下嫁者，中國亦不能拒也。見馮秉正撰中國通史，巴黎刊一七七九年四冊本第一冊第一至第六篇。

十三世紀之初，在上述地帶之西部，自謙河 (Jénissei) 也兒的石河 (Itisch) 上流以南，為突厥 民族所居之地。若乞兒吉思 (Kirguises)，畏吾兒 (Ouigours)，烏古思 (Oguzes)，欽察 (Kiptchac)，哈刺魯 (Carloucs)，康里 (Cancalis)，哈刺赤 (Calladies)，鈞案此非元史之哈刺赤，特求其諧音而已。阿合扯里 (Agatchéris)，鈞案此族未詳，其名蓋出刺失德書。等民族者，五百餘年來，為亞洲 非洲多數回教國君主發祥之部族。最東與安嶺 以東松花江 (Songari) 發源之地，屬於東胡 種之民族，昔曾佔領中國 北部，今尙君臨中國 全國。至在大沙漠以北之中間地域，則為韃靼 種諸民族所處之地。此種民族在此時代中，曾集合於成吉思汗 之麾下，遍躡亞洲 全部與歐洲 東方，肆其破壞與殺戮也。

此種韃靼 民族舊曾稱藩於金 國者，形貌語言風俗習慣迷信大致相類。其間部衆最夥者，為乃蠻 (Naimans) 部落。居也兒的石河上流，及大金山 (Altai) 山脈連亘之地。西隔一沙漠，與突厥 種之畏吾兒 相接。北界小金山 (Altai) 與突厥 種之乞兒吉思 謙謙州 (Kem-Kendjoutes) 兩部之地為鄰。東界哈刺和林 (Caracouroum) 諸山，與克烈 (Kérites) 部連界。時克烈 之居地達於幹難 怯綠連兩河之源。案此河在世界侵略者傳與史集中常寫作 Kérouan。克烈 部以北之地屬蔑兒乞 (Mérkites) 部。別有幹亦刺 (Ouirates) 部，則據有構成昔之謙河 (Kem) 今名 Jénissei 之八水灌溉之地。此八水名 Gueuk, On, Gara, Sedi, Acrai, Aca, Tchourtchés Tchagan 刺失德書云謙河。注 Angara 河，與不合齊書名。第四水曰 Sedi-coun，第五水曰 Acari，第六水曰 Acar 札刺兒部。其名曰 Tchates, Toucaroutés, Coungcassaoutés, Ouyates, Bilcassan, Kouguer, Tou-lankit, Bourj, Seingcoutes。刺失德書別又云，札刺兒部居怯綠連兩岸。部各有長，結幕於幹難

河畔，共有七十千戶 (Kure) 塔塔兒 (Tatars) 部居女真舊境邊界附近，捕魚兒 (Bouyour) 湖一帶。此女真民族者，卽上言昔日佔據中國一部與韃靼區域全境之民族也。

汪古 (Orgoutes) 部隸於女真皇帝，爲之守禦長城。韃靼民族謂長城曰 Ongou 故以爲此部名。

唐兀部佔有中國西方大省陝西之一部，與黃河諸源所在等地。十世紀時，此部之一部長於此建立夏國。

拜哈勒湖西廣大森林之中，乃兀兒速惕 (Orassoutes) 帖良古惕 (Telengoutes) 客思的迷 (Keschimis) 三部所處。此類部落以治療之術著名於當時。西鄰突厥種二族，曰乞兒吉思，曰謙謙州，以安哥刺 (Angara) 河爲界，此河北之地，名曰亦必兒失必兒 (Tbir-Sibir)。

拜哈勒湖東有忽里 (Coris) 豁阿刺失 (Colaches) 不里牙惕 (Bouriates) 禿馬惕 (Tounates) 四部，合名曰巴兒忽惕 (Bargoutes) 居薛靈哥 (Sélinga) 河外，其地名巴兒忽真陰 (Bargoutchin-Tougroun) 蓋其東北與韃靼諸族所居之地連界也。巴兒忽真爲一河名，東來注入拜哈勒湖 Tougroun 猶言境界。今之達呼兒 (Daourie) 卽由此名轉出。今達呼兒地卽在湖東向爲不里牙惕族所居之地。其北鄰諸部曰不勒合真 (Boulgatchines) 曰黑兒木真 (Kermoutchines) 曰兀良哈 (Ourianguites) 一名森林中人，最後諸部種屬東胡。參照本卷末附錄一。

尙有雪你惕 (Sounites) 黑兒魯兀惕 (Keurlououtes) 撒合亦惕 (Sacaites) 忽兒罕 (Courcans) 諸族，亦經人列於此類民族之中，然未指明其所居之地。史集成吉思汗本紀前所舉韃靼突厥名稱中，尙有一族名帖蒙古，質言之，既非突厥亦非韃靼，所居地在畏吾兒國山地之中。

蒙古民族居地在拜哈勒湖之南，其部落甚多。可數者，遊牧赤荅 (Tchida) 河畔之伯岳吾 (Bayaoutes) 居於薛靈哥兩岸之泰亦赤兀惕 (Taidjoutes) 居於韃靼女真分界山系附近之弘吉刺 (Couggarates) 成吉思汗所自出之部落，則在伯兒合都 (Bergadou) 一名不兒罕合勒敦 (Bourgan-Caldoun) 諸山之中。有數水發源於此，或若注入拜哈勒湖之禿刺河，或若流入東海之幹難怯綠連者是已。見刺失德史集，可參考本卷未附錄二，所舉一切蒙古部落之名稱。

此類山岳與夫蜿蜒拜哈勒湖南之其他山系，遍佈岩石，上覆青苔。山隙間生樹木，山頂所積冰雪，常年不見溶解。山谷之地大致皆為砂質。此地一帶河流之沿岸，或為草地，或為松樺之林。

韃靼地域處地甚高，故其氣候較之歐洲同一緯度之氣候為嚴烈。拜哈勒湖水每年冰結者常四五月。攝氏寒暑表零度下二十五度之寒度，不少見也。北極光，風暴，地震，亦常有之。見P. E. 所撰行紀，法文譯本，巴黎一七五五年刊第一冊三七八頁，又第六冊六二頁，—Geogr. 幹羅思帝國行紀，聖彼得堡一七七五年刊四開本，第一冊一三〇頁以後，—Du Harde 撰中國及中屬韃靼地域誌，巴黎一七三五年刊，二開本第四冊二〇及二二頁，—Witsen, Noort en Oost Tartaryen 第三版 Amst. 刊，一七八五年二開本第一及第二冊。

此種韃靼民族之容貌，與中國人尚相近，然與大地其他民族不難判別。眼褐色，斜向鼻，頰大額高，鼻平唇厚，頭面圓，帶橄欖色，頤下少鬚，是其特徵也。今日其後裔，若蒙古人，喀耳木 (Calmouk) 人，不里牙惕人，尚復如是。其身長大致不逾中人，肩闊腰細。

剃髮作馬蹄鐵形，腦後髮亦剃。其餘髮聽之生長，辮之垂於耳後。

頭戴各色扁帽，帽緣稍鼓起，惟帽後垂緣寬長若椶櫚葉，用兩帶結繫於頤下，帶下復有帶任風飄動。其上衣交

結於腹部，環腰以帶束之。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內，一裘毛向外。女子有高髻，然女服近類男子，頗難辨之。

所居帳結枝爲垣，形圓，高與人齊。上有椽，其端以木環承之。外覆以氈，用馬尾繩緊束之。門亦用氈，戶向南。帳頂開天窗，以通氣吐炊煙，竈在其中。全家皆處此狹居之內。

其家畜爲駱駝牛羊山羊，尤多馬。供給其所需，全部財產皆在於是。嗜食馬肉，其儲藏肉類，切之爲細條，或在空氣中曝之，或用煙熏之使乾。其人任何獸肉皆食，雖病斃之肉亦然。嗜飲馬乳所釀之酒，名曰忽迷思（*oumiz*）。

其家畜且供給其一切需要。衣此種家畜之皮革，用其毛與尾，製氈與繩，用其筋作線與弓弦，用其骨作箭鏃，其乾糞則爲沙漠地方所用之燃料。以牛馬之革製囊，以一種名曰 *altag* 之羊角作盛飲料之器。

此種遊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爲不斷之遷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則卸其帳，其雜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兒童，載之畜背，往求新牧地。每部落各有其特別標誌，印於家畜毛上。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內，隨季候而遷徙。春季居山，冬近則歸平原，至是家畜祇能用蹄掘雪求食。設若解凍後繼以嚴凍，動物不能破冰，則不免於餓斃。馬蹄較強，遭此厄較少，故在家畜中爲數最衆。是以畜養馬羣爲韃靼種族經濟之要源。

其人妻妾之數，任其娶取。能贍養若干人，即娶若干人。欲娶女者，以約定家畜之數若干獻之於女家兩親。各妻各有其居帳，爲子者應贍養其父之諸寡婦。除其生母外，常能娶其父之寡婦爲妻。兄弟亦應贍養寡居之嫂姊。女子頗辛勤，助其夫牧養家畜，縫衣，製氈，御車，載駝，敢於乘馬，與男子同。男子不出獵捕之時，則多消磨其光陰於懶惰之中。世人責其人類多狡詐貪婪污穢，而沈湎於酒，蓋其視酒醉非惡德也。

設有疾，則植一矛於帳前，除看護者外，無人敢入其帳。若死，其親友則悲號，已而遽葬之，蓋以爲死者已受惡鬼之制也。人死，置肉乳於其前，素日親密之人皆來獻食。及葬，則在墓旁以其愛馬備具鞍轡，並器具弓矢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其業已參加此種禮節者，應行過兩火之間。死者之居帳與其所有之物皆淨之，並設喪食以資紀念。

若諸王死，則在一帳中置死者於座上，前置一桌，上陳肉一皿，馬乳一杯。及葬，則並此帳與牝馬一駒，備具鞍轡之牡馬一，連同貴重物品，置之墓中。祕其葬地，以人守之，不許人近。卸死者之居帳，至第三代時諱死者名，不許言之。

薩韃民族之信仰與迷信，與亞洲北部之其他游牧民族或蠻野民族大都相類，皆承認有一主宰，與天合名之曰騰格里(Tenge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屬。出帳南向，對日跪拜。奠酒於地，以酌天體五行，以木或氈製偶像，其名曰Oghon，懸於帳壁，對之禮拜。食時先以食獻，以肉或乳抹其口。此外迷信甚多，以爲死亡卽由此世渡彼世，其生活與此世同。以爲災禍乃因惡鬼之爲厲，或以供品，或求珊蠻(Shans)禳之。珊蠻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師也。兼幻人，解夢人，卜人，星者，醫師，於一身，此輩自以各有其親狎之神靈，告彼以過去現在未來之祕密。擊鼓誦咒，逐漸激昂，以至迷罔，及神靈之附身也，則舞躍眩暈，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詢此輩巫師，信之甚切。設其預言不實，則謂有使其術無效之原因，人亦信之。

此種游牧之生活，頗易於從事軍役。此輩之嗅覺聽覺視覺並極銳敏，與野獸同能。全年野居，幼稚時卽習騎射，在嚴烈氣候之下習於勞苦，此蓋生而作戰者也。其馬體小，外觀雖不美，然便於馳騁，能耐勞，不畏氣候不適。馴騎者

意，騎者放箭時，得不持韁而馭之。此種民族惟習騎戰，所以戰時每人攜馬數匹，服革甲以防身。以弓爲其主要武器，遠見其敵，卽發箭射之。其逃也，亦回首發矢，然務求避免白刃相接。其出兵也，常在秋季，蓋在當時馬力較健。結圓營於敵人附近，統將居中。人各攜一小帳，一革囊盛乳，一鍋，隨身行李皆備於是矣。用兵時隨帶一部份家畜，供給其食糧。其渡河也，以其攜帶之物置於革囊之中，繫囊於馬尾，人坐囊上。

部落之長號那顏(Noyan)，亦號太師(Taischi)，服從其民族之主，其號世襲。各部落又分爲隊，每隊各有其長。同隊之人常同結營於一處。每年納牲畜若干頭於那顏，對於那顏爲無限之服從。那顏得隨意處分其財產，且得處分其身體。韃靼游牧部落組織既同軍隊，故不斷互爲戰鬪。迨至其聚合於一首領之下之時，不僅征服亞洲，並且經略歐洲之一部云。可參考十三世紀時經行韃靼地域者之行紀，若迦兒賓(Carpin)之行紀，見Vincenzii Ruggundi Speculum historicum 中，Venetis 一五九一年二開本，第二十九卷第七一至第八九章。又魯不魯乞(Rubruquis)行紀，第二至第十、三十章。又馬可波羅(Marco Polo)行紀，第一卷五五、五六、五九，六九等章。見Jean de Mandeville 書第三十八章。又海屯(Hariton)東方史，第四十八章。見Bergeron 之旅行叢書，La Haye 一七三五年刊二開本二冊。近代旅行家之撰述言及蒙古人略耳木人，里牙惕人之風俗者，謂此種民族尙保存其成吉思汗時代祖宗之風習。可參考Pallas, Sa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Mongolischen Voelkerschaften, St-Petersb. 1775 & 1801. 2. vol. in-4; Georgi, Bemerkungen einer Reise im Russischen Reiche, 2 vol. in-4; Bergman, 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 Riga, 1804, 4 vol. in-8.

第二章

蒙古人之古代傳說——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時代之事蹟——其長數部——其初諸戰——其與克烈汗之關係——克烈部之略誌——鐵木真與王罕合攻數種遊牧民族——兩王之結怨——鐵木真之敗——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語——王罕之敗——其死——鐵木真之戰勝乃蠻部——乃蠻王之死——蔑兒乞部之降附——塔塔兒部之滅——鐵木真之侵入唐兀——此國之略誌

蒙古人不知文字，口傳其祖先名稱與其歷史事蹟。據說成吉思汗誕生之二千年前，蒙古人爲韃靼地域之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遁走一地，四面皆山，山名額兒格涅坤 (Erguène-Coun)，猶言峻崖也。其地肥沃，避難二人之後裔名曰帖古思 (Tégonz) 與乞顏 (Kiyan) 猶言者。後人繁盛，分爲部落。因地限山中，懸崖屹立，不足以容，乃謀出山。史家刺失德親聞目睹額兒格涅坤山之蒙古人之言，謂此山不甚峻峻。先是其民常採鐵礦於其中之一山，至是遂積多木，篝火礦穴。以七十輛煽火，鐵礦既鎔，因關一道。成吉思汗後裔之爲蒙古君主者，記念此事，每於除夕召鐵工至內廷，捶鐵，隆禮以謝天恩，蒙古民族之起源如此。蒙古云者，猶言簡樸而孱弱也。見史集。

約當八世紀中葉時，其已出額兒格涅坤山之數部落，移居斡難怯綠連禿忽刺 (Tougoula) 或禿刺等河沿岸者，其長名孛兒帖赤那 (Bourte-Tchina)。此言蒼狼傳八世至朵奔伯顏 Dounboun-Bayan，娶阿蘭豁阿 (Aloung-

(Goo) 爲妻，火魯刺思 (Courlasee) 部之女也。生二子，曰別勒格台 (Belguetei) 曰別渾台 (Bégonzei) 朵奔死後數年，阿闌豁阿復有孕。朵奔親族責其不夫而孕，阿闌豁阿言，夜中數夢有光從廬頂天窗入，變爲淡黃色少年，因以受孕。此種故事，亞洲凡開國之主類多有之。契丹建國主阿保機，在八七二年誕生之前，其母卽見日入闌豁阿生之時，著其起源與分爲部落之事，朵奔伯顏阿闌豁阿生之時代，頗難確定。但考寶庫所藏之成吉思汗系史，並旁採高年故老之說。可以上溯至四百年前，實言之，在阿拔思朝與撒曼朝 (Samanides) 之初年。案刺失德所言之史書，殆指後此所言寶庫所藏，經大官數人保管之金册 (Altan Deter) 也。

復生三子，曰不忽合塔吉 (Boucoun-Catagui) 曰不思錦撒勒只 (Bouskin-Saldji) 曰孛察端兒 (Boudantchar)

見刺失德史集一馮秉正書第九册三頁一夏真特神甫所譯元史，題曰成吉思汗系最初四汗史(聖彼得堡一八二九年八開本)二頁。一刺失德所名之朵奔伯顏，在中國史書中作脫奔咩哩健；在撒羅薛譯 (Sarang) 特所譯之中國史書，阿闌豁阿生二子，曰博寒葛答黑，曰博合親撒里直，無別勒格台別渾台二人名，則阿闌豁阿寡居時僅生一子曰孛察兒矣。一刺失德與其他波斯史家撰述中用阿刺壁字譯寫之蒙古名稱，有時不盡確實無誤，蓋阿刺壁文不著韻母，而對於判別聲母之音點有時省略也。所以吾人對於其中蒙古名稱，尤特別對於成吉思汗祖先之名稱，皆據蒙古源流訂正。此書曾經史米德 (J. Schmidt) 君譯爲德文，題曰撒羅薛譯之東蒙古史，聖彼德堡一八二九年四開本。此書在歷史方面對於吾人毫無功用，但在研究蒙古語言方面，頗可寶貴。蓋同一學者曾刊布一種用幹羅思語與德國語解釋之蒙古語詞典，可補從前歐洲所有諸小字彙之缺也。孛察端兒，成吉思汗之八世祖也。誕生之時，約在十世紀之初，兄弟三人傳後甚衆，後成若干部落，世人別號之曰尼倫 (Niroua) 質言之，「脅」也。示其來源純潔，與其他諸蒙古種諸部有別。刺失德謂其與普通蒙古部落異者，猶之珍珠之於介殼，果實之於樹木。此史家又云，此種部落爲數雖衆，然不難知各部落之起源，蓋蒙古人與阿刺壁人同，皆能記憶其世系，而傳之於子孫。與其教授宗教大意於子孫者無異也。參考卷末附錄三，成吉思汗祖先世系表。

字端察兒之孫瑪哈圖丹 (Makha-Toudan) 此人在刺失德書中作 Doutoum-Yenan，在中國史書老死遺

七子，史集謂有九子。其妻莫拏倫 (Monouloun) 所出也。

時有札刺兒 (Djelaires) 部在怯綠連河上爲中國皇帝之兵所攻擊，被殺戮者甚衆。有札刺兒人七十戶，避兵逃至莫拏倫牧地，饑困，在莫拏倫諸子練習馳騁之地掘草根爲食。刺失德云，此地所食之根名曰速都孫 (Soudoun) 然馮乘正書 (五頁) 則謂其爲人參。 | Pallas (第四冊二二〇頁) 云，賽合克韃靼 (Tatars Saigaks) 及散處 Kuznetsk 諸山中之貧苦部落，皆以植物野草之根爲食，仿東胡人，求根於田鼠之穴，名此田鼠曰 Koulonn 田鼠掘穴於草地之下，穴中備有互通草根以備冬食。此外韃靼莫拏倫見有人掘毀其地，怒甚，驅車傷其數人。札刺兒人忿怨，盡驅莫拏倫馬羣以去。莫拏倫六子不及衣甲，馳逐與戰，莫拏倫慮難勝敵，令諸子婦載甲追從之，然未及至，六子已盡沒矣。已而札刺兒人並殺莫拏倫，惟其孫海都 (Caidou) 尙幼，乳母匿諸積薪中獲免。先是其第七子納真 (Natchin) 娶巴兒忽惕部之女，而留居其地。

至是納真 案此爲一種鷲鳥之蒙古名稱。 聞其母及諸兄死，遽還。見老嫗數人與海都僅存，欲復仇，並奪還被掠之物；然苦無馬，幸有一駢馬中道逸歸，納真得乘之，往偵札刺兒人。路逢父子二人，乘馬拳鷹行獵。二人相距微遠，納真識鷹爲兄物。趨前給少者，詢其是否見有一赤馬引羣馬東行。少者答曰否。轉問納真來地有否鳧雁，納真曰有。願導之至其地。行至河隈，出不意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其子何爲久臥不起。納真以鼻覘對，乘隙又刺殺之。遠見山谷中有馬數百，童子數人守之，方擲石爲戲。納真乘高四顧，見無來人，乃盡殺童子，驅馬拳鷹而還。取海都並諸老嫗赴巴兒忽惕之地。

海都既長，納真與巴兒忽惕之民奉之爲主。海都既得衆，以兵攻取札刺兒人，而役屬之，定其主要駐所於黑河（Kara Keul）河畔，由是各處部落陸續歸之。其民日衆，夏真特元史譯文二頁以後，一馮秉正書第九冊八頁，巴兒忽之地在拜哈勒湖之東，因有巴兒忽真（*Bai goutechin*）之水注入此湖，故以名其地。

海都所轄之地，在巴兒忽真隘地域之中，海都生三子，長曰伯升豁兒（*Bai-Sangcor*）。伯升豁兒生子名屯巴該汗（*Toumbagai-khan*）。屯巴該生九子，後裔各成部落。兩百年間，繁殖甚衆，一三〇〇年時，已有戶二三萬矣。

屯巴該之第六子合不勒汗（*Caboul Khan*），曾爲蒙古諸部落一部之長。相傳此汗曾入朝女真皇帝，女真帝驚其食量過人。一日合不勒酒醉，捋帝鬚，酒醒請罪，金主笑釋不問，厚爲之禮而歸之。合不勒甫行，女真帝之臣言其恐爲邊患，乃遣使要之返。合不勒不受命，使者執之，合不勒乘間脫歸。使者踵至，合不勒命諸奴殺之。

合不勒汗遺六子，並有勇力。號乞牙惕（*Kiyoutes*），鈞案乞牙惕爲乞顏（*Kiyaa*）之複數，應作 *Kiyat*。此處多桑有誤寫，譯人不察，遂又有乞要特之訛譯。

猶言急流也。其後遂以爲氏，按前出額兒格涅坤山之民族已有是稱，迨朵奔伯顏之後，繁殖既衆，分爲不少部落，各有其名，乞顏之稱遂廢，至是復又用之。當是時也，合不勒汗之妻弟賽因的斤（*Sain-Tekin*）遭疾，按賽因的斤爲合不勒阿（*Gona-Culcouna*）之弟，延塔塔兒部之珊蠻治之，不效而死。其親族追及珊蠻，殺之。塔塔兒部人怒，起兵復讎。合不勒諸子助其母族與之戰，未詳其勝負。其後海都會孫俺巴孩可汗（*Ambagai*）俺巴孩者，海都汗第二子

塔兒人執之以獻女真帝，女真帝方挾前此合不勒汗殺使之怨，乃釘俺巴孩於木驢上，此蓋專懲遊牧叛人之刑也。（*Koum*）子速兒罕都給赤納（*Sourcandou Goutchina*）之子。Cagad 者，秦亦赤兀部之長也，求妻於塔塔兒部。塔塔兒部之香稱也。刺失德汗，*Lingjouna* 爲中國官號，猶言大將軍也。塔塔兒部人怒，起兵復讎。

俺巴孩既死，其宗親謀復讎。其子合丹太師（Cadan-Taischi），與合不勒汗子忽必來（Coubilai）汗，合不勒汗孫及成吉思汗父也。速該把阿禿兒（Yissougai Bahadour），約合擊女真。忽必來在諸兄弟中爲最勇，遂繼合不勒汗位。先是月斤別兒罕（Eukin-Bercan）亦經塔塔兒人執送女真，其被害也與俺巴孩同。至是忽必來借蒙古部長數人，率師侵入中國，敗敵兵，大獲而還。

忽必來爲蒙古人篤愛之英雄。蒙古人譽其歌聲洪亮，如雷鳴山中。兩手力強如同熊爪，能折人爲兩截，易如折箭。相傳冬夜燃巨木取暖，忽必來裸臥火旁，火星炭屑墜其身而不覺，醒後以燙傷爲蟲螫。工飲啖，日食能盡一羊，飲馬漚無算。

忽必來攻中國還，與所部數人行獵，遇蒙古朵兒邊（Doutjan）部落之戰士，爲所襲擊，從者皆逃。忽必來馬陷於淖，泥沒馬頸。乃登鞍躍登彼岸。朵兒邊人至對岸，見其無馬，乃曰：「一蒙古人失馬者有何能爲？」遂釋不追。

從者還言其死耗，成吉思汗父也。速該已持饌往奠。然忽必來之妻不欲信其已死，曰：「聲震天空，手如三歲熊爪之戰士，不能爲朵兒邊人所得。其晚歸必有故，不久必見其至。」

忽必來待敵退，至淖執馬鬣引之出，重上馬。自念曰：「我爲此種懦夫所襲擊，不能無所得而歸也。」見有馬羣經過朵兒邊之地，急躍登其引馬，驅馬羣而歸。

忽必來之兄把兒壇把阿禿兒（Bartam Bahadour）生四子，也速該把阿禿兒次居第二。Yissoun或Yessou，蒙古語九數也，突厥

健粗諸民族視此爲吉數。也速該猶言第九，Barta-
Coul, Bagaoul 爲突厥語之別號，猶言勇也。因英勇，被推爲乞牙惕尼倫諸部落長。屢與其他蒙古部落中

國人塔塔兒人戰。合不勒之後裔自殺。治賽因的斤疾不愈之珊蠻以後，遂與塔塔兒部人為仇。一一五五年，也速該戰勝塔塔兒，殺其長二人，其一人名鐵木真幹怯 (Témoutchin-Oga) 及其還也，其一妻名月倫額格 (Ondor-Eke) 靈，額格此言母。一據蒙古源流，也速該一日與兩弟行獵，見一塔塔兒人，名也客亦列都 (Yeké Tchilai-Sun) 者，適至幹勒忽訥兀惕 (Olonotes) 部娶婦歸，其人見三人至，有圖已意。遂棄其妻而逃，遂為也速該所得。由是烏格榜額格 (Eugelen-Eke) 遂為也速該之妻，至一一六六。幹勒忽訥兀惕 (Olonotes) 部人也。二生一子，名鐵木真 (Témoutchin)。(見蒙古源流譯本六三頁)。

適在迭里温孛勒蒼黑 (Diloun Bouldac) 山附近之地，(見史集一蒙古源流作幹離河附近之德里哀布勒塔克苔黑蒙古語猶言丘陵。中國載籍作跌里温盤陀，(夏真特書三六八頁) 據生一子，名曰鐵木真，誌武功也。鐵木真一名，根據夏真特書後附元史字彙，在蒙古語中猶言精鐵。此名曾與突厥語之鐵木兒赤 (Témourji) 相混。鐵木兒赤，鐵工也，由是人遂以為成吉思汗曾作鐵工。觀希臘 (Grec) 史家帕基邁兒 (Pachymere) 阿刺壁史家諾外利，傳教師魯不魯乞，阿美尼亞王海屯等之所記，可以見已。此說現在蒙古人中似尚存在。Tinkowski 君在一八二〇年自恰克圖 (Kakda) 赴北京之途中，路經庫倫 (Ourga) 西南一百九十三幹羅里 (Versta) 之蒼兒罕 (Darkhan) 山，聞蒼兒罕之義，猶言蹄鐵工，蓋因成吉思汗曾鍛鐵於此山下故以名之。一蒼兒罕山蜿蜒南北。山脊峻峻，花岡岩質。其間生植 *altagane Robinia pygmaea* 與其他灌木，其南麓下有蒙古人積石而成之鄂博 (Ob) 亦來祭奠此山。一(見所撰北京行紀，一八二七年法文譯本，一五五頁，一七三頁，一七九頁) 鄂博者，聚沙石土木為之，蒙古人祀神之處也。(同上二六頁) 此種習慣或為上述紀念出額兒格涅坤山典禮之遺風。一刺失德云，成吉思汗誕生之日，未能確知。惟據成吉思汗諸王與蒙古諸貴人之說，其在生年，案陽曆有七十二歲，案陰曆則有七十四歲又三月餘；而於其兒年，(Cacaïr) 秋月之十五日，核以回曆，應在六二四年二月初，(一二二七年二月) 世人並知其誕生之年，亦為猪兒年，由是可知其生年。在死年六千支前之猪兒年，則位其生年於一一六二年。(蒙古朝史也，一一五五年二月) 然考其生年所釋之中國史書(八頁) 則位其生年於一一六二年。(蒙古朝史二頁註一) 元史綱目蒙古源流皆謂其死年六十歲，然則鐵木真誕生於一一六二年矣。

由是觀之，其以成吉思汗著名之人，蓋生於今日兩最大帝國國界之附近也。相傳其生時右手握凝血也。速該

之據地，在不兒罕哈勒敦之諸高山中，下述諸水發源之山系，今日蒙古，今曰蒙古，翰難怯綠連禿刺三水皆發源於此。月倫額格又生三子：曰拙赤 (Tchoutchi)，曰合赤溫 (Cachoun)，曰帖木格 (Témougou)。其後裔並號孛兒只斤 (Bourtchoukin)，與其他乞牙惕 (Kiyates) 族相判別。孛兒只斤者，猶言灰色眼也。

也速該死時，鐵木真僅年十三歲。所部之諸尼倫部落，不欲奉一童子爲主，棄之往投塔兒忽台 (Targoutai)。

刺失德云，海都子，察兒合領昆子，速兒哈都豁赤納 (Sourcadougou) 子。塔兒忽台者，蒙古諸部落中最強之泰 (Tchiné) 子，俺巴孩可汗子，合丹太師子，阿荅勒汗 (Adal-Khan) 之子。亦赤兀部長海都汗之裔孫也。俺巴孩可汗被害之後，其族與泰亦赤兀部長共推嗣君，久而未決。其後不知主泰亦赤兀者爲何人，僅知也速該死後，泰亦赤兀部以兵攻也速該子之時，其部長爲阿荅勒汗子塔兒忽台也。也速該妻見衆離去，乃乘馬執纛，(Toug) 纛者，中國旗名。一長矛上懸土番之犛牛大尾也。是爲中國皇帝之特用。纛 (Abel) Pémusat 韃靼語言之尋究第一册三〇三頁。常以此物並鼓賜之。(Visselou 韃靼地城史九七頁。又馬尾代之。此纛與鼓皆爲受封及統率之表示。一魯不魯乞名此牛曰唐兀牛，牛尾多毛，惟無犛牛尾，則以毛長，(見所撰韃靼地城行紀第二十八章)。躬自追擊之，僅邀其少數而還。

鐵木真所部因有數部落之離貳，勢遂衰微。諸部落中最要者曰札只刺 (Djadjéretes) 部，部長札木合 (Dja-mouca)，別號薛禪 (satchan)，此言賢也。札木合之族人名帖古察兒 (Tégoutchar) 者，牧地在亦魯 (Irou) 水會，借數騎進掠鐵木真所屬薩里川 (Sari-Kihar) 附近兀刺該不刺合 (Oulagai-boulak) 之地。兀刺該此言紅。不刺合此言泉，或其泉附近之一溪流。此水疑是 Oulengui 水，居幹難怯綠連禿刺 (Ingoda) 有札刺兒人名撈只塔兒馬刺 (Djoudji Ter-mela) 者，其祖先因殺莫孛倫，降爲鐵木真祖先之奴，所居在其地附近。見帖古察兒至，乃匿馬羣中，射殺之。札木合

以是為隙，遂與秦亦赤兀部合，而亦乞刺思 (Ikirasses) 兀魯兀 (Ouroutes) 不哈斤 (Boucaikines) 鈞案聖武親征錄作那也勒，

此處應是NOYA-火魯刺思四部亦歸秦亦赤兀部。此之誤。

鐵木真幼年時，曾為秦亦赤兀部人所擄。其部長塔兒忽台，別號乞鄰勒禿黑 (Kereltouc)，此言恨人者，以枷置其頸。聞鐵木真荷枷時，有老嫗為之理髮，並以氈隔枷創之處。已而鐵木真得脫走，藏一小湖中，洗身於水，僅露其鼻以通呼吸。秦亦赤兀人窮搜而不能得，有速勒都思 (Seldouze) 人經其地，獨見之。待追者去，救之出水，脫其枷而負之歸，藏之載羊毛車中。秦亦赤兀部人搜至速勒都思人之宅，嚴搜之，且以杖抵羊毛中，竟未得。追搜者去後，此速勒都思人以牧馬一匹並炙肉兵器贈鐵木真，而遣之歸。其人名舍不兒干失刺 (Schabourgan Schire) 案蒙古源流作

托爾干沙刺 (Tol Sandars)。後恐秦亦赤兀部人報怨，往投鐵木真。鐵木真不忘其德，厚報之。

鐵木真別又經一大難，時從行者僅其二友，不兒古赤 (Bourgoudji) 鈞案核以元祕史字幹兒出，元史與親征錄博爾朮，蒙古源流博爾，爾濟等譯

法，此處譯名亦恐有誤。不兒古勒 (Bourgoul) 二人。遇秦亦赤兀人十二騎，鐵木真獨與戰，敵騎十二矢並發，傷其口喉，痛

甚昏墜馬。不兒古勒燃火熱石，投雪於石上，引鐵木真口，以蒸氣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時雪大，不兒古赤執裘以蓋傷者首，如是終夜，雪深至腰，足跡不移。及曙，以鐵木真置馬上衛之歸，後賞二人之功，並授以蒼刺罕 (Tarkhan)

之號。見史集凡有蒼刺罕之號者，豁免一切賦稅，獨有其戰利品全部，隨時可入見其主，犯八罪不罰，惟在第九次犯罪

後始罰之。見世界侵略者傳，一案蒼刺罕之號似甚古，東羅馬帝 Justin 曾遣使 Zemarachus 至突厥可汗室點

蜜 (Disaboul) 所，五九〇年 (鈞案應是五七〇年之誤) 使臣別可汗時，可汗遣使臣名 Tagma 而

有達干 (Tarkhan) 之號者皆之歸。參照 Menander, in Excerptis de Legationibus.

嗣後鐵木真糾集數部與秦亦赤兀部人戰，勝之，是爲其得志之起點。鐵木真聞敵以三萬騎至，乃急合其衆一萬三千人，待秦亦赤兀部人於英果荅河支流巴泐渚納 (Baldjouna) 小水之上，敗之。水邊有林，鐵木真伐木燃火，執俘虜分八十鑊烹之，至是諸小部落遂歸附之。

一一九四年，塔塔兒諸部之一部長蔑古真薛兀勒圖 (Moutchin Soukou) 叛金，金帝麻達葛 (Madagou) 命丞相完顏襄往討，並命諸遊牧部落隨軍討叛。鐵木真久待此機而攻此蒙古人之敵部，聞之甚喜。乃糾合附近所部，自幹難河畔出發。時塔塔兒部爲金兵所迫北退，鐵木真進擊之，殺其部長，獲其輜重牲畜。刺失德云，塔塔兒部在所獲者，有銀製搖籃一，上覆金錦袋，蒙古人從未見此貴重物品，頗爲驚異，獲之以後，大炫其事。完顏襄賞其功，授以札兀惕忽里 (Tchaout-Couri) 之號。夏真三十九頁引綱目，謂即招討使。刺失德云，阿勒壇汗 (Altan-khan) 之丞相同時冊授克烈部之號，是爲一種高長脫幹那勒 (Togroul) 以王罕 (Ong-khan) 之號。王罕猶言王也。一案華言其義實作王。之號，是爲一種高等軍職也。見史集一刺失德又云，鐵木真時年四十歲，世人所知其以前之事僅此。惟是鐵木真誕生之年若至四頁。元史譯文一至十四頁。三

一一九五年，王罕之弟札合敢不 (Djagambou) 其人名克烈迪 (Keraiti) (鈞案應以後著之克烈歹一名爲是) 乃忽兒察忽思不亦魯汗 (Courdjaouz-Bouyouroune) 之子。幼爲唐兀人所俘，久居其國，爲唐兀人所愛重，遂有札合敢不之號。刺失德云，札者猶言地，敢不猶言大將軍。一案敢不爲土番國王之號。投鐵木真，納之。次年克烈王亦至。克烈部部衆甚多，居幹兒寒 (Oroun) 禿刺兩河沿岸，鄰於哈刺和林諸山。有六部落：曰赤兒乞兒 (Tchirikir) 鈞案此部親征錄作朱力。曰董合亦惕 (Toungcaït) 曰禿馬兀惕 (Ioumaoute) 曰撒乞阿惕 (Sakiate) 曰額里斤元祕史作只兒斤。曰董合亦惕 (Toungcaït) 曰禿馬兀惕 (Ioumaoute) 曰撒乞阿惕 (Sakiate) 曰額里阿惕 (Eliate) 鈞案元史本紀有怯里亦部，曰克烈惕 (Kerait) 鈞案元祕史僅著禿別干董合亦惕汪豁只疑即此部，多桑脫不發聲。惕三部名，親征錄僅有土伯夷董衰二部

疑，則僅有董合亦惕與此合。禿馬兀惕。自從諸部並屬克烈部長以後，由是皆名克烈。其風俗習慣語言與蒙古人頗相近，此部人奉基督教。見史十一世紀初年時，聶思脫里派之教師曾傳教於此部。云，聶思脫里派總主教約翰

(Jean) 一〇〇一年至一〇一二年居報達為總主教，得呼羅珊馬魯 (Marou) 城之大司教 Ebed-Yeschou 所致書云，有克烈部，在突厥境之東北。其王一日獵於其國山中，雪深迷道不得出，見一聖者語之曰，脫汝信仰耶穌基督 (Jesus-Christ)，我將救汝出險，示以歸路，克烈王許之，聖者乃導之出。王回營帳後，召居其國內之基督教商人，詢以教義。乃知未受洗禮，不得為基督教徒，然得一福音書，逐日禮拜，並遣人延我，或派一教師至其國授洗。惟其王曰，吾人僅食肉乳，如何能守齋戒？且言其國有二十萬人，皆願信教云云。總主教乃命大司教遣教師二人持聖瓶往其國授洗，並告以教義。齋戒日禁止食肉，惟既無他食，許其食乳。阿不法刺治諱其事在回曆三九八年 (一〇〇七)，西利亞著作家 Yared 在總主教約瑟 (Joseph) 傳中所誌亦同。可參攷阿色馬尼 (Assemani) 撰東方叢書，羅馬一七一九年刊二開本第三冊四八四頁。按基督教流行此種東方地域之中，為年久矣。一六二五年曾在陝西省會附近掘出一碑，上勒七八一年年

號，證明聶思脫里派之西利亞傳教師，在六三五年時業已傳教中國。可參攷 P. Herbelot 之東方叢書尾載此碑譯文。基督教在當時得中國皇帝之庇護，頗為發達，教堂日增。會命西利亞籍諸主教分別管理。又攷東方傳教之史籍，聶思脫里總主教迪莫帖 (Timothée) 在七七八至八二〇年掌教亞西利 (Assyrie) 之時，曾遣傳教師赴亞洲極東之地。迪莫帖並曾勸誘突厥可汗入教。見阿色馬尼東方叢書，第三冊四七七及四八二頁。

王罕之祖馬兒忽思不亦魯 (Marcouz-Bouyourouc) 曾為塔塔兒部主納兀兒不亦魯 (Naour-Bouyourouc) 所俘，獻之中國北方皇帝，釘之木驢而死。其寡婦欲復讎，偽降納兀兒，獻羊百頭，牝馬十匹，馬潼百囊。囊盛一人，各執兵器，乘宴時出，殺塔塔兒汗，及列席之塔塔兒部人。

馬兒忽思遺二子，曰忽兒察忽思不亦魯，案不亦魯 (bouyourouc) 突厥語統兵者之義。曰古兒罕 (Gourkhan) 前一人嗣汗位。及其

死也，遺六子，其中之脫幹鄰勒殺其兄弟二人，奪王位，刺失德云，然在此種民族(突厥人與蒙古人)之中頗有名，與亞洲四方之鳥類相等。相傳此鳥類禿鷲，其爪堅利如鋼鐵，一爪可殺他鳥二三百頭。言此鳥雖未見之，然聞獵者與游牧人言，常見天空同時一地墜鳥二三百，頭斷腹破爪碎，由是推想殺諸鳥者其力必極大，其爪應極堅利。而受中國皇帝册封爲王。復以汗號列於王下，故名王罕。其叔古兒罕逃依其鄰乃蠻部主亦難赤

(Tandje) 亦難赤以兵助古兒罕，敗脫幹鄰勒。脫幹鄰勒僅以百餘騎奔投鐵木真之父也。速該所也。速該親將兵逐古兒罕，迫之走唐兀，復奪部衆歸之王罕。王罕感德，遂持蓋盟，誓與也速該永遠友善，即韃靼人所謂成爲按蒼

(anda) 是矣。按蒼者，猶言盟友也。此王罕在基督教徒中頗有名。蓋亞洲之基督教徒以爲東方有一基督教君

派教徒曾傳佈此說，蓋傳入基督教於此東方諸地者，即屬此派教徒也。十字軍至東方時，其說業已成立，所以最初傳教韃靼地域之傳教師，詳細探訪此長老，約屬國王。魯不魯乞曾云：其人到處有名，我經行其地之時，(一二五三年)除魯思脫里派之少數人外，無人知其爲何人。魯思脫里派所言其人履異事蹟甚夥，然魯思脫里派來自此地者，習於誇張，不足信也。(見韃靼地域行記第十九章)。此類歐洲旅行家亦信有長老約翰國王之存在，然僅聞極泛之說。(西利亞史家把兒赫不烈思云，王罕者，即基督教國王岳忽離(Yokhan, Johan)是矣，(西利亞文本四三七頁)。至在迦兒實魯不魯乞馬，可波羅諸人迷離不明之記載中，皆謂此故事中之長老約翰國王，即在克烈諸王族中。

脫幹鄰勒王罕 (Togroul Ong-khan) 在位多年，乃蠻人以兵助其弟額兒客合刺 (Ergue-Cara)，逐之奔

哈刺契丹。求援哈刺契丹主而無效，資糧罄絕，僅餘山羊數頭，取其乳爲食。既聞其故交也速該之子領有數部，欲往

依之。一一九六年春，行至曲速兀 (Kousugur) 鈞按親征錄作曲薛兀兒元祕史作湖，使人往告其至，鐵木真自怯

緣連河上流親迎撫勞，徵牲畜於臣民以賑給之。秋，二人會於禿刺河上，禿刺河發源於幹離英果苔二水之間，注入英果苔水。結爲父子。

先是鐵木真已滅不兒斤 (Bourkine) 鈞按親征錄作月兒斤之一部；一一九七年春，又同王罕討之，擒其二

長撒察別吉 (Satcha-Bigui) 別吉與突厥之 *Beg* 或 *Bey* 太丑 (Taidjou) 有遊牧民族蔑兒乞部，亦名兀都亦揚

(Oudouyoute) 分四部曰兀注思 (Ohoz) 曰木丹 (Moudan) 鈞案疑即親征 曰禿荅哈鄰 (Toudacalin) 曰只

溫 (Djoun) 並屬脫脫 (Toueta) 是年秋，鐵木真王罕共伐之，敗其一部落於薛靈哥河附近木勒徹 (Mouldje)

之地。鐵木真盡以其所獲給王罕。次年，王罕部衆稍集，遂不約鐵木真，自侵蔑兒乞部，敗之於禿哈兒客黑烈 (Tour-

car kehre) 鈞案親征錄作捕兀刺川，元祕史作不殺脫脫之子帖坤別 (Tekoun Bey) 鈞案親征錄作土居思

思別乞，則此處應是 虜其弟忽禿 (Coutou) 脫脫別子赤刺溫 (Djiaoun) 並及其族衆牲畜，不以所獲餽鐵木

真。脫脫遁走薛靈哥河外，拜哈勒湖東巴兒忽真之地。見史集一馮秉正書第九冊九至二十頁一

一一九九年，王罕鐵木真共伐乃蠻。先是乃蠻部長亦難赤必勒格不忽汗 (Tandje Belga Boucou khan)

，亦難赤，突厥語信徒之稱。必勒格爲官號。(鈞案即唐譯之毘伽)。不忽汗死，二子台不花 (Tai-Bouca)

不亦魯 (Bouyouroue) 爭父妾，因結怨。不亦魯率諸部退居金山附近乞濕勒塔失 (Kizil-tasch) 之山地。鈞按

錄作黑辛八石之野，元祕史作乞濕勒巴失海子，海台不花爲長兄，保其父之駐地，而有其平原。刺失德云，乃

言八也。其境包有大金山，哈刺和林諸山，額魯亦撒刺思 (Elouy Berase) 諸山，也兒的石 (Ardisch) 湖，

宰桑 (Saisan) 泊，也兒的石 (Ardisch) 河，以及此河與乞兒吉思中間之山地。北界乞兒吉思，東界克烈，

南界畏吾兒，西界康里，一刺失德在乃蠻條後，著錄有一鄰居民族名昔斤別乞 (Sikin biki) 者，其王號哈

乃蠻部之婦女曾以美麗著名於當時。乃蠻諸部主於其汗號之上，或加古出魯 (Goutschloue) 鈞案此號亦作

作句主之號，或加不亦魯 (Bouyouroue) 鈞案唐譯作梅錄，之號。古出魯者，此言強盛，不亦魯者，此言統軍。然台

不花則號大王(Tai-yang)金帝之所封也。蒙古人訛大王爲太陽(Tayang)故史書中之台不花多作太陽汗。兄弟二人既交惡，鐵木真與王罕乃乘機襲擊不亦魯，奪其人畜甚衆。不亦魯奔乞兒吉思屬謙謙州之地。乃蠻有將名撒亦刺黑(Sa'rag)鈞案親征錄作撒八刺，元祕史作撒卜刺黑，如別號可苦速(Guengusu)鈞案元祕史作以此名參證，惟親征錄猶言病肺者。於是冬以軍擊敵，兩軍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時札只刺部長札木合別號薛禪者，嫉鐵木真之勢盛，譖之於王罕。王罕遂疑鐵木真有他意，乃多燃火於陣地，潛移師去。鐵木真見王罕離去，亦還其薩里川駐所。鈞案此處原文仍作Sari-khar，則卽前之薩里川，亦卽元史本紀之撒里怯兒。王靜安疑川川字之義亦合。

撒亦刺黑追王罕至額垓兒阿勒台(Iderou-Altai)遇王罕之弟必勒哈(Bilka)札合敢不二人，乃奪其眷屬牲畜輜重。復進兵入克烈部邊境，掠荅勒都(Daldou)阿馬失刺(Amashera)兩地之人畜。必勒哈札合敢不二人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命其子亦勒合鮮昆(Ico Singoun)鈞案此名在元祕史中作你勒合桑昆(之)合鮮昆，元史中亦有作先斡者，一人名而有兩種寫法，未知孰是。要之多桑之Ico應改作Ica，禦之且遣多桑於此下引刺失德之註釋云，Singoun 漢語貴人之子也，然則以其爲晚見的相公之稱矣。禦之且遣使乞師於鐵木真。鐵木真卽遣不兒古赤木忽黎(Moucouli)不魯忽勒(Pouroucouli)鈞案此人卽元史之博爾忽也。古勒者赤老溫(Tchilaocan)四人率師往援。援師未至，鮮昆已敗。四將至，擊乃蠻走。鐵木真命將所奪還之人畜諸物盡歸王罕，王罕德之。以衣一襲，金盞十，賜統將不兒古赤。見史集十七頁。

已而鐵木真弟拙赤哈撒兒(Djoutchi Cassar)再伐乃蠻，大敗之，乃蠻之勢遂弱。見馮秉正書二十二頁。元史譯文十八頁。

脫脫遣其弟忽禿斡兒章克 (Ordjank) 二人求援於秦亦赤兀部。此部諸長汪忽哈忽出 (Ongcou Haccoud-jou) 忽憐 (Couril) 忽都荅兒 (Condouder)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會兵於大沙漠中。刺失德云，汪忽哈忽出

忽台為人名。乞鄰勒禿黑為別號，猶言嫉人也。刺失德又云，會集之一二〇〇年春，王罕與鐵木真會於地在幹難一帶，是即蒙古之大沙漠，元史譯文十八頁謂在幹難河上。薩里川，共擊秦亦赤兀部，追擒忽都荅兒塔兒忽台於月良兀禿刺思 (Tlenkout-Toursach)。鈞案此名與親征錄

韻母改。作。可矣。此類脫誤，多桑常有之。王靜安親征錄校注謂拉施殺之。殺塔兒忽台者，速勒都思人特書作恩古特禿刺思，乃沿元史釋文證補之誤，應作月良兀惕禿刺思。舍不兒干失刺之子赤老温也。此戰之禍首汪忽哈忽出，借脫脫之兩弟走巴兒忽真。忽憐奔乃蠻。

其他諸蒙古部落，哈塔斤 (Catajine) 撒勒只兀 (Saljout) 朵兒邊弘吉刺諸部，及塔塔兒之一部落，見鐵木真又勝，皆不自安，乃聚而會盟。元史譯文十九頁謂會盟之地在阿雷泉。諸部長共舉刀斫一馬，一牛，一羊，一狗，一山羊，為誓曰：「天

地聽之，吾人誓以此諸牲之長之血為誓，設有背盟者，死與諸牲同！」刺失德曰，數年前，成吉思汗曾遣密使一人，須用意義不明與叶韻之詞達其意。成吉思汗使者亦如是致詞，部人不解。有一少年為釋其意曰：「其與吾人無關係之蒙古民族，皆與吾人聯合；我輩况屬親戚，尤應修好。」二部之人不從，侮置使者遣之歸，而與秦亦赤兀部相結。遂相約共擊鐵木真王罕。弘吉刺部長特因那顏 (Dain-Noyan) 成吉思之妻父也。潛遣

人告變於鐵木真，鐵木真自幹難河鄰近之虎兒圖 (Courtoun) 湖，逆戰於捕魚兒湖，擊潰其衆。及冬，王罕方自怯綠連河赴忽兒塔海牙 (Courta-caya)。鈞案親征錄作忽八海牙。元祕史作忽巴海牙。多桑此處譯名殆亦有誤。其弟克烈

歹 (Karaidai) 曾以唐兀官號札合敢不而著名者。密與克烈部四將謀害其兄，然事泄。札合敢不奔乃蠻，依太陽

汗。太陽汗者，王罕之敵也。王罕駐冬於忽兒塔海牙之地。鐵木真則駐冬於女真邊境扯克扯兒 (Tchangga-tchar)

之地。

鐵木真駐冬以後，起兵討伐同盟圖己之諸部長，是為蔑兒乞部長阿刺兀都兒 (Alac-Oudour) 泰亦赤兀部長哈兒罕太師 (Carcan-Taischi) 塔塔兒部長察兀忽兒 (Tchoucour) 客連黑兒 (Kelenker) 諸人皆勇武而具野心，鐵木真敗之於平野，盡掠其物。

時有部長數人競圖統治蒙古諸部，是即乞牙惕不兒斤部長撒察，札只刺部長札木合，鐵木真之弟拙赤哈撒兒，與阿刺兀都兒等。鐵木真較有能，或較有幸，除其弟外，並滅之。

一二〇一年，弘吉刺，亦乞刺思，火魯刺思，朵兒邊，塔塔兒，塔塔斤，撒勒只兀諸部會於撻河，刺失德謂在謙(Com)河河畔，應有誤。蓋元史譯文(二〇頁)實作撻河也。共立札木合為古兒汗。古兒汗，猶言大汗也。已而會盟於禿刺河畔，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踢岸，揮刀斫林，馳衆驅馬，進擊鐵木真。然有名豁里歹 (Couridai) 者，奔告

鐵木真。鐵木真迎戰，敗之於葉的忽兒罕 (Yedi-Coursan)。鈞案親征錄元史本紀並作海刺兒帖尼火羅罕。元史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考其原名，或是阿帶火兒罕也。札木合遁走，弘吉刺部降鐵木真。見史集一馮乘正書第九册二十一頁以後。元史譯文二〇頁位其事於一二〇〇年下。

一二〇二年春，鐵木真發兵於兀勒灰昔勒朮亦朮惕 (Ouleoui-Sildjouidout)。鈞案親征錄作兀魯回失連真河。元秘史作兀魯回失連

魯格勒只惕，似以兀勒灰河發源於北緯四十七度之索岳爾吉 (Soyolki, Soyoldji) 山。此山在興安嶺山系之元秘史一名為是。河中，自東北至西南，界處蒙古滿洲兩地之間。兀勒灰河注入戈壁中之一小湖以前，有一小水亦名索岳爾吉者來。伐塔塔兒部。此部居捕魚兒湖一帶，地近女真邊境。當時共有七萬戶，分六部：曰禿禿

哈里兀惕 (Tontoucalioutes)。鈞案元秘史作都塔兀惕。曰亦勒赤 (Itchi)。鈞案元秘史作阿勒赤。親征錄作按赤。曰察罕 (Tchagan)。鈞案此

征錄秘史所著錄者同。曰忽因 (Cuyin) 鈞案疑即元秘史之主因。曰帖刺惕 (Térate) 鈞案疑即元秘史之備魯兀惕。曰塔兒灰 (Tarcouï) 鈞案

疑即元秘史之阿亦里兀惕，又案元秘史別有阿魯孩塔塔兒者。疑即阿亦里兀惕一名單數之別譯。各有其長，常互相侵略。曾與蒙古人交惡，至是鐵木真敗其亦

勒赤察罕二部。戰前先諭其軍，苟破敵逐北，見遺物慎勿顧，俟軍事畢共分之。已而聞其諸父忽只兒 (Coudjir) 鈞案

親征錄作火察兒。蒼里台 (Daritai) 鈞案親征錄同，從弟阿勒壇 (Altan) 鈞案親征錄作按三人背約，阿勒壇是把兒

子，及合不勒汗之孫。蒼里台是把兒。忽只兒是忽必來可汗之鐵木真命盡奪其所獲，散之軍中。三人遂怨，後投

王罕所，嗾使王罕與鐵木真失和。

蔑兒乞部長脫脫自巴兒忽真還，進擊鐵木真，又不勝。乞援於乃蠻部長弟不亦魯汗。不亦魯糾合朵兒邊塔塔

兒哈塔斤撒勒只兀幹亦刺諸部助之，兼欲復前此戰敗之恥。一二〇二年秋，連師進擊王罕鐵木真。王罕鐵木真離

兀勒灰河，退走哈刺溫赤敦 (Caroun Tchidoum) 諸山中。其敵兵躡其後入山，會大雪嚴寒，士卒四肢多殞凍。入

夜人馬紛墜懸崖下。及出險，已不復成列，乃捨敵不追。札木合帥師來應，見乃蠻失利，遂退。沿途掠諸部之立己爲汗

者。已而歸附王罕。時王罕已會鐵木真，共營於阿刺勒 (Aral) 蒙古語河。旋至以雪濟水乏之大沙漠中，距哈刺溫

赤敦山不遠之阿勒赤阿晃火兒 (Alchia COUNGOUR) 地方駐冬。刺失德曰，成吉思汗與王罕論汪古 (GOUNGOUR) 同駐冬於阿勒赤阿晃

火兒晃火兒蒙古語猶言駢色馬之地。其地舊爲弘吉刺部駐冬之所，亦後日宗王阿里不哥 (ARIC-BOUCA) 與其兄忽必烈 (CUBILAÏ) 皇帝會戰之處。地在沙漠中，無水，居民以雪代之云。刺失德在忽必烈傳記

一二六一年之戰，謂戰地在火者不勒蒼黑 (Khaondja Bouidac) 山下，撒木勒台 (Semoutai) 湖附近，阿勒赤阿晃

火兒之地。此外刺失德又言有一山系名曰札亦阿勒赤阿 (Djai-Alchia)，似指契丹蒙古分界之山，然則爲與安嶺矣。殆以阿勒赤阿之名與晃火兒結合，以指發源阿勒赤阿山之小溪，蓋有一同名之水，注入北緯四十三度之塔阿勒 (TAA) 湖也。D. A. Ville 所製地圖無撒木勒台湖名，或已改名歟？刺失德誤謂王罕鐵

木真同逾汪古（長城）。其實二人所過之地尚在其北四度，是蓋刺鐵木真在此地爲其長子朮赤求婚王罕失德，有時將長城與介於蒙古滿洲間之山系混而爲一，有以致之。鐵木真在此地爲其長子朮赤求婚王罕之女察兀兒別乞（Tchaour Bigui），並請以己女豁真別乞（Coutechin Bigui）字鮮昆之子忽失不花（Cousch-Poss），然俱不諧，自是王罕與鐵木真稍疎。

鐵木真欲在乃蠻敗後，進擊札木合。茲見王罕容留之，頗不滿。一日語王罕曰：「我之附君，猶沙漠中之白翎雀，冬夏皆居北地。至若汝之其他諸臣，則如鴻雁，冬近則向南飛矣。」王罕因疑札木合，而札木合亦乘雙方婚事之不諧，譖鐵木真於鮮昆。謂其密與乃蠻太陽汗通謀，見元史譯文二三頁二人遂相約圖之。並引蒙古部長二人，及前此因所獲被奪之鐵木真親族三人同謀。鮮昆言之王罕，王罕不從，鮮昆仍欲圖之。僞若許以己女字朮赤。遣人往邀鐵木真來營赴宴，欲乘機擒之。鐵木真往赴宴，道經明格里也赤哥（Minguelik-Itchiga）帳，明格里也赤哥曾娶鐵木真之母，妻，勸其勿赴，鐵木真遂還。

鮮昆謀既未遂，又於一二〇三年春謀襲鐵木真。王罕有將名也客扯連（Yegatcharan）者，聞其謀，還帳對其妻子言之。會有供馬種之牧者二人聞其語，遂相約冒險赴鐵木真所告變，鐵木真卽拔營，進至撒魯的勒只惕（Soulaldjit）諸崗。遣人赴卯溫都兒（Mou-ondour-diss）山詞來兵。近山有紅柳林，時有阿勒赤歹那顏（Itchidai noyan）之僕二人，因牧馬見王罕軍至，亟歸報。鐵木真在合蘭真沙陀（Calantchin-Alt）此名亦可讀作合刺勒刺亦真（Calatichin）。刺失德云。合蘭真沙陀在女真邊界之東，距兀勒灰河不遠。得報，亟上馬，日甫出，兩軍已相見。鐵木真士卒甚少，與諸將議進退。忙古（Mingcoute）部忽亦勒答兒薛禪（Coyouldar Satchan）奮勇先進，植其纛於敵後之忽惕班（Koutban）山。

鐵木真率軍突敵陣。赤兒乞兒斤鈞案親征錄對稱作朱力部。元祕史作只兒斤。克烈部諸部中之最勇者也。先退。董合亦惕部亦敗。蒙古軍進逼王罕護衛。鮮昆面爲弩傷。鐵木真終以人數不及敵衆，不免敗逃。刺失德云，此大合闐真之戰，在衆古人中甚有名，今尙有言之者。其士卒多棄之去。退至巴泐渚納，水幾盡涸，僅餘泥汁可飲。鐵木真見從者在患難中尙相從不去，乃合手望天而誓衆曰：

「至是以後，願同諸人共甘苦。如若失言，願同巴泐渚納之泥水。」瓦撒夫書作巴泐渚納泉，謂此名猶言泥水。巴泐只納（Baldina）有圖刺（Horta）小水從此而出，北流入英果荅河。遂自飲其水，以蓋示諸將共飲之。諸將亦誓永不棄之而去，同飲此水者，後皆有飲

水巴泐渚納之人之號，而受重賞焉。至若來告變之二牧人，曰乞失里黑（Kischik）曰巴歹（Badai）二人皆是蒙古客里古惕

（Beligones）部之人。阿不合齊書（突厥文本三十三頁）者，後並授以荅刺罕之號。見史集一馮秉正書第九冊二頁。謂客里古惕蒙古語猶言口吃，緣其祖有此疾也。六至三二頁一。元史譯文二〇至二六頁。

既而鐵木真赴幹兒（Or）河。至哈刺（Cala）河。此哈刺河殆爲今之哈耳哈（Kala）河。附近客勒帖該合

荅（Galatai-Cada）之地。鈞案元祕史客勒帖該合打荅，此言半崖，非本名也。其上有本名幹喇訥帆，多桑此處應有脫文。有若干軍隊來從，共得四千六

百人。沿哈刺河進，營於董哥（Tounga）湖畔，禿魯哈忽兒罕（Tourouga-Courgan）之地。鈞案親征錄作脫遣亦兒合火兒合。

勒禿兒斤（Ithurine）部人額兒迪只溫（Er-Djion）鈞案親征錄使名阿里海，元祕史有二人，曰阿兒該合撒兒，曰速客該者溫，多桑此處應亦有脫誤

往克烈汗所責之曰：「父汗昔不亦魯汗死後，汝據大位。殺兄弟二人，汝叔古兒罕逼汝走哈刺溫哈卜察勒（Caravoun Cabdjai）

據刺失德云，此二字猶言黑林，汝在其地被圍，非我父汝安能脫？我父以援兵付汝，汝以此兵擊古兒罕於忽兒在別荅刺（Bodra 卽圖刺）河畔。

班別刺速惕 (Courban-Belassout)，迫之僅餘二三十人逃往河西 (Casschi) 之地，即唐不復歸。由是汝與我父結爲安蒼。所以我尊汝爲父汗，此我有造於汝一也。」見史集

「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之地。汝弟札合敢不在女真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兒乞部人所逼，我遣我兄弟二人往殺之，此我有造於汝二也。」見元史譯文二六頁

「汝困迫來歸時，衣弊見體，如日之穿雲。饑弱行遲，如火之衰熄。我卽起兵進擊營於木里察黑木阿勒 (Moritchao-Moual)。鈞案元秘史作木魯徹薛兀勒之諸部，奪其羊馬輜重，悉以付汝。汝前瘦弱，半月之間，使汝豐肥，此我有造於汝三也。」

「蔑兒乞部營於禿哈刺 (Toucara) 平原之時，我會遣使至脫脫別吉所，名爲使者，實爲間諜。汝乘機進擊此部，不先告我。汝奪脫脫與其弟之妻，擄其弟禿敦 (Toudoun)，鈞案前作忽禿，此處應誤。與其子赤刺溫，掠蔑兒乞之兀都亦惕部，而不以一物予我。已而撒亦刺黑可苦速率乃蠻部人掠汝之兀魯思 (oulous)。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我如出兒禿門 (Tchourtoumen) 山上之鷹，飛逾捕魚兒湖，爲汝捕青足灰羽之鶴。質言之，朵兒邊塔塔兒兩部，已而又逾曲烈 (Koule) 湖，爲汝捕青足之鶴。質言之，哈塔斤撒勒只兀弘吉刺三部，是我有造於汝五也。」見史集

「父汗，汝應憶及出兒罕 (Tchourcan) 山側，哈刺 (Cara) 河畔，我二人互約之語。如有蛇處我二人之間，使

元史譯文
二十六頁

我二人語言奮激，勿中其計。絕交以前，必須當面解說。然汝不先審查人言，遽欲遠我。父汗汝為何即以我為汝降服之諸部攻我？汝為何不求寧息，而使汝諸子安臥？我為汝子，我從未言所得過少，意欲更多，所得過劣，意欲更善。譬如一車雙輪，偶碎其一，駕車之牛努力引車，必致傷頸。則應解其羈勒，車既不行，盜必取之；或者仍使牛駕車，則勢將餓斃，我非汝車之一輪乎？」

鐵木真又使使者語其諸父，忽只兒與從弟阿勒壇曰：「汝等欲殺我，然我先曾語把兒壇把阿秃兒之諸子與

撒察太丑把兒壇是鐵木真之祖父。太丑是其諸父。撒察是其從兄弟行。皆屬合不勒汗之後裔。等曰：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屢讓汝等長我諸部，而汝

等不從，我曾引以為憂。我又語汝火察兒（Cotcher）約案此處與親征錄之譯名合，曰：汝為捏坤太師子，可就汗

位，汝亦不聽。復語汝阿勒壇曰：汝為忽必刺可汗（Coubila-Cagan）約案即前此之忽必來汗。親征錄子，汝亦可為

之，乃汝不欲。汝等反推我為汗，我乃受之。我曾聲明保存父祖之遺業風習，見史集足證我未謀據大位，乃受一致之推

戴，俾三河之源幹難怯綠連秃刺三河之源。祖宗所居之地，勿令外人居之。見元史譯文二八頁由是我以為既為多民之長，應以贈物付與

屬我之人。我曾奪取畜帳婦孺甚衆，以付汝等。我曾為汝等圍聚平原之獵物，為汝等驅逐獵物於山中。見史集汝等今

事王罕，應知王罕性無常。遇我尚如此，況汝輩乎？」見元史譯文二八頁

鐵木真前在戰中失其銀飾鞍轡之驛色馬，茲請王罕交還。並請王罕鮮昆札木合火察兒阿勒壇及其他諸部長等，各遣使一人來議和解，約會於捕魚兒湖附近。

王罕聞使者語，責其子不從其向者之言，亦勒合鮮昆曰：「事勢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戰鬪，我勝則并彼；

彼勝則并我。」遂代諸人答鐵木真使者，謂不遣人去，將進攻，以戰決之。見史集一頁元史譯文二八頁

鐵木真遣使於王罕後，進兵虜掠弘吉刺之一部落，而止於巴泐渚納水畔。

王罕自合蘭真沙陀戰後，營於哈亦惕忽勒格惕沙陀 (Cait-Coulgat-Alt)。忽禿帖木兒 (Coutou-Timour)

蒼里台火察兒阿勒壇札木合等相與謀害王罕。王罕聞其謀，迎討之，奪其輜重。於是蒼里台與克烈之撒乞阿惕部，

蒙古尼倫之一部，歸鐵木真。火察兒阿勒壇與塔塔兒部長忽禿帖木兒奔乃蠻汗。

一二〇三年，鐵木真駐夏於巴泐渚納。是秋，集兵於幹難河附近，謀擊王罕。其弟拙赤哈撒兒自合蘭真戰後盡

喪所有，並及妻子。獵以求食。至是至巴泐渚納，與鐵木真會。鐵木真欲以計襲王罕，乃命拙赤之僕二人往王罕所，假

為拙赤之語曰：「我兄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子又在王所，我孤身野宿已久，以樹枝為庇，以土塊為枕，今欲與妻子

相聚，不知王意如何，儻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即束手來歸矣。」

王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往，以牛角盛血與之盟。據 Hérodote (第四篇七十則) 之說，此種習慣粟特 (Sey-

粟特民族) 雖結盟亦不免流血，其締盟者自刺血出，合同盟者之血共飲之。二使偕克烈使者還，遙見鐵木真。恐克烈使者逃還告變，乃下騎，僞言

馬蹄有石，請克烈使者執馬蹄，俾能取石出。會鐵木真至，命二使為鄉導，率軍合枚夜行，馳至徹徹兒温都兒 (Tcher-

cher-Ondour) 山。蒙古語謂高邱曰温都兒。宋君榮書十頁謂此諸山並在禿刺出不意襲破王罕軍。王罕父子

脫走，行至乃蠻界上温兀孫 (On-ousoun) 突厥語此之地。柳為孫之誤。則多桑之譯名蓋出臆造。原名應

是 Neko-un-ousoun，說見伯希和 (Pelliot) 王罕為乃蠻守邊將二人所殺，以首獻乃蠻王。乃蠻王見此老人被害，甚

怒乃保存其首，以銀嵌之。鮮昆獨脫走入不里士番(Bouri-Tibet)，見史集一迦兒賓亦著錄有Buri-Tibet之地標。掠乞活為其地人所逐。復走合失合兒(Caschgar)兀丹(Khotan)接界之忽蠻(Couman)，約案應是曲先之誤，蓋親征錄作曲先，元史作龜茲，今庫車也。曲先徹兒哥思蠻(Keusatou-Tchar-Kaschme)約案此名業經伯希和改正為Kousatou-Tchar-Kaschme哈刺只(Callades)突厥民族之算端乞里赤哈刺(Kilidj Cars)約案親征錄作黑鄰赤哈刺。命人殺之。並殺其諸妻諸子，已而此王降成吉思汗。

鐵木真平克烈部後，獵於尼蠻客黑烈(Niman-Kehre)之地。元史譯文三一頁作帖旋還其幹耳朵，Ordou者，汗與諸妃以及從者所居廬帳之合稱。此名出於horde(遊牧部落)，然其義各別。屬於一體粗君主之民衆曰兀魯思(Orlous)。實言之人民也。一汗一部長一家長之領地則名由兒迪(Youre)。以待來春，進擊新敵。

乃蠻王台不花而以太陽汗著名者，忌鐵木真之勢日盛，遣使至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忽里(Alacousch telkin couri)所，約合擊此林木中之王。緣蒙古人居森林之地，故以此名輕之也。阿刺忽失以此謀告鐵木真，並約與親好。刺失德(在其敘述中國北邊諸民族之第三章中)云：汪古部在成吉思汗時代以前，並在是時，契丹主名阿勒壇汗者，曾自女真海濱達於哈刺沐漣(Caramouran 即黃河)，築一長城，以防蒙古克烈乃蠻及其他遊牧部落之侵入。哈刺沐漣發源於唐兀土番，而界於契丹與Tchin及Machin(約案是為阿刺壁語中國及其都城之稱，蓋由梵語支那及摩訶支那兩字轉化而來。此處契丹指中國北部，後二名指南宋)之間。契丹帝僱汪古部人守此長城。蒙古人名此長城曰ongon突厥人則名之曰Bourcurca成吉思汗時，汪古部長名阿刺忽失的斤忽里，阿刺忽失人名，的斤忽里官號也，一觀此部長之名，汪古部殆為突厥種之民族。蓋阿刺忽失為突厥語名，猶言雜色鳥。的斤忽里官號也，一觀此部長之名，汪古部殆丞相所授鐵木真官號中之忽里同城。宋君榮書曾引中國史書，謂此部亦名白達達，故突厥種也。(蒙古朝史十頁)，汪古部名不論本於長城，抑本於中國人名曰陰山之汪古山，(此山在山西之北互延東西)然

此民族之實在名稱。鐵木真聞乃蠻王謀已，欲先發制之。一二〇四年春，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之。羣臣以方春馬瘦，未能知之也。

宜俟秋高馬肥，然後進兵。然鐵木真叔鈞案恐係弟之誤。幹赤斤那顏 (Tichukin Noyan) 與弟別勒兀台 (Belgoutei) 曰：

「何可以馬瘦爲辭？應亟進兵，先發以制自矜奪我弓矢之乃蠻。君輩以其地大畜衆，然不足畏也。乘此攻之，俾後人云，我輩已擒太陽汗，天知吾人必擒之也。」鐵木真是其言，遂進兵。未至乃蠻境，頓兵駐夏。及秋，復進兵，太陽罕至自

金山，營於杭海山 (Khanggai) 與蔑兒乞王脫脫，克烈別部長阿鄰太師 (Aiq-Taischi) 幹亦刺部長忽禿哈別

吉 (Contouca Bigui) 札只刺部長札木合，暨朵兒邊塔塔兒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部合兵。兩軍相距不遠時，鐵木真

營有一馬驚走敵軍中。乃蠻人見馬瘦，以爲蒙古騎弱，太陽汗與衆將謀誘之深入，待其更疲，然後擊之。其將火力速

八赤 (Coursour-Badjou) 卽殺克烈汗之戍將也，怒曰：汗父亦難亦可汗勇戰不回，其背及其馬後，從未使人見

之。太陽汗爲所激，乃棄其誘兵之策。

兩軍既見，鐵木真命其弟拙赤哈撒兒主中軍，而自列陣備戰。札木合見蒙古軍容嚴整，謂其左右曰：「乃蠻視

此軍若一羣山羊綿羊，以爲能滅之，不使留蹄皮；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蒙古與乃蠻

戰於一狹谷中，勝負久未決。至晡，乃蠻始敗走。遼兒賓（第五條）謂在一二四六年往謁隨朝皇帝時，經一狹谷

戰於一狹谷中，勝負久未決。至晡，乃蠻始敗走。遼兒賓（第五條）謂在一二四六年往謁隨朝皇帝時，經一狹谷

戰於一狹谷中，勝負久未決。至晡，乃蠻始敗走。遼兒賓（第五條）謂在一二四六年往謁隨朝皇帝時，經一狹谷

汗先見我等戰死。」遂同下山，與蒙古軍戰。鐵木真見其勇不畏死，欲免之。諸將拒不降，皆歿於陣。獲菊兒八速 (Kourbas

真納之。

乃蠻軍潰走納忽(Nascon)山諸險地，夜中墜崖，死者不可勝計。見史集十一元史譯文三十一頁以後蒙古軍擒太陽汗掌印官畏

善兒人名塔塔統阿(Tatutunga)者。鐵木真問其懷太陽汗金印欲何之？塔塔統阿答曰：「臣職也，將求故主授

之耳。」鐵木真嘉其忠，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為信驗耳。」鐵木真善之，命居左右。

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並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吾兒字書國言。成吉思汗子窩闊台即位時，命司內府

參考 Abel Rémusat 譯元史類編塔塔統阿傳。見亞細亞雜纂新編第二册六一頁。(鈞案類編文太剛節，且脫書國言三字，譯文亦劣，致在後來發生不少誤會，茲據元史改正。) 馮秉正書三九頁，Klaproth

撰高加索谷兒只行記，一八一四年八開本第二册五二二頁。一前人撰畏吾兒語言文字考，見所編柏林圖書館漢滿印本寫本目錄，巴黎一八二二年兩開本五四頁。

是役為韃靼地域諸民族，久念不忘之一戰。拙亦哈撒兒將中軍，謹慎勇武，功最大。鐵木真賞其勳，列其位次於

其他諸親族上。戰後塔塔兒，朵兒邊，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部皆降，惟蔑兒乞部不降逃走。太陽汗子屈出律(Gontai-

chouc)奔諸父。鈞案元史作太陽汗兄，本書未言為兄弟。不亦魯汗所。蔑兒乞部長脫脫亦逃依不亦魯。

鐵木真追擊蔑兒乞部至塔兒(Tar)河，兀注思(Ouhouse)部長蒼亦兒兀孫(Dair-ousoun)言不願戰，

率所部降。獻女忽蘭(Coulan)於鐵木真。謂所部缺馬畜，不能從軍行，鐵木真乃分散兀注思蔑兒乞部為隊，每隊

百人，置一將以統之，命守輜重。軍行後，其人復叛，掠軍中物，守輜重之蒙古戰士結合與戰，卻之，奪回所掠物，叛人遂

逃。

兀都亦惕蔑兒乞部退守兀亦合勒忽兒罕(Origal-Courgan)塞，被迫出降。其餘蔑兒乞部木丹禿蒼哈鄰

只溫三部，亦先後降。鐵木真進攻困守薛靈哥河附近忽魯哈卜察勒（Comrou-Captchal）塞中之蒼亦兒兀孫部，此部亦降。

其後未久，鐵木真得其勁敵之一人，蓋札木合爲其左右執以獻也。鐵木真以其爲安蒼，不欲殺之。然誅執獻之從者，罪其賣主也。以札木合並其親屬以及所餘之從者，付其姪阿勒赤台，已而阿勒赤台殺札木合。聞曾先後斬其肢體。札木合曾言斬之誠當，設其得敵，待之亦如是也。自呈其四肢關節於行此毒刑者，促速斷之。見刺失德沼列亦惕（Djouhlat）條。

刺失德在成吉思汗傳中未言札木合之死，而在本條中亦未指明其死確在何時。

北地諸游牧部落既多降附，鐵木真進討無援之塔塔兒。此部在中國之北爲最富之民族，其禿禿哈里兀惕部強逾諸部。鐵木真敗塔塔兒，屠其部人，雖婦孺亦不免，鐵木真命盡殲之，勿留一人。然其諸妃中有二妃屬塔塔兒種，諸將之妻亦有數人屬此部，曾密救塔塔兒之兒童，得免死。拙亦哈撒兒之妻亦塔塔兒人也。求其夫免殺其所分得之俘千人，故亦有五百人得免。後鐵木真聞之頗怒其違命。此外有若干塔塔兒人因逃而獲免，則此部族未會全滅。所以在成吉思汗之諸繼承人時，不僅見有塔塔兒將，且有塔塔兒軍也。見史集塔塔兒條，刺失德在成吉思汗傳中遺載此役，元史亦無著錄。

此民族雖滅，然其名不久卽由滅此部者之侵略而傳於世界，今尙用以指來源不同之種種民族。中國人曾將漠北諸地同一種族之游牧部落一概名之曰韃靼。考其故，或因此種民族中與中國最鄰近者爲韃靼，或因韃靼最爲富強也。中國人與西域之交通，尤足以使其所指游牧屬部之概稱流傳於各地。蓋當成吉思汗初盛之時，此種民族業已經其西鄰諸國稱爲韃靼。由近及遠，而至歐洲極西，乃此種侵略者實輕視其所滅之民族，而不以韃靼自承，

足證非自稱也。魯不魯乞云，彼等不欲人稱之曰韃靼，蓋真正韃靼（塔塔兒）實爲別一民族也。可參照本卷末附錄四。

鐵木真征服韃靼地域諸好戰的遊牧部落以後，其眼光遂及中國，蓋中國之極端富盛，在歷史中常啓北方牧人之粗野的貪心也。迄於是時，鐵木真因戰利而獲得者，僅有人畜，牧地而已。至若天產人工所出較爲貴重複雜之產物，乃爲後來侵略之成績。鐵木真既將蠻野民族征服不少，遂取得剝奪亞洲南部文明民族之勢權。其最先嘗試者，厥爲西夏。蒙古人初名此國曰河西（Cashi, Coschi），續名之曰唐兀惕（Tangoute）。漢語河西，猶言黃河北部屬西夏國，故以名之。刺失德云，成吉思汗侵略西夏國時，其子窩闊台適生一子，即以河名之，（約案史作合失（Ceghin），蓋河西之訛譯也）。後因好酒，幼死，願其死在其父生前，由是廢河西之名，而名其國曰唐兀，然此國包括陝西西北部，及長城西北鄰近諸區。東南與女真或金國接界。其都城夏州，即今陝唐兀則自稱曰夏國。

此國包括陝西西北部，及長城西北鄰近諸區。東南與女真或金國接界。其都城夏州，即今陝西北部之寧夏。西夏諸王之祖李繼遷，土番一民族之酋長，即中國人所稱之黨項者是已。來自中國土番分界之山中，進據黃河沿岸。宋朝建國以前，繼遷時爲銀州觀察使，約當十世紀末年時，叛宋，降於契丹主。一〇四三年，其孫趙元昊復稱藩於宋，宋冊元昊爲夏國王。十二世紀時，又稱臣於金。一二〇五年，成吉思汗侵入此國大獲而還時，西夏國王爲李純佑，繼遷後之第七主也。見馮秉正書第七冊八四至六二三四頁，又第八冊四〇至一二六頁。宋君榮（Kelenkouschi）一作客連忽失 Kelenkouschi，又作阿撒斤客魯思 Asakinkelous），亦拔之，掠其城。蒙古軍侵入國內以後，驅駱駝甚衆，獲戰利品甚多而去。一力吉里文三五頁云，歲乙丑（一二〇五），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藥種而還。一力吉里之對稱 Tugay，唐兀語猶言聖山也。（參考夏真特四汗史，後附字彙三六九頁）。一刺失德謂成吉思汗時唐兀主名李王沙的兒古（Li-yang Schadirgon），（約案親征錄作失都兒忽）然在成吉思汗在位時，此王之後尙有數王。

第二章

大會——鐵木真稱帝號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兒吉思與謙讓州之降附——斡亦剌之降附——討伐屈出律與脫脫——
三侵唐兀——畏吾兒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塔塔兒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新勢權之尊號。一二〇六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Courtaï*）於幹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旂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Qenukdjou*）者，常代神發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Gour Khan*）蒙古語古兒猶言全體之汗。或大汗尊號之數主既已敗亡，不宜採用此有汚跡之同一稱號。今奉天命其為成吉思汗（*Tchinkguz Khan*）或強者之汗。」蒙古語 Tchinkguz 猶言剛強助詞。汗為可汗之縮稱。諸部長羣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曰成吉思汗。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馮秉正書第九頁。時年四十四歲。刺失德云時年五十一歲。

術人闊闊出，別號帖卜騰格里（*Bout-Tangri*），鈞案原文有脫誤，茲取元詔史譯名。此言天像，給蒙古人。謂其常乘一灰斑色馬至天上，蒙古人因是頗尊崇之。凡事皆與鐵木真言，放言無忌，且欲當權。鐵木真頗惡其人，茲既無須其助，乃命其弟拙赤俟其入帳發言無狀時即殺之。已而此術者入，妄言猶昔，拙赤勇力絕倫，因號哈撒兒，哈撒兒（*Cassar*），蒙古語一切猛獸之概稱，可參考阿不哈齊書。厥文本四〇頁。以足蹴之出帝帳，即斃之。闊闊出父名明格里（*Minguelic*），蒙古見豁壇（*Congcotan*）部

之千戶，成吉思汗母月倫額格之後夫也。汗待以優禮，常置之座右，位於諸臣上。茲見拙赤蹴其子出，以為子不致死，拾其子帽，及聞子斃，遂閉口不言，仍效忠於成吉思汗。其他三子皆為千戶。見史集

大會之後，成吉思汗發兵征乃蠻。時不亦魯已襲兄鈞案亦太陽汗位，獵於突厥人所稱兀魯塔黑此言附近速

札(Sondja)河旁。成吉思汗出其不意，襲擒之。兀魯塔黑(Orlong-tag)為小金山之西支，在巴勒哈失(Balchach)

湖上，西伯利亞與古突厥地分界之山也。殺不亦魯，盡獲其眷屬牲畜。其姪屈出律，太陽汗子也，與蔑兒乞王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

一二〇七年秋，成吉思汗以唐兀不納貢，再征之。掠其地一部而還。

同年，遣使者二人往諭乞兒吉思謙謙州兩部之王來降。乞兒吉思，突厥種。據地廣大，南界小金山，與乃蠻接境，

東南界薛靈哥河，東北抵安哥刺河。鈞案元史地理志作昂可刺。刺失德謂其地多遊牧，而城村亦不少。見史集一馮乘正書第九冊四二頁七世紀

中，乞兒吉思(黠戛斯)稱臣於中國。七五九年，復隸統治當時韃靼地域之畏吾兒(回紇)。百年後，起兵滅畏吾

兒之國，遂代回紇而主其地。中國皇帝冊封之為汗，然其立國為時亦不久也。馮乘正書第六冊一Videlon大韃靼地域史見D. Herbelot東方叢書補編

Maestricht 一七七六 年二開本七八頁以後 至是乞兒吉思謙謙州二部各有其王，號亦納勒(Inal)其一王名兀魯思亦納勒(Ourous-

Inal)刺失德在其中亞部族志中，述乞兒吉思事云：「乞兒吉思謙謙州兩部連界，分為二國。其地一面隣於蒙古，一面以泰赤兀部所居之薛靈哥河為界。第三面抵於流至阿必兒，失必兒(Aber Sibir)境

上之安哥刺河，第四面與乃蠻境之地域山岳相接。忽里巴兒忽秃馬惕巴亦魯克(Balchak)四部屬蒙古種，居巴兒忽真隘之地，亦與此大國為鄰。其國多城村，亦有遊牧人民不少。其主皆號亦納勒，此國最

著名之地名 Djenin an bidj?。其王名：：(巴黎圖書館所藏寫本二部並佚王名)。別一部份則名 Bidj Ouren?，(後又作 Bidi Afroun)，此地之王名兀魯思亦納勒，「其中聲母音標脫漏，致使此二地名之誤

寫不甚確實。一乞兒吉思之地為謙河所經，即幹羅思人所名之 Enisei 水。謙州部疑居小謙河 (Kend. 此) 畔，此河自西東流，在北緯四十六度之間，注入謙河，Kem-Kemetchyk-Bom 為置於 Kemetchyk 河口中俄 (幹羅思) 兩國分界標之名。(Klaproth 撰關於亞細亞之記錄第一冊二六頁中俄國境篇) 十世紀阿刺壁之地理學者 Ibn Haucaï (萊德圖書館藏寫本) 亦位置乞兒吉思之地在成吉思汗時之居地中。一五六七年，東羅馬帝遣使突厥可汗室點密之使臣 Nebarque 行紀中，亦著錄有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遣使獻乞兒吉思之名。突厥可汗曾以 Kherids 民族之女奴一人賜東羅馬使臣。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遣使獻白眼鷹。阿不刺齊書 (突厥文本五〇頁) 謂其鷹頭爪喙眼皆紅。一見元史云，「是歲 (一二〇七) 遣按彈四〇頁」參照夏真特書四

一二〇八年夏，成吉思汗避暑於其自有領地中。是秋，進兵也兒的石河，再征屈出律及脫脫。幹亦刺部長忽禿哈別吉遇蒙古軍，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進擊屈出律脫脫於斡河 (Djen)。約案元史兩速不台傳皆作斡河巴而征錄譯脫脫歿於陣，其弟與其諸子逃畏吾兒國，屈出律亦走別失八里而至苦叉 (Coudja)。突厥斯單小地名，在名，復自是走依突厥斯單之大汗廷，此國在畏吾兒河中兩地之間，當時名曰哈刺契丹。其主契丹種，故以名其國。之西

一二〇九年秋，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委刺哈城 (Ouiraca)，兀按委刺哈唐

輜道。Ouri 此言中，ra 此言輜，ca 此言通道，見夏真特書三七九頁，此城不識其所在，其名在進至克史集中作額里哈 (Erica)，疑即馬可波羅行紀中之 Egrigara。(Marsden 本五十二章二三五頁)，夷門，復敗夏師。薄其都城中興府，府在黃河西岸，今寧夏府也。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人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見馮秉正書第九冊四三頁。一見史集言此役云，秋，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入唐兀，進至額刺海，則其對稱是 Ouiraca。

成吉思汗還韃靼地，畏吾兒王遣使來納款。畏吾兒，突厥種也。國境西南與乃蠻接，舊居斡兒寒剌薛靈哥三河之地，此三河皆發源哈刺和林山中。始隸突厥，唐太宗（在位年始六二六至六四九）時，臣於中國。中國設官於各部以治之。其長世襲，中國授以高級軍職。其一王在中國載籍中名曰骨力斐羅者，乘突厥之亂，於七四五年奪據其地，中國皇帝冊封之爲不可汗（Boucou-khan）。是爲畏吾兒（回紇）開國之祖。其境東抵大沙漠所止之山，西至金山，然立國甫逾百年，至八四七年時，乞兒吉思與中國合滅之。至是畏吾兒僅保天山之一小國，其後王號亦都護（Idi-cout）亦都護者，突厥語國主之稱也。駐別失八里城，鈞案原註今烏魯木齊誤應改作濟木薩之北。稱臣於中國。畏吾兒人先奉之宗教爲珊蠻教（Shamanisme），與亞洲北方其他諸部族同。其教之巫者曰珊蠻（Cahes），卽此粗野宗教之教師也。其後歸依佛教。因受文化，由遊牧而變爲農人。基督教亦曾流行於此民族之中，國有文字，與薩婆（Sarbena）文字頗相類。

一二二五年頃，此國臣事哈刺契丹帝國。緣有遼國宗室，因國爲女真所滅，走西域，建哈刺契丹國。畏吾兒旣稱藩，遂置一長官以監其國。成吉思汗平定漠北諸部時，其王名巴而朮阿而忒的斤（Bardjouc-Art-Tikin）。一二〇九年春，哈刺契丹所置長官名少監（Schoukem）者，聚斂巴而朮不能堪，遂殺少監於哈刺火州（Cara-Khodja）。一二一〇年夏，成吉思汗聞其事，遣使者阿勒不禿黑（Aib Outouk）答兒拜（Derbay）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厚禮之，命近臣二人偕使者入朝。成吉思汗並致其誠款曰：「比聞威望，將遣使通誠，告以新與哈刺契丹絕交事。不意使者降臨，喜出望外。譬如雲開日現，重睹新光，冰泮得見清水，失望之餘，繼以欣歡。今獻其國，願爲子爲僕。」先是

脫脫之弟與其四子於斡河敗後，投畏吾兒，其王拒不納。成吉思汗已知其事，一二一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還其斡耳朵時，畏吾兒王已奉珍寶來覲。見史集一 Videlon 譯續弘簡錄（東方叢書補編一三八頁）同時哈刺契丹古兒汗之別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刺魯部長海押立王阿兒思蘭汗 (Arslan 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兒 (Oghuz)。已而斡匝兒出獵，爲屈出律所執殺。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納克的斤 (Siknak tekim) 襲父位。以長子朮赤之女妻之。阿兒思蘭汗亦尙成吉思汗朝之公主。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成吉思汗並許以己女阿勒屯別吉

(Altoun-Bigui) 字畏吾兒王。參閱本卷末附錄五

第四章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遼國——女真或金國——成吉思汗之進兵中國——侵入山西直隸——金兵之敗——遼東契丹之叛附成吉思汗——金國都城之變及金帝允濟之被害——其姪吾睹補之即位——金夏之戰——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國——殘破山西直隸山東等地——議和——金帝遷都汴京——蒙古軍第三次侵入中國——取中都——攻汴京

成吉思汗既統有一種可怖之軍隊，而以所屬諸遊牧部落組合之，遂計畫進取中國。先是中國有數省淪於外族者垂三世紀。六一六迄九〇七年統治全國之唐朝滅亡以後，此偉大之國為諸節度使所割據，分為十國。由是內戰時起，遂有一新國乘勢稱強於韃靼地域焉。有契丹者，與女真滿洲二族同種，刺失德似不知有中亞三大遊牧種，若女真或滿洲種之判別。故云，「哈刺契丹（因國亡，故別號黑契丹，哈刺猶言黑也）。皆為遊牧民族，其地與蒙古鄰，茲二民族語言容貌習慣多相類」。鈞案刺失德且不分別契丹與哈刺契丹。數百年來，其居地在中國之東北。南界潢河（*Siha*）東界松花江，西界興安嶺，與大漠鄰。歷屬突厥可汗與中國皇帝，分為八部，各有其長。世里部落漢譯曰耶律者，居今巴林（*Parin*）旗之地。其長阿保機史集所誌與成吉思汗父同時曰 Djouuidji A palai, (上一字亦可讀若 Djou- 者，統一諸部，歷降中亞諸民族，於九一六年稱帝。阿保機死後十年，*lendji*)，鈞案即噶里只阿保機之對音。者，統一諸部，歷降中亞諸民族，於九一六年稱帝。阿保機死後十年，其屬地東至海，西抵金山。其子德光以軍助中國之一叛將，使之成帝業，定都於汴，即今黃河南岸之開封府是已。中國之新帝割直隸山西遼東之十六州於德光，以報其援立之德。並約年納歲幣絹三十萬匹，上表稱臣。然嗣帝不守

約，德光遂與兵取黃河以北諸地，下汴京，俘其帝北去。九三七年，契丹帝從華俗，改國號曰遼，華言鑛鐵也。

唐亡以後，五代歷都開封。九六〇年頃，宋朝開國，幾盡統一中國全境。此朝諸帝曾與契丹戰，謀復前此所割之十六州。一〇〇四年，契丹侵入中國以後，宋帝遂與之和，約歲納銀絹於遼。

契丹立國垂二世紀，其君主曾採用中國之制度禮俗，翻譯漢籍爲契丹語。九二〇年時，阿保機爲此曾命製契丹文字。惟文化之進步，遂不免尙武精神之衰微。由是英武君主之後，繼以柔弱無所作爲之君主，遂啓女真民族一戰士之野心焉。女真民族諸部落遊牧之地，北至黑龍江，西抵松花江，與契丹舊境分界。其長有名阿骨打者，糾集少數部衆於麾下。於一一一四年時叛契丹，歷敗契丹軍。次年自立爲女真皇帝，國號 *Aiŋin couroun*，華言金國。阿骨打曾云，遼以鑛鐵爲號，取其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以爲國名。

阿骨打盡取遼國之地。以一一二三年死。死後二年，其嗣主獲遼之第九與第末主耶律延禧，遼國遂亡。計自立國以來，共有二百十九年矣。

女真之滅遼，宋亦與有力焉。宋固恢復直隸被割之地，然未久即覺此新國之強，較契丹國爲害更大。一一二五年，女真即侵入中國。次年進至黃河，圍宋都汴京，時閭弱無能之宋帝，因求和入女真營，女真並其宗室三千人俘之北去。宋帝之弟一人得脫走南方，宋人奉之爲帝。

金人略定中國北部，復渡江，取臨安。歷勝以後，於一一四二年與宋帝和；金人不特保存其所掠之地，宋人且應年納歲幣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稱臣於金。兩國境以淮漢二水爲界，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及陝西南部並歸

金人。由是宋帝徙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是已。

逾二十年，金人又舉兵南侵。至一一六五年時，始停戰議和。金許宋人減歲幣。正敵國之禮，改君臣之稱爲叔姪。一二〇六年宋人伐金失敗，復乞和，納歲幣如前。

金國諸帝於十二世紀中葉時，定都於今之北京，而名之曰中都。佔據中國三分之一之地，採用中國禮法制度，仿契丹先例亦製女真字。其語言與今日君臨中國滿洲人之語言同。

當時金人統治之地遍及韃靼全境。其舊主契丹變爲金之臣民者，於一一六二年叛金，金以兵討平之。先是金與蒙古戰，連年不能克。一一四七年，乃割地與之議和，蒙古長自是始號曰汗。見馮秉正書第七及第八册。大中國載籍所載此一事，與蒙古人所傳成吉思汗叔祖忽必來汗之說相合。當此時代中國北部屬於金帝者，諸韃靼民也，其實契丹人所居之地在此時僅有一極小部份，至若遼東則名之曰哈刺乞塔 (Kharikita)，別言之曰黑契丹也。然據刺失德云，金國自稱乞塔哈刺乞塔女真肅良合 (Soulangca) 以及唐兀之地，概名之曰趙忽惕 (Tchacut)，別言之，趙國也，此名疑是假諸漢人者。中國人名稱屬於金人之北地曰京師 (Khanzi)，屬宋之南地曰蠻子 (Manzi)，韃靼人則名之曰南家思 (Nankiass)。中國人自稱其全國曰中國，此國且用朝代之名以名其國。是以紀元前三世紀時名曰秦國。印度人曾爲保存此名，而以傳之於最西諸國。名中國北部曰支那 (Tchin)，南部曰摩訶支那 (Mahatchin)，或大支那，此波斯人與阿刺壁人 Tchin 及 Matchin 二名之所自出，實言之皆秦與大秦之對稱也。復次金人名主兒扯 (Tchourches) 中國人則名之曰女真，至名契丹，則曰契丹達子。並見史集第二卷第二章。Abdallah Beidavei 中國史一馮秉正書第十册八六頁。金國都城今名北京。置大典府，名曰中都，韃靼人則名此都城曰汗八里。阿骨打之第三繼承人，於一一五三年徙都於此。置大典府，名曰中都，韃靼人則名此都城曰汗八里 (Khanbalic)，實言之，汗城也。一金之都城有五：一爲遼東之遼陽州，曰東京，二爲山西之北方老哈 (Loha) 河畔之大寧府，曰北京。

蒙古新主既決定進兵中國，且冀不堪受女真壓制的契丹人之助，會金國新易君，亦有機可乘也。一二〇九年，

金帝麻達葛死，第七主允濟是漢語名，其女真語名嗣立。一二一〇年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

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遠南面睡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爲之邪？何以

拜爲？」即乘馬北去。見馮乘正書第九冊五〇頁。宋君榮書十四頁。夏真特譯元史及綱目四三頁。綱目云，

攻之，金帝不許。夏真特書譯文四〇頁。夏真特註云，靜州在長城北，多桑書以此單位與回教著

作中之terein相近，故常用之。今爲行文之便，概譯作程。然其所代表之華里，亦不盡相符。例如方

志謂白登城在大同府東百十里，而多桑書則謂其相距僅有一程，則不及華里八里矣。宋君榮書（十

三頁）所誌同一事，謂靜州（鈞案疑應作坤州）今名歸化城（Corcor）

軍備完成之後，成吉思汗命脫忽察兒（Tougoutchar）率騎二千，留鎮新附諸部，並衛其幹耳朵。一二一一年

三月，發自怯綠連河，南侵中國。出師以前，登一高山，祈天之助，解帶置項後，脫其衣紐，跪禱曰：「長生之天，阿勒壇汗

朝諸帝皆以金爲號，突厥語與蒙古語金也，阿骨打辱殺我諸父別兒罕俺巴孩二人，脫汝許我復仇，請以臂助；

並命下地之人類以及善惡諸神聯合輔我。」見史集

蒙古汗偕其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同出兵。汗治軍嚴。依突厥韃靼諸民族舊法，分其軍爲千人百人十

人隊伍。主隊者曰千人長，百人長，十人長，萬人隊曰禿綿（Touman）統將領之。汗命由傳達軍令之禿阿赤（Touachi）

傳於萬人長轉達於下。蒙古軍全爲戰騎，每人有革製甲一，兜一，攬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及僅需草原之草爲食之馬數匹。有畜羣甚衆

隨軍之後。軍隊急行時，每人自攜少量之肉與乳。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迦兒實韃靼地城行記第六則。馬可波羅東方行記第一卷第五六第五九章。

成吉思汗之達長城，須經約有一百八十程之地，必須經行蒙古語名稱戈壁（Gobi）之地，即漢語所稱之沙漠也。距怯綠連河不遠，即見此種沙蹟。其中偶有童山，鹽湖散佈，草水甚少，林木絕無。歐洲諸旅行家曾誌有成吉思汗

形。神甫張誠（Gerbillon）於一六九六年隨康熙帝自北京赴怯綠連河時，曾將其行程載入日記中，此日記已為 Du Harde 刊布。見所撰之中國及韃靼地域志，La Haye 本第四册三六八頁以後。此外近有兩俄人之行記可考，一為 Timkowski 之行記，其人於一八二〇年自恰克圖赴北京，次年由北京返恰克圖。其行記由一隱名譯者從俄文譯為法文，曾經 Kia-prod 校訂，附以圖解刊布之，題曰經行蒙古赴北京之行程記。巴黎一八二七年八開本二册。別一人為道院長夏真特，彼於掌道北京十年之後，曾借 Timkowski 還國，亦將北京至俄國邊界之行程撰為蒙古誌。聖彼得堡一八二八年本，其第一篇誌其行程道里，第二篇述蒙古及其居民狀況，第三篇根據中國載籍節述古代以蒙古軍經行此中國蒙古間之大高原，進向山西來。韃靼民族之歷史，第四篇，摘錄隸屬中國的蒙古人之法律。蒙古軍經行此中國蒙古間之大高原，進向山西。山西邊界有土城，城有戍樓，五六世紀時之君主所建也。自黃海以達國之極西境，以防韃靼游牧部落之侵入。

先是金將納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兵至，金主乃釋買住，而遣西

北路招討使粘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允濟乃命諸萬戶長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紇石烈胡沙虎率軍討之。胡沙虎者，西京留守也。見綱目釋文四七頁

蒙古初用兵時，得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之助。汪古部為金守禦長城之北，茲叛金，引蒙古軍入。見史集汪古條，據汪古

其後未久，阿刺忽失為其部將所殺，改奉其姪先昆（Wengon）鈞案疑是將軍二字之對音，亦五代史中相溫之別譯也。其人或指饒國，為部長。刺失德謂蒙古人謂長城為汪古，故以名此部。

成吉思汗敗金將定薛，取大水瀼豐利兩地。九月，其將哲別（Tchabé）進取屏障西京之烏沙堡，獨吉千家奴完

顏胡沙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之。並下烏月營，蒙古軍乘勝破西京東一程之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棄城突圍遁去。蒙古軍以精騎三千躡其後，進至中都，以北不遠之昌平州。金兵喪師大半，蒙古軍遂取西京，及宣德府。

（宣化府）撫州。中國城名自十三世紀以來多已改稱，以後於括弧中附著今名。

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完顏萬奴率兵駐守西京東方不遠之野狐嶺，完顏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成吉思汗聞金兵至，乃進兵獯兒翳。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於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軍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滄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十月，蒙古兵乘勝取德興府（保安州）遊兵至居庸關，關在峻崖之上，有長約四程之峽道通中都。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哲別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能輒出城。蒙古遊騎至中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金主乃止。尋以胡沙怯敵，降其官，將士以其罰輕，由是更不用命。十一月，蒙古所向皆勝，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

同時尤赤，察合台，窩闊台三王各將一軍取山西長城外之六州。雲內東勝武朔豐坤六州，似皆在陰山長城歸化城與廢城數所。別軍徇下直隸北部，而至於海。

一二二二年春，蒙古兵取昌桓二州。並在北京東北北統將木忽黎取長城外黃河與桓州間諸堡以後，成吉思汗進圍西京大同。鈞案蒙古兵得城旋棄，兵退金人復據守之。押多桑取材來源不同，遂致一事兩見歟？金將紇石烈九斤即率重兵往救，成吉思汗大破之於獯兒翳，八月，敗金將奧屯之軍，盡殪之。復攻西京，不能克，據元史譯文五四頁，及宋君榮書十八頁，遂解圍。

率諸軍退歸長城以北。

成吉思汗之攻金也，遼東之契丹亦叛金助之。遼宗室耶律留哥者，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

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聚衆以叛。一二二二年初，遣使附於成吉思汗。會成吉思汗亦命按陳那顏往與之約

共圖金，留哥乃與按陳刑白馬白牛，北望折矢以盟。見馮秉正書五一頁。一宋君榮書十六頁謂盟地在瀋陽北四五十程之金山。金主遣完顏胡沙帥軍

六十萬討留哥，並懸賞以購其首。留哥求救於其新主，成吉思汗以三千騎助之。留哥敗金兵，以所俘輜重獻蒙古主。

一二一三年一月，蒙古主遣統將哲別自中國率兵進取東京遼陽。哲別見城堅難下，欲以計取。即退數日程之地，留

其輜重，選良馬急馳還，乘金人不備，襲取其城。見史集一五元史留哥既取契丹之地，從者甚衆，成吉思汗命之為遼王。

一二一三年中，蒙古汗復入中國，再取前所棄而為金人復得之諸城。八月，復取直隸北部之宣德府，遂攻德興

府。蒙古主幼子拖雷與其婿赤乞 (Tchiki) 鈞案親征錄作赤堪，元史作赤先登拔之。赤乞者，阿勒朮 (Aldjou) 之

子也。成吉思汗進至宣德東南十五程之懷來縣，敗金將完顏綱高琪，殺戮甚衆，伏尸四程之地。蒙古軍追至北口，鈞案

應是居庸北口，原作古北口，必係譯人誤釋。知金人在居庸關屯重兵，難由此進兵中都。乃留可忒薄利 鈞案此處原為乾隆改訂的克

出刺失德書，洪氏以為刺失德書作略台布札，謂為頓兵拒守；自將別衆西行，取大行之紫荊關，敗金兵於山西

二人，不知是否直接本於刺失德書，尙待考也。直隸界上之五回嶺。進拔中都西不遠之涿易二州，同時契丹將訛魯不兒獻北口降。

當是時也，中都變起。先是去年四月，金主罪其將胡沙虎，罷其官。是年六月，復用之為右副元帥，使將兵屯中都

城北。丞相徒單鑑與諸大臣諫，不聽。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金主遣使責之。胡沙虎遂謀作

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召南平至北郭，胡沙虎手刃殺之。入宮，以其黨易宿衛，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越數日，遣宦者殺金主於邸，時在是年九月也。

胡沙虎欲僭位，既而見衆望不屬，乃奉受封於河南彰德之宗王完顏珣，女真名吾睹補者爲帝。十月珣至中都卽位。

哲別自遼東還至涿州，蒙古汗遣之攻居庸南口，破之。進兵至北口，與可忒薄剌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 (Kotai) 哈台 (Khatai) 二將窺取中都。

會蒙古軍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軍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亂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以爲左副元帥。

蒙古侵金之時，夏國亦進兵逼其西境。先是金夏和好已八十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之時，夏主求援於金，金不以援至。一二一〇年，夏遂與金絕，與蒙古和。一二一三年終，夏取金涇州。

時金人降蒙古者甚衆。蒙古主分降軍四十六都統，並蒙古軍分道共進，留怯台哈台二將窺中都之北。年終分兵爲三道，進取黃河以北諸州。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將右翼，進取山西。拙赤哈撒兒將左翼，進取直隸沿海之地，大掠遼西一帶。成吉思汗自與幼子拖雷將中軍，徇直隸山東，至於黃河。三蒙古軍凡破金九十餘城。時金中原諸路

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黃河以北能自保者，僅餘九城。大名府真定府清州靈州（今宣化府東北赤城縣）邳州海州蒙古沃州順州（今北京東北六程之順義縣）通州（順天府轄）蒙古軍在北方三省席卷金帛子女牛馬羊羣而去。

是役也，在一二一四年之首三月至四月，蒙古諸軍集於中都西之大口，蒙古諸將請乘勝破中都，成吉思汗不許。乃遣二使告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使求和。成吉思汗欲得其公主。四月，金主吾睹補以前主允濟之女爲己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成吉思汗遂退兵，金主令福興送至居庸關北。成吉思汗旣出居庸關，收所虜男女皆殺之，其數不可勝計。

五月，金主旣與蒙古和，大赦其國內。以國盛兵弱，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汴者，金之南京也。諫者皆不納。六月，命平章政事完顏福興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案元史名完顏福興，刺失德書則作丞相（Kokhe），然馮秉正宋君榮二書皆名其人曰承

金主至中都西南五程之良鄉，令契丹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契丹軍皆怨，遂作亂，殺其主帥。而推斫荅（Tcho-da）比涉兒（Beischer）札刺兒（Tchalar）三人爲帥，還向中都。福興聞變，以兵阻中都南二程之盧溝橋，斫荅擊

敗之。契丹軍勢既盛，遣使乞降於成吉思汗，並求其助。

成吉思汗駐夏於魚兒灤。

此湖在Korlos旗中，蒙古語今名Tcharasfontai，地圖上作Balbour-tchagan-nor，見夏真特書四三八頁，地

聞金主南遷及斡答之叛，乃

決棄和約，命撒勒只兀部人三木哈拔都(Sarnouca Bahadour)率蒙古軍，明安率女真軍，往會斡答之契丹軍，合圍中都。

蒙古統將木忽黎在前此侵金諸役中，爲成吉思汗之副。茲命其進兵遼東，以援留哥。緣金兵已復取遼東之大半也。

金主吾睹補聞蒙古復進兵，恐太子有失。八月，召之至南京。太子既行，中都人心愈危。蒙古軍圍中都，城中因大饑饉。金主得完顏福興告急表，命統將永錫，烏古倫慶壽，率軍往援。李英運糧大名，以救中都，並以重軍護送。一二一五年四月，英被酒，與蒙古軍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永錫慶壽軍聞之皆潰。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福興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盡忠不從。福興卽還第，辭家廟，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散家財於僮僕。而自仰藥死。時在一二一五年之六月也。

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欲偕行。盡忠恐爲己累，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乃挈其所親出城，不復反顧。

蒙古兵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蒙古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成吉思汗駐夏於桓州。八一〇年契丹人所建，在今獨石口東

北十九程，及多倫(Dolon)湖之西南。蒙古人今名之。遂命失吉忽禿忽(Schiki Couteoucou)

鈞案此名見元祕史，親征錄

作忽都忽等三人赴中都勞明安，並檢視中都帑藏。時金守藏官奉金幣爲拜見禮，失吉忽禿忽獨不受。及還，成吉思汗問忽禿忽曰：「曾否受贖？」對曰：「未敢受之。」蒙古汗問其故。對曰：「今既城陷，其物悉屬我君，他人不得私有。」成吉思汗遂以忽禿忽知大體，厚獎之。責其餘二使。

成吉思汗得遼後裔名耶律楚材。楚材父仕金，終尙書右丞。自爲中都左右司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成吉思汗召見之，語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成吉思汗重其言。見其美髯宏聲，知其明於星術，乃處之左右，不復離。凡有征伐皆使卜之。蒙古俗習用羊胛骨卜吉凶。汗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見綱目譯文一〇八頁。一 Abel Reimusat 亞細亞雜纂新編第二册六四頁耶律楚材傳。

師安石奉完顏福興遺表至汗，金主道贈郡王之號。已而抹撚盡忠亦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成吉思汗甫得中都，卽欲謀取南京。十一月，在魚兒灤命三木哈率萬騎，自西夏趨西安以取潼關。潼關處黃河南岸，爲陝西通河南之門戶。三木哈攻之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河南之汝州，進取汴京。至距汴京二程之地。鈞案管距汴京二十里，則多桑以一程作十里矣。金山東援兵至，擊敗蒙古兵。三木哈退陝州，適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主遣使乞和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要求去帝號，割河以北地，和議遂不成。

一二一六年十一月，三木哈克潼關，取陝州等城。進至南京附郭，旋以兵微復退。當時金人與蒙古守戰之術，可以下表概之。金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峭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且未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猶火在腹心，而撥置於手足之上。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潼關，與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十數將，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付尙書省議之。時高琪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不顧州縣殘破。乃奏言：「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其所知。」事遂寢。由是阿骨打所建之國已近末日矣。見夏真特四汗史四二至八四頁引綱目元史。馮秉正書第九册四四至七五頁。宋君榮書十三至三〇頁。史集，元史僅案年記載大事，綱目所誌較詳。然漏舉一二二年之諸戰役，而以一二年一三年之戰役位於是年之中。刺失德書尤簡，所誌諸役未著年月，因是不能辨別一二一年一二二年。然其所誌亦不正確，蓋刺失德謂在一二一三年春末，而中國史書則謂在一二一四年也。

鈞案多桑間接所本之中國載籍，大致爲元史，續通鑑綱目，續弘簡錄三書。顧西京之取與獯兒背之戰，續綱目繫於辛未（一二一一）年下，元史續弘簡錄則繫於壬申（一二一二）年下，多桑不明出處，故兩著之。其實爲一事，非刺失德書別有異文也。又西夏之委刺哈城，乃是乾隆所改衛喇喀一名轉爲西文之訛。其實西文原無是名，前未察，故未改正。應仍以兀刺海一名爲是。

第五章

成吉思汗之遷蒙古——蔑兒乞部之滅——禿馬惕部之征服——討遼東之叛——遣木忽黎總統諸軍經略中國——四侵唐兀
 太陽汗子之走哈刺契丹——此國之沿革——屈出律汗與花刺子模算端之結合共圖哈刺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刺契丹——
 蒙古軍之侵入哈刺契丹國及屈出律之敗亡

一二一六年春，成吉思汗還怯綠連河之幹耳朶。刺失德書謂還幹耳朶為鼠兒年事，則在西曆六一一年，西曆一二一五年矣。命統將速不台 (Soubordai) 往征蔑兒乞末王脫脫之弟及三子，並命與脫忽察兒先遣前鋒之軍合。鈞案親征錄繫其事於丁時 蔑兒乞王弟及子糾合殘部於金山。速不台等進至嶄河，敗之。盡滅蔑兒乞部，殺脫脫之弟忽禿及脫脫之二子，虜脫脫之第三子忽勒禿罕 (Couloucan) 以獻成吉思汗長子术赤。忽勒禿罕善射，號麥兒堅 (Mergan)。术赤欲見其能，命之射。忽勒禿罕發矢中的，又發第二矢中前矢。术赤驚其能，遣使求父免其死。成吉思汗言其為所親經略土地人民既衆，敵種之後不可留，遂殺脫脫之末子。

禿馬惕，好戰之民族也。地與乞兒吉思相接，其部長拜禿刺速哈兒 (Baitoula Soucar)。鈞案親征錄作帶都刺 惟第一字之發聲不知孰誤，然元秘史則作豁里禿馬惕之那額歹都忽。鈞案親征錄作帶都刺 勒莎格，言其人時已死，其妻統率部衆，豁里，蒙古語猶言老也。乘蒙古主之遠離，遂叛。一二一七年，成吉思汗命不兒忽勒博羅渾，元秘史之博爾忽，親征錄之討平之，然不兒忽勒陣歿。不兒忽勒行前託其親屬於成吉思

汗。至是汗語不兒忽勒之諸子曰：「自是以後將代爲彼等之『心肝。』」後頗善待之。見史集一刺失德許兀慎

顏不兒忽勒，許兀慎部人也。始在成吉思汗所爲庖人長(Burkachi)，及膳夫(Baverchi)，嗣後歷爲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終爲右手軍統領博爾兀(Borchi)之副。此二人爲成吉思汗之愛將，出兵時常恐其有失。

成吉思汗之討秃馬惕也，徵兵於其鄰乞兒吉思部。乞兒吉思部不從，亦叛去。一二一七年，成吉思汗命長子朮赤往討之。朮赤履冰渡謙謙州河，討平此種民族而還。

先是金人重取遼東之城甚夥。一二一四年八月，成吉思汗命木忽黎進取金之北京。木忽黎令部將蕭也先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忽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已而得遼東全境之地。

一二一五年，木忽黎進兵攻金北京，即遼西老哈河西岸之大寧府也。三月，金北京守將銀青率重兵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將二人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忽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忽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忽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契丹將吾也而(Ouyar, Oyar) 鈞案元史作撒勒只兀部人，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茲作契丹將，不知何所本。

先是去年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稱王，已而降成吉思汗。一二一五年，汗命鯨率萬人從征直隸。鯨至平州（永平府），稱疾逗留。木忽黎先知鯨有反側意，以蕭也先監其軍。一二一六年一月，也先執鯨誅之。

六月，鯨弟致憤其兄被殺，據錦州叛，稱王，據六州地。十二月，木忽黎率軍討之，兵近錦州，城堅守固。木忽黎欲誘其出，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致果遣軍出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木忽黎得報，夜半引兵疾馳，遇於神水縣東，夾擊敗之。遂進圍錦州，致遣將出戰，又敗還城。守月餘，其將高益縛致出降，木忽黎斬之。見綱目及元史譯文七四頁七五頁八三頁八六頁一宋君榮書二六及三〇頁。

遼東遼西既平，成吉思汗召木忽黎還。一二一七年二月，汗駐禿刺河上，大獎其功，授以中國封號曰國王。木忽黎，札刺兒氏族之察揚（Chahate）部人也。都行省承制行事，賜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使統諸軍，經略中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自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忽黎建此旗號，令如朕親臨也。」木忽黎率軍二萬三千。汪古部一萬，忽失忽勒（Oghisicople）鈞案親征錄作火朱勒部，如多桑譯寫不誤，火朱勒疑是火失火勒之誤。部一千，兀魯兀部四千，亦乞刺思部二千，忙古（Mingoes）部一千，弘吉刺兒部三千，札刺部二千。同萬夫長吾也而禿花（Toghan）所將其國之契丹女真軍，南伐金國。萬夫長，即中國人所稱之元帥（Vang-schai）也。見馮秉正書第九冊七九頁一宋君榮書三二頁一史集

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四征西夏，圍其都城。夏主李遵頊奔西涼，即今甘肅之涼州府也。見馮秉正書八四頁同一元史譯文九一頁同年高麗降蒙古。

至是，成吉思汗遂欲取西域，蓋乃蠻末汗之子屈出律僭奪哈刺契丹之帝位，已六年矣。
哈刺契丹帝國，遼朝一宗王所建國也。金滅遼，遼末帝耶律延禧之族耶律大石（Toschi Khatun）史集作禿石太傅者，為節度使。因得罪，不自安。率騎二百走陝西之西北。會其地諸州諸部王衆，得精兵萬餘，西向突厥斯單。請假道於回鶻（Oghi-

Qours) 王畢勒哥，鈞案原名應是 Qitig，乾隆妄改作必畢勒哥迎之至邸，獻馬駝羊甚多，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

外。耶律大石徇下合失合兒鴨兒看 (Yerkend) 兀丹諸地。見馮秉正書第八册三九九頁並取突厥斯單。阿刺壁

人謂自細渾河達中國大沙漠之地曰突厥斯單，或突厥人之國。然時突厥斯單屬可汗馬合某 (Mahmoud) 在狹義中，則指細渾河較近之地，東以畏吾兒合失合兒爲限。

突厥君主，而自號系出波斯古史著名之額弗刺昔牙卜 (Erassiyabes) 朝之第二十王也。既失突厥斯單，僅餘河

中 (Transoxiane) 一地。越數年，哈刺契丹侵入河中，遂降爲哈刺契丹之藩國。見木涅靖巴失書第二册已而花刺子

模亦爲耶律大石之兵所殘破。花刺子模朝之第二代主阿即思 (Atsiz) 請和，年納三萬金錢爲歲幣。見世界侵略

由是大戈壁與阿母河間，土番諸山與西伯利亞諸山間，其地盡屬耶律大石。一一二五年遂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

大汗也。定都八刺撒渾 (Bela-Sagoun)。耶律大石信佛教，佛教因成國教。此創業主善騎射。深知中國文學，曾爲遼

之翰林。後謀恢復遼國而未果成。以一一三六年死。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不煙權國稱制。至一一四二年，夷列始

親政。後於一一五五年死。子直魯古年幼，遺命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一一六七年直魯古始即位。見馮秉正書第八

Yagelou 書十頁以後。一一〇八年 (回曆六〇四——五) 乃蠻汗子屈出律奔哈刺契丹時，直魯古尙在位。屈出律至，直魯

古厚待之，並以女字之。

直魯古專事娛樂遊獵，不理政務。已啓畏吾兒王河中汗花刺子模算端三大藩離貳之端。其婿亦謀廢之，而奪

其位。乃蠻王子曾誘直魯古統將數人使從己，苟能招集其父之殘部，將不難達其願也。遂請於直魯古，許其往招乃

蠻殘部之流亡於葉密立 (Imil) 海押立別失八里三地之間者，願以此軍專供其主之用。哈刺契丹主喜從之，厚贈

以贖其行。授以屈出律汗之號，突厥語猶言強王也。

屈出律至其地，其父舊部果集其麾下。蔑兒乞部長經成吉思汗軍擊走者，亦來從。屈出律率之西向，其士卒入哈刺契丹境後，卽肆劫掠，欲有所獲者，亦相率從之。然其軍尙微，不足藉之得國也。時花刺子模波斯主摩訶末 (Mohammed) 者，已脫直魯古之屬藩，撒麻耳干 (Samarcand) 河中汗幹思蠻 (Osman) 且臣附之。屈出律乃約花刺子模主共圖哈刺契丹，許事成以西方諸州畀之。會哈刺契丹以幹思蠻不附，遣軍進討撒麻耳干。摩訶末急往救，未至，哈刺契丹軍已解圍去。蓋屈出律適進攻，故招此軍還也。

屈出律乘哈刺契丹軍遣調在外，進掠訛跡邗 (Otkerd) 城中古兒汗之寶藏，已而欲襲八刺撒渾。古兒汗雖年老軍微，仍率以出戰，大破其敵於真不只 (Tchinboudje) 河畔。屈出律失利退走，將棄其所圖也。

然摩訶末已與幹思蠻連軍侵入哈刺契丹境，敗統將塔尼古 (Tangigon) 之軍於蒼刺速河外。塔尼古既被擒，其潰卒遂掠其本國。八刺撒渾之民欲附摩訶末，冀其來援，閉城不納。古兒汗士卒，士卒圍攻。城民守十六日。城破，居民被屠，死者四萬七千人。

時古兒汗帑藏空虛。其統將馬合某別 (Mahmoud Bai) 多財貨，恐被迫獻金，乃建議將其士卒所奪於屈出律之財寶入官，諸將怨而離去。屈出律乘古兒汗之將卒離散，於一二一或一二二二年（回曆六〇八）襲執古兒汗。然仍留其帝號，敬事之，至死不衰。事變之後二年，古兒汗死。馮秉正書第八册四一九頁附有哈刺契丹或西遼之名而已。此書謂西遼立國計有七十七年，始一一二四，迄一二〇一年。願直魯古之在位，止於一二一

一或一二年，則應有八十七年矣。可並參考 *Viatelori* 書中探中國史籍所撰之西遠略傳，東方書補編哈刺契丹條十頁以後，同一史源之略傳，並見於夏真特撰蒙古誌一七〇及一七二頁。據云，二〇一年時，屈出律乘虛魯古出獵，襲擒之而據其位。此顯係中國史家之誤。而且 *Viatelori* 混突厥斯單與起兒漫 (*Kerman*) 之兩哈刺契丹朝爲一，其實後一朝晚於前一朝者百餘年，所以時代君主地名皆難相合，枉費考證比附也。惟應知者，耶律大石及嗣位諸君，皆仿中國皇帝，而有廟號年號。至若兀外尼書及刺失德書之哈刺契丹條譯文，則別見本卷未附錄，而有。

屈出律既據哈刺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幹匝兒，數以軍討之。終乘其出獵，襲擒殺之。合失合兒兀丹兩地亦不附。先是古兒汗執乞失合兒汗子，投之獄。至是屈出律釋之歸。然甫抵合失合兒城門，爲城人所殺。屈出律遂遣軍殘破其地。時當收穫之時，毀禾稼而去。如是者二三年。其地人民饑困，不得已遂降。相傳乃蠻部人多信基督教。茲屈出律又從其婦古兒汗女之言，信奉佛教。及其征服兀丹也，欲強其人民棄回教，而改信基督教或佛教。召集回教教師於城下之一平原中，而諭之曰，有人欲與之辯論此教教義者，可來前。由是回教師之長 (*Tahar*) 阿刺丁摩訶末 (*Alai-ud-din Mohammed*) 近向屈出律，熱烈辯護回教。屈出律怒其抗命，遂冒及教主摩訶末 (*Mahomet*)。教長恚甚，呼曰：「真教之敵，願以土覆汝之舌！」屈出律命執之，施以拷掠。強其改教，教長不從。遂以其人釘於所居道院之門。自是以後，遂虐待其國中之諸回教徒。

成吉思汗雅不欲其舊敵之安然竊據一國汗位。故於一二一八年（六一五）西征時，命那顏哲別率二萬人往討屈出律。蒙古軍甫近，屈出律即逃合失合兒。哲別入城，宣佈信教自由，城民盡屠屈出律士卒之居民舍者。蒙古軍追逐屈出律，至巴達哈傷，執斬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

成吉思汗聞哲別之勝利，遣使諭之，勿因勝而驕。王罕太陽汗屈出律汗及其他諸汗，皆因驕而致敗亡也。此哲

別卽後來佈蒙古之軍威於阿美尼亞谷兒只幹羅思等地者，乃亦速惕（Yissoutee）部人也。先是久爲鐵木真之敵，鐵木真敗亦速惕部，哲別與同部潰衆逃匿不出。鐵木真一日出獵，偶見其在圍中，欲進擒之，其將不兒忽赤卽鈞案

史之博爾尤請與之鬪。鐵木真以白口之馬假之，刺失德曰蒙古語作察罕阿蠻忽刺（schagan aman coula）突厥人與蒙古人謂白斑栗色馬曰忽刺（coula）。卽德國語之 schweissfuchs，此忽

刺不可與忽爾（Ochil）相混，蓋忽爾指野驢也。不兒忽赤出射，哲別不中；哲別射較精，發矢射不兒忽赤馬仆，以是得逸去。已而困甚，遂

降成吉思汗。汗知其勇，命爲十夫長，以功歷擢爲百夫長、千夫長，終爲萬夫長。至是討平屈出律汗，獲白面馬千匹，以

獻成吉思汗，而償前此所斃其主一馬之失。見史集亦速惕條一蒙古語哲別猶言木鐵箭。

由是蒙古主斥地至於哈刺契丹，合失合兒，鴨兒看，兀丹並列版圖。此三地之人多信回教，工技巧，務農商及機

械術。以韃靼地域之出產，與中國及印度之出產相貿易。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十章三一及三二頁成吉思汗之國遂與算端摩訶末之

國相接。此繁榮鄰國之富庶，不免啓韃靼地域諸游牧部落之貪心，未久此蒙古侵略者得藉詞而開邊釁焉。

第六章

花刺子模帝國——歷漸強大——算端摩訶末與哈里發納昔兒之失和——進攻報遠——算端諸子之封地——其軍隊之組合——其母之當權——成吉思汗之遣使傳語——至自薩爾地域的數商人之被殺於訛答刺——成吉思汗之備戰——其使臣之被殺——花刺子模蒙古兩軍之戰於突厥斯單——成吉思汗之進兵花刺子模國——摩訶末之籌備防守

花刺子模帝國建設於塞勒尤克 (Seldjoukides) 朝廢址之上，而又兼併數國。其地遂自細渾河達波斯灣，自

申河 (Indus) 達伊刺克阿刺壁 (Irac-Areb) 阿哲兒拜占。十三世紀初年，此國之主阿刺丁摩訶末 (Alai-ud-

din Mohammed) 者，突厥奴名訥失的斤 (Nouschtekin) 之後裔也。訥失的斤先為塞勒尤克朝算端滅力沙

(Melikschah) 臣某之奴，後歸算端為執水瓶隸，嗣授花刺子模長官。當時回教諸朝史所供給突厥奴隸躋身高

位之例，頗不少見。緣此族之俘虜，美容貌，力強而執事勤，頗見重於波斯也。見本哈兀哈勒 (Edra Haoual) 撰地理志，萊德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突

厥人信奉偶像，遊牧裏海西北諸地者，常互相爭戰，互掠童孺，售之於販賣奴隸之商人，而轉販於波斯等地。回教諸

國之王侯貴人，以重價購之，授以回教教義，多養之成為軍人。亞洲諸貴人之衛士僕役甚夥，即以此種突厥奴隸為

之。其得主寵者，於脫奴籍後，常躋內廷與軍中之高位，為一州之長官。設有機可乘時，亦得成為君主。定都於哥疾寧 (Chandah) 之古

兒 (Gour) 朝之末主失哈不丁馬合木 (Schah-ud-din Mahmud) 者，僅有一女，喜購突厥奴，漸擢之致高位。一日其近臣某願其得子，俾能以國傳之。算端答曰：「我現有子數千，足以守吾國也。」一二〇〇

五年，此算端死，其諸州果爲諸突厥守將所割據。其中有塔只丁亦勒都思 (Tadj-ud-din Idonuz) 者，成爲野疾寧主。迨此新君欲以其名列於公共祈禱中時，回教博士 (Ordnas) 以其未脫奴籍，拒不從。塔只丁不得已，乃遵回教法律，請求加禿丁 (Ghat-ud-din) 脫其籍。加禿丁者，失哈不丁之姪與嗣君也。僅得保古兒小國，始力拒之，終乃許之。見樂園第四冊，並見木涅靖巴失書古兒君主條。

由是觀之，回教諸國在突厥民族侵入以前，已見有突厥奴隸權重而勢強者矣。波斯因阿刺壁人之侵略而使其文化落後者，後至諸哈里發統治時代，重復興盛。在十五世紀中葉，又爲烏古思 (Oguzes) 種所據。烏古思者，出於裏海細渾河間沙磧中之突厥遊牧民族也。回教史家之撰塞勒朮克朝之歷史者，未明指烏古思侵入波斯以前所居之地域。僅在本哈兀哈勒之地志中，數言此

種信奉偶像之遊牧部落，在十世紀借其畜羣遊牧於花刺子模河中間之荒蕪平原而已。塞勒朮克 (Seljuk) 之諸孫，曾率此種殘猛牧人，略地至於地中海沿岸。其部落繁多，屯駐於此廣大帝國之各地。曾使波斯，阿刺壁，西利亞，阿美尼亞，希臘之居民受制於其蠻野行動之下。自是以後，波斯與鄰近西方諸地之歷史，僅爲兵侵盜寇殘毀之單調的敘述而已。復次，此種塞勒朮克族之突厥酋長，統治諸州而爲其部衆之專制主者，互相攻伐，不久遂與中世紀歐洲之諸大藩相類。每有君位繼承，即見內訌之局。凡君主之經其黨諸「別」(Boy) 推戴者，勢須以其大部份之大權移轉於諸人之手。卒致此塞勒朮克之帝國，在十二世紀末年時，因混亂而致滅亡。

其終致波斯塞勒朮克系之致命者，即屬訥失的斤之一後裔。訥失的斤子忽都不丁摩訶末 (Coub-ud-din

Mohammed) 繼父位，而獲有阿刺壁人侵略前花刺子模其實在讀音應讀 KHORAZMI故君所舊有花刺子模沙 (Khor-

zm-Schah) 之號。摩訶末子阿即思繼立，數以兵攻其主君辛札兒 (Sindjar)。辛札兒者，滅力沙之子也。哈刺契丹之軍興，阿即思勢不敵，乃奉歲幣於古兒汗。一一五七年，辛札兒算端死。阿即思子亦勒阿兒思蘭 (Il-Arslan) 奪

據呼羅珊之西部。一一九四年之戰，阿兒思蘭子塔哈失 (Tasach) 擊殺塞勒朮克朝算端脫黑魯勒 (Togrul) 而取伊刺克阿只迷 (Irac-Adjem) 之地。辛札兒脫黑魯勒既相繼死，波斯之塞勒朮克兩系遂亡。塔哈失因得哈里發納昔兒 (Nasir) 之册封，而爲其所領諸地之主。由是伊蘭 (Iran) 帝國遂由塞勒朮克系之突厥，移轉於花刺子模之突厥矣。

一二〇〇年，阿刺丁摩訶末繼父位，取巴里黑 (Balikh) 也里兩州，遂全有呼羅珊之地。已而馮穆荅而 (Mazenderan) 起兒漫亦並屬之。先是花刺子模奉歲幣於哈刺契丹帝，計有三世。至是摩訶末頗以朝貢此偶像教之主君爲恥，自恃力強，欲脫藩屬。會撒麻耳干河中汗斡思蠻亦古兒汗之藩臣也。不堪哈刺契丹所置諸州監徵貢賦長官之需索，亦勸摩訶末自主。並許脫離桎梏以後，奉摩訶末爲主君。以所納哈刺契丹帝之同一歲幣奉之。

摩訶末遂欲乘機與哈刺契丹絕。會有哈刺契丹使者來受歲貢，案舊例得列坐算端之側。時摩訶末新戰勝裏海北荒原信奉偶像教之欽察民族，意氣更驕。怒使者之敢與抗禮，命執使者磔殺之。

摩訶末於挑釁後，遽舉兵入哈刺契丹境，然戰敗，並一將被俘。(回曆六〇五年西曆一二〇八——九年) 俘將因詭認算端摩訶末爲奴，越數日，議贖金畢。遣奴歸取贖金，俘之者許之，且遣人衛送其奴還。算端摩訶末因是得脫歸。先是流言算端已死，其弟阿里失兒 (Ali-Schir) 已自立於塔拔里斯單 (Taberistan) 其諸父額明木勒克 (Emin-ul-Mulk) 本也里長官，亦謀自立爲君。及摩訶末歸，衆情乃安。

六〇六年 (一二〇九——一〇)，摩訶末與其藩主撒麻耳干算端合兵再伐哈刺契丹。於費納客忒 (Fena

波細渾河，敗塔尼古所將之敵軍，乘勝取突厥斯單一部份地，而抵於訛跡邗，置戍將以守之。花刺子模國中之民，以戰勝偶像教徒，舉國大歡，尊敬算端尤甚。諸鄰國君主皆遣使來賀。國人於算端名後加以別號，曰「地上上帝之英靈」，並欲依俗於其諸名號後，奉以第二亞歷山大 (Alexandre) 之號。然摩訶末取辛札兒之稱，以其較吉，緣此塞勒朮克朝之君主在位有四十一年也。

算端還花刺子模國都，以女妻幹思蠻汗。置花刺子模長官於撒麻耳干，以代哈刺契丹之使者。已而幹思蠻與此長官不相能，遂悔不應改事新主，乃仍稱臣於古兒汗。盡殺其都城中之諸花刺子模人。(回曆六〇七年，西曆一二一〇——一年。) 摩訶末聞訊怒，遣興兵進討撒麻耳干。士卒踰城而入，殺掠三日。進克子城，幹思蠻身衣殮服，頸繫刃，詣摩訶末前跪伏請罪。算端欲宥之，然其女嫁幹思蠻者，怨其夫寵西遼古兒汗女而辱己，且命已侍古兒汗女宴，力請殺其夫，遂並其滿門殺之。摩訶末由是併河中之地，而徙都於撒麻耳干。見全史，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第十二册二〇四頁。|世界

侵略者傳
第二册。

時古兒舊國之地自也里達恆河。一二〇五年古兒朝四傳之主算端失哈不丁死。印度諸州悉爲其所置戍將所割據。算端摩訶末亦取巴里黑也里兩州。失哈不丁之姪馬合木僅保古兒之地，且須稱臣納貢於花刺子模算端。馬合木在位七年，爲人刺殺於宮中。(回曆六〇九年，西曆一二一一——三年。) 時論謂爲算端摩訶末所遣摩訶末之弟阿里失兒，與兄有隙，會逃依馬合木，居卑路斯忽 (Firouzgouh) 至是自立爲古兒王。求兄册封，摩訶末遣使往授册命。阿里失兒方衣賜服時，使者突拔刀斬之。立出其主詔命以示衆，由是古兒國亦併入花刺子模。

先是有突厥統將者，算端失哈不丁之舊臣也。乘古兒帝國之分解，據有哥疾寧之地。回曆六一二年（一二一五——一六）摩訶末攻取哥疾寧。在此舊都所藏文牘中得哈里發納昔兒致古兒諸算端書，言花刺子模沙有大志，謀兼併，宜討擊。且囑其與哈刺契丹連兵。先是摩訶末初即位時，古兒朝之末二主以爲有機可乘，謀取呼羅珊西部之地，果與兵與摩訶末戰。至是摩訶末見書，遂怨哈里發。見世界侵略者傳 史集一樂園

哈里發納昔兒 其全名爲阿不阿拔思阿合馬納昔兒里丁亦刺喜 (Abou-l-Abbās Ahmed, En Nasir u Li din ilah) 義謂神明信仰之輔。自一一八〇年以來君臨報達，常謀抑制花刺子模之國勢。願自力甚微，蓋哈里發之領地，僅限於伊刺克阿刺壁，忽即斯單兩地之中。所餘舊日帝國之廣大領地，歷經阿刺壁波斯突厥諸朝所割據。自回曆第三世紀以還，波斯一地曾見有塔海兒 (Taherides) 瑣法兒 (Sofarides) 撒曼 (Samanides) 娑匄的斤 (Sebuktekines) 蒲亦 (Pouyides) 塞勒朮克諸朝之興亡。諸朝之主固視受地於報達。然其請求哈里發之冊封者，無非對其民表示其得國之正而已。阿拔思朝之諸哈里發，祇能享有回教人民視爲君權之兩種特權：即公共祈禱與貨幣中列哈里發之名是已。諸哈里發處塞勒朮克統治時代，在其報達都城之中，且常不能自主。

迨波斯之塞勒朮克帝國僅保伊刺克阿只迷一地。而當其末主脫黑魯勒 (Togroul) 在位之時，哈里發納昔兒曾乘亂而謀其強鄰之瓦解。或鼓煽其內亂，或乞援於花刺子模王塔哈失，冀塞勒朮克朝滅亡以後，能獲有伊刺克阿只迷之一部。願自塔哈失略取此地以後，不欲以地讓哈里發。哈里發雖數求之而不能得，終不能不冊封此勢力較強之新國。及摩訶末繼承父位以後，納昔兒又唆使古兒算端加禿丁乘花刺子模之新易君，與師討之。時加禿

丁巳據巴里黑也里兩州，冀得其餘呼羅珊之地，遂與花刺子模戰。然未幾死，其弟失哈不丁繼立。續以兵侵入花刺子模，然在安的火德 (Endekhod) 附近，爲算端摩訶末軍及哈刺契丹援軍萬人所敗，全軍盡覆，遂不得不乞和。

摩訶末既取哥疾寧，始知向者之戰，哈里發實構之。遂怨納昔兒。自以君臨大邦，擁兵四十萬，國勢遠過塞勒朮克，冀得如塞勒朮克算端故事。遣一長官蒞治報達，公共祈禱列己名，並冊封己爲算端。乃遣親信之法官 (caji) 烏馬兒 (Omair) 赴報達請命。哈里發不許，謂向許低廉朝 (Dilemites) 塞勒朮克朝諸王置官於報達者，以有大功於哈里發也。今日無承認有一保護人之必要，且摩訶末領土既廣，反不自足。而覬覦及於哈里發之首都，殊可怪也。

摩訶末怒，決奪阿拔思系承襲哈里發之權。惟此事欲使人民視爲正當，須經諸教長之許可。乃以此問詢諸律士曰：「設有一王者以稱揚帝語，滅絕真教之敵，視爲一生光榮，乃爲一哈里發之怨恨所掣肘，如是王者能否廢此哈里發，而代以較爲正大者歟？」設摩訶末 約案此處指預言人而言。 輔佐人之位，依法當屬忽辛 (Husein) 之後裔，而爲阿拔思家所竊據，應如何？且阿拔思系諸哈里發常不能盡回教長應負之一重要義務。若保障回教邊境，及與神聖戰爭，而使異教民族改從正教或納貢賦者，又應如何？」諸教長以一裁決書 (fetva) 宣告，在此情況中廢立爲正。算端摩訶末恃此教義之裁決，遂承認阿里 (Ali) 之後裔忒耳迷 (Termed) 之賽夷 (Seyid) 族人阿刺木魯克 (Ala-ul-muluk) 爲哈里發。令此後公共祈禱中及新鑄錢幣上除納昔兒名。

當時波斯阿里派徒甚衆，以爲摩訶末婿阿里一族在六百年後恢復教主之權，此其時矣。算端摩訶末由是舉兵，執行廢黜納昔兒之裁決，擬先取伊刺克阿只迷之地。會有突厥統將名幹兀立木失 (Ogoul-mousch) 者，奪據

此地，輸款於算端摩訶末。哈里發陰使巴迪尼派人刺殺之，緣亦思馬因派之王曾以刺客數人助哈里發，而哈里發曾用之刺殺伽王也。斡兀立木失既死，伊刺克阿只迷之公共祈禱中遂削算端名。哈里發並命法兒思阿哲兒拜占二鄰國主往取其地。摩訶末聞訊，兼程進，一戰敗之。擒法兒思王撒的(Sard)，撒的割二堡，許納其歲賦三分之一，乃得釋。已而敗阿哲兒拜占阿塔卑(Atabey)月即伯(Euzbec)之兵，月即伯遁走。撒的為撒勒合兒(Salgarides)朝，於一一四八年時乘此朝之衰，奪據法兒思之地，一月即伯者，亦勒迭吉思(Tidginiz)之第五繼承人，亦勒迭吉思者，塞勒尤克朝之突厥奴，算端諸將欲追之，算端曰：「一年擒兩國主，其事不祥。」遂止不追。月即伯還國後，遣使納貢稱臣。

算端既平伊刺克阿只迷，遂進兵報達。(回曆六一四年西曆一二一七——八年。)納昔兒遣司教失哈不丁昔喜兒比兒的(Schihab-ud-din Sibirverdi)充議和使，其人通神學而負重望。時算端營於哈馬丹附近，司教幾經困難，始得入謁算端於帳中。算端褻服褥坐，見司教不答禮，亦不命之坐。司教向算端用阿刺壁語振其雄辯，讚揚阿拔思之家世。極頌哈里發納昔兒有盛德。次引預言人摩訶末之口述教戒(Hadis)，謂不得加害於此名族之人。舌人譯其詞畢，摩訶末答曰：「哈里發之德殊不稱若人所譽，我至報達將以真具如是美德之人承教主位。至若是人所引預言者之戒，須知阿拔思家之人，悉生長於獄中，多終身處於囹圄。然則其為害於阿拔思最甚者，即此本家之人。」司教答言：每一哈里發之即位，誓遵上帝之經典，及預言者之言行，務使規律適應境遇。設其為公益以為必須禁錮某某等，則此等處置未可譴責也。司教雖善辯，算端絕不為動。司教還報達，納昔兒知和平無望，遂謀繕守。摩

訶末則在哈馬丹處分伊刺克阿刺壁之地，爲軍事封地及稅區，且已預備文狀矣。

算端之前鋒萬五千騎，進向火勒汪（Hotayn）。第二軍繼進。雖值秋初，降雪甚厚。花刺子模軍行至額塞德

（Essed-Abad）山中者，士馬多凍死。已而復爲突厥曲兒忒等部落所邀擊，大蒙損害，全軍幾盡覆沒。時人迷信，以

爲此事本於天怒，故使摩訶末視爲輕而易舉之事，遽遭失敗。蓋有人欲加害此族者，立即受罰。所以花刺子模

沙未久即感受空前之否運。史家尤外尼記述同一事件，亦不免焉。先是摩訶末命運甚佳，凡事皆爲命運所阻。其人

雖具有卓絕之智慧，非常之能力，成熟之經驗，亦不免焉。先是摩訶末命運甚佳，凡事皆爲命運所阻。其人

報。忽然大厄降於其身，其攻摩訶末既不得志於報達，又慮蒙古之勃興，遂置哈里發爲後圖。僅留伊刺克阿只迷

若干時，經畫此州之事。以其地封其子羅克那丁忽兒賽赤（Rokn-ud-din Goursaidji）。其後未久，分封諸子。以

兒漫碣石（Kesch）木克蘭（Mukran）界加禿丁迪思沙（Ghiath-ud-din Tizschah）以古兒國故地哥疾寧范

延（Bamian）古兒不思忒（Boht）等地界札闌丁忙古比兒的（Djéjal-ud-din Mangou-birti）。此名突厥語，言天賜。忙古

兒的（birti, virdi）猶言賜。比幼子幹思刺黑沙（Ozlegschah）母爲突厥伯岳吾部人，與摩訶末母禿兒罕可敦

（Turcan Khatoune）同部。故幹思刺黑沙特爲祖母所鍾愛。摩訶末將順母意，定爲儲嗣。界以花刺子模呼羅珊禡

穆答而之地。見史集第二冊——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札闌丁傳，奈撒人摩訶末撰，巴黎圖書館阿刺壁文寫本——樂園第三及第四冊

摩訶末分封諸子之地，多屬新併之疆土。難期其效忠於花刺子模朝。花刺子模帝國人民之關係相同者，僅有

宗教。願教中宗派繁多，往往爲同一地域回教徒永遠結恨之源。諸民族習受桎梏已久，故不難屈服於摩訶末戰士

兵威之下。其人秦半除其帳幕外無故鄉，除其牲畜外無財產。花刺子模軍大致以突厥蠻（Turcmans）與康里人

爲之。前者爲塞勒朮克族率以侵略伊蘭之突厥烏古思部之後裔。其體貌風俗方言，因氣候之變遷，及與波斯居民通婚之故，微有變改。乃名之曰突厥蠻，俾與其他突厥人有別。突厥蠻者，波斯語近類突厥之謂也。康里人來自花刺子模湖北，與裏海東北之荒原。其部長女嫁摩訶末父，因徙居花刺子模。緣康里民族之一支伯岳吾部汗貞克失 (Djinkeschi) 女禿兒罕可敦嫁算端塔哈失。突厥康里人在十三世紀初年居札牙黑 (Tark) 水東之荒原，西與摩訶末之札闌丁傳，伯岳吾部爲葉麥克 (Yemekt) 部。此二遊牧民族後皆爲蒙古人所滅。據奈撒人之一支，按此葉麥克部昔必包括於康里概稱之內。有康里部長數人因爲外戚，遂率其部落歸花刺子模。其部衆勇健，常爲摩訶末建功勳。禿兒罕可敦既當權，以是擢之爲大將。顧統軍者兼州長，權勢甚重。由是康里大將在國中擁有大權，摩訶末漸不能制。既難必諸將之服從，且須滿足其野心。此種好戰部落，未脫北方遊牧部落殘忍之性。土著和平之民，往往遭其侵暴，軍行所過，城市邱墟。

算端母禿兒罕可敦賦性剛強。黨於外戚，而爲之長，其權遂與子侔。每有可敦與算端之令旨同至一地，其事雖同，而意趣違反者。臣下則擇其宣發時日較近者行之。摩訶末每得一州，必割一大邑以益其母封地。可敦有書記七人，皆屬功能卓絕之人。可敦自於令旨上書其徽號曰：「世界與信仰之保護者，宇宙之女皇禿兒罕。」其題辭爲「僅有上帝爲我庇身之所。」並自號曰：忽荅完的只罕 (Khoudavend-Djihan) 猶言世界之女主也。

茲舉一事，用見算端母權勢之重。可敦有舊奴名納速刺丁 (Nassir-ud-din) 者，因寵而躋相位。然其人非相材，而貪黷，算端惡其人，常嚴責之。摩訶末至你沙不兒 (Nischabour) 命毘的 (Djend) 人撒都魯丁 (Sadr-ud-din) 爲此城法官 (cadhi)。諭以官由己授，非宰相恩，勿納之賄。然有人告此法官，謂僅算端之寵不可恃，不賂宰相爲非計。

撒都魯丁懼，乃囊盛金錢四千，外鈐印記，以饋納速刺丁。算端常遣人密察其相行動，偵者即以聞。摩訶末命其相獻囊，封印尙未啓。及法官入謁，算端對衆詢其曾以何物獻宰相？法官言未獻一錢，繼之以誓。算端擲示囊金，法官失色。遂立黜其職。命折宰相帳，覆宰相首，「遣之歸投其女主人之門。」

納速刺丁遂赴花刺子模，緣道仍使人待己以宰相禮。裁決政務如故，無敢謂其已罷黜者。將入花刺子模，亮兒罕可敦令居民無問貴賤階級，出郊迎勞。有 *Qabul* 派之博士長不兒罕丁 (*Burhan-ud-din*) 後至，謝以病，故遲來。宰相曰：「非病也，意不欲也。」越數日，罰輸十萬金錢佐軍。先是可敦之幼孫斡思刺黑沙受封於花刺子模，至是命納速刺丁爲之相。納速刺丁貪黷愈甚。索巨金於花刺子模之一徵稅官。算端在河中聞其事，命使往斬納速刺丁首，齋以歸報。母可敦聞之，待使者至，命其立赴省中，謁納速刺丁。且令其代傳算端語，若曰：「相位非汝莫屬，仍守汝職。勿使國中有一人不用汝命，不服汝威。」使者不能違，竟轉述如可敦旨，由是權勢愈重。奈撒人摩訶末曾曰：「算端雖破滅國主甚衆，然不能懲罰一奴。」蓋指此也。

算端自伊刺克還，經你沙不兒，留數旬。復自是赴不花刺 (*Bokhara*)，而成吉思汗使三人適至。三人皆回教徒，原屬算端之臣民。其一爲花刺子模人馬合木 (*Mahmoud*)，其一爲不花刺人阿里火者 (*Ali-Khodja*)，其一爲訛荅刺 (*Otrar*) 人亦速甫 (*Yousouf*)，奉蒙古汗命，獻中亞之出產，若銀錠麝香玉器及名曰 *farconi* 之重價白毛氈袍等物。史家諸外利云，此種氈袍以白駝毛織之，其價最賤亦需五十底納兒 (*dinars*)。疑卽馬可波羅行記 (第六十三章) 所言唐兀都城 *Calacia* 中之 *nam-diofi*。以白毛及駝毛織成，其物最美，故商人以之運赴各地。並致成吉思汗之辭曰：「我知君勢之強，君國之大。我知君統治大地之一廣土，我深願與君修好。我之

視君，猶愛子也。君當知我已征服中國，服屬此國北方之諸突厥民族。君應知我國戰士如蟻之衆，財富如銀礦之豐，實無須覬覦他人領土。所冀彼此臣民之間，得以互市，則爲利想正同也。」

成吉思汗言其視摩訶末如己子者，實欲其稱臣也。亞洲之君主鮮識根據平等獨立原則之政治交際，常用父子兄弟叔姪等稱，以判服屬之等差。算端夜召三使中之馬合木入見，語之曰：「汝本花刺子模人，我知汝忠誠可恃，若以實告，並於將來以成吉思汗之舉動來告，將有重賞。」即取寶石鐲一與之，爲不食言之左券。遂詢之曰：「成吉思汗征服桃花石（Tangut），此名蓋指中國。阿刺壁與波斯古地理學者曾著錄有 Tangut 之國，然所指甚著錄之 Tavgas，疑卽此國。Klaproth 曾考訂信否？對曰：「此一大事，孰能虛構。」算端曰：「我之國大，汝所知其爲中國，（亞洲報第七冊二二七頁）。對曰：「此一大事，孰能虛構。」算端曰：「我之國大，汝所知也。願乃敢謂我爲子，彼虜何物，兵力幾何？」馬合木見算端有怒意，不敢直對，僅言蒙古汗兵何能與算端兵其比較。算端色稍霽，乃以好言遣三使歸。見札聞丁傳

先是韃靼地域之諸游牧部落以劫奪爲生，至是諸部既皆臣屬，成吉思汗乃爲地方行旅謀安全，於諸大道中設置衛士。其外國人之齋可注意之商貨來者，則導之達蒙古汗廷。哈刺契丹帝國亡，摩訶末之領地遂達突厥斯單之中心，與臣屬蒙古主之畏吾兒國相接。屈出律汗所君臨者，僅合失合兒兀丹鴨兒看等地。有摩訶末之臣民三人，皆回教徒。運載絹布入蒙古境。其一人先見成吉思汗，對貨唱價甚昂。蒙古汗怒曰：「此人以爲吾輩從未見此類絹布。」命人出所藏以示，並出示所掠花刺子模國之貨物。召餘二商人至，其人不敢論直，以貢獻爲詞。蒙古主乃厚給其價，並償前商之直。命厚待三商，處以白氈新幕。於其將歸，成吉思汗令諸王諸那顏諸將等各出私貲，遣信僕一兩

輩，齋隨以往。購易花刺子模珍產。有衆約四百五十人，皆回教徒也。行次細渾河上之訛荅刺，守將亦納勒朮 (Tat-tiong) 而有哈亦兒汗 (Gair-khan) 號者，欲沒入所齋。乃拘執諸人，指爲成吉思汗之間諜。以告摩訶末，遂命殺之。見界使略者傳第一册。史集。札闌丁傳撰者奈撒人摩訶末者，當時人也。記述此事，謂來至睦和地城之商人僅有四人，皆算端之臣民，此說較類真相。此書且著四人之名：曰訛荅刺人烏馬兒火者 (Omhar khodja)，曰蔑刺合 (Merasa) 人額勒札馬勒 (El Djemal)，曰不花刺人法合魯丁 (Fakh-r-ud-din)，曰也里人額明丁 (Enin-ud-din)。守將亦納勒朮以聞，謂此四人似爲間諜，蓋其訪問貿易外之事。與訛荅刺居民言談中，輒使居民憂心東北，且言不久將見其未能逆料之事。算端命守將監視之，守將以爲算端不復顧及此事。竟擅執諸商，殺人而奪其物。一案世界侵略者傳之撰者，曾爲成吉思汗孫之相。而札闌丁傳之撰者，則在摩訶末子所任書記職也。

相傳成吉思汗聞報，驚怒而泣。登一山巔，免冠解帶置項後。跪地求天，助其復仇。斷食祈禱三日夜始下山。見世略者傳第一册。史集。

惟在進兵花刺子模以前，必先除其舊敵屈出律。遂遣使臣一人名巴合刺 (Bakal) 者，往花刺子模索罪人。巴合刺父曾仕於算端塔哈失之朝。成吉思汗並遣二蒙古人爲副使。至摩訶末所，傳語曰：「君前與我約，保不虐待此國任何商人。今違違約，枉爲一國之主。若訛荅刺虐殺商人之事，果非君命，則請以守將付我，聽我懲罰；否則請即備戰。」

願哈亦兒汗爲母算端之親屬，摩訶末雖欲懲罰，抑執之以獻，勢所不能。蓋諸大將權重，不受算端之制也。遂殺巴合刺，薙蒙古副使二人鬚而遣之歸。見札闌丁傳。

此種不合人道舉動以後，復繼之以其他敵對行爲。算端集軍於撒麻耳干，將往擊屈出律。忽聞禿黑脫獻

(Touu-Togan) 王率其蔑兒乞部人，闖入鹹海 (Aral) 北之康里國內。摩訶末乃取道不花刺，向氈的進軍，以卻此
外來游牧部落。及至氈的，則聞屈出律已滅。此蔑兒乞部人爲其同盟，已爲一蒙古軍所追擊。自度所率之兵不足，乃
還撒麻耳干。續調新軍，再至氈的。行至此城之北，遂躡兩軍之跡，至哈亦里 (Caili) 哈亦迷赤 (Caimich) 二水間，見
一戰場，伏屍遍地，一蔑兒乞人傷未死，詢之，則言蒙古人已得勝，適拔營去。算端乃躡蒙古軍去路，越日及之。方欲進
擊，蒙古主帥 札闌丁傳及全史皆謂此主帥即成吉思汗之長子朮赤。遣使來言，兩國未處戰爭中，且會奉命，若遇花刺子模軍，當以友誼相待。
請分所獲蔑兒乞部之人與物以犒軍。時摩訶末自恃兵多，乃答蒙古主帥曰：「成吉思汗雖命汝勿擊我，然上帝命
我擊汝。我欲滅諸偶像教徒以答天庥也。」蒙古軍不得已應戰。先卻花刺子模軍左翼，進擣摩訶末所在之中軍。中
軍將潰；會算端子札闌丁所將右翼獲勝。見父危，急以右翼趨援，陣勢始整。戰至日暮始息。入夜蒙古軍燃火甚夥，旋
疾馳而去。比曉，距戰地已二日程矣。

此次之戰，摩訶末始不敢蔑視蒙古。曾告其親幸者曰：「我遇敵多矣，未見有如此軍者。」及還撒麻耳干，遂以
爵號封地賞諸將。全史（第十二冊）云：「韃靼之侵入尚有別一原因，而不能在書中著錄者在也。」此語蓋隱喻當時盛傳哈里發納昔兒召來蒙古軍而報摩訶末來侵舊怨之事。此事亦經全史證其有之。此書於回曆六二二年下述納昔兒死事云：「設波斯人所言爲實，則唆使韃靼侵入回教諸國者卽爲此人。聞曾遣密使赴蒙古，脫誠有是事，則罪莫大焉。」馬克利齊之埃及史所誌更實。本書於六二二年（一二二五年）下記納昔兒死事，先言其毀譽。續云：「當其在位時代，韃靼人殘破東方，（埃及及人與西利亞人名波斯曰東方。）彼實爲其動因。蓋其爲花刺子模沙阿刺丁摩訶末之欲得報達以爲都城，故作番召蒙古人之來侵也。」

蒙古主滅屈出律併其地以後，遂於一二一八年（六一五）以後回曆年皆分註於括弧中。大會諸王重臣，定策往征摩訶

末，見札爾丁傳——世界侵略組織出征之軍隊。是年終，鈞案謂回曆年終，屠氏謂多桑書作命其弟幹赤斤那顏留略者傳第一册——史集組織出征之軍隊。是年冬，然多桑書原無是語也。守蒙古，自索大軍啓行。次年，駐夏於也兒的石河畔，休養士馬。是秋進軍，畏吾兒王，阿力麻里王，昔克納克的斤，哈刺魯汗，阿兒思蘭，皆來會。

摩訶末雖有戰士四十萬，然聞蒙古軍近，頗以爲憂。蓋其人數雖優於成吉思汗軍，然花刺子模軍紀律之嚴，士卒之盲從其主，耐苦服勞，戰鬪之習慣，皆不及蒙古軍。況摩訶末軍作戰之動因，亦不及其敵之有力。蓋其所防衛者，爲一種無關係之居民。縱勝於居民亦鮮有所利。至若蒙古人侵入富庶之地，則有人類貪欲可爲鼓煽。夫欲獲勝，必須摩訶末才勇遠出敵人之上方可。顧其當此危急之時，僅表示惶懼，一籌莫展。彼自卽位以來，陸續開拓疆土，已至極盛之時。不敢與其所激怒之蠻酋一決勝負，彼應聚集軍隊與敵在平原決戰者，乃將軍隊散處河中花刺子模諸城之中，而自身遠避戰地。或謂此策乃出數將之建議，或謂其信星者言，謂天象不吉，不利於戰。又有一史家謂其中成吉思汗讒間之計。有訛荅刺人名別都魯丁（Bedrudin）者，摩訶末攻取訛荅刺時，父叔及親屬數人悉爲摩訶末所害，自身亦被免職。因矢志復仇，投蒙古汗。獻離間策，謂乘摩訶末母子不和，以計使摩訶末自信有人圖己。別都魯丁乃僞作禿兒罕可敦親黨諸將致成吉思汗書曰：「我等舉部自突厥斯單入花刺子模，從算端摩訶末者，以其母故也。我等爲之戰勝數國主，而爲花刺子模闢其土地。乃今算端遽忘母恩而怨其母。可敦欲我等爲之雪恨，僅待大軍之至，卽相率以從。」成吉思汗使人故遺其書，使算端得之。算端遂疑諸將，乃分其軍於諸要堡，俾其不能爲患。見札爾丁傳此說似非真相。有謂摩訶末諸將不欲與敵作野戰，是則較爲可信。見史集卽算端本人亦自信以爲蒙古人

於剽掠殘破平地以後，將必飽載而歸也。

第七章

成吉思汗之至花刺子模邊境——河中之侵略——遣軍追逐摩訶末——摩訶末之走死阿必思渾島——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花刺子模之侵略——巴達哈傷之降附——拖雷之侵略呼羅珊——算端札闌丁之走哥疾寧——其勝蒙古軍於巴魯安——其諸將之離心與大部士卒之攜貳——其走申河——成吉思汗進擊札闌丁——申河之戰——八刺禿兒台兩將之渡申河——哥疾寧之掠殺——也里馬魯二城之毀滅——札闌丁潰卒之結局——巴里黑之毀滅——成吉思汗之歸蒙古

一二一九年（六一六）秋，成吉思汗自也兒的石河畔進兵往擊大食（Tadjiks）國。大食者，信仰偶像教之蒙古人與突厥人以名回教徒之稱也。昔日西利亞人大致名阿刺壁人曰 Tapyoé，此多數也，單數則作 Tapyo。古 Chaldeens 人則名之曰 Tyas，古波斯人則稱此種地域為大食之國，實言之阿刺壁人之國也。蒙古人又仿突斯河中兩地以後，細渾河東之突厥人則稱此種地域為大食之國，實言之阿刺壁人之國也。蒙古人又仿突厥之例，名回教徒曰 Fatihi 或 Fisihi。故在此時之史籍中，常用此名與突厥相對，不問其人為突厥為波斯為阿刺壁，祇須其為城鄉之回教居民，一概名之曰大食。至若突厥種之遊牧部落，則一概名之曰突厥。成吉思汗與蒙古人自稱曰突厥者，蓋具有此概意之突厥也。惟不自承為塔塔兒云。據史集（第一篇哈刺魯條），成吉思汗既受哈刺魯王阿兒思蘭汗降附以後，曾以一女字之。命其自是以後改名曰阿兒思蘭西利亞乞（Arslan Shirak），猶言西利亞人阿兒思蘭，實言之蒙古軍直抵細渾河畔之訛荅刺城，緣道無禦者，遂預備侵入河中。河中一地，回教徒名之曰河外（Mavera-unnahr），緣其地處烏澹（Oxus）水外，及烏澹細渾兩水之間，西隔沙磧與花刺子模相望也。太古以來，即為突厥民族所處。八世紀初，地屬哈里發，遂奉回教。蒙古

來侵時，波斯人與阿剌壁人之城居者爲數不少，其境況亦甚富裕。至若遊牧之突厥，則牧其牲畜於此地達於裏海之沙地中。

成吉思汗分軍爲四：第一軍察合台窩闊台二子將之，留攻訛荅刺。第二軍長子朮赤將之，從右方進取氈的。第三軍從左方進取別納客忒 (Béakét) 以上二軍之目的，則在細渾河畔諸城。成吉思汗則自將中軍，進向不花刺，以斷摩訶末與河中之交通，而絕受圍各城之援。

訛荅刺城既被圍，城人亟繕外城與子城之守備。城中糧儲甚足，哈亦兒汗花刺子模主以汗號授諸統兵亦衆，故其人有汗稱。更有哈刺札汗 (Caradja-Khan) 之援兵萬騎。被圍攻五閱月，軍民志氣銷沉，援軍之將唱降議。守將以前殺商人，得罪蒙古，自度無生理，乃言以死報主恩。哈刺札見其不降意決，乃乘夜獨率所部精兵出城，欲遁，爲蒙古軍所執，哈刺札請改事成吉思汗以免死。二王以其不忠於其主，於詢得城中虛實後，並其部下誅之。

蒙古軍遂拔訛荅刺，驅民於野，俾能縱掠。守將率殘軍退保子城，又相持一月。部下傷亡幾盡，子城亦陷。守將賈勇巷戰，蒙古人欲生致之，諸面肉薄以進。守將率從卒二人登屋格鬪，從卒倏死，箛中無矢，猶持磚以擲人，婦女在牆上以磚授之。已而衆寡不敵，雖奮仆數人，終爲敵兵所縛。送之至撒麻耳干蒙古汗營，成吉思汗命鎔銀液灌其耳目，爲前此被殺之不幸商人復仇。蒙古軍夷平訛荅刺之子城，驅未殺之民向不花刺。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一札闌丁傳。

朮赤一軍向氈的者，道次細渾河畔之昔格納黑 (Signac) 城。遣一回教徒名哈散哈只 (Hasan Hadji) 哈只猶言 巡禮者諭其開門降，其人先往韃靼地域經商，因仕成吉思汗。哈散欲先諭居民，然後致傳達之詞，然甫啓口，民衆卽

口呼上帝，羣擊殺之。

朮赤下令進攻，不許休止。士卒更番迭進，連攻七日，拔其城，盡屠居民，朮赤命哈散之子守此無人之地。自此連下訛跡邗巴耳赤邗 (Barkhaligkend) 額失納思 (Eschnass) 進逼氈的。此邊州守將忽都魯汗 (Coutloug-khan) 忽都魯突厥語猶言有福。夜遁，渡細渾河，踰沙磧而走兀籠格赤 (Kourkandj) 朮赤遣使者名真帖木兒 (Tchintimour) 者往諭氈的降。城中無主，人民混亂，不知所從。見真帖木兒至，居民更加騷動，欲殺之。真帖木兒舉昔格納黑之前事勸誠，且僞與立約，誓引蒙古軍他去，不入氈的城，城民乃釋之歸。

已而氈的居民見敵兵至，自恃城高不爲備。然蒙古軍樹梯環登，踰城而入，驅居民於野，以未抗拒，得免死，僅戮侮冒真帖木兒者數人。縱掠九日後，始許野外露處之居民入城。蒙古汗子命不花刺人阿里火者爲氈的長官，其人曾仕其父，並奉使至摩訶末所也。朮赤旋分兵下其鄰城養吉干 (Yengui-kend) 突厥語猶言新城。城在細渾河畔，距花刺子模湖二日程。先是畏吾兒軍有萬人從征，至是許其還國，別募突厥蠻之游牧部落萬人以補其額，使那顏台納勒 (Tainal) 統之赴花刺子模。然此軍在途不復約束，乘台納勒率前鋒先行，叛殺其代將。台納勒聞變馳還，擊殺大半，餘衆遁馬魯 (Merv) 阿母 (Amouyé) 二城。

第三軍僅五千人，阿刺黑 (Alac) 速格禿 (Sougton) 脫海 (Togai) 三將統之。約案此三人曾經那河通世之成吉思汗實錄考訂爲元朝詔史卷八諸功臣中之阿刺黑，速亦進取別納客忒，守城之突厥康里將卒，逾三日始乞降，蒙古軍許其不死。然既降之後，驅城中人於城外，別置軍人於一處，刀矢並發，盡殲之。分工匠於諸隊，集聚丁壯，役以攻城。

此軍復進向忽氈，忽氈守將帖木兒滅里（Timour-Melik），驍將也。世界侵略者傳譽帖木兒滅里之勇，謂其能為其執已。以精銳千人退守細渾河中一島之堡壘。島距兩岸遠，矢石所不及。蒙古軍尋得訛荅刺等處蒙古兵二萬土民五萬之助，乃編土民什百為隊，以蒙古將校督之。運石於三程外之山中，以填河。帖木兒滅里會造甲板舟十二艘，覆以氈，用醋浸黏土厚塗之，以禦火攻之器。每日出六舟薄兩岸，從舟隙發矢，射蒙古軍。蒙古軍累被帖木兒滅里夜襲，多所損折。已而帖木兒滅里計窮，勢不支，夜以七十舟載士卒輜重，自帥精銳駕甲板舟，列炬燭川沿流而下。蒙古軍曾在別納客忒附近以鐵絙橫鑿河中，乃斷其絙，諸舟陸續隨流而下，兩岸追兵不絕。帖木兒滅里聞汗子朮赤於氈的附近細渾河夾岸置重戍，兩岸置弩，並結舟為梁，阻絕川途，乃舍舟乘馬陸行。見蒙古兵追擊，止而與戰，待輜重前進，然後再行。如是數日，部卒本少，及是益減，不得已棄輜重，已而從卒次第亡失盡，單騎敗走。蒙古三騎尾隨不舍，勢逼，視箝中僅餘三矢，一矢鏃已失，取射最近追騎，貫其一目。同時斥後二騎曰：「尚有二矢在，速退，二騎遂反走。帖木兒滅里至花刺子模城，復自是往依札闌丁，相從至於此王之死。」

成吉思汗自帥其子拖雷進向不花刺。行近匝兒訥黑（Zernong）鎮，鎮民皆避入堡。成吉思汗遣荅失蠻（Danischmend）往諭降，堡中守卒脅之。荅失蠻呼曰：「我木速蠻（Musulman），約按木速蠻猶言回教徒。亦木速蠻之子，奉成吉思汗命，來拯汝等於深淵中。汗率大軍距此不遠，汝等若稍抵抗，霎時堡壘屋舍將平，血淹田畝矣；降則身家得保。」居民感悟，遣代表奉餽禮赴汗營。汗怒匝兒訥黑官吏不親納款，命召之來。官吏懼而來謁，然汗善待之。令民出鎮，簽丁壯為兵，編作一隊，備不花刺攻城之役。餘民聽還家，墮堡而去。

自是募一突厥蠻爲導，取人跡罕經之途，以向訥兒 (Nour)。前鋒塔亦兒把阿禿兒 (Tair-Bahadour) 遣人至訥兒鎮招降，仍如前恩威並諭。居民躊躇不決，已而招降使者數至，乃開門納款。塔亦兒不駐而去，送鎮中代表齋餽禮至成吉思汗營。汗命速不台至訥兒。速不台諭居民曰：「汝等應以獲保性命爲足，況家畜農具一不奪取，第應出鎮外，不許別攜一物。」居民既出，蒙古軍遂縱掠。汗尋至，問居民所納其主稅額若干，居民以千五百底納兒對。汗命如額輸前鋒營，許不額外再有誅求。居民立脫婦女耳環，已足供其半額矣。

一二二〇年三月，(六一七年一月)成吉思汗進至不花刺，亦外尼人阿刺丁丞相云，Bokhara 之名出於 Bokhara，火祆教墓閣 (magas) 語，猶言學問中心也。此名與畏吾兒及中國偶像教徒 (猶言佛教徒) 所稱之寺宇 Magas 名稱完全相類，然在此城建立之時，實名蔑只客忒 (Mejreth) 也。不花刺在地理家本哈兀哈勒時代，內城周圍約方一程，外有羅城，周圍有十二程。堡壘圍圍村莊並在其中。此地理家云：「罕利 (Sore) 水經其附郭，堡壘與城接，城外之地雖甚饒沃。然居民甚衆，所產不足供其食也。」士卒繼至，屯於此大城之四圍。城內有兵二萬，蒙古軍陸續攻城數日，守城諸將度不支，夜率全軍出走。蒙古軍出不意，被襲，急退。然算端諸將不乘勝進擊，反遁走。蒙古軍乃整列追之，及諸阿母河畔，屢殺殆盡。

明日，城中遣教長紳耆等出城納款。成吉思汗入城，過大禮拜寺，騎而入，問此是否算端之宮。有人答言此上帝之宅也，遂在祭壇前下馬。登講座台二三級，大聲言曰：「野草已刈，速以物來飼吾屬馬。」城人遂入市倉取穀，蒙古兵運可蘭經橫置庭中，以代馬槽，踐回教之聖經於馬蹄下。諸蠻人置酒囊於寺中，召舞者歌女入寺歌舞。蒙古兵亦自唱其國歌，聲徹四壁。當其娛樂之時，律士教師則執奴隸之役，爲之護視鞍馬。

如是者一二時，成吉思汗出城，赴祈禱場，不花刺居民盛會時聚禱之處也。命居民集於是場，汗登壇，問衆中孰

最殷富，衆舉二百八十人以應。其中九十人外國籍，汗招之使前，諭以算端之挑釁，及已不得已而用兵之意。既而曰：「應知汝曹已犯大過，而人民之長負罪尤重。設汝曹問我所言何據？我將答汝曹曰：我爲上帝之災，設汝曹無大罪，上帝曷降災汝曹之首？」次言地上財寶知取之，勿勞汝曹自獻，然應速告地中伏藏。命諸人指出管家之僕，強之呈獻其主財寶。每富人以一蒙古人監之，每日日出卽引至汗帳之前。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時猶有花刺子模兵四百騎，未能隨大隊出城，退據內堡。蒙古軍將攻之，先宣告於市，凡能執兵者皆應來前，違者死。及諸壯健者出，遂命其執內堡填壕之役，已而置砲攻之。凡十二日，內堡破，盡殲堡中守者。而攻堡之蒙古兵與居民，爲堡中人所傷亡者，爲數亦不少也。見全史第十二冊二六六頁。此書撰者頗表憤慨之意，謂蠻人填壕時所用之物，雖聖座與可闕經亦不免焉。又據世界侵略者傳所載，蒙古兵在內堡中殺三萬人，內有著名貴人不少，沒入婦孺爲奴婢。案三萬之數未免言過其實，吾人寧取當時人全史撰者之說。

內堡既拔，下令迫不花刺居民出城，附身衣服外，不許攜帶一物。居民既出，遂縱掠。凡違令未出城者，搜得輒殺。全史撰者阿里額梯兒曰：「是日也，極不幸。僅聞男女老少悲啼永訣之聲，蠻人在此種不幸人之前辱其婦女，男子力不能抗，惟有相對飲泣。中有數人，寧死不願睹此慘象。若法官別都魯丁(Bedr-ud-din)若教長魯克那丁(Rokn-ud-din)與其子，見其妻女被辱，曾奮鬪而死。」拷掠富豪，強其指出藏金所在。蒙古軍終在城中各處縱火。城內房屋僅大禮拜堂與若干宮室以磚建築，餘悉木房，遂付一炬。見全史，惟據世界侵略者傳，謂曾令居民將算端戰逐執兵以抗，成吉思汗因縱火焚城。

成吉思汗離此焚餘之不花刺，移軍進向撒麻耳干。兩城相距有五日程，軍循宰利河行。此河風景甚美，兩岸園

圍別墅相望。成吉思汗分兵攻取沿途所經之荅不昔牙 (Debonsaiya) 撒兒的勒 (Satei) 兩堡；自率大軍逕向

撒麻耳干。不花刺之俘民隨軍後行，頗受虐待，其疲不能前者，輒殺之。見全史二算端以突厥波斯兵四萬守撒麻耳

干，命良將統之。見札刺丁傳，一據尤外尼云，撒麻耳干守兵共逾十萬，內突厥兵六萬人，大食或波斯兵五

史則謂守兵有五萬人。刺失德所誌兵數亦同，顧刺失德所誌蒙古軍侵入河中之事，蓋全錄尤外尼書者。全

有其他三軍已取河中北方諸地，亦來會，並驅土著丁壯至。汗以騎兵先達城，翌日部隊俘虜繼至。俘虜每十人爲一隊，

隊執一旗，諸隊陸續來至城下，俾城人知其兵多。城人見之，果以俘虜爲戰士，蒙古主環城視察形勢者兩日。第三日

晨遣策軍與士卒進擊，城民中有勇士一隊出城禦敵，然花刺子模兵不敢與蒙古軍戰，未出援。蒙古軍誘城中勇士

至埋伏所，諸人無馬，中伏盡殞。見全史二六八頁一尤外尼則謂花刺子模統將數人率守兵出城擊 此戰遂使城

中人喪失士氣。守兵以康里人居大半，康里人自以爲突厥與蒙古人爲同種，將必受善待，因懷去就。成吉思汗許收

錄康里兵，由是康里兵攜眷屬輜重出城降。第四日將攻城，城中之法官教正 (Bohe) 率諸律士赴成吉思汗營納

款，汗善諭之歸，遂開城降。(回曆三月，西曆四月)首卽墮其壁壘，命居民悉出城，違者殺無赦。僅許法官教正及其

親從等留城中，聞其數甚衆。據尤外尼云，其數致有五萬。蒙古兵縱掠城市，搜殺藏匿之人甚夥。

是夜有突厥將名阿勒卜汗 (Alpkhan) 者，率兵千人自堡突圍出走，追從算端。達曙，蒙古兵諸面同時進攻

內堡，薄暮攻入堡內。有勇士千人退守禮拜寺，力抗不降，蒙古兵縱火焚殺之。

至是將康里波斯人分置兩處。聚康里人於平原中，收其兵械馬匹。依例外國降卒應改衣蒙古裝束，雜額上髮

結辯，茲亦命康里人爲之以安其心。至夜盡屠之，死者康里兵三萬。統將巴里失馬思汗 (Barischnmaz-khan)、脫海汗 (Togai-khan)、撒兒昔黑汗 (Sarsig-khan)、兀刺黑汗 (Oulag-khan) 等二十人，其眷屬馬匹輜重皆爲蒙古軍所得。

撒麻耳干居民被殺者爲數亦衆。括餘民，成吉思汗取工匠三萬人，分賞其諸子諸妻諸將，蒐簡供軍役者，數與之同。尙餘居民五萬人，出贖金金錢二十萬，然後許其還城。成吉思汗驅新編撒麻耳干之丁壯一部渡阿母河，所餘丁壯以付諸子等，率以進攻花刺子模。嗣後屢有徵調，此種不幸之人獲歸故鄉者爲數無幾，撒麻耳干全州人丁幾盡虛耗。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全史第十二冊二六七頁。

撒麻耳干城有算端之戰象二十頭，象奴以獻成吉思汗，請給象食。汗問象食何物？答言食草。乃命放象於野，後皆餓死。

初，成吉思汗抵撒麻耳干城下時，卽命速部人哲別那顏、兀良哈部人速不台把阿秃兒，二人各將萬騎，往追算端摩訶末。諭以逕追算端，若遇重兵，則勿戰，而待大軍之至；設摩訶末不戰而逃，則追隨勿捨。沿途諸城降者免之，抗者滅之。

當蒙古軍進踏河中之時，摩訶末離戰地甚遠，神志沮喪，且濡染及於臣民。先是建築撒麻耳干堡壘之時，摩訶末曾至此堡濠邊，濠與河水相接。摩訶末曾云：「韃韃兵衆，投鞭足以填之。」及聞蒙古兵侵入河中境內，乃棄撒麻耳干，取道那黑沙不 (Nakhsheb)，沿途輒語居民速自爲計，其士卒將不能衛之也。集文武將吏議方略，諸人意見

不一，愈使其一策莫展。諸宿將會建議，河中已無暇可救，應以全力防呼羅珊、伊剌克。召集散處各處之兵，合成一軍，並盡徵木速蠻，共守阿母河線。別有人勸摩訶末赴哥疾寧，糾集諸軍以抗韃靼，縱然不勝，可奔印度。摩訶末以此策萬全，從之，遂向哥疾寧。道經巴里黑，其子魯克那丁之相阿馬都木勒克（Amad-ul-mulk）適自伊剌克阿只迷封地奉命來見。緣魯克那丁惡其相，然因其爲摩訶末所信任，又不敢得罪，故藉故遣之來，因以遠之。阿馬都木勒克自度處境之難，固欲託庇於算端所，然伊剌克爲其故鄉，而眷屬又在彼處，戀不能捨，遂勸摩訶末赴伊剌克，謂其地人財俱足，可以禦敵。摩訶末子札闌丁時從父，深不以此二退兵策爲然，欲阻蒙古兵逾阿母。乃請於父，設父決赴伊剌克，則乞假兵柄與敵一戰。且云：「俾處敗創之時，使人民不得詛咒。謂迄於今茲重徵吾屬賦稅，及處危難之時，乃棄吾屬，一任韃靼人之蹂躪。」然摩訶末不從其言，反斥其少不更事。謂吉凶有定，災禍之來，孰能抗之？不如待天象有利於我之時。見札闌丁傳一册。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算端離巴里黑前，遣一支隊赴忒耳迷撒麻耳干間之般札卜（Pendjab）訶敵情。旋聞報，不花剌陷，繼報撒麻耳干降，遂急離巴里黑。扈從軍士皆突厥人，諸將皆秃兒罕可敦之戚也。中途謀殺算端，事泄，摩訶末夜易寢幕防之。晨起視空幕，攢矢已滿。遂嚴警備，疾馳抵你沙不兒，（回曆二月十二日，西曆四月十八日）以爲蒙古兵不遽渡阿母河。然三星期後，偵知敵騎已入呼羅珊，（回曆三月七日，西曆五月十二日）乃藉行獵爲名，攜少數隨從出阿剌克門，離你沙不兒。城民旋得訊，遂大驚懼。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自撒麻耳干遣往追逐摩訶末之二軍，在般札卜不用舟梁渡阿母河。蒙古軍以牛皮裹樹枝作鞆，藏軍械服用。

於中，繫鞵於身，手握馬尾，隨以冰水，舉軍截流而濟。見全史第十二册二六八頁。修士迦兒實所誌，隨租人渡河之河。可參照 Vencenti Spectrum 第四册第三十一卷第十七章四五〇頁。又希臘史家 Nicetas Choniates (ad. an. 1164, ap. Stritter, Mem. Popul. 第三册九二九頁) 亦云突厥 (Turcs Patchinakes) 渡禿納 (Danube) 河時以革裹腰木，繫繫之，使之滴水不透。身坐其上，手握馬尾，兼奉馬鞍及軍器，使馬若帆，用鞵作船，橫斷禿刺河極易。

哲別速不台兩將長驅直入呼羅珊。是時呼羅珊民物繁庶，分四郡以馬魯也里，你沙不兒，巴里黑四城爲郡治。蒙古軍將至巴里黑，城民納幣迎降，蒙古軍置一守將以鎮之。進至匝維 (Nave)，城人閉門，拒不獻糧，蒙古軍不欲頓兵於此，捨之而去。守城者登陴擊鼓辱冒蒙古軍，蒙古軍遂還攻其城，三日拔之。盡屠其民，焚燬所不能取攜之物而去。進向你沙不兒，執土民使誓告算端踪跡。分遣使者至諸城諭告成吉思汗將率大兵至，若拒不降，將蒙最大不幸。其降者則置一帶印 (tamga) 之蒙古守將以鎮之。設拒降之城守備不固，則攻破之，守備完整，則棄之前進，蓋其志專在追獲算端也。

算端去你沙不兒後，丞相法官教正三人共攝此城留守事，以待新任長官舍里甫丁 (Schéref-ud-din) 之至。舍里甫丁本宦官，奉算端命自花刺子模來，在道得疾，未至你沙不兒三日程，客死。其從官恐衛卒奪其資裝，祕喪不發。三留守之一人託言郊迎，率兵出城齎行李入城，然舍里甫丁之衛卒千人不願留城內，去而追從算端。翌日，出城三程地，蒙古軍前鋒已近你沙不兒，聞而追擊，殺之。(回曆三月十九日西曆五月二十四日)

蒙古軍進至你沙不兒城下，諭令開門，城民請俟其主就擒後降附，先餽軍糧，蒙古軍受之而去。其後他隊連日經過城下，亦咸受供給。最後那顏哲別至你沙不兒，(回曆四月一日西曆六月五日) 召留守者出謁。留守假平民三

人官，奉糧餽物。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哲別授以成吉思汗之檄，檄用畏吾兒文，其文略曰：「檄告守將貴人平民等知之：上帝

以大地之國自東迄西付我一人，降者保其身家，抗者並其妻女家屬殺之。」同時命以糧供應蒙古軍之至城下者，

勿以火拒水，勿恃城堅守衆，否則將完全毀滅。見史集

時有回教與異教之軍人，與夫謀剽掠之亂民，從此二蒙古軍者，爲數甚衆，追隨摩訶末之踪跡，進軍甚速。躡所

過之地，掠其馬匹牲畜，速不台之經行火木思 (Counnoss) 而向伊刺克阿只迷也，歷破哈不珊 (Khabouschan)，

徒思 (Thouss)，額思法刺因 (Estérain)，達蔑干 (Darnégan)，西模娘 (Simnan) 諸城。伊刺克阿只迷，波斯之

三州也。有一沙漠與呼羅珊法兒思起兒漫三地相隔絕，其間有數山蜿蜒其間，山巔終年積雪，阿刺壁人故名其地

曰只巴勒 (Djibal)，猶言山地也。統將哲別逾馮樛峇而至刺夷 (Rayi) 城下，與速不台會，共襲破此城，殺男子，

虜婦孺，所爲暴行，前所未聞也。見全史二七一頁一樂園云，刺夷城先是有宗教派別之爭，諸派交惡。阿不哈

信徒因恨而通款哲別，及城陷，盡殺哈尼非信徒。已而哲別以爲賣其同教者忠順亦不可恃，乃並屠沙非亦派信徒。

摩訶末自你沙不兒出奔其子魯克那丁營，時魯克那丁已集伊刺克軍三萬人於可疾云 (Cazvin) 城下。摩訶

末集此軍諸將，共謀防禦之策。以羅耳 (Lour) 王赫匝兒阿思卜 (Hézar-Asb) 赫匝兒阿思卜者，曲兒忒人阿不

不塔海兒奉其主法兒思王命，取羅耳之地，已而叛。自王羅耳一一六〇年時，赫匝兒阿思卜嗣位，取柔

勒 (Schoules) 之地。柔勒者，遊牧部落也。失地後徙居法兒思境內，後哈里發納昔兒授赫匝兒阿思卜爲

阿塔卑。(見 Tarikh) 意志堅強，召與之謀。史書言此小國王赴召時，見王幕七拜，算端命之坐。及羅耳王還邸，摩

Gonzié 第四卷第二章) 意志堅強，召與之謀。史書言此小國王赴召時，見王幕七拜，算端命之坐。及羅耳王還邸，摩訶末遣丞相阿馬都木勒克偕統將二人往與之共謀防禦事。羅耳王以爲羅耳法兒思以山爲界，算端應急赴山後，

其地物力豐饒，不難召集羅耳，黍勒，法兒思，舍班哈烈（Schëbankarës）諸部之步兵十萬，黍勒人與舍班哈烈人皆，前者居忽即斯單之北部，後者居法兒思之北部。以扼諸山隘口，而阻韃韃之侵入。脫勝，可振士氣，而治其畏敵之疾。算端以為羅耳王之獻此策，蓋欲利用其以制其鄰法兒思之阿塔卑，遂謝曰：「待強敵去後，再謀此阿塔卑也。」

摩訶末甫決定留守伊刺克，即得刺夷不守之警報。隨從之王侯貴人，畏蒙古人甚。一聞此訊，爭先出奔，士卒亦潰。算端與諸子避往哈倫（Caroun）堡，途遇蒙古兵，不識其為算端，發矢射之。算端馬負數傷，仍忍痛而趨，負其主入哈倫。摩訶末僅留一日，易健馬，進向報達。算端甫離堡，蒙古兵至，以算端在堡中，急進攻，已而知其已去，解圍追之。途中捕得算端放還之鄉導數人，詢知算端逃向報達。然算端實已趨他道，蒙古兵失其踪跡，遂殺導者而還。

摩訶末既改道，馳向可疾云西北數程之撒兒只罕（Serdjihan）堡，堡在高山上。參照 Safi-ud-din Abd-ol-Djihan-Nunna 書刊本二九七頁。撒兒只罕，波斯語猶言世界之頭。居七日，又奔岐蘭（Gulian）復由岐蘭奔馮穆荅而，既至，幾子身無長物矣。

時蒙古兵已入馮穆荅而，破其都會阿模里（Amol），及其商業城市阿思忒兒（Aster-Abad）。摩訶末謀於來迎之諸異密（emir），鈞案異密官號從唐譯名，欲知何堡可以避兵，諸人勸其暫避入裏海中近於馮穆荅而諸島之一島，摩訶末將從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留居海岸一村落中數日。傳記家奈撒人摩訶末曾云：「算端逐日詣禮拜寺，為其五次祈禱，使教長為誦可蘭經。因悲泣，遂對上帝發願，將來如能光復舊物，必使國內悉遵正義而行。」無何蒙古兵至。馮穆荅而有一小國名曰客不的札蔑（Ke-boud-djame），其王魯克那丁（Rokn-ud-din）因摩訶末奪其地而殺其從

父從兄，遂恨算端而投蒙古軍，復有其國，導蒙古兵至。摩訶末亟登舟出海，陸上發矢射之，有敵兵數騎躍馬入海逐舟，盡溺死。

時摩訶末已得肋膜炎病，自知將死。乘舟離岸時歎曰：君臨之國不少，乃無數肘之土可作墳墓。既而登一小島，喜其地安寧，結幕居焉。馮樛蒼而沿岸居民以糧物來獻，算端皆授以官職或食邑之制書。有時須親書之，蓋隨從諸人多已遣赴諸子所也。數年之後，札闌丁恢復故國之一部時，凡以此類制書獻者，皆授以尊榮。其以算端摩訶末所賜之小刀或手巾出示者，亦重賞之。

摩訶末自知病勢日重，乃召諸子札闌丁、幹思刺黑沙、阿黑沙 (Acschah) 等至，取消前此命幹思刺黑沙嗣位之舊詔，謂非札闌丁不足以光復故國，遂親取佩刀繫其腰，命諸子對之委質，並勵守忠不貳。不數日死，葬於島中。諸史家名此島曰阿必思渾 (Abisoun) 島，或阿必思渾海之島，別言之，裏海之島也。阿必思渾爲海邊之一鎮市，馮樛蒼而州朱里章 (Djurdjan) 城之海港也。(參照本哈兀哈勒之地誌，) 距阿必思渾鎮數程之遠，有三島，其中一島卽爲算端摩訶末避兵之所。此鎮之名曾爲裏海全倉卒無殮衣，卽以其襯衫裹葬之。見札闌海之名，波斯人亦名裏海曰塔拔里斯單海，曰可薩 (Kasab) 海。

此滅國不少斥地甚廣，君主之結局，如斯而已。

諸史家對於摩訶末之毀譽不一：曾仕成吉思汗諸孫爲丞相之兀外因人阿刺丁，與哈馬丹人刺失德，對於花刺子模帝國之滅，曾以詳細記載留示吾人。此二史家皆謂摩訶末處危難之時，畏敵甚，而又篤信星者之說，遂致一籌莫展。且不應以其怯敵之意流露於外，致使軍民志氣銷沉。當敵人任其喘息之時，則以娛樂爲事。聞摩訶末未走伊刺克以前，留居你沙不兒之三星期中，全以其光陰消磨於宴飲樂舞諸事。左右盡娛樂之人，此州官吏竟委棄政

務，而專爲之覓求舞人歌妓云云。然當時之一著作家阿里額梯兒之批評，則又不同。據云：「摩訶末博識，尤精通法學，喜接學者律師教師而厚待之。其爲人喜勤勞，不嗜奢華遊樂，關心國事，爲人民謀幸福。」史家哲赫比謂其勤勵果敢，惟野心勃勃，致使其常爲不義，而嗜殺人。見回教史諸史家之毀譽雖不一致，然摩訶末當蒙古兵侵入時之怯敵行爲，實無以自解也。

先是摩訶末棄阿母河防之先，曾遣使至花刺子模，促其母借其後宮避兵馮樛荅而境內，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會成吉思汗之使者亦至。成吉思汗因摩訶末母子不和，遣其近臣荅失蠻往離間之。荅失蠻轉達汗言，謂汗知算端不孝其母。算端之將校有一部份願助蒙古軍，然汗無意侵入禿兒罕可敦所主花刺子模之地。請遣親信之使者來，面達可敦之意，他日諸地完全略定後，將以呼羅珊之地奉可敦云。禿兒罕可敦置不答，及聞算端退走之訊，乃盡率摩訶末之諸妻諸子，輕齋珍寶，棄花刺子模而去。意以爲蒙古軍戰勝飽掠後，不久必退出本國。而摩訶末昔年兼併之諸國王侯，皆在花刺子模獄中，恐已去後生變，乃於瀕行之先，盡出此等繫囚投之阿母河中。由是伊刺克塞勒朮克朝末主脫黑魯勒之二子，巴里黑王父子，忒耳迷主，范延王，鑊沙 (Vakhsh) 王，昔格納黑主之二子，古兒末主馬合木之二子，及其他王侯數人，盡死。惟牙即兒 (Yazer) 王子烏馬兒汗 (Omar-khan) 以此行達其故國，留作鄉導。烏馬兒汗頗獻忠誠，然將至牙即兒，禿兒罕可敦亦斷其首。見札蘭丁傳一冊 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馮樛荅而諸山中，有亦刺勒 (Yul) 堡，險峻難攻。摩訶末前至馮樛荅而，欲其母並眷屬避兵此堡。至是禿兒罕可敦取道的希思丹 (Dihistan)，入居此堡。統將速不台追摩訶末經此堡下，留兵一隊攻之。亦刺勒堡常多霧雨，得

水易，居民從未疏池蓄水以備旱。及堡被圍，久不雨，此事向鮮有之。被圍數月後，守兵渴甚，不得已乞降。蒙古兵入據之日，雲霧蔽天。俘禿兒罕可敦及其子之諸妻子，送蒙古主營。時蒙古主適在圍攻塔里寒 (Talcan) 也。摩訶末諸子雖在稚年，成吉思汗盡殺之。以算端之二女賜察合台。察合台自納一人，以其一轉賜其家臣木速蠻哈別失阿米的 (Habesch-Amid)。算端之第三女則歸成吉思汗之侍臣荅失蠻為妻。算端別有一女名罕速勒壇 (Khan-sultan) 前嫁撒麻耳干主幹思蠻而寡居者，為葉密立 (Tibi) 城之一染工所得，亦以為妻。成吉思汗挈禿兒罕可敦歸蒙古，後在一二三年歿於和林。可敦之相納速刺丁同被俘，甫送至塔里寒，即殺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子尤亦請罕速勒壇於其父，成吉思汗以賜之，後生數子。

初亦刺勒堡將下時，一閹官知札闐丁擁重兵在外，勸可敦破圍往依之。可敦答言寧受敵俘之痛，不願往依其孫，其深恨其孫也如此。

摩訶末之珍寶亦為蒙古主得。先是算端走伊刺克，路經比思塔木 (Bisfar) 城時，以寶石盈十篋付一從校，命交額兒迭罕 (Erdahan) 堡守將。堡甚高，在襍穆荅而伊刺克兩地分界山中，處刺夷之北，險峻難取。及蒙古兵至堡前，許守將不死，守將遂獻算端珍寶，送致蒙古主營。見札闐丁傳

摩訶末死後，其三子從海道赴巴勒罕 (Balkhan) 灣中之曼乞失刺克 (Mankischlak) 復自是赴花刺子模。始禿兒罕可敦之倉卒出奔也，都城未置留守，遂呈亂象。見諸王至，全城大獻。未久有兵七萬集於諸王麾下，此軍諸將皆突厥康里人。始利幹思刺黑沙闌弱易與，冀得便宜各遂其野心，及知其以位讓兄，而札闐丁性情堅決，大權必

不甘旁落，則大失望，陰謀殺新算端。札闌丁聞其謀，一二二一年二月十日（六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卽出奔呼羅珊。前由忽甯得脫之守將帖木兒滅里以三百騎從，疾驅橫斷花刺子模呼羅珊兩地十六日程之沙漠，而至奈撒。見札闌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成吉思汗取撒麻耳干後，屯兵於撒麻耳干那黑沙不兩城之間。一二二〇年春夏兩季皆駐於此。是年秋，修養士馬畢，遂續進兵。聞摩訶末諸子駐兵花刺子模城中，乃命朮亦察合台窩闊台三子率兵斷其歸路。同時命在呼羅珊之蒙古軍，戍守沙漠南界一帶。札闌丁至奈撒時，已有蒙古選騎七百人屯於此地附近，札闌丁猛擊敗之，遂赴你沙不兒。奈撒人摩訶末曰：「是爲木速蠻對於蒙古軍第一次之獲勝也。」札闌丁之兩弟較爲不幸：札闌丁出走之後三日，聞蒙古軍進向花刺子模之訊，亦奔呼羅珊。蒙古軍躡其後，甫至奈撒附近之哈連蒼兒堡，蒙古軍卽踵至。堡屬札闌丁傳之撰者摩訶末。此蒙古軍原爲等待花刺子模軍之追從其新算端者，不知幹思刺黑沙阿黑沙二王之在哈連蒼兒堡中。堡主摩訶末之姪出禦敵，俾二王得及時脫走。然蒙古軍偵得脫走者爲二王，卽不戰而追。及諸一小村曰維失忒（Vescht），二王列陣以戰，蒙古兵敗。二王恃勝不設備，忽又有別一敵軍至，再與之戰，二王歿於陣，蒙古兵以矛貫其首徇示州中。

維失忒之鄉民搜花刺子模兵尸身，得寶石甚夥，廉價售之。緣蒙古兵無所用，故不取，而爲鄉民所得也。見札闌蒙古兵入花刺子模，進薄其都城兀籠格赤（Keurcandje）。阿刺壁人曾變其名曰者兒札尼牙（Dejidi-janye）。蒙古人則名之尼（Orcandje）。兀籠格赤亦名花刺子模，與州名同也。此大城跨阿母河兩岸，阿母河自阿母城下入花刺子模境，流入阿刺勒（Aral）湖，

海鹹水湖也。花刺子模境內僅有阿母河兩岸適於耕作，故兩岸城村相望。惟出此狹隘地帶之外，皆爲沙磧。見本哈地誌，阿刺壁文地名辭典。

花刺子模及兀籠格赤條。自摩訶末三子出奔以後，城中無主，共推突厥統將忽馬兒（Khoumar）爲帥，以其

爲算端母族故也。阿不哈齊書（突厥文六四頁）謂其人爲禿兒罕可敦之兄弟。圍攻尙未開始，花刺子模軍先大失利。蒙古前鋒遊騎進至城門，

似欲掠牲畜，城中人大出步騎逐之，蒙古伏兵突出，追者傷亡甚衆。餘衆潰入城內，蒙古兵亦從而入，然因人數太少，

旋退出。諸王率大軍至，使人招諭，許不加損害。朮赤且命人告城民，言其父已以花刺子模封彼，彼願其都城完全無

缺，已下令禁止損害云云。城民明大勢者欲降，且故算端曾自阿必思渾島以手詔諭花刺子模之居民曰：「汝等應

感余恩，一如感我父祖之恩。茲爲愛汝等計，特致勸告之詞，設力不能禦敵，最良之策莫若乞降。」然城民不從。

蒙古軍乃退治攻具。境內無石，不足供礮擊，則多伐桑木以代礮石之用，於未投射之先，漬水增其重量。攻具未

備之前，仍以威脅利誘，勸城民出降。會徵發所略諸地之丁壯至，命執填濠之役，十日而工畢。至是蒙古軍遂欲取橫

跨阿母河兩岸之橋梁，遣兵三千人往，盡沒，守者膽益壯。然其足使此城久攻而不能下者，要爲朮赤察合台二王之

失和，號令不一，紀律亦弛。花刺子模人利用此事，屢使蒙古兵多所損傷，六閱月而城不下。諸王遣人赴塔里寒，告蒙

古主損兵甚衆而城難下之事。成吉思汗廉得其情，大怒，改命窩闊台總統圍城之軍。窩闊台乃和解兩兄，申嚴約束，

軍氣復振。已而下令總攻，守者遂不支。蒙古兵梯登入城，以石油澆先見房屋，縱火焚之。花刺子模兵雖敗，仍奮勇巷

戰，節節防禦，婦孺亦參列行間，如是七日，花刺子模人數甚衆之城民，被困於三坊之中，始乞降。遣警長往見諸王曰：

「吾屬已受王等之嚴威，使吾屬感王等之惻隱，此其時矣。」朮赤怒曰：「彼等以抗拒而沒我軍之一部，則迄今受

其嚴威者爲吾曹；乃反謂彼等受吾曹之嚴威，茲吾曹將使彼等一受之。」遂命驅民盡出城外，令技師工匠別聚一
所，其從之考，遣送蒙古，皆得免死。然有不少匠人懼遠謫，以爲居民可免死，因混處其中而不出，蒙古兵分居民配諸
隊間，以刀鉞矢盡屠之。據阿刺丁刺失德二史家之說，每一蒙古兵殺二十四人，計兵士免者惟幼婦兒童，夷爲
之數凡五萬人也。刺失德云，匠人遣送蒙古者，數有十萬。奴婢屠後掠城中餘物，決阿母河堤，引水灌城，廬舍盡毀，藏者皆死。史家阿里額梯兒云：「其他諸城之陷，餘民或潛
匿，或遁走，或藏積尸中，而得免。惟花刺子模之人免於兵者，盡溺於阿母河水中。」

有司教名捏只木丁(Nedjm-ud-din)，居花刺子模城，諸王聞其德望，城未被圍前，勸其來蒙古營中避難。司教
答曰：「我安處花刺子模人中，已有七十五年。今彼等既處危境，不忍棄之。」竟死城中。見札闌丁傳一世界侵略者
傳第一册一史集一全史。

成吉思汗駐夏於那黑沙不之草原，休養士馬畢，進圍阿母河北岸之忒耳迷。諭城民開城墮堡壘，不從，攻十日
拔之。盡驅其民出城，分配諸蒙古隊屠之。有一老婦將受刃，呼曰：「有美珠願獻。」及索其珠，則云已嚥入腹中，乃剖
腹出珠。成吉思汗以爲他人亦有嚥珠之事，命盡破諸死者之腹以求之。

成吉思汗駐冬於薛蠻(Seman)，分兵躡其東諸地，入巴達哈傷，降之。阿刺壁文地名辭典云，巴達哈傷俗稱
巴刺黑傷(Balakhshan)，緣其地諸山產
寶石，尤以紅寶石名Balakhsch者爲著名，故
以名其地。其地當波斯商人赴土番之孔道。同時命汗子拖雷率兵入呼羅珊，殘破此美麗州郡。及春，阿母河北
諸地或毀或降，悉皆略定。成吉思汗遂涉淺灘渡阿母河。巴里黑城遣使迎獻重幣，此著名大城雖降，猶不免於全滅。
成吉思汗得札闌丁駐兵於哥疾寧之報，欲進軍，念留此民衆之城於後路爲非計，遂以檢括戶口爲名，驅巴里黑之
民出城，盡屠之。蒙古兵入城焚掠，全城灰燼，夷其堡壘而去。

成吉思汗由是進至訥思來忒忽 (Noussret-coub) 此言得勝山。堡在塔里寒山地中，勢險固。戍兵勇健，諸將攻

之六閱月而不能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成吉思汗乃驅俘虜於前敵，退者斬；蒙古兵造木架，連土成丘，高與敵壘等，置

炮猛攻堡內。守者計窮，全軍突圍出走，騎兵竄山得脫，步卒盡殲。攻之凡七月，始拔其堡。蒙古兵去後，堡中生人疊石無存。見全史第十二册。

蒙古兵毀堡之時，拖雷亦全毀呼羅珊，還軍父所。先是哲別速不台二將追逐摩訶末時，已躡此州之一部。二將所下城邑，各置將以戍之。顧其軍行後，不復有蒙古兵至，會有風傳算端勝敵於伊刺克者，前此懾於威者，至是意氣遂振。徒思之義兵長遂殺此城蒙古戍將，送首於你沙不兒。有一蒙古校駐兀思秃哇 (Oustoua)，守遣赴伊刺克兩軍之馬匹牲畜者，聞其事，率所部三百人入徒思，殺叛兵大半，夷其城壘，以待略取呼羅珊一軍之至。

一二二〇年秋，拖雷奉命進軍呼羅珊之時，曾命成吉思汗婿那顏脫合察兒 (Togatchar) 約案此人與前一人將萬騎為前鋒，進向奈撒。部將別勒忽失 (Belgousch) 所領分隊先至城下，別勒忽失中流矢死。蒙古兵為復仇，

遂圍奈撒。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先是摩訶末遁走伊刺克時，曾遣使往諭奈撒居民，謂今來寇之敵，作戰與其他民族異。最良之策莫若棄城市避入沙漠或諸山中，蓋韃靼人或者飽掠即去，則居民應逃避以全其生，否則必須重建堡塞以守也。緣此城堡寨，前此算端塔合失取奈撒時業已經其削平，改為耕地。然奈撒居民不欲遁走，遂重建之。

脫合察兒兵至奈撒城下，役俘虜簽軍架礮二十具以攻城，並強其負槌以破城，退者斬之。猛攻十有五日，城壁

裂一大口，其夜蒙古兵登陴，黎明入據城內。盡驅其民於野，命其互相反縛兩手。奈撒人摩訶末云：「此種不幸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脫其散走山中，大半可以逃免。及其互相反縛以後，蒙古兵不分男女老幼，攢射屠之。死者或爲奈撒居民，或爲他處人民來此避難者，計共有七萬人。」

後三日，蒙古軍分兵圍哈連荅兒堡，此堡卽屬奈撒人摩訶末。此傳記家誌其事云：「是時我適在堡中，堡在山，勢險峻，爲呼羅珊最堅諸堡之一。相傳自回教輸入此東方地域以來，此堡卽屬余祖。顧其地處全州之中心，凡脫走之俘虜，與避兵之民衆，多走集於此。若干時後，韃靼人見此堡不能下，乃索棉布袍萬襲，及其他物品，以作退兵之價。其實彼等已飽掠奈撒城之物，尙猶未厭。我允其所求，備衣物送敵軍前，然人皆知韃靼人見人必殺，無人敢作使者。最後得二老人願效死，託其子女於我而後行，蒙古兵拔營前果殺之。」

同一傳記家又云：「此種蠻人散佈呼羅珊境內，每至一地，卽聚鄉民，驅之赴其欲取之城，役之使司攻城器械。全境憂懼，人皆自危，致使被俘之人反較居家之人爲安。凡地主亦應率其臣民，攜其戰具，從韃靼軍。至其所欲取之城下，違者則攻其堡而屠其人。」見札爾丁傳。

一二二〇年十一月（六一七年九月）脫合察兒進至你沙不兒，欲取其城。攻城之第三日，守陴者射殺脫合察兒。蒙古軍代將者以兵力薄，不足拔此大城，解圍去。分軍爲二隊，自率其一攻撒卜咱瓦兒（Sebzavar），三日拔之，盡殺其居民七萬人。其一入徒思境，取諸堡，若哈兒（Car）那罕（Noqan）二堡皆下，居民盡被屠殺。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拖雷本軍入呼羅珊，先攻馬魯沙喜章 (Merv-Schahidan) 州中四大城之一也。前爲塞勒朮克朝滅力沙辛札兒兩算端之都城，城在平原中，土地肥沃，處馬魯水 (Merv-er-roud) 一名木兒合卜 (Murgab) 水者之傍岸。算端摩訶末乘阿母河而出走時，曾遣使至馬魯，傳諭是城官吏士卒，退保附近之蔑刺合堡，留城之居民不能遷徙者，可降蒙古軍。當時摩訶末之畏敵，已濡染及於諸臣。馬魯長官別海木勒克 (Behai-ul-mulk) 以蔑刺合堡不足恃，去而之阿刺塔黑 (Alatac) 堡。據可疾云尼 (Cazvini, Telim IV) 書云，阿刺塔黑位於塔拔里斯單境內之一高山上，四圍山勢險峻。有官吏數人仍返馬魯，其餘則散走他所。代別海木勒克守馬魯者，與教正，主降蒙古；法官與賽夷族長則主守。哲別速不台兵至馬魯境內之馬魯察克 (Maroutchac)，馬魯城即遣使納款。會有曾任摩訶末護衛之突厥蠻將名不花 (Boga) 者，糾合同種人爲一隊，襲據馬魯。主守之城民，州中之突厥蠻人，以及避蒙古人之徵調而來奔者，羣集其麾下。

先是馬魯之前長官抹智兒木勒克 (Moqir-ul-Mulk) 隨從算端至於其從忒耳迷出奔之時，算端死後，還至馬魯附近。軍民附之者皆從之，因奪據馬魯。不花孤立無援，亦服從之。由是抹智兒木勒克欲自立爲君，自稱王室血胤，蓋其母前在算端後宮，遭嫁時已受孕也。

教正之主降蒙古者，與距馬魯六日程撒刺哈夕 (Serakhs) 之法官有嫺好。時撒刺哈夕已置有蒙古戍將，教正遂與此法官秘密勾結，抹智兒木勒克知其事，祕而不發。然教正自泄其祕，一日在禮拜寺宣教，無意中言：「使蒙古之敵盡死。」聞者大恚，羣詰之。教正狼狽自辯，謂其口出此語，實與心違也。抹智兒木勒克先疑之，至是益信。然無謀叛之顯證，不敢加刑於此明法之人。未幾得其致撒刺哈夕法官之書，召犯鞠問，堅不肯承，示以手書，噤不能答。

抹智兒木勒克命之出，諸衛卒盡出手刀斃之，陳尸於市。

時別海木勒克已棄阿刺塔黑堡，赴馮樛答而投一蒙古軍將。自稱已據馬魯，設許其仍爲府主，願每歲命每戶出棉衣一襲以獻，蒙古將遂命其從軍行。行次薛合里斯單 (Schéhristan)，聞馬魯內亂，乃致書於抹智兒木勒克，謂彼此不應爭長官之位，蒙古軍勢甚盛，不可抗，彼於瞬息之間滅你沙不兒。今有蒙古兵七千，徵調兵一萬，進向馬魯。本人亦在軍中，敢自託友誼，函請謀自全之策。城中紳豪聞之驚懼，議出避難，旣而疑其虛妄，執訊齋書來使二人，盡得事實，遂殺二使者。蒙古兵亦見爲別海木勒克所欺，殺之。

抹智兒木勒克驚定，遣兵往執撒刺哈夕法官至，罪其親齋贖物獻那顏哲別，並受蒙古撒刺哈夕長官職。先是此法官曾殺某人，茲以付被殺者之子，處以復仇之刑。時有若干時不聞敵兵之訊，馬魯城中之紳豪與抹智兒木勒克儉安旦夕，不復爲備。已而阿母城長官來報，蒙古兵已在阿母城前渡阿母河，今踵其後而至。旋果有蒙古兵八百人進擊屯於馬魯附近之突厥蠻，戰方酣。適又有突厥兵二千人自花刺子模來，撫蒙古軍背，陣斬殆盡，俘六十人，徇於市而殺之。突厥蠻人旣戰勝，乘勢欲奉阿母城長官爲主，不欲再從抹智兒木勒克。然謀奪馬魯城而未果，乃大掠馬魯附近一帶之地，以泄忿。

至是拖雷之軍抵馬魯城下，軍凡七萬，有一部爲被略諸州徵發之兵。時突厥蠻軍萬騎尙屯馬魯城外不遠，蒙古軍設伏誘之，殺其一部，餘衆潰走。盡奪其所有並所掠馬魯城外之牲畜無算。

次日，(西曆一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回曆六一八年一月一日。)拖雷率五百騎周視城壘。七日之間，全軍

悉集城下，乃下令進攻。守兵從諸門出城突擊二次，皆被卻還。蒙古軍終夜環城守望，不使一人得脫。次晨，抹智兒木勒克遣一德高望重之教長使蒙古軍，拖雷以好言餌之而遣之歸。抹智兒木勒克遂奉厚幣親至蒙古營。世界侵略者傳第一

册

拖雷許其仍守舊職，赦馬魯魯城民不死，以榮袍賜此長官，且言欲見其友從，授以祿位。抹智兒木勒克乃悉召之來，及至，拖雷盡縛之，並縛抹智兒木勒克。飭舉馬魯魯最富之人，簿錄得商賈地主二百人，並錄工匠四百人，悉召赴蒙古營。遂縱兵入城，驅居民盡出，命各人攜其眷屬與隨身衣物以行。凡四日，城始空。拖雷在平原施金座，坐其上，命引所俘將卒至，對衆斬之。居民見者皆泣，繼而分別男女，幼童，配置諸營。居民別離，哭聲震天。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死爲奴，餘盡被殺。撒刺哈夕之簽軍因其法官被殺，爲復仇，其屠殺之殘酷尤勝於蒙古兵也。拷掠富豪，使指藏金所在，大掠城市。以塞勒朮克朝算端辛札兒墓中有殉寶，發其墓，而火其墓堂。夷平馬魯魯之城堡。見全史第十二册 | 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 全史謂馬魯魯一帶約有死者七十萬人。世界侵略者傳所誌之數尤衆。據云，有德高望重之賽夷族人也速丁 (Yas-ding)，曾借數人在十三日間計算死者之數，逾一百三十萬。而尸骸之隱伏未發現者計，尙未計焉。

此殘忍不下於其父之蒙古汗子，於離此屠場進躡你沙不兒以前，曾命土豪一人爲此荒城之長官，並置蒙古戍將一人以鎮之。居民有匿土窟中者，聞蒙古軍行始出，其數約有五千人，然其得慶更生之時亦不久也。旋有繼至之蒙古軍往從拖雷者，亦欲見馬魯魯人之流血。其統將命此輩不幸之人以衣盛麥，出城餉軍，及城民出，盡殺之。此軍繼進，路遇逃民悉屠殺無遺。別有一軍隨後至者，亦盡殺所見之人。

拖雷進軍你沙不兒，此城距馬魯十二日程。你沙不兒云者，波斯語撒婆兒 (Sapor) 城之義也。昔在庫薩和

(Carches) 鈞案此從 朝時代，爲呼羅珊之都城。昔人且以伊蘭名之，伊蘭者，波斯古稱也。此地未及百年，曾毀二次。

一一五三年，算端辛札兒在位時，突厥烏古斯之遊牧部落叛，呼羅珊遭其蹂躪。又在一二〇八年時，遭地震。然你沙

不兒旋見興復，拖雷率軍進圍此城，爲其姊夫或妹脫合察兒復仇時，城內人民甚衆也。見阿刺壁語地名辭典你沙不兒條一，只罕奴馬書三二

○頁 先是蒙古遊騎至你沙不兒附近者，輒爲城人所害，如是數月。城民逆料蒙古必來復仇，遂堅其守備，城上置發

弩機三千，發石機五百。蒙古軍攻具亦強，首先殘破你沙不兒四圍全州之地，繼對城設置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三百，

投射火油機七百，雲梯四千，礮石二千五百擔，而附近諸山尙可供給礮石不少也。攻具既多，士卒復衆，圍城中望之

奪氣，遂遣呼羅珊之大斷事官，率教長紳耆同赴拖雷營請降，並許納歲貢於蒙古主。拖雷不許，大斷事官被留。翌日

拖雷巡城一周，訓厲將士，環城同時進攻，是日爲星期三也。西曆一二年四月七日，回曆六一八年二月十二日。晝夜戰不息，比曉，濠塹

已平，城牆裂七十口。蒙古兵諸面攀登而入，街巷屋舍皆成戰場。星期五日，則蒙古兵爲脫合察兒復仇之日。脫合察

兒之妻，成吉思汗之女也，將萬人入城，所見輒殺，如是四日，貓犬無遺。拖雷聞前此屠馬魯時，民匿積尸中得免者不

少，至是命盡斷被害者之首，三分男女小兒之首，聚之爲塔。毀城歷十五日，城市遂墟。後人於其遺址上播種大麥焉。

惟工匠四百免死，徙之北方。其潛藏土窟之民亦不免，緣拖雷曾留兵一隊於此搜殺藏者，故居民死於窟中者爲數

甚多。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一全史。

四五年後，札闐丁復國時，曾將此荒地宿藏之物供撲買，撲買人應歲輸三萬底納兒。後掘者常於一日之中獲

得此數，有時且過之。見札蘭丁傳。

時呼羅珊境內僅也里一城未下，拖雷移軍攻之。其別將分躡徒思者，在此城附近發哈里發訶命刺失德

(Haroun-er-Raschid) 與哈里發阿里後人十葉派最崇奉之阿里刺齊 (Ali-er-Razi) 之墓。拖雷順路躡忽希斯

單 (Coubistan)，進薄也里城下，此城在你沙不兒東北，相距五日程，四山環繞，中一平原，村聚園圃遍佈。見Pincier

地志，倫敦一八一三年四開本，一八一八。此城長官殺拖雷諭降使，勵所部奮勇死守。蒙古兵諸面同時進攻，戰甚

烈，凡八日，長官歿於陣。城中人有議降者，拖雷知城中戰守之意不齊，遂召降。如立降許免死，城人遂降。拖雷僅殺札

闌丁之官吏士卒一萬二千人，命一回教人為長官，置一蒙古將以鎮之。越八日，拖雷奉父命還會師於塔里寒。見世

略者傳第一册也里州志。

當蒙古軍侵入呼羅珊之時，有一突厥蠻小部落名哈夷罕里 (Cayri-Khanli) 者，居於馬魯沙喜章附近之馬

罕 (Mahan) 區中，畏大敵而西徙，居阿美尼亞所屬阿黑刺忒 (Akhlats) 之地。其後八年，蒙古兵侵入斯地，則又徙

小亞細亞。時此部落之首領名額兒脫黑魯勒 (Ertogroul)，統四百四十戶。魯木 (Roum) 算端畀以東羅馬帝國

境上昂果刺 (Angora) 附近之一地，賜號曰兀只別 (Oudj-Bey)，其爵視歐洲古封建時代之公侯。及其死也，其

子幹思蠻 (Osman, Othman) 繼立，遂漸蠶食東羅馬帝國之地而廣其封疆。一三〇〇年，蒙古人滅小亞細亞之

塞勒朮克朝後，諸守將分據此國之時，幹思蠻遂於其小境內亦自建一國，號算端，是為幹思蠻國之始祖。見木涅靖

二册一 Sa'd-ed-din Efendi 撰「史疑」
(Tadj-ut-Tevarikh) 多桑藏突厥文寫本。

成吉思汗滅塔里寒後，駐夏於其附近山中。一二年察合台窩闊台二子還自花刺子模。長子朮赤自取兀籠格赤後，即渡細渾河北去。是秋，成吉思汗聞札闐丁擁重兵據哥疾寧（Ghazna），遂進軍往攻之。道經客兒都安（Kerdouan）堡，留攻一月，拔而夷之。踰欣都山（Hindou-kesch），鈞案即史籍僧傳中之大雪山。此山系東延，構成印度北界。踰山後，圍攻范延堡，察合台之一子木阿禿干（Moatougan）傷矢卒。其祖鍾愛此孫，悲憤之極，下令疾攻。堡陷，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滅之。成吉思汗欲是地淪為荒墟，故百年之後尚無居民也。

察合台喪子時適他往，毀范延時始還。成吉思汗命人秘其事，偽言其子他適。越數日，汗與三子共食，佯作怒色，責諸子不從命。語時屬目察合台，察合台懼，跪而自明，父命死不敢違，汗猶反覆前詞譴責之。既而曰：「汝言實歟？汝能踐言歟？」察合台亟曰：「寧死必不違所言。」汗乃曰：「汝子木阿禿干亡矣，不許汝悲。」察合台聞言，如受電擊，然猶自制不流淚。食畢出，始一洩其悲痛之情。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史集。

先是成吉思汗屯兵一隊於謝颯斯單（Zabilistan），鈞案哥疾寧一地梵語名作渣矩吒，見大唐西域記。阿刺壁語名謝颯，見新唐書。西域記云，大都城號

鷓悉那，即指 Ghazna 也。蒙古語譯名有時贅鼻音於後，故有哥疾寧之稱，一如河西之成合申也。以為成吉思汗與拖雷所統一軍之聲援，至是為札闐丁所

敗。初札闐丁橫斷花刺子模沙漠，於奈撒附近擊退蒙古邏騎後，赴你沙不兒，欲至其舊封之地哥疾寧。居你沙不兒三日即行。行甫一時，蒙古兵蹑踪而至，亟追之。西曆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回曆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算端命其一將拒之歧路，已而自從別道逸。蒙古軍追其將而失算端踪跡，算端於是日一日之間，已走四十程矣。至柔任（Zouzen），欲入城息鞍馬，城民拒不納，且脅之曰：若蒙古兵蹑踪而至城下進擊時，城民將於陴上投石共攻之。札闐丁遂即夜行。翌日蒙古軍果至

柔任，追逐算端至也里道上，不及而返。三日後，札闌丁安抵哥疾寧城，其地人大致皆奉命，故諸部之兵來集其麾下。

哥疾寧一地，一歲以來，已經變亂數次：古兒人摩訶末阿里哈兒蒲思忒 (Mohammed Ali Kharpost) 先

奉算端摩訶末命鎮守哥疾寧。摩訶末乘細渾河出走時，其舅父額明滅里 (Emin Melik) 封地在也里州中，欲遠

離戰地，遂率所部二萬突厥康里人，棄算端而去。路經哥疾寧州，將至哥疾寧城二三日程前，先遣使請於哈兒蒲思

忒，指定一地俾其屯軍，以待時局之定。哥疾寧長官與諸部將答曰：「吾屬古兒人，君等突厥人，不能同處。算端既爲

各軍指定屯駐之地，請各守其地。」額明滅里再三請而無效，時札闌丁之相撒刺哈夕人苦思丁 (Schemas-ud-din

在哥疾寧，以哈兒蒲思忒拒算端至親不納，形同叛逆，乃與子城守將同謀除之。設宴招飲於近郭園林，酒酣，守將手

刃之，二人亟還城。古兒兵營於距城半程之地，聞主將死，皆潰。額明滅里遂入城，行長官事。

已而聞有一蒙古軍取道不思忒進軍，額明滅里率軍往禦。然以兵單不足敵，遂退也里，時丞相苦思丁偕行，額

明滅里囚之於客出蘭 (Ketchouran) 堡。約案此堡疑是元秘史之出黑扯連哥疾寧城無主亂起，城民殺子城守將以祭哈兒蒲思

忒之靈，公推忒耳迷人刺齊木勒克 (Razi-ul-mulk) 爲長官。會有胡魯只 (Khouhoujies) 木涅靖巴失書第二册云，胡魯只部原

阿刺壁人，後與突厥諸部混合，遊突厥嶺兩部之人，多從河中呼羅珊避兵來哥疾寧境內，聚集於富樓沙

牧於申河 (Sinc) 恆河二水之間。亦作 Ferschahour，俗稱 Bersavour。此城與其轄境刺火兒 (Lahaur)，在刺火兒哥疾寧兩城之間。 (Ferschahour) 見阿刺壁語地名辭典) 現代地圖作 Pischaver，約案此從古譯名。西域記作布路沙布

。平原中，隸賽甫丁阿格刺黑 (Seif-ud-din Agrac) 麾下。哥疾寧新長官刺齊木勒克謀擊之，而取此印度之地。

戰不利，陣歿，部兵多被殺。其弟月木荅忒木勒克 (Oemudet-ul-mulk) 原與兄共掌兵事，茲代之鎮守哥疾寧。已

而可不里 (Caboul) 長官以兵來攻，圍之於子城四十日。城將下，而札闌丁相苦思木勒克 (Schems-ul-mulk) 鈞案即前被札闌丁釋出獄，遣之至哥疾寧，備供張，圍遂解。七日後，札闌丁入哥疾寧，由是諸部軍皆來集麾下。額明滅里率所部之突厥康里人重返哥疾寧，算端以女妻之。阿格刺黑滅里自富樓沙率所部胡魯只突厥蠻人，可不里長官偕阿匝木滅里 (A'azam Melik) 率所部古兒人皆來會，總以上諸軍凡六七萬騎。

一二二一年春，算端率此軍發哥疾寧，進向范延附近之巴魯安 (Perouan)。益前進，擊蒙古軍之圍攻瓦里安 (Valian) 堡者，襲敗其前鋒，殺千人。圍堡之蒙古軍遽退與本軍合，札闌丁亦歸巴魯安之輜重營。歸後八日，失吉忽禿忽率蒙古軍至。

初，失吉忽禿忽以三萬人屯可不里謝颶斯單之邊地山中：一方偵視札闌丁之行動，一方爲成吉思汗行軍之聲援。至是聞其圍攻瓦里安一軍之失利，卽引軍進攻。札闌丁亦進軍，兩軍遇於巴魯安之原。算端以額明滅里爲右翼，阿格刺黑爲左翼，命騎士盡下馬，各繫其馬韁於腰而戰。其右翼先爲蒙古軍萬人所破，旋得中軍左翼之援，陣勢復整。兩軍反復衝突，互有損傷甚重，勝負不決。及夜，各退還營。蒙古帥欲給敵，乃命各騎縛氍毹象人置手牽從馬上，騎卒以手扶之，俾花刺子模軍知其有援軍至。詰朝，算端諸將望見敵兵列陣兩行，果以爲得援，議退。札闌丁持不可，下令仍如昨日步戰。蒙古軍見昨日之戰阿格刺黑軍最勇，因悉銳擊左翼。左翼攢射之，矢如雨集，蒙古軍卻而復進。花刺子模軍陣歿五百人，於是札闌丁吹角，全軍上馬，大呼突擊蒙古軍，張戰線以圍繞之。忽禿忽曾令其軍視其囊所在勿失，已而其部下見將被敵圍，遂潰走。顧原中溪澗紛錯，馬多顛躓，敵騎較健，馳而追殺，死者大半。

是役也札闐丁雖勝猶敗。蓋分鹵獲時，額明阿格刺黑爭欲得一阿刺壁駿馬，不相讓，額明怒舉鞭撻阿格刺黑首。算端熟知康里人不服過，不加責讓，阿格刺黑憤恚，即夜率所部胡魯只突厥蠻退走富樓沙，並說古兒部長阿匝木滅里離叛而去。算端挽之歸，不從。由是算端所部僅餘突厥兵及花刺子模兵而已，遂返哥疾寧。又聞成吉思汗親將大軍爲忽禿忽報戰敗之恥，乃退向申河而去。全史（二八四頁）云，札闐丁戰勝後曾遣人告成吉。

成吉思汗聞敗訊，怒而不形於色。僅語忽禿忽，謂其狃於常勝，未受挫折，今遭此敗，當以爲戒。緣其撫育忽禿忽至於成人，視之若子也。先是成吉思汗平塔塔兒部，得忽禿忽，在襁褓中，時其妻孛兒帖（Bohts）尙無所出，常有

撫養一子之意，成吉思汗遂以忽禿忽賜之。史集塔塔兒條誌忽禿忽被其義父鍾愛之一事云：「一日成吉思汗行遲，欲獵取之，那顏許之往獵，薄暮停頓時，尙未見還。成吉思汗詢忽禿忽何往，答言獵鹿未歸。汗怒曰，此子將必凍死。甫欲以車轅擊古出忽兒，而忽禿忽還。言僅見有鹿，至是忽禿忽敗還，成吉思汗即下令整軍疾驅，進向哥疾寧。在途二日，行不及炊。至巴魯安戰場，令忽禿忽及別一將指示兩軍布陣處，汗以不善擇地

切責之。進至哥疾寧，則算端已行十有五日矣。城民不抗而降，置一長官名牙刺注赤（Yelvačio）者以治之。仍率軍追逐札闐丁，及之於申河河畔。時札闐丁已以書招離去之諸部長，速以軍來會，諸軍縱許來，時已無及矣。成吉思汗聞其敵將於次日渡河，即夜疾進，擊幹兒罕（Qanjar）所將之花刺子模殿後軍，命布陣數列，對河作偃月形，進圍札闐丁之少數軍隊，黎明，下令進攻。蒙古軍進薄算端軍，破其右翼。右翼統將額明滅里見士卒死大半，自走富樓沙，蒙古軍殺之於道。左翼亦敗。札闐丁僅餘七百人，奮勇進戰，數欲突圍出。蒙古軍欲生致算端，不發矢。戰至日中，札闐

丁見重圍不開，乃易健馬，復爲最後一次之突擊。蒙古軍後卻，札闌丁忽回馬首，脫甲負盾執纛，從二十尺高崖之上躍馬下投，截流而泳。札闌丁傳云：「札闌丁因此馬曾救其渡申河，後此從不乘騎。」成吉思汗進至河畔見之，指示諸子，言此人可供諸子效法，止將卒之欲泳水往追者。蒙古兵發矢射從渡之花刺子模兵，死者甚夥。尤外尼書云此戰者言，花刺子模兵死者之盡殲岸上殘兵，虜札闌丁眷屬，殺其諸子。據札闌丁傳，札闌丁軍敗時，退至申索，一矢之遺，河水爲赤。盡殲岸上殘兵，虜札闌丁眷屬，殺其諸子。據札闌丁傳，札闌丁軍敗時，退至申呼曰：速賜我等死，免受俘虜之辱。札闌丁乃命沈之於河云云。然他書未載此事，世界侵略者傳明言其妻妾被虜，此二書所誌戰時不一。侵略者傳謂在回曆七月中，（西曆八月），札闌丁傳則謂在回曆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西曆十二月九日），後說較近真相，至若作戰之地，諸書皆未明指何地。札闌丁曾將其所有金銀悉投申河中，蒙古汗使善泗者沒水求之，取得一部份以出。

札闌丁既躍馬橫斷申河，於對岸戰地稍下流登其東岸，其始子身無人從，既而部下將士效之得渡者次第來集。此等殘兵百物皆缺，遂抄掠所至地方之兵器馬畜衣服。尤的（Diondi）王以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來逐，算端以四千騎擊走印度兵，射殺其長，多所鹵獲。尋聞蒙古兵一隊將至，乃向底里（Dehli）退走。見札闌丁傳一冊一史集。時印度北方諸州，自古兒國分解以後，悉爲脫奴籍之諸突厥將領所割據。其中最強者爲刺火兒木勒壇（Kouletan）全境及信度（Sind）一部份之君主納速刺丁哈刺札（Nassir-ud-din Caradja），與底里王苦思丁亦勒的迷失（Schems-ud-din Nefimisch）二人。見樂圖第四冊一木涅靖巴失書第二冊。一史集成吉思汗同時諸王傳。

追札闌丁之蒙古二將曰八刺（Bala），曰秃兒台（Tourtai），奉成吉思汗命追敵渡申河，不得札闌丁踪跡。先破必牙（Biah）寨，進圍木勒壇。知此城附近無石可備礮攻，預以河中棄車載石往，圍攻之，城不難下，然蒙古兵不耐

酷熱，解圍去。不欲深入印度，追逐札闌丁，遂躡木勒壇刺火兒富樓沙滅里蒲兒 (Melikpour) 諸州之地，重渡申河，取道哥疾寧，與就歸途之大軍合。

先是成吉思汗既遣八刺禿兒台二將後，自率大軍於一二二二年春沿申河右岸上溯行，以哥疾寧城將來或資敵用，命窩闊台往滅之。窩闊台至哥疾寧，藉詞簡括戶口，命居民盡出，除工匠免悉送蒙古外，餘悉屠之。已而縱掠，繼以毀壞，由是二百餘年來一強國之都，遂成荒址。見史集。

同時宴只吉帶 (Itchikadar) 奉命率師往平也里之亂，當時呼羅珊境內未受兵禍者，僅餘此城也。始也里既降，居民常思乘機脫蒙古桎梏，儲積糧械，託言將來供從蒙古軍之用。及聞札闌丁戰勝忽禿忽之訊，叛機遂啓。也里附近不遠，八的吉思 (Badghis) 境內有堡，曰哈里溫 (Calloun)，而後以納刺禿 (Neretou) 知名者，處懸崖之巔。欲至堡下者，僅一徑可通，徑長半程，路狹，二人不能並行。見也里州志第四篇第四章。因是矢石所不能及，蒙古兵攻之兩次而不能下，堡民慮其復來，並徵調也里之簽軍來攻，欲誘也里人相與同叛，乃致書於也里城二長官阿不別乞兒

(Aboubékir) 明格台 (Mingtai)。約案此名韻母若誤，似可改爲言欲降。然恐蒙古軍虐待，欲汗賜一紙書許免作元秘史功臣中之慶格禿。

死，二長官許之，保汗書不日至，惟應先恢復兩地之交通，此納刺禿居民之所欲者也。遂以勇士七十人僞裝商賈，藏兵器貨物中，分道入城，殺二長官，城民應之。盡殺阿不別乞兒明格台之一切親從，自舉文武長官各一人共治城事。宴只吉帶奉命平亂，先徵調簽軍五萬，率以往攻也里。城民力拒，城中諸首領互誓死守，故蒙古兵屢爲所卻。久之，圍城中人有一部份議降。宴只吉帶乘城中人意見不齊，遂拔其城，盡屠其民。回曆六二二九年五月二日，西計圍曆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城已六閱月又十七日矣。蒙古兵入城後殺掠焚毀凡七日，相傳死者一百六十萬人。

宴只吉帶略其珍寶，並幼年俘虜數千，送蒙古主營，已而還師與大軍合。其後未久，復遣兵二千人赴也里，搜殺城民之脫死者，計殺二千人，至第三日還。城民有十六人匿山中，山勢險峻，未及於難。久之不見，蒙古兵復至，始敢還城，見街衢尙伏尸遍地，其他避難者亦來相合，共得四十人，寄栖大禮拜寺中。見也里州志第十一篇，第十三及第十四章。

馬魯被屠後，居民避地者愛鄉情切，不久漸歸。鄰近流亡知是地肥沃，亦多徙居。時有札蘭丁部將一人率少數兵來據此城，殺拖雷所置波斯人之爲長官者，蒙古兵一隊五千人，自那黑沙不來，盡戮其民，分毀其城諸坊。命一回教徒名阿黑滅里(Ac-Melik)者，率若干人留馬魯，使搜殺逃民。阿黑滅里遍搜各處，民藏不出。乃令召喚祈禱之教士在召喚塔上呼居民出爲公共祈禱，回教徒聞聲出，悉被捕戮。如是四十一日，此城不幸之人大受前所未聞之殘害，馬魯遺民僅存數人而已。馬魯城自是荒廢，迄於十五世紀初年帖木兒(Timur)汗子沙哈魯在位之時，始命人重建其城，招致居民。見只罕奴馬書三一七頁。

成吉思汗在申河畔殲滅忠於札蘭丁之殘軍後，遣軍往擊乘札蘭丁而出走之諸軍，時此諸軍要將業已互相殘害矣。先是阿格刺黑棄花刺子模算端而去時，偕阿匝木滅里赴別客兒哈兒(Bokhar)阿匝木之封地也。阿格刺黑留其地若干時，還向富樓沙甫行抵第一站，即遣人往告阿匝木，請勿留其仇人居其境，仇人云者，蓋指統有胡魯只部五六千戶之訥黑章荅兒(Nuh-Djandar)也。阿匝木以爲際此危急之時，回教徒不宜相仇，率五十騎馳往，欲平阿格刺黑之怒。阿格刺黑拒不允。二人共飲，阿格刺黑醉，遽上馬率百騎赴胡魯只部營。訥黑以其來釋怨修好，率諸子出迎。阿格刺黑見之怒甚，拔刀欲擊之，訥黑之士卒羣起殺阿格刺黑。阿格刺黑之士卒聞主將死，以爲訥黑

阿匝木二人同謀，遂執殺阿匝木，進襲訥黑營，並其諸子殺之。此外別有一戰，古兒部人死傷甚衆。至是蒙古騎兵一隊與波斯步兵一隊，追擊胡魯只突厥蠻古兒三部餘衆，三部餘衆多被殲滅，其餘潰散。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窩闊台既屠哥疾寧，遣使馳告其父，請許其進圍昔思田(Sistan)，成吉思汗以天暑止之。是夏駐夏於蒙古人所稱巴魯安(Berouan)之原，掠其附近諸地。見史集西曆一二年六月二日始在略定諸地設置達魯花赤(Darougas)。

頁特書一二五及八刺禿兒台二將還，遂率大軍行，至古納溫豁兒罕(Gonnaoun-Courgan)堡附近，窩闊台來會。是冬駐冬於申河河源附近不牙客的威兒(Bouya-Ketver)之地中，時軍中瘟疫流行。

一二三三年春，疫止。成吉思汗遂決定取道印度土番(Tubbet)而還蒙古。中國史書誌有一種神話，謂成吉思汗因此班師，通鑑綱目云：蒙古主進掠印度，次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盡上天惡殺，遣之皆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蓋因唐兀之叛，欲回師平之。案成吉思汗回蒙古約一年後，固曾進兵唐兀，大肆焚殺，然行前以俘虜甚衆，命配置每帳十人或二十人，令其舂米以供兵食，七日舂畢。一夜之間，盡殺此種俘虜，軍遂就途。欲取道土番而進，行數日，因所經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佈，難於通行，遂返富樓沙，改循前赴波斯之來路退軍。

踰范延諸山，駐夏於巴哈蘭(Bahlan)之地，時其大部輜重原留於此也。及秋復行，路經巴里黑附近，盡殺居民之還城者。一年之間，此州餘民僅恃貓犬之肉爲食，緣蒙古人習食肉乳，祇須牧場以飼牲畜。全史(二七五頁)云：鍾韞人僅食肉草，而其馬僅食草，並以蹄掘會將敵地穀糧毀滅，居民之能脫死者，蒙古軍行後仍不免於餓斃。成吉思汗還渡阿

母河，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此書記述蒙古軍殘破呼羅珊諸役以後曾云：「其有閒暇時間之人，記述此時之事者，雖涉及一地之事，亦須不少時間。況我於旅行之暇，處事務繁多之時，當然不能詳為敘述也。」至不花刺城。命撒都只罕(Sadr-Djihan)引見深通回教教理之人，得法官一人名額失來甫(Eschref)

及宣教師一人。成吉思汗聞此二博士所說明之回教要義與規條，皆以為然，惟不以赴默伽巡禮一事為是。以為全世界皆為上帝之居宅，任在何地祈禱，皆得達於帝所，不必拘拘一地。進至撒麻耳干，城中紳耆出迎，成吉思汗以為上帝既使其戰勝算端摩訶末，乃命用其名而為公共之祈禱。諸法官教長羣請豁免賦役，許之。見也里州志第五篇蒙古汗在此城遣使召朮赤率其諸子來見。先是朮赤與察合台失和後，遂渡細渾河北，日行獵自娛，至是汗命其驅獵物來會。一二二三年冬，成吉思汗駐冬於撒麻耳干之地，及春啓行。軍行時，汗命摩訶末之母妻及諸親屬等，立於道旁，大聲長號與花刺子模帝國作最後之訣別。行次細渾河畔，察合台窩闊台二子來會。先是此二人獵於不花刺附近，在冬季中，每星期會獻獵物五十擔於父所。

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駐夏於豁蘭塔石(Colan-Taschi)之地。朮赤不至，惟遵父命驅獵物無數至豁蘭塔石。中有野驢甚多，成吉思汗乃先縱獵，士卒繼之。諸獸遠道奔竄，足力已疲，徒手可搏。圍獵既闋，取所得野驢各烙印於其毛上，誌而縱之。

一二二四年夏冬二季，成吉思汗全在道中。其二孫忽必烈(Coubilar)旭烈兀(Houlagou)即後來君臨東西兩國之名主也，自葉密立河附近，及乃蠻畏吾兒舊日分界之地來見。忽必烈時年十一，射獲一兔，旭烈兀九歲，獲一鹿。蒙古俗兒童初獵者，應以肉與脂拭中指，茲成吉思汗親為二孫拭之。復行至不哈速赤忽(Bouca Soutchicou)

之地，設宴犒賞其軍。一二二五年二月還其斡耳朵。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

成吉思汗至是籌備往征唐兀；然吾人記述此事以前，請先言中途來會之哲別速不台二將在前傳佈蒙古兵威達於歐洲邊境之事。

第八章

續哲別速不台二將遠征之役——殘破伊刺克阿只迷阿哲兒拜占阿蘭三地——敗谷兒只人——谷兒只設里汪兩地之抄掠——
敗阿蘭人及勒思吉人——侵入欽察地域——敗幹羅思人——殘破幹羅思南部——侵入克里米亞半島——敗不里阿耳人——此軍之
還蒙古——蒙古軍之重復殘破伊刺克阿只迷

算端摩訶末走死之後，奉命追逐算端之哲別速不台二將，遂完成其殘破伊刺克阿只迷之寇鈔。先是刺夷城已爲蒙古軍所毀，忽木(Quth)繼之。樂圖云，哲別以軍進追忽木之時，軍中之回教徒以城中居民屬刺非疾，至是進迫哈馬丹，此城之市長奉重幣迎降，蒙古軍置一戍將而去。破贊章(Zendjan)後，攻拔可疾云城，城民短兵巷戰，大傷蒙古兵。卒以力不能抗，全城被屠，死者四萬餘人。

二將軍行所過，肆其焚殺，進向阿哲兒拜占都城帖必力思。阿哲兒拜占阿蘭(Afhan)兩地以庫兒(Koh)水爲界，並屬突厥王月即伯，月即伯只罕帕魯汪(Djihan Pehlivan)之子也。其祖亦勒迭吉思，欽察人，被售於波斯爲奴，爲伊刺克阿只迷之塞勒朮克朝算端所得，後脫其奴籍，歷擢至高位。一一四六年時，以阿蘭阿哲兒拜占兩州賜亦勒迭吉思爲采地。四十八年後，伊刺克之塞勒朮克朝滅亡時，亦勒迭吉思之後裔仍保有其封地。一一九七年月即伯嗣位，仍襲其父祖之阿塔卑之號。阿塔卑者，猶言太傅。始塞勒朮克朝諸算端以此職授其臣之爲諸子傅

者，至是遂變爲國主之稱。

蒙古軍進迫帖必力思之時，月卽伯年老而嗜酒，不欲以兵拒，遂餽貨幣衣服馬畜等物而請和。

二蒙古軍遂退出阿哲兒拜占境外，駐冬於裏海沿岸木干(Moghan)之原。蓋是冬甚寒，雪大而道路梗塞，木干之地草肥而氣候較爲溫和也。蒙古軍便道侵入谷兒只，敗谷兒只軍萬人，斬馘大半。

始谷兒只人以蒙古兵駐冬於木干，天寒未必卽出，方分遣使者往說阿哲兒拜占及河間鈞案多桑書原作美索波塔米亞(Mesopotamia)第此爲歐洲人之稱，此言河間，故釋其義而不取其音，應遵名從主人之例，改稱爲者疾烈(Djessie)。兩地之王，要與同盟，俟來春並力擊敵。不意蒙古

兵於冬寒之時，侵入谷兒只之境。其地之突厥蠻人及曲兒忒人平日常受基督教徒之陵虐，蓄怨已深。聞蒙古兵進略此基督教民之國，多應募而投蒙古麾下，冀得乘機報復，且可飽掠富饒之地以自肥。蒙古軍以此輔佐軍爲前鋒，

命月卽伯之瑪麥里克部人名阿忽失(Accousch)者統之，入谷兒只境，所向焚殺。將抵梯弗利思，谷兒只軍來禦，

阿忽失軍力戰不利，多所損傷，而谷兒只軍亦因以疲弱，蒙古軍乘勢繼進，突擊敗之。回曆六一七一年十二月。西曆一二二一年十二月。斬殺

過半。全史云：「此輩韃靼人之所爲，古今皆未見其例。此曹來自中國附近之地，進兵不及一年，竟抵阿美尼亞伊刺克諸地，將來有人讀吾書所記之此種事變者，我敢信其必不以此記載爲實。深願上帝爲回教及回教徒遣派一防衛之人，蓋自預言人誕生以來，世人之受禍從無有逾於今日者。一方河中，呼羅珊，伊刺克，阿哲兒拜占等地悉爲韃靼人所殘破，又一方面西北方羅馬帝國外之富浪人(Frangos)又自其國侵入埃及，奪據苔米耶忒(Damietta)，回教徒不能驅之使去，而此國其他諸地將有被侵之虞也。」同一史家後又云：「一回教徒受禍之要因，蓋爲算端摩訶末之亡，而使其他諸國不能防衛所致。」

及春，回曆六一八年。西曆一二二一年。四蒙古兵退向帖必力思，此城又以重餽獻。蒙古兵遂進圍蔑刺合(Meraga)，

此又一蔑刺合與第六。此城屬一女王，女王居魯亦苔兒(Rouider)堡中。蒙古兵仍驅回教俘虜攻城，退者斬之。外

有書云：蒙古軍置俘虜於前，其爲敵兵所殺害者，故以此種不幸之人越數日，蔑刺合城陷。蒙古兵屠其居民，爲多。蒙古兵攻取一地之後，輒殺此種俘虜，而以鄰地之俘虜代之。越數日，蔑刺合城陷。蒙古兵屠其居民，焚其所不能取攜之物。回曆三月十四日。西曆三月三十日。居民之避匿者，則命俘虜高呼撻鞬已去，誘居民出，而被殺者爲數亦衆。全史云：聞有一韃靼婦人入蔑刺合之一民宅，盡殺宅中之人。人以其爲男子，不取與抗；及見其爲女子，其所伴之一回教徒遂起而殺之。又聞蔑刺合一居民之語云：有一韃靼人入一居民過百之街中，陸續盡殺其居民，竟無一人敢自衛者。

蒙古兵自蔑刺合進向額兒比勒，以山路險隘，騎不並行，乃轉向伊刺克阿刺壁。哈里發納昔兒見國境有被侵之虞，亟徵額兒比勒王木楔非兒丁 (Mozaffer-ud-din)，毛夕里王別都魯丁 (Bedr-ud-din)，河間王滅里額失來甫 (Melik Eschref) 約案此名在第四卷中又之兵入援。額兒比勒 毛夕里二王各遣軍進屯荅忽哈 (Dacouca)，義兵從者甚衆。惟額失來甫未能遣軍來赴，蓋十字軍已取荅米耶忒，其兄大馬司王木阿匝木 (Mozzaah) 促其率兵往援其長兄埃及算端哈米勒 (Kabil)，額失來甫以兵直就埃及及防禦之途也。

額兒比勒王既屯荅忽哈，哈里發遣軍八百人來會，並許將遣大軍至，命速進擊撻鞬。額兒比勒王遣使告哈里發，言兵少不足進攻，若教主能許其統率萬騎，自信可以驅此虜於波斯境外。哈里發不能應，而蒙古軍亦未進擊，蓋蒙古軍偵悉荅忽哈已有一軍屯駐，然未知其虛實，未敢進擊也。回教軍見無援至，自度兵少不能與敵戰，遂各還其本部。

此軍既散，蒙古軍遂進向哈馬丹，結營城外，命其所置戍將徵發銀布以餉軍。城民以去歲業已輸納，不堪一再苛索，以前與蒙古軍締約者爲市長 (Reiss)，遂率赴市長所，訴言彼等業已罄其所有輸納此虜，尙受其戍將之凌

辱，今實無物可獻也。市長曰：「吾曹勢既弱，除犧牲財產外無他法。」城民遂責市長不應對待城民較之對待異教徒爲苛，至有冒之者。市長見城民憤怒，乃言願從城民所議，由是決定驅蒙古戍將於城外，準備繕守。民衆聞此決議，遂殺戍將。

蒙古軍下令圍攻，城民戴律士長 (Fakh) 爲帥，開門突擊。首二日戰甚勇，蒙古兵大受損折。至第三日，城民以律士長不能騎馬，往請市長代將，然市長已攜家從地道出亡，城民氣遂沮。雖有死守之決心，惟不敢復出戰。蒙古軍以死傷多，將欲退。及見城民中止突擊，料其意沮，劇攻入之。居民短兵巷戰不敵，卒受屠戮，亘數日，僅藏伏地穴者得免，蒙古兵焚城而去。

蒙古軍北還，破額兒迭比勒 (Erdobil) 旋於第三次進至帖必力思城下，月卽伯聞警避往納黑出汪 (Nakh-Dechouvan) 留守帖必力思之將勵民防守。蒙古軍知此城防禦甚嚴，僅索銀布而去。進拔撒刺卜 (Serah) 屠之。已而進屠阿蘭境內之拜勒寒 (Ballecan) 先是此城居民請蒙古使者來城議和，而背約殺之。見全史 蒙古兵遂進攻，城外無石，伐大樹以代礮石，攻拔其城，盡殺其男子，女子則辱而後殺，刳孕婦，戕其胎。回曆六一八年九月。西曆一三二一年十月。 遂向干札 (Gandja) 阿蘭之都城也。此城居民常與谷兒只人戰，以勇敢聞。蒙古軍知不易與，索得銀幣衣服若干，卽進兵入谷兒只境。見 Asgar-ol-Bijad 第五篇拜勒寒條

時有一谷兒只軍已預備防守其國，蒙古軍分爲二，哲別以五千人設伏，速不台迎戰佯敗，誘敵入伏中，谷兒只此軍三萬人，多半覆沒。谷兒只女王魯速丹 (Rhouzoudan) 著名王后塔馬兒 (Thamar) 之女也。兄闊兒吉刺沙

(George Lascha) 新死，嗣位爲女王。大將軍伊萬涅 (Ivané) 總管全國軍事，聞敗訊，倉卒集新軍以防蒙古軍之深入。新軍懾敵兵威，不敢待敵至，遂委谷兒只南部於敵，退保梯弗利思。全史撰者阿里額梯兒適在毛夕里。曾諱其人自投馬下，首觸崖石而死。一萊納勒都思 (Rastaldus) 所撰教會年鑑第一冊五三四頁一二二四年下) 載有二書：一爲女王魯速丹書，一爲大將軍伊萬涅書，皆致教皇 Honoré 者。書云：「隨租兵入谷兒只，以十字架前導，使人信其爲基督教徒，而不虞其有敵意。隨租兵用此術曾殺谷兒只人六千。已而谷兒只人盡起，殺此輩蠻人二萬五千，俘虜甚衆，驅其餘卒於境外云云。此二書所言似非真相。」

蒙古軍以谷兒只險隘遍國內，不敢深入，遂飽戴鹵獲。進掠設里汪 (Schirvan) 破其都城沙馬乞 (Schama-
hi)，肆掠之。並取打耳班 (Derband) 城，然捨子城而不取。時設里汪沙約案沙猶言王，元史曷思麥里傳作失兒渴沙。避兵子城中，蒙古軍欲北踰太和嶺，苦無鄉導，乃僞與設里汪沙刺失德 (Raschid) 約和，請刺失德遣使來議。及使者十人至，皆其國之貴介也，蒙古兵殺其一人，並脅其餘人曰：「其不善導蒙古軍踰太和嶺者視此。」

蒙古軍踰山後，阿蘭 (Alans) 或阿速 (Ases) 部，勒思吉 (Lezgus) 部，薛兒客速部 (Circasses) 欽察部，合兵來禦，兩軍接戰，勝負未決。蒙古軍習用故智，使人給欽察部人曰：「彼此皆突厥，曷必助異族而害同類？不如言和，吾曹願餽以汝曹所欲之金錢衣服。」欽察人爲其甘言重幣所餌，遂棄其同盟軍而去。蒙古軍進擊其他諸部，敗之。蹙諸部地，及塔兒乞 (Tairi) 城，復出不意進襲欽察兵之散歸各地者，殺戮甚衆。所獲超過其所餽之物。見全史第十二冊二七二至二

頁七九

欽察人，突厥之遊牧部落也，據有昔日可薩之地，垂二百年，平原廣袤，處黑海太和嶺裏海之北。西起禿納 (Da-

nube) 河東抵札牙黑河，鈞案 Jark 即今之烏刺 (Oural) 河。與東羅馬 (Byzance) 帝國及匈牙利 (Hongrois) 幹羅思不里阿

耳 (Boulgares) 康里諸部為鄰，幹羅思人昔名欽察曰波羅維赤 (Polovski) 匈牙利人及羅馬人則名之曰庫蠻

(Counmans) 今日庫班 (Couban) 河名必出庫蠻。 (突厥語諸方言中。及日擊母常相互用)。庫班水發源於

明格烈里 (Mingrelie) 北方太和嶺中，至塔蠻 (Taman) 峽附近流入黑海。昔人所稱庫蠻之突厥

代，猶之今人所稱庫班之髓祖也。一當時欽察十一部落之名，今尙可考。埃及算端納昔兒 (Nasir) 在位時

者也。曾用阿刺壁文撰有回教國史，題曰 *Nobdet-ul-fikret, fi terikh-ul-Hidj-ret*。已將欽察諸部著錄，同時

史家諾外利，曾採錄於其埃及年曆之中。吾人今又據諾外利書獲知之。當此時代，埃及之瑪麥里克部人

多屬突厥種之欽察，被掠賣於埃及為奴。其人常躋高位，且有君臨埃及者。其十一部之名曰：脫克撒巴

(Tokasaba)，曰葉迪牙 (Yetas)，曰不兒只烏格立 (Bourdj-Ogii)，曰額勒別兒里 (Eiberi) 鈞案疑即元史之玉

里伯里或玉耳別里，虞集撰句容郡王碑作玉黎北里。曰晃火兒烏格立 (Counsour Ogii)，曰安徹烏格立

(Antchogii)，曰都魯惕 (Dourout)，曰非刺納烏格立 (Felana Ogii)，曰者思難 (Djezan)，曰哈刺李兒克

里 (Cars-beurkii)，曰克能 (Kenen)，案烏格立。此庫蠻之名，今尙在庫班一名中保存之。庫班者，即指黑海以

北巴魯思蔑幹惕的 (Palus-Meotide) 鈞案即阿卓甫 (Az) 海之古稱。 以東之欽察舊壤也。

欽察人聞蒙古兵不意來襲之訊，倉皇委其最良草原於敵，退走邊地。蒙古兵遂駐冬於欽察地域之中心。見全

七十二冊二。有欽察一萬戶渡禿納河，避兵於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尤安都迦思 (Jean Ducas) 撫而用之。分其一部

屯於忒刺思 (Thrace) 馬薛丹 (Macedoine) 兩地，後頗遭其抄掠之害。餘徙小亞細亞。見 Striter 撰民族記，Menn-
orise Populorum 第三冊九

頁。其逃往素日受其侵寇之幹羅思部境內之欽察部人，為數亦衆。當時幹羅思之東境，不踰窩勒伽 (Volga) 江

之支流幹迦 (Oka) 河。境內分為數國，其君主皆屬哇烈格 (Varege) 人或幹羅思 (Rosse) 人。魯里克 (Rurik)

之後裔。九世紀時，魯里克曾將的涅培兒 (Dnieper) 江東方北方之諸斯拉夫 (Slaves) 民族征服，嗣後遂概稱此

種民族曰幹羅思人。魯里克之後嗣以國分屬諸子，而奉一有大公之號者爲主君。諸大公以乞瓦 (Иво) 爲都城，垂數百年。至一一六九年時，徙都於兀刺的迷兒 (Wladimir)。至是諸藩已多不奉號令，互相爭戰，互奪土地，鄰近諸部乘其內闕，又從而侵略之。其西北受匈牙利、波蘭 (Pologne)、里禿安 (Lithuaniens)、里溫 (Livoniens)、芬 (Finois) 諸部之侵。而其南部則屢受更較可畏之敵人欽察部之入寇，肆其抄掠，虜其人民。

其攜家族及士卒避入乞瓦國內者，有一汗名忽灘 (Couran) 曾以女妻伽里赤 (Galitch) 王密赤思老 (Mestislaw)。至是遂獻駱駝馬牛美婢於其婿，而乞援，謂侵入欽察境內之韃靼，不久將來侵幹羅思之領域。密赤思老遂集幹羅思南部諸王於乞瓦，議禦敵事。決議與欽察部聯合抵禦韃靼，並遣使至速思答勒 (Souzdal) 求援於大公關兒吉 (George)。諸王各還本國調發軍隊。

密赤思老糾合乞瓦兀刺的迷兒司抹連斯克 (Smolensk) 及諸小王之兵進至的涅培兒江畔，蒙古軍遣使來，言無犯幹羅思部之意，所討者僅其鄰部。況此部平昔侵擾幹羅思部有年，應乘此時期而謀報復，與蒙古軍結合，同分鹵獲。且在宗教一方面言，蒙古人祇信有一上帝，尤應與相結以討崇拜偶像之欽察也。幹羅思諸王不受其給，殺使者十人，遂渡的涅培兒江，虜敵軍之前鋒將，以畀欽察部人殺之。進至董 (Don) 河鄰近之迦勒迦 (Kalika) 河，約案元史速不台傳作阿里吉河。蒙古軍引退，欲誘幹羅思軍遠離其境，然後擊之。幹羅思軍渡迦勒迦河後，蒙古軍乃備戰。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伽里赤王自信可以勝敵，不與乞瓦徹兒尼果夫 (Tchernigow) 二王相約，是日獨與敵戰。然其士卒及欽察部人皆爲蒙古軍所敗，伽里赤王亟逃，棄其將卒。盡焚迦勒迦河上之舟，其軍得免者僅十分之一。死者六王，欽察

部人復乘勢殺敗卒而奪其馬。

乞瓦王營於河畔一高崗上，曾目擊此軍之敗，而不出營進援，僅倉卒謀守禦，然已無及矣。蒙古軍一面分兵追逐潰軍，一面進擊乞瓦之軍。乞瓦王力抗三日，嗣見第二蒙古軍至，始乞降。惟求免死，並免二壻死，二壻亦斡羅思部之小王也。蒙古將許釋之還，並繼以誓，然獲之以後，盡殺之。殺之之法甚酷，蒙古兵縛置諸王於地，覆版其上，坐版上宴飲以慶勝利，諸王盡死。

此種蠻人遂長驅直入斡羅思境，沿途無抗者。伽里赤王逃還其國，烏刺的迷兒大公闊兒吉先得斡羅思南部諸王求援之訊，已遣軍在途，至是聞敗訊，亦引退。司維亞脫波勒 (Sviatopol) 之那窩果羅 (Novogorod) 之城民聞蒙古軍至，不能敵，相率執十字架出城乞免死，蒙古軍盡殺之，死者萬人。蒙古軍在斡羅思南部肆其焚殺，自的涅培兒江畔進躡阿卓甫海沿岸之地。入克里米亞半島，取其富庶之城速答黑 (Soudac)，此城屬吉那哇人 (Génois) 而納貢於欽察，當時爲黑海南北諸國商品彙聚之所。見 Michel Scherbassoff 撰斡羅思史，聖彼得堡一七七一
年四開本，第二冊五〇九至五二一頁。Keramain 撰
斡羅思帝國史，聖彼得堡一八一六年
八開本第三冊二二七至二三六頁。

一二三三年（六二〇）終，蒙古軍雖此西方諸地，侵入不里阿耳部境內。此部之民務農，信奉回教及基督教，居地在窩勒伽哈馬 (Cama) 二水上流，利用此二水與鄰近之斡羅思人及裏海沿岸諸國互通貿易。見斡羅思帝國史第一冊第九章，又第三冊二七〇頁。以北方之出產，若皮革蠟蜜等物，經由欽察境輸入波斯花刺子模等地。見本哈兀哈勒撰地誌一十五章。第不里阿耳人聞警，亟遣軍拒敵，蒙古軍設伏敗之，陣斬甚衆。成吉思汗二將遠征之役至是告終，遂取道

撒哈辛 (Sassan) 有外國人及商人甚衆。天氣極寒，撒哈辛爲可薩境內之一大城，其居民分爲四十部落，境內一大河流經其地，此河較遠，水爲大，所產魚類繁多。中有一種富於脂肪，居民取之以供數月燃燈之用。魚肉價甚賤。此河冬日結冰，可以徒涉，河寬約一千零四十步。今撒哈辛之地業已陸沉，已無跡可尋。然其附近現有別一城，爲其地君主之都會，卽別兒哥 (Berca) 之撒萊 (Sera) 城是已。可參考 El Bacouyi, Telkhiss-ul Assar vé A djarb ul Melik-ill cahhar, 巴黎圖書館寫本。一案撒哈辛之名，令人回憶塞種 (Sakies) 之名。塞種 (Sakies) 民族也。在此時代之一千三百年前，居住裏海之東，藥殺水 (Jaxartes) 之南。昔曾侵入南方諸地，取大夏 (Bactriane) 及阿美尼亞最富庶之一州，此州遂以撒哈辛 (Sassane) 爲名。 (見 Strabon 書第十一卷第八章)。一鈞案此撒哈辛而還，與自波斯就蒙古歸途之大軍合。見全史第十二冊應是元祕史卷十一之撒速惕，及卷十二之薛速惕。附錄七，全史所誌關於蒙古軍遠征太和嶺及黑海北諸地之事之譯文。一兀外尼書於記載哲別速不台遠征一章中，未言太和嶺北諸役，惟在章末結論云：觀此記事，具見蒙古人勢力之強。實言之，具有萬能者之多，竟無一民族敢與之抗云。

先是算端摩訶末與諸子在可疾云城下聞蒙古軍殘破刺夷城之警報，倉皇散走之時，算端子魯克那丁之受封於伊刺克者，走起兒漫。此州柔任城之長官以兵來附，遂入起兒漫都會，奪此州長官之財貨，散給士卒。居七月，歸伊刺克。有伊刺克豪族札馬魯丁摩訶末 (Djémal-ud-din Mohammed) 者，欲據有伊刺克之地，魯克那丁將攻之，進營於刺夷附近。忽聞蒙古將台馬思 (Taimass) 台納勒以軍進逼之訊，魯克那丁亟退據速敦阿完的 (Suto-unn-Avend) 堡。堡在刺夷附近，高踞懸崖，素稱難取。蒙古兵圍攻六閱月，攀登拔之。擒魯克那丁，命之跪拜蒙古汗，魯克那丁不屈，並親從同被殺。魯克那丁被殺之年月，諸書概未著錄，似爲一二二二年 (六一九) 時事。可疾云人 Zaccaria 在其所撰之地理志 (Assar-ul-Biad) 中禿馬溫 (Dunbavend) 條下曾云，魯克那丁在一二二一年 (六一八) 困守此刺夷附近堡中。惟刺失德書則謂在卑路斯忽堡。

札馬魯丁聞魯克那丁死，冀保有哈馬丹之地，遂輸款於蒙古。蒙古將贈以榮袍，僞示冊封之意，命其來謁，以見

降附之誠。及至，則並其從者盡殺之。見札蘭丁傳一尤外尼書一刺失德書。

一二二四年（六二一）初，成吉思汗駐冬於撒麻耳干之時，有蒙古軍一隊三千人自呼羅珊來，襲擊營於刺夷附近之花刺子模兵六千人，敗之。入刺夷，盡屠前此脫死復還之城民，大掠而去。既而陸續屠滅撒維（Sav），忽木柯傷（Caschan）三城。先是忽木柯傷二城不當蒙古進軍孔道，得免，至是亦被殘破。蒙古軍至哈馬丹城，復肆焚殺。前此鋒鏑之餘，至是皆不免。此蒙古軍復入阿哲兒拜占，追擊刺夷敗潰之花刺子模兵，多所殘害，餘衆避入帖必力思。蒙古軍進營於此城附近，遣人諭其主月即伯曰：「若為藩臣，應執花刺子模人以獻，否則將以敵人視之。」月即伯不敢拒，殺戰士數人，送其首於蒙古營，並生執餘衆以獻。蒙古軍所求既遂，且得厚贈，遂去帖必力思，而歸呼羅珊。見全史阿里額梯兒云：「隨租人之所為如此，其軍不過三千人，而花刺子模軍倍之。月即伯軍較兩軍合計之數為多，然月即伯不敢抗，花刺子模軍亦不知自保。吾人惟有祈上帝為回教及回教徒遣派一可保保護吾屬之人，蓋回教徒今受其大之災害。男子被殺，財產被掠，兒童此第二次之侵入，遂完成伊刺克被俘，女子淪為奴婢或供犧牲，而全境皆被殘破也。」（見全史二九七頁）此第二次之侵入，遂完成伊刺克阿只迷之破壞。呼羅珊已被殘破，惟河中一地所受蒙古兵之害較上述二地為輕云。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尤

然波斯之患尙未已也。將來更有殘破，而呻吟於一種野蠻桎梏之下，而妨其興復者，尙有年也。

蒙古軍蹂躪亞細亞西部之事，警訊達於東羅馬都城。東羅馬帝尤安都迦思頭為諸堡儲糧增械，其民驚畏，隨之殘暴，至信其戴犬頭而食人肉云。見Pachymeres 書第一册八七頁。Stritler 民族志第三册一〇二八頁。

第九章

尤赤之死——侵入唐兀——高麗之降附——木忽黎之經略中國北部——金宋之戰——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魯之接統其軍——
成吉思汗之侵入唐兀——此國之侵略與滅亡——成吉思汗之死——其歸葬蒙古

成吉思汗甫還其斡耳朵，即聞其長子尤赤之死訊。先是成吉思汗命尤赤侵略裏海、黑海、北方諸地，史家刺失德謂此種北方地域，包含亦必兒失必兒，不里阿耳，缺察，巴只吉（Baschgurdie），幹羅思，薛兒客速等地而言。尤赤不行，成吉思汗已不悅。及自波斯還蒙古也，沿途數召之至，尤赤稱疾不來，當時尤赤實有疾也。有一蒙古人自尤赤之地來者，汗詢以尤赤近狀。其人言身甚健，行前尙見其出獵。成吉思汗因確信其子遠命，乃目之曰叛逆，曰瘋人。怒甚欲討之，命窩闊台、察合台先將前鋒行，本人亦將出發。會其子死訊至，成吉思汗大慟。知其人言不實，所見出獵者蓋爲其部將，而非尤赤本人。欲逮治其罪，則已逸去矣。

尤赤歿年三十餘，諸妻妾所出子女約有四十人。其母孛兒帖初孕時，蔑兒乞人乘鐵木真不在，入廬帳掠孛兒帖去。王罕索之於蔑兒乞王，始放還。在道舉一子，名曰尤赤，尤赤，蒙古語猶言客也。鐵木真遣往迎其婦者，乃以麵裹其身，盛以袍，置馬上，而奉之歸。見史集後裔君臨裏海、北海、北方、廣大帝國，而使幹羅思稱藩垂數百年之開國始祖之出生也如此。

成吉思汗殘破波斯之時，其將木忽黎則在經略中國北方。前此蒙古主所取諸城，軍退以後，多爲金守。蒙古僅保中都及直隸山西北邊之地而已。金帝吾睹補際此短期偷安之時，反又樹一新敵。淮水以南中國之地屬於宋朝，以今之杭州爲都城。宋帝寧宗坐觀蒙古與金之戰，利金之勢衰，不納歲幣於金。金恐樹新敵，不敢責其背約。金帝吾睹補且欲與宋議和，命人草牒文，惟其臣以文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恐不得其助，反受其侵，事遂寢。及成吉思汗退兵之後，金丞相朮虎高琪勸金帝，以宋罷歲幣爲名，侵宋以廣南疆，而償北地之失。金帝從之。一二一七年，遣軍渡淮，取數城，分兵攻略各地。未幾蒙古兵復至，金帝悔與宋絕，乃乘勝遣使往議和。宋人不納使者，由是和好遂絕。

一二一七年，木忽黎率蒙古契丹女真諸軍復入中國。同時有一蒙古軍侵入唐兀，進圍其都城。時夏主李遵頊已襲父李安全之位，聞警奔西涼。甘肅省涼州府木忽黎南攻保定府內之遂城蠡州，皆下之。十一月，取大名府，第一次戰役遂終於此。一二一八年終，復自大同府進略山西之地，取其首府太原。金守將力戰不支，城破自縊死。平陽守臣亦自殺。汾州潞州二城守將於城破後皆力戰而死。是年木忽黎徇下山西八要城。次年，盡取山西之地。而金將張柔之降蒙古者，則奉命徇下直隸之地。

先是金帝之失中都也，命苗道潤爲中都經略使，賈瑀爲副。二人素有隙，一二一八年，瑀刺殺道潤。道潤部將張柔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遂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定州）而蒙古兵已出燕京西南二十五程之紫荆關。柔與戰，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以忠孝不兩立，遂降。

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一二一九年五月，張柔奉命南下，克數城。柔必欲爲苗道潤復讐，而賈瑀據守一寨，柔攻之不下。乃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於滿城。金之直隸統將武仙以兵攻之，柔卒破仙兵，斬殺甚衆，乘勝取數城。先後敗武仙部將二人，由是直隸諸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於河北。

當是時也，高麗國亦降成吉思汗。一二一八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欲脫蒙古羈勒，領衆竄入此國，攻拔江東城據之。蒙古將哈只吉劄刺領兵征之，高麗王遣軍助蒙古軍，共討滅六哥。此次蒙古軍之侵入，遂使高麗降附。次年，高麗王噉稱臣於成吉思汗，許每年貢方物。

一二二〇年，木忽黎自山西進至保定府附近之滿城，使其將蒙古不花敗武仙部將之兵，仙遂以眞定等城降於木忽黎。木忽黎以漢人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史天倪於蒙古第一次侵入中國時，卽降成吉思汗。其父見蒙古兵南侵，所向殘破，惟降者皆得免。乃率永清城之老稚數千人，於一二一三年詣涿州軍門降。木忽黎欲以之爲萬戶，其父辭，乃以授天倪。後數建大功，至是乃言於木忽黎曰：「今中原粗定，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木忽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一二三〇年初，金帝以南北軍事之失利，欲歸咎於朮虎高琪。會高琪使奴殺其妻，歸罪於奴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帝下高琪於獄，殺之。以胥鼎爲丞相。

木忽黎進兵山東，至東平。是山東之誤。東平疑是山東之誤。金將嚴實以所部直隸南部河南黃河以北及山東之彰德等八府州詣軍門降。旋取濟南，時胥鼎以重兵屯黃陵岡，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忽黎以輕兵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忽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木忽黎遂進圍東平。月餘，留嚴實屯守。自趨洺州（廣平府），分兵徇河北諸地。一二二一年六月，守東平之金將蒙古綱以糧道絕，棄東平南走。

一二二一年十月，木忽黎由東勝州今托托涉河，引兵而西，欲取道唐兀，進取陝西。入河南而趨金之南京。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忽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遁走。已而攻破綏德州之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忽黎相見之儀，木忽黎曰：「汝主見我主，卽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卽拜。」因引衆去。至是木忽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

十二月，金將合達以兵禦之，不勝，喪失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忽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南攻鄜坊等州。一二二二年，陝西諸城多下，木忽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先是一二二〇年八月，金帝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至成吉思汗營請和，金帝稱蒙古汗爲兄，成吉思汗不允。一二二二年秋，金帝復遣同一使臣赴西域，見成吉思汗請和。汗謂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忽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汗曰：「念汝遠來，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

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

一二三三年二月，木忽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蒲州府）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蒙古帥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忽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四月，木忽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子李魯嗣，接統其軍。

一二三三年十一月，金帝吾睹補卒，年六十一，計在位十一年。子寧甲速漢名守緒者嗣立，請和於宋。同年宋寧宗死，其養子嗣立，是爲理宗。

宋將彭義斌取山東大半之地，蒙古將武仙聞之，乃與義斌結合。一二二五年三月，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而據真定。國王李魯卽命天倪弟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四月，天澤以兵擊武仙，敗之。復取真定，武仙奔西山。

蒙古守中山（定州）將漢人李全鈞案此人與山東李全應是二人。亦與彭義斌結合，義斌兵勢大振。四月，遂圍東平，圍四閱月。八月城中食盡，嚴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與嚴實合兵下真定，道西山，與蒙古將李里海鈞案此人與韓偽錄卷四同，亦應同名。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卽赴李里海軍與之合，共擊義斌。史天澤復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清河以東之山東州縣復爲實有。

李全據有山東北部，鈞案此與前之李全應爲二人。屢與蒙古戰，終不利，遂困守益都（青州府）。蒙古郡王帶孫圍之一年，

城中食盡，至以人肉爲食。一二二七年六月，力竭遂降。蒙古帶孫承制授李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帛。

中國北部戰爭亘十五年，地多殘破。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東西二千餘里，立行四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一二二七年，金帝復遣使請和蒙古，時成吉思汗適在侵略唐兀也。茲請續述此侵略家最後時代殺人流血之事：

一二三三年，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一二二五年終。成吉思汗自其斡耳朵率師伐夏，以西夏納仇人亦勒合鮮昆，及不遣質子也。一二二六年二月，兵入西夏，留其子察合台率一軍爲後援，自率窩闊台拖雷二子行。三月取亦集乃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擄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元見史譯文一三三頁。一所至焚殺。綱目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成吉思汗於是役中，在所略中國之地，見其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成吉思汗命其試爲之，然其理財計畫在窩闊台汗在位時代始克實行。

中國史書云：夏亡時，蒙古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見綱目譯文一三九及一五四頁。

是年八月，夏主德旺死，子覲立。十二月，成吉思汗進攻西夏都城（寧夏府）附近不遠黃河東岸之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汗渡河擊夏師敗之，遂破靈州。駐兵鹽州川。見元史譯文一三三頁。一刺失德云，蒙古兵攻下多城，適破迭兒薛該（Dersackat）（鈞案元祕史作柔兒篋該 Dormégar 即靈州也。）之時，聞唐兀王失都兒忽（Schidourcon）漢名李王者，率兵五十萬自其都城亦兒哈亦（Ircat）而蒙古語名亦兒哈牙（Ircaya 鈞案元祕史作額里合牙）者出發。成吉思汗亟進兵往擊，次於一平原中，其地因哈刺沐澮（黃河）之水漲溢，湖沼遍地，是時沐合遂戰於此。唐兀兵死者三十萬人，有人見死者倒置者有三人，蓋蒙古俗每有死者十萬，則以一尸倒置也。一 Vincent 之史鑑（第二十九卷第八十三章，又第三十卷第九十五章），所誌二條，可證波斯史家之說。據云：韃靼人居殺敵地之居民後，習計其數，每殺千人，則倒置一尸於高地。其破梯弗利思以後，曾倒置七尸於各地，表示其所屠之數共有七千。

一二二七年二月，成吉思汗留兵攻西夏都城，自率師渡黃河，攻積石州。三月，破臨洮府。四月，西北破洮河西寧二州，同時遣其弟斡赤斤那顏（Utchéguen noyan）攻信都府，拔之。見元史譯文一三六頁。

五月，成吉思汗次平涼府西之龍德，拔德順等州。六月，遣唐慶等使金，自避暑於六盤山。見元史譯文一三六頁。二七頁謂六盤山在固原州西二十里。一夏真特神甫謂在平涼府境，固原州治西南七十里。（參照所撰俄文蒙古誌），案此城在北緯三十六度東經十度之間。一刺失德云，六盤山在女真（金國）南家思（Nangsi 宋國）唐兀三國境上。先是在去年命窩闊台會統將察罕之兵進至南京，遣唐慶入城索取歲幣。一二二七年，察罕取西安府境內諸寨之大半，兵入鳳翔漢中兩府境。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至六盤山乞和，金帝所餽之物有美珠滿盤，成吉思汗以之分賞諸將之穿戴耳環者，其無耳環者至穿耳以求之。餘珠散之地上，任人取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先是一二二〇年遼王耶律留哥死，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Témoucou-utchuguen）鈞案即前之斡時留鎮蒙古東方之地，承制以留哥妻姚里氏權領其衆。至是姚里氏率三子見成吉思汗於西夏。鈞案元史卷一四九

帝於河四阿里湫城，案阿里湫即元祕史卷十二之額里折兀，宋元之西涼府，今武威也。跪見時，汗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曰：「留哥既沒，遼東無主，其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汗大譽薛閣之功，舉其在西域河中之戰績，謂不可遺，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婢子竊以為不可。」汗嘆其賢，許以薛閣襲爵。姚里氏還時，賜以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蓋蒙古人視九數為吉也。

汗召薛閣謂曰：「爾父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慤可尚。朕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學魯古台錄之別勒兀台並轄軍馬為第三千戶。」薛閣欲行，汗留之，俾其親見西夏都城之攻拔。見馮乘正書第一二六頁一宋君榮書二五至五三頁。

西夏都城時已不支，七月，夏主李睨遂遣使請降，惟請寬獻城之期一月，蒙古汗許之，並謂自是以後視其若子。

汗次清水縣之西江，其地在今秦州之東約十二程之地。見元史譯文一三六至一三七頁。一考D、Ardvile地圖，

八分之間。元史謂成吉思汗死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此二名皆屬蒙古語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漢地。汗得重病。先是去年三月汗在翁古荅蘭忽都克

(Ongour-Alan-poudouk) 此三字蒙古語猶言翁古曠野之井。其地似在陰山之地得夢，預知死期將屆。窩闊台

拖雷二子駐兵於附近五六程之地，汗召之至，與共朝食畢，時將校滿帳中，汗命諸人暫避，密語二子曰：「我殆至壽終矣，賴天之助，我為汝等建一廣大帝國。自國之中央達於諸方邊極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設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則必須同心禦敵，一意為汝等之友朋增加富貴。汝等中應有一人承大位，將來我死後應奉窩闊台為主，不得背我。」

遺命。察合台不在側，應使其無生亂心。見史集一世界至是在疾中，諸子惟拖雷在側。汗臨危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見元史譯文一四三頁。汗同時囑諸將，死後祕不發喪。待唐兀主及期出都城來謁時，執殺之，並屠其城民。後諸將果如命而行。汗病八日死。見世界侵略者傳一史集時在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年六十六歲，計在位二十二年。唐兀主之生死。綱目則云，夏主明力屈出降，遂繫以歸。

諸將奉柩歸蒙古，不欲汗之死訊爲人所知。護柩之士卒在此長途中遇人盡殺之。至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發喪，陸續陳柩於其諸大婦之斡耳朵中。諸宗王公主統將等得拖雷赴告，皆自此廣大帝國之各地奔喪而來，遠道者三月始至。舉行喪禮後，葬之於斡難，怯綠連，禿刺三水發源之不兒罕合勒敦諸山之一山中。先時成吉思汗至此處，息一孤樹下，默思移時，起而言曰：「將來欲葬於此。」故其諸子遵遺命葬於其地。葬後周圍樹木叢生，成爲密林，不復能辨墓在何樹之下。其後裔數人，後亦葬於同一林中。命兀良哈部千人守之，免其軍役。置諸汗遺像於其地，香煙不息。他人不得入其中，雖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人亦然。成吉思汗死後百年，尙保存如是也。見史集一馬可波羅(Batagor)本第一卷第五三及第五四章云：「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飾(Altan)嗣後其族及其諸嗣汗皆擇葬地於此，雖死地遠在百日行程之外亦然。凡運大汗之柩葬於阿勒飾山中者，護柩之人在道遇途人盡殺之。殺時語之曰：「往待吾主。此輩以爲被殺之人侍從故主如同生時，其所殺者，不僅人類。道遇馬匹亦殺以供其故主之用。今汗(忽必烈)之前汗蒙哥(死於一二五九年者)之柩遷葬之時，護柩之士卒在道所殺之人數逾二萬。馬可波羅又云：「第六十一章」，自哈刺和林向東行，阿勒飾山，至巴兒忽之地，其地廣四十日程。案巴兒忽地之名巴兒忽真者，在拜哈刺湖之東，則阿勒飾山在斡兒寒(Orkhon)河附近之哈刺和林城之東北矣。宋君榮書(五四頁)謂當時成吉思汗族之蒙古貴人云：成吉思汗所葬之山名曰汗山。處北京子午線西，北緯四十七度五十四分，東經九度三分之間。

根據此說以檢 D'Anville 之地圖，則幹難河源有肯特汗山 (Kenkey-han)，應在幹難怯綠，連兩水發源，地之附近矣。羅宋君榮諸氏之說，可以確定成吉思汗及其朝數汗之葬地，由是觀之，根據刺失德馬可波 Jean de Mandeville (行記第三十九章) 云：大汗死，則以少數人奉其遺體至葬地，結帳置木座，奉死者於其上。座前置桌，設饌以祭之。引牝馬一匹及其駒，入帳中。凡帳中諸物皆與帳並，葬穴內，以土填平，使其不爲人所識。隨粗人以爲死者如生馬，以供產駒。皇帝奉一帳以居之，設饌以食之，及故主以飲之，蓋恐其貨以供其用，奉一牡馬以供乘騎，一牝馬，以供產駒。皇帝死後，無人敢在其家族前，言及故主，以飲之，蓋恐其喪亡也。中國載籍中之遼史言契丹之創業主阿保機死後，其妻述律殺契丹貴人數百以殉之，俾其往侍故主云。(見夏真特蒙古誌第二册一六〇頁。)

第十章

成吉思汗作戰優越之原因——其軍隊之性質——其軍制——其圍獵——其法令——其妻妾

成吉思汗遺一廣大帝國於其諸子，其中大部份皆爲荒蕪之地，遊牧部落居焉。別一部份則經其軍隊所殘破，人民減少。其士卒得亞洲之鹵獲而致富者，視此位列本族於其他民族上，而蔑視大地諸君主之人，如同神靈。前此韃靼民族中最窮苦者，莫逾蒙古。此輩昔在氣候不良之下，韃靼地域最高地域之中，度其遊牧生活。僅部長獨有鐵鐙，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其貧可知。此種若干半野蠻之遊牧小部落之酋長，與否運相抗者，爲時久矣。終致遂其野心，其始也。戰勝其所奉之主君，已而降人聚其麾下，率以陸續征服其他諸韃靼民族。終率之進取中國及波斯之地，而以此種繁盛國家飽其貪慾。其經略之地廣大無限，奉之爲主者，何啻民族百種？其在狂傲之中，竟欲完成世界之侵略，自以爲天以國付之。卒於破壞之中得疾而死，尙囑諸子續成其偉大計畫。

成吉思汗之勝利，蓋因其意志之強，才具之富，而使用一切方法有以致之。凡有機可乘，皆以狡計陰謀濟其兵力之窮。其破壞行爲有類天災。威名遠播，致使被侵之民族畏懼而不敢自衛。歷來蔑視人類之人，無逾此侵略家者。而具有野心之首領所部軍隊之適於其計畫者，亦莫逾斯人。部衆常以遊牧爲活，任在何時，生活皆同士卒。負竈以行，祇須地有牧場供其馬畜之水草，卽足自給。由其戰爭之習慣，行動之迅速，益以成吉思汗紀律之嚴肅，故優於其

他諸國軍隊。韃靼地域諸部落，凡能執兵者皆爲戰士。每部落分爲十人小隊，就十人中選一人爲之長，而統其餘九人；合十夫長九人共隸於百夫長一人；九百夫長屬一千夫長；九千夫長屬一萬夫長。君主之命令由其傳令之軍校達於諸萬夫長，復由萬夫長按次以達十夫長。各部落各有其居地，設有攻伐，需要士卒，則於每十人中簽發一人以至於數人。禁止將校收錄他隊之人於本隊之中，雖親王亦不得收容欲背其首領來投之人。此種禁令愈使隸屬關係鞏固，下之服從上命，毫無限制。成吉思汗對於將校之有過者，祇須遣派一最微賤之臣民，已足懲之。此將雖在極遠之地，統兵十萬，亦應遵守使者所傳之命。若爲受杖，則應伏於地，若爲死刑，則應授其首。尤外尼云：「此與他處所見者異，他處蓋指回教諸國之統將而言。一旦有金錢購入之奴，廐中有十馬，其主之爲君者，則不復以惡言加之。其受命統率軍隊者，尤應重視可知也。凡統將之因財富名望而有威權者，鮮不以兵抗其恩主。此種將校每至出征之時，不問爲擊敵，或卻敵，必須有數月之準備，索軍餉於國庫。士卒之額在平時已有虛報，檢閱時勢須互相假用士卒以補其闕。」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韃靼則反是。其戰士不特無餉，每年且應獻納於其長，馬若干匹，畜若干頭，氈及他物若干事。人不因從軍而免其賦役，其妻，或留居其廬帳之他人，應代其負擔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成吉思汗云：「人不能如太陽在在皆能照臨也。設若夫在戰中，抑在獵中，其妻應整理家務。俾汗之使臣或其他旅客頓止其廬舍者，見其家整而供客之食豐，此足爲其夫之榮。則知妻之能即可知夫之能。」

成吉思汗欲諸將時常使其士卒有所準備，俾能奉命立即登騎出發，汗曾云：「其善將十人者，堪以十人委之。」

第若十人長不知馭其小隊，我則並其妻子一同處死，在十人中別選一人以代之。」汗命諸將於每年初親來聆其命令訓教，曾云：「應來聆訓而留其營地者，其命運將如一石之墜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蘆叢，將亡而不存。此輩不堪典兵也。」汗欲諸將勤教子弟騎射角力，俾其冀在其勇武之中得富貴，如同商人在布帛中置金錦及其他貿易之珍物也。

汗自言其用人常各視其所能。據云：「智勇兼備者，使之典兵。活潑驍捷者，使之看守輜重。愚鈍之人則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並由次序紀律之維持，所以威權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從。我之後人繼承我之威權者，能守同一規例，將在五百年千年萬年之中，亦獲天佑。上帝將恩寵之，人類將祝頌之，則在位久而盡享地上之樂矣。」見史集

汗曾囑其諸繼承人，用兵以前，必須檢閱其隊伍，審視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須攜一鏢，用以礮弩，並攜一篩，一錐，及針線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備者，並持一微曲之刀，頭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鐵片。蒙古汗曾遺留有作戰及待遇降民與侵略地之訓教。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其條規未留傳至於今日，僅於當時之著作中窺見其一二記錄。然蒙古侵略亞歐諸國之歷史，以及十三世紀歐洲旅行家之行記，已足使吾人知其戰術之要略也。

成吉思汗進取一地以前，先使人諭其主來降，其諭降語頗簡略，而殿以是語云：「設汝不降，將來之結果僅有上帝知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其君主為蒙古之藩臣者，必須以人為質。獻其戶口之數，於各地設置蒙古長官。獻納重賦，其額常以本地出產十分之一為準。出產云者，包括人類而言，蓋此輩蠻人視人類如同牲畜也。其不戰而降之民族

之命運，亦不能優於被侵略地之民族，惟其破壞較緩而已。終不免蒙古成將之專擅與誅求，蓋其一切行爲皆印刻有野蠻弊政之痕跡也。

蒙古出征以前，先集諸宗王統將爲大會（*Council*），決定軍隊之構成，十人中調發若干人，會師之地域及時期。成吉思汗未入敵境之前，必先偵其國內狀況，招敵境中怨望之人作內應，或以掠其同國人之物餌之，或以高位誘之。蒙古兵侵入一地，各方並進，分兵屠諸鄉居民，僅留若干俘虜，以供營地工程或圍城之用。其殘破一地，必屯兵於堡寨附近，以阻戍兵之出。設有大城難下，則先曠其周圍之地。圍攻之時，常設伏誘守兵出，使之多所損傷。先以邏騎誘守兵及居民出城，城中人常中其計。蒙古兵環城築壘，驅俘虜於壘下，役之使作最苦而最危險之工事。設被圍者不受其餌，抑不畏其威脅，則填平壕塹，以礮攻城。強俘虜及簽軍先登，更番攻擊，日夜不息，務使圍城中人不能戰而後已。成吉思汗曾在中國波斯兩地募有工師，製造當時所用之戰具。蒙古兵之毀敵城也，水火並用，或用引火之具，或引水以灌之。有時掘地道攻入城內，有時用襲擊方法，棄其輜重於城下，退兵於距離甚遠之地，不使敵人知其出沒，亟以輕騎馳還，乘敵不備，襲取其城。蒙古兵之圍一城也，未下而解圍去之事甚鮮。設城堡地勢險要，難以力取，則久圍之，且有圍之數年者。蒙古兵多用詐術，不惜爲種種然諾，誘敵開城，城民之過於輕信開城乞降者，蒙古兵則盡屠之。雖先發重誓，許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於破壞，居民雖自動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憫者，仍不免於被屠。蓋蒙古兵不欲後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後顧之憂也。此輩不重視人命，僅見有立時之鹵獲，與其畜羣之牧地而已。

Vincenty 之史鑑（卷二十九）所誌十三世紀蒙古民族之情形，忠實無誤，大致取材於一四四五年教皇使者之行紀。蓋當時教皇曾遣教師四人往說近地之薩剌人歸向基督之教也。

敵軍逼近之時，則亟將散處各地之兵集於一所。蒙古兵寧用詐術破敵，而不常使用兵力。此輩並不以俠勇自負，觀其作戰之法，可與猛獸共比擬，務必盡其所能，襲破敵軍，誘之中伏。設敵兵力強，則退走數日行程之遠，或據一險要，以待援軍之至。其在包圍戰中，若見被圍者之勇抗，則開圍之一面，於被圍者潰走不成列時擊之。有時伴敗，誘敵來追。顧蒙古人武裝輕，每人各有馬數匹，迨見敵騎疲弊之時，則易健馬馳還擊之。抑於退走時展其兩翼，返而合圍敵兵之輕進者。其遇敵也，先在遠處發矢，敗走時亦控弦以射，僅於戰勝時使用白刃。其隊伍遵守一定信號，運用極其敏捷。其散逃者及戰時不戰而肆掠者，皆處死刑。

蒙古兵在遠征之中，每年休養士馬數月。然於進至屯駐地以前，必先躡其四圍之地甚遠，俾能自保，然後飽載所掠之物，休兵於其地。役使所俘之多數俘虜，是皆因年幼貌美而獲免之男女也。此輩不幸之人，命運較死於蒙古兵鋒鏑之下者更為可憫，體無完衣，饑餓疲弱，待遇如同最賤之牲畜。Vincent de Beauvais 書(第二十九卷第二十六章)云，有時隨韃靼人預選一奴以供後來殉葬之用。軍中之幼婦萬千，習於亞洲人之奢侈，遵守東方風俗及回教法律，生長於深閨之中者，曾見其親屬被殺，自身被虜，而隨此種貌醜行惡之蠻人，以供其玩具之用。

成吉思汗為安全保其略地，不惜盡屠其居民，毀其城堡。破壞蓋為蒙古戰略中之一要則，成吉思汗在其訓教中，曾命將不降者及叛者盡殲之。根據韃靼民族之殘猛的戰事法律，敗者之眷屬財產皆為勝者所得。設在一地丁口繁衆，蒙古兵則除其所欲保存者外，餘盡殺之。設其留存若干以供攻擊其同國人之用者，退兵時仍不免於一死。

蒙古人由其強迫俘虜之勞役，由其徵發藩國或戰敗民族之簽軍，由其收容貪得文明國家鹵獲之其他遊牧

民族於其麾下，由其在最危險之境況中役使俘虜及補助軍隊，種種事實，所以雖在長期遠征之中，多數圍城流血之役，蒙古兵數未見減少。而其游牧生活尤足使其不受南方氣候之害也。

成吉思汗曾云：「在平時，士卒處人民中必須溫靜如犢；然在戰時擊敵，應如餓鶻之搏獵物。」

一日言諸將之能云：「人之最勇者，無逾也速台（Yesoutai），長行不疲，不感饑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將兵，蓋其視將卒猶己也。凡為將者必須能感饑渴，推己及所將之士卒，應使軍行有節，愛惜士馬之力。」

成吉思汗一日問那顏不兒古赤，人生何者最樂？答曰：「春日騎駿馬，拳鷹鶻出獵，見其搏取獵物，斯為最樂。」

汗以此問歷詢不兒古勒等諸將，諸將所答與不兒古赤同。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見史集

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繁衆，得報後，即命周圍一月程地內屯駐之部落，於每十人中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向所指之地。此種隊伍分為左翼右翼中軍，各有將統之，其妻妾盡從。此種隊伍進行之時，各方常遣軍校以野物之狀況及驅至何所等事報告其君主。其始也獵圍甚廣，嗣後士卒肩臂相摩而進，獵圍逐漸縮小。至所指之地，止於周圍二三程之獵圍，以繩懸氈結圍以限之。獵者應注意其行列，怠者杖之。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及其倦也，則止於圍中之一丘上，觀宗王那顏統將等射獵。其後尋常將校繼之，最後獵者為士卒。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

獵之用。至是掌饈之臣俵散獵物，共宴樂八日後，諸隊伍各還營地。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成吉思汗仿中國制度，於大道上設置驛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給驛馬，驛遞夫之食糧，以及運輸貢物之車輛，亦由居民供應之。定有一種規章，使用驛馬者應遵守之。先是經行韃靼地域之外國人，常受其地多數獨立部落之劫掠。自是以後，有一種嚴重之警巡，道途遂安。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成吉思汗以法律嚴禁當時韃靼民族中流行之惡習，汗曾云：「先是竊盜姦通之事甚多，子不從父教，弟不從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濟貧，下不敬上，而盜賊無罰；然至我統一此種民族於我治下以後，我首先着手之事，則在使之有秩序及正義。」見史集

其法典對於殺人竊盜通姦雞姦等罪，處以死刑。其於第三次喪失他人寄託之財貨者，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戰中拾得衣物或兵械而不歸還其主者，其以巫蠱之術害他人者，其在決鬪中偏助一人者，並處死刑。見阿合克利齊 (Ahmed Ibn-ol-Maerizi) 撰埃及志 (Kitab ul-Hovaleh v-el-ist-bar, bi-zikr-ih) 條。犯罪者除現行犯外，非自承其罪者不處刑，然常用拷掠使之自承。竊盜之物不重者僅予杖。見魯不魯乞撰韃靼地域行記第一卷第六十章，馬可波羅撰東方行記第一卷第六十章。

成吉思汗曾以韃靼民族之若干迷信訂入法律，以為無數毫無關係之事實，可以致災，或致雷殛，此其所深畏者也。故嚴禁溺於水中，或灰燼之上，嚴禁跨火，跨桌，跨鐮，禁洗滌衣服，應服之至於破敝。成吉思汗不願人言物污，其意以為凡物皆潔。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埃及志一魯不魯乞（第九章）云：蒙古婦女從不洗滌衣服，以為洗後懸曬時，必致天怒，而遭雷殛。從不洗濯食盤，僅以熱糞滌之，滌畢仍以糞置盆中。一迦兒實所誌亦同。一 Pallas (Samlunggen hist. Nachrichten 第一冊一三一頁) 引有史家迦兒實所誌成吉思汗之法令，謂今日喀耳木人尚謹守此法，不以水滌家用器物，僅以乾草或毛氈拭之。

中，迦兒賓(Jean de Plan Carpini)云：雖韃人不致以刀觸火，不敢以刀取肉於翁

其殺所食之動物，必須縛其四肢，破胸入手緊握其心臟，如仿回教徒殺牲者，則應如法殺其人。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一史

集一埃及志一略耳木人殺羊仍用此法。P. 110. (第一冊一二八頁)云：以羊仰臥，而洞其胸，入手出其心臟。此即成吉思汗時代輸入蒙古民族中殺牲之法。略耳木人亦云然也。

成吉思汗欲蒙古人於進食時，對於在座之來賓，必須大加款待，不許拒絕。主先嘗饌，然後奉客，雖地位懸絕者

亦如是也。見埃及志一史第二十九卷第七十五章所誌亦同。據云：蒙古人性極貪食，至欲盡得所見他人之物，常張手以求之，閉手以拒人求，吝嗇之極。雖畜羣富饒，僅殺病畜而食。家財雖富，從不以振貧者，然其惟一可贊賞之行爲，則在凡見來賓，皆奉食以餉之也。其進食方法極不潔淨，甚至食鼠犬貓肉而自甘，且聞其炙煮人肉爲食云。可並參照迦兒賓之行記。

成吉思汗頗反對飲酒無節，據云：「醉人聾瞽昏聩，不能直立，如首之被擊者。所有學識藝能，毫無所用，所受者僅恥辱而已。君嗜酒則不能爲大事，將嗜酒則不能統士卒，凡有此種嗜好者，莫不受其害。設人不能禁酒，務求每月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然在何處覓得此不醉之人歟？」

成吉思汗命其後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認爲奉祀之神道與夫崇拜之方法毫無關係。本人則自信有一主宰，並崇拜太陽，而遵從珊蠻教之陋儀。

各宗派之教師教士貧民醫師，以及其他學者，悉皆豁免賦役。

成吉思汗輕視亞洲君主所習用之尊號，曾命其後裔勿採用之。所以繼承諸人僅稱曰汗，或可汗。諸宗王可逕稱其主之名，此名在書信及封冊中，毫無何種榮號附麗其間。成吉思汗中書省所撰之文書，措辭簡潔，不喜波斯文體浮華之弊。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然在十三世紀歐洲諸旅行家之行記中，及當時征服西域河中之時，曾

錄用算端摩訶末之書記某，會得哲別報告，言及毛夕里王別都魯丁盧盧（Bedr-ud-din Loulou）妨其進取西利亞事。成吉思汗命此書記作書諭毛夕里王，口授其詞曰：「天以大地之國委付吾人，其降附而任我軍之通過其境者，得保有其家國財產；拒者僅有天帝知其運命。設別都魯丁來降，則以友待之；否則大軍一至，毛夕里之運命，不堪問矣。」書記乃用波斯語撰此書，文體極爲浮華，回教國王冠號概未遺漏。成吉思汗命侍從官蒼失蠻翻譯爲蒙古語，聞之不悅。語此書記云：「此非我所授之詞也。」書記答曰：「習用之文體如此。」成吉思汗怒曰：「是足爲叛人也！汝作此書，毛夕里王見之必更驕盈。」遂殺其人。見史集

成吉思汗會命將其法令訓教用畏吾兒字寫蒙古語，傳示國中蒙古青年。此種法規名曰大法令（Ornong Yassa）鈞案此係突厥語名，故與蒙古語名異。，由其後裔保藏之。國有大事，諸王集議，取此卷子本之成吉思汗遺教出，敬謹讀之。成吉思汗法令之規條，散見於兀外尼書、刺失德書、史鑑、埃及志等著作中。埃及志乃得之於其友者，其人曾在報達之木思坦昔兒（Mosterah）學院文庫中得見成吉思汗法令一部也。可參照此書第三册侍從官條。刺失德書中有一段，似謂此種法令乃在一二二五年自波斯還其幹耳。成吉思汗以其子察合台秉性嚴肅，特命柔時編纂成文。蓋刺失德云：「至是，此汗遂發佈詳細法令焉。」成吉思汗以其子察合台秉性嚴肅，特命其監督法令之施行。汗曾曰：「後人若不遵守彼之超出他人上而鞏固其政權之訓教者，若不在在維持嚴格之服從者，則其國不久必將動搖，而其衰微可計日而待也。至是欲求成吉思汗晚矣。」

汗又云：「我之後人將必衣金錦，食美食，跨駿馬，擁美婦，而不一思此樂之基於何人也。」見史集

成吉思汗之妻妾近五百人，諸妾皆得之於各國俘虜或蒙古婦女之中者。案照當時成立之蒙古俗，而爲成吉思汗後人遵守者，君主與諸宗王皆得選美女於諸部落中。凡屬於十人隊者，由百夫長選其最美者獻之，千夫長，千

夫長復選以獻萬夫長，萬夫長復選以進之於汗。汗所不留者，則或賜之諸妻為侍女，或還其家。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一迦兒贊云
：皇帝欲索某人之女或姊妹者，其人應立進之。每年或每二年或三年，集其國之女子親選之，留所喜者，餘以賜其宮廷之人。

成吉思汗諸妻中有大婦之號者五人，位最高。第一人名孛兒帖，有夫人（Hoqeq）之號。夫人者，中國皇帝所授后妃以下之稱也。見馮乘正書第六冊四十頁。孛兒帖者，弘吉剌部長特因（Tegin）那顏之女也。生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四子，及五女，並配諸部長。蒙古家族中位最高之妻，權較餘妻為大，所生子之地位亦隨母而尊。故孛兒帖之諸子地位優於餘子。諸妻位次第二者曰忽蘭，蔑兒乞一部長之女也。生一子曰闊列堅（Qonlajan）。位次第三及第五者曰也速哈惕（Yissoucat），曰也速倫（Yissouloun），姊妹二人，皆塔塔兒部人也。位次第四者曰闊闊出（Qonkion），金國皇帝之女也。此外成吉思汗諸妻中尚有王罕之姪女一人，太陽汗之寡婦一人，餘妻皆屬諸將及諸遊牧部長之女。見史集

成吉思汗一夜息於阿必哈（Abica）。鈞案元秘史卷八作亦巴合。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合傳作木八哈。木見，則此名應改作 Ibaca。帳中，阿必哈者，王罕姪女，而札合敢不之女也。汗夜得惡夢，及醒，語阿必哈曰：「今得惡夢，天欲我以汝賜他人。」遂勸其勿怨。語畢大聲問帳外何人番衛，是夜衛者為那顏客惕（Kotai）。鈞案元秘史作主兒扯歹。是（Doutchetai）之對音，猶言「女真的」。多桑此處譯寫疑誤。聞呼自言其名。汗命之入，告以賜阿必哈之意。抑多桑以其事屬主兒扯歹之子客台，則客惕是客台之誤。聞呼自言其名。汗命之入，告以賜阿必哈之意。客惕驚不敢對，汗語以所言實。遂以阿必哈所居之幹耳朵並其侍從衣物馬羣牲畜盡賜阿必哈，僅留主簿官一人金盞一尊以為遺念。阿必哈遂為客惕之妻。客惕者，蒙古兀魯兀部之那顏，統率左翼軍四千戶者也。見史集蒙古兀

成吉思汗與孛兒帖生五女，長女豁眞別吉 (Contchi Bighi) 下嫁赤剌思部帖渾禿忽 (Foualdji)。三女阿剌海別
 次女扯扯干 (Tchichégan) 下嫁兀都赤惕蔑兒乞王忽禿哈別吉之子禿刺勒赤 (Foualdji)。三女阿剌海別
 吉 (Alcaï Bighi) 下嫁汪古王之子鎖國 (Tchinouï)。四女禿馬倫 (Foumalouï) 下嫁弘吉剌王之子古兒干 (Gouï
 gan)。(鈞案古兒干卽元祕史之古列堅，猶言駙馬。此人應是本書第四章著錄之赤乞，此處脫人名)。
 五女阿勒塔倫 (Altalouï) 下嫁幹勒忽訥惕部長太丑 (Tardjouï)
 之子察威兒薛禪 (Tchaver Satchan)。並見史集。

附錄一 林木中之兀良哈

史家刺失德曰：林木中之兀良哈（*Ouriangutes bische*）蓋以其人居廣大森林之內，故以為名，不可與蒙古種之兀良哈相混也。鈞案此林木中之兀良哈，親征錄中作火因亦兒干。元秘史作槐因亦兒堅，不居帳幕，衣獸皮，食野牛羊肉。緣其人無牲畜，而輕視遊牧民族也。父母之欲其女畏懼者，則云將以之偶一使其牧羊之人，曾見有女因絕望而自縊者。兀良哈人遷徙時，用野牛載其衣物，從不出其所居森林之外。其居屋以樹枝編結之，用樺皮為頂。刺樺樹取汁以飲，汁甚甘。其人以為世人之有福者，莫逾本部之人；而以為城居之人，甚至遊牧民族，生活最苦。兀良哈人所居之地，山岳屹立，森林遍佈。天時酷寒，冬日常獵於雪中，以名曰察納（*schana*）之版繫於足下，持杖撐雪而行，如同舟子之撐篙於水以行舟，其行平地抑升降山嶺，甚為迅捷，常易獲其所欲捕之野牛或其他動物。獵獲以後，以獵物載之身後之榻上，每榻可載二三千明（*man*）（每明合二斤）。其不善於使版者則傷足，尤以下降時為最險；第若善用之，則可迅速遠地，此事非親見者不能信有之。算端合贊（十四世紀初年君臨波斯之蒙古汗）聞有其事，召其部人至，命獻技，始知人言非偽。此種察納在突厥斯單蒙古斯單（*Mogolistan*）等地多用之，尤以巴兒忽真隆中忽里，乞兒吉思，兀兒速惕，帖良古惕，客思的迷，禿馬惕等部為甚。（見史集第一卷第二章林木中兀良哈條。）

案此與 *Joh. Gottl. Georgi* 撰幹羅思帝國行紀第一冊二四二至二八六頁所言今日東胡人之生活完全相類。

幹羅思語名櫛曰 *gari*。居住今日西伯利亞東部廣大地域內之東胡人，自稱其地曰兀良海 (*Ouriangkhai*)，此與十三世紀時蒙古人名稱此種民族之名同也。(參照 *Abel Rémusat* 撰韃靼語言之尋究，巴黎一八二〇年四開本第一冊四頁。) 魯布魯乞 (第三十九章) 亦著錄有兀良哈 (*Orengay*) 人，謂其足繫光滑小骨，奔走於冰雪之上，其速可取走獸飛鳥。

附錄二 中亞諸部族

刺失德在其史集第一篇中，列舉中亞之突厥民族。凡以形貌語言與純粹突厥有異者，概不分別，皆以突厥名之。首舉阿不勒札 (*Abou Aldja*) 子下巴忽亦 (*Dib Bacuyi*) 子哈刺汗 (*Cara-khan*) 之子烏古思 (*Ogoze*) 之後裔烏古思部。烏古思有子六人：曰君 (*Gun*) 曰愛 (*Al*) 曰由勒都思 (*Youldouz*) 曰闊闕 (*Gneuk*) 曰塔克 (*Tak*) 曰丁吉思 (*Dingviz*) 皆有汗號。六子各有子四人。

君汗子名：Cayi, Bayat, Alca-ola, Cara-evlu。

愛汗子名：Yazer, Deugner, Doudourga, Yaparlu。

由勒都思汗子名：Oschar, Cazik, Bigdili, Carkin。

闊闕汗子名：Bairindour, Bitchina, Tchaoundour, Tchini。

塔克汗子名：Salour, Imour, Ala-younlou, Oragnir。

丁吉思汗子名：Fskindour, Poukdour, Séva, Canik。

烏古思之二十四孫各爲一部落之祖。十二部爲右翼，名曰 Bozouk，十二部爲左翼，名曰 Ditchok。

現尙將下列諸部列爲烏古思之支派，卽(一)畏吾兒 (Ougours) (二)康里 (Cancalis) (三)欽察 (Kiptchacs) (四)哈刺魯 (Carlouks) (五)哈刺赤 (Calladies) (六)阿格扯里 (Agatcheris) 是已。

此種突厥民族居於中亞西部。畏吾兒之地東抵阿勒台 (Altai) 山；山以東之民族，或屬突厥種，或屬韃靼或蒙古種，其名列下：

札刺兒 (Djelaires) 部。

此部居幹難河附近，大別爲十部：曰察惕 (Tchate) 曰塔克刺溫 (Tacrroune) 曰晃哈撒溫 (Cougassoune) 曰忽木撒兀惕 (Koumssaoute) 曰兀牙惕 (Ouyate) 曰比勒哈散 (Bilassane) 曰忽吉兒 (Cougere) 曰禿朗乞惕 (Toulangrite) 曰不里 (Bouri) 曰申忽惕 (Schingoute)。

雪你惕 (Sounites) 部，其一支名哈亦倫 (Cairoune) 部。

塔塔兒 (Tatares) 部。

此部居捕魚兒湖附近之地，分爲六部：曰禿禿哈里兀惕 (Toutoucalioute) 曰阿勒赤 (Atchi) 曰察罕 (Tchagan) 曰忽因 (Cuyin) 曰帖刺惕 (Térate) 曰別兒灰 (Barcoui)。

蔑兒乞 (Merkites) 部。

此部一名兀都亦惕 (Oudouyoutes) 部，分四部：曰兀洼思 (Ohouze)，曰木丹 (Moudan)，曰秃蒼黑隣 (Toudakline)，曰只溫 (Djionne)。

曲兒魯惕 (Keurloutes) 部。約案疑卽曠耕
約之曲呂律。

巴兒忽惕 (Bargoutes) 部。

斡亦刺惕 (Ouirates) 部。

此部亦分數部，居八水灌溉之地，合八水爲謙河 (Jenissei) 之上流也。

忽里 (Cours) 部。

忽阿刺失 (Conalaches) 部。

不里牙惕 (Bouriates) 部。

右三部因居薛靈哥河外，皆名巴兒忽惕，其地因名巴兒忽真隘。

秃馬惕 (Toumates) 部。

此部亦在巴兒忽惕部之內，居地近乞兒吉思 (Kirguises) 之地。

忽勒合真 (Coulgatchines) 部。約案此名在第一章
中作不勒合真。

客兒木真 (Kermoutchines) 部。

右二部居地在乞兒吉思地盡處，巴兒忽真隘附近。

兀兒速惕 (Ourassoutes) 部。

帖良古惕 (Telenkoutes) 部。

客思的迷 (Kestimis) 部。

右三部居乞兒吉思謙謙州 (Kem-Kemdjoutes) 兩部之森林中。

林木中之兀良哈 (Ourianguites bisché) 部。

此部亦居同一地帶之森林中。

忽兒罕 (Couranes) 部。鈞案此部疑是親征
錄中之火魯罕。

撒合亦惕 (Sacaites) 部。

右二部居地未詳。

克烈惕 (Kéraités) 部。

此部分爲五部：曰董合亦惕 (Toungcaites) 曰赤兒乞兒 (Tchirkire) 曰撒乞阿惕 (Sakiate) 曰禿馬

亦惕 (Toumaite) 曰額里阿惕 (Eliate)。

乃蠻 (Naimans) 部。

此部地廣，以阿勒台、哈刺和林、額魯亦撒刺思 (Elouï Serass) 諸山爲界。北界也兒的石河，鄰於乞兒吉思部。

東與客烈部接，西隔沙漠與畏吾兒部相望。其中有一遊牧部落名曰古察古兒(Goutchagour)。

汪古惕(Ongoutes)部，居長城附近。

唐兀惕(Tangoutes)部，建國於今陝西之大部份地方。

帖黑鄰(Tekrines)部，亦名蔑黑鄰(Mekrines)部。

此部居畏吾兒境上之險峻山中。

蒙古諸部

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蒙古諸部遂有區別。與成吉思汗同出一源之諸部，皆別號尼倫(Niroua)，表示其來源純潔，皆出阿蘭豁阿感光而孕所生諸子之後裔；其餘則名都兒魯斤(Dürüjin)，質言之，普通部落也。是皆困居額兒格涅坤山中帖古思乞顏二人之後裔。茲首舉都兒魯斤諸部：

兀良哈惕(Ouriangutes)部。

弘吉刺惕(Councarates)部。

亦乞刺思(Ikirasses)部。

斡勒忽訥兀惕(Oulconnorites)部。

哈刺訥惕(Caranoutes)部。

弘古里兀惕(Counkoulionutes)部。

右列後四部爲弘吉刺之別部。亦乞刺思斡勒忽訥兀惕兩部爲哈拜失刺(Cabai Schira)之後裔。哈刺訥惕弘古里兀惕兩部爲其弟秃思不歹(Tousboudai)之後裔。此二人之長兄名出兒魯克(Tchourouk)善射，號蔑兒干(Mergan)，相傳兄弟三人皆出自金盆。

火魯刺思 (Courlassas) 部。

也里吉斤 (Idjikines) 部。

右二部亦爲秃思不歹之後。

斡思巴兀惕 (Ozbaoutes) 部。

此部分爲三部：曰弘哈馬兒 (Cougcamares) 曰阿魯刺惕 (Erlates) 曰客連古惕 (Kélengoutes)。此部前作客里古惕。其祖爲兄弟三人，卽以人名爲部名。

許兀慎 (Houschines) 部。

速勒都思 (Seldouses) 部。

亦勒都兒斤 (Idourkines) 部。鈞案前此部作秃。

伯牙吾惕 (Bayaoutes) 部。

此部分爲二部：居Djeda水上者曰水伯牙吾惕 (Djedi-in-Bayaoutes) 居平原者曰平原伯牙吾惕 (Kiharoun-Bayaoutes)。

蒙古諸尼倫部族

哈塔斤 (Katakines) 部。

撒勒只兀惕 (Saldjioutes) 部。

泰赤兀惕 (Taidjioutes) 部。

額里干 (Erikanes) 部。

失主兀惕 (Sidjioutes) 部。

赤那思 (Tchinizes) 部。

那牙勤 (Nouyakines) 部。

斡都惕 (Odoutes) 部，即兀魯兀惕 (Ouroutes) 部。

忙古惕 (Mingcoutes) 部。

八鄰 (Barines) 部。

朶兒邊 (Dourban) 部。

哈訥惕 (Canoutes) 部。

速客禿惕 (Souctoutes) 部。

巴魯刺思 (Berolasses) 部。

阿荅兒斤 (Hiderkines) 部。

札只刺惕 (Djadjérites) 部。

不荅安 (Boudans) 部。

朶豁刺惕 (Doucalates) 部。

亦速惕 (Yissoutes) 部。

速干 (Soucans) 部。鈞案疑即親征錄之雪干。

晃豁壇 (Kingcotans) 部。

附錄二 成吉思汗世系據史集及貴顯世系

出額兒格涅坤山之始祖名孛兒帖赤那 (Bourte-Tchina) 生子巴塔赤罕 (Betedji-Caan) 巴塔赤罕子塔

馬察 (Tamadj, Tamatsak) 塔馬察子哈卜出蔑兒干 (Cabtchou-Mergan) 一名豁里察兒蔑兒干 哈卜出蔑兒

干子忽占不古魯勒 (Coutchin-Bougourou) 忽占不古魯勒子尼格尼敦 (Nigüé-Nidou) 尼格尼敦子三鎖

赤 (Sam-Saoudji) 三鎖赤子哈里哈兒朮 (Cali-Cardjou) 哈里哈兒朮子朶奔伯顏 (Douboun-Bayan)

朶奔伯顏妻阿闌豁阿 生二子：曰不古訥台 (Bougounouti) 曰別勒古訥台 (Bilgounouti) 寡居時又生三

子曰不忽哈塔乞 (Boucou Cataki) 是爲哈塔斤部之祖。曰不哈只撒勒只 (Boucadi Saldji) 是爲撒勒只兀部之祖。曰孛端察兒 (Boudandjar) 是爲蒙古尼倫部之祖。

孛端察兒生子不花 (Bouca) 一名伯格爾巴圖爾 (Biker Bagatur) 不花子土敦蔑年 (Tountoun-Méne) 一名瑪哈圖丹 (Makha-Todan)

土敦蔑年子海都罕 (Caidou Khan) 一名哈齊庫魯克 (Cachi Kuluik)

海都生三子曰伯升豁兒 (Bai-Schingcor) 察兒格領昆 (Tchergué Lingoum) 是爲秦赤兀部之祖。曰抄真幹兒帖該 (Djaoudjin-Eurdéki) 是爲額里干失主兀兩部之祖。

察兒格領昆之子曰堅都赤那 (Kendou Tchina) 曰幹羅克真赤那 (Euloktchin Tchina) 二人同爲赤那思部之祖。

堅都赤那子俺巴孩可汗 (Ambagai Caan) 俺巴孩子曰哈丹太師 (Cadan Taischi) 曰秃歹 (Toudai)。

伯升豁兒子秃蔑乃罕 (Tounmenai Khan) 一名托木巴該徹辰 (Toumbagai Gessen) 秃蔑乃罕生九子曰札克速 (Djaksou) 爲

那牙勤兀魯兀忙古三部之祖。曰八林失刺秃哈因朮 (Barim-Schiratu-Caïndjou) 曰哈出里 (Catchouli) 爲巴魯刺思部之祖。曰尋哈赤溫 (Sim Catchioun) 爲阿荅兒斤部之祖。曰八的乞勒海 (Bati-Kiligai) 爲不荅安部之祖。曰哈不勒罕 (Caboul Khan) 爲乞顏部之祖。曰兀都兒伯顏 (Oudour-Bayan) 爲札只刺部之祖。曰孛端察兒都哈蘭 (Boudandjar Doucalan) 爲朵豁刺部之祖。曰赤那台幹赤斤 (Tchinatai Uchuguen) 爲亦速部之祖。

合不勒罕六子曰幹勤巴兒罕 (Eukin-Barcan) 爲乞牙惕不兒斤部鈞案即之祖。曰把兒壇把阿禿兒

(Bartan-Bahadour) 曰忽禿忽蒙格兒 (Coutoucou Mounguer) 曰哈丹把阿禿兒 (Cadan Bahadour) 曰忽必刺

可汗 (Coubila Caan) 鈞案此名應是忽圖刺之誤 曰不丹幹赤斤 (Boudan Utchuguen) 鈞案比對元秘史之脫朵延，親征

幹勤巴兒罕子曰沙兒哈禿兒不兒格 (Soureaktour-Bourga) 沙兒哈禿兒不兒格子曰薛徹別吉 (Sedje

Bigui) 鈞案即前之撒察。

忽禿忽蒙格兒子曰拜住 (Baidjou)。

忽必刺可汗子曰朮赤罕 (Djoucti Khan) 曰忽察兒 (Coudjir) 鈞案忽察兒應改作阿勒壇。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曰蒙格都乞顏 (Moungdou Kiyar) 此名亦作蒙格圖徹辰 曰捏坤太師 (Necoun

Taischi) 爲槐因額里干 (Hoyr Frigan) 部之祖。曰也速該把阿禿兒 (Yissoupai Bahadour) 爲乞牙惕孛兒只

斤 (Kiyates Bourdjoukines) 部之祖。曰蒼里台幹赤斤 (Daritai Utchuguen)。

捏坤太師子曰阿勒壇 (Altan) 鈞案阿勒壇應改作忽察兒。

也速該生五子曰別勒古台那顏 (Bilgoutei Noyan) 曰鐵木真 曰拙赤哈撒兒 曰哈赤溫 曰帖木格幹赤斤。

別勒古台子曰察兀禿 (Tchaoutou)。

拙赤哈撒兒子曰也苦 (Yekou) 曰忽禿 (Coutou) 鈞案應爲禿 曰也孫哥 (Yessoucouh)。

也苦子哈兒哈孫 (Harcassoun) 哈兒哈孫子也孫哥 (Yessoucouh) 也孫哥子額蔑干 (Emegan) 額

蔑干子升豁兒 (Schingecour)

哈赤溫子阿勒赤歹 (Itchidai) 阿勒赤歹子察忽刺 (Djacoulah) 察忽刺子哈刺兀兒 (Calaour) 哈

刺兀兒子哈丹 (Cadan) 哈丹子失乞勒忽兒 (Schikicour)

帖木格幹赤斤子脫合察兒那顏 (Togatchar Noyan) 脫合察兒子只不 (Djibou) 只不子阿朮勒 (Adjoul)

阿朮勒子乃顏 (Nayan)

鐵木真子曰朮赤 曰察合台 曰窩闊台 曰拖雷。

附註

據蒙古源流譯本自孛兒帖赤那至朮奔伯顏共有十代。阿固濟木博郭羅勒 (Agotechim Bougouroul) 鈞案即前之忽之後有薩里噶勒濟固 (Sali Khaldjigo) 一人。哈里哈兒朮之後有博爾濟吉台墨爾根 (Bordjis-
netei Merguen) 脫兒哈勒真伯顏 (Torghaltchin Bayan) 二人。蒙古源流謂多博墨爾根 (Dobo Merguen) 案即
史集之朮奔伯顏。尚有兄名都幹索和爾 (Dova Sokhor) 都幹索和爾生四子曰託諾依 (Donoi) 即 Oengne-
letes 部之祖。曰多黑新 (Dokschin) 即 Bagatoutes 部之祖。曰額木尼克 (Emnek) 即 Coyites 部之祖。曰額
爾克 (Erke) 即 Kergoutes 部之祖。茲四部皆爲幹亦刺惕部之別部。——同書又云孛端察兒有三子曰巴噶哩台
汗 (Bagaritai-khan) 曰亦察郭兒圖 (Idjagartou) 曰哈必齊巴圖爾 (Cabidji Bagatour) 哈必齊巴圖爾子
伯格爾巴圖爾即刺失德之不花也。

附錄四 韃靼

刺失德曰：「韃靼之稱，早已著名於古代。韃靼民族分支甚衆，其在當時（成吉思汗之時）約有七萬戶，居地在中國邊境及捕魚兒湖附近。各部落各有其領域，韃靼常臣屬中國皇帝，第若諸部落中有叛者，必須用兵，始能平之。諸部落亦常互相爭戰，其人勇於私鬪，有微隙即持刀相鬪，易積恨致怒，有仇必復。人數既衆，若能互相結合，其他民族，縱爲中國人，恐亦莫有能禦者也。顧雖分裂，尙能在古時爲偉大之侵略，其勢之強而可畏，致使其他突厥民族亦自稱曰韃靼，而以自豪，猶之今日札刺兒，塔塔兒，幹亦刺，汪古，克烈，乃蠻，唐兀及其他諸部之自稱爲蒙古人而自豪者也。此類民族之青年，至今尙信其祖先常名蒙古。其實蒙古之稱昔日爲人所鄙視，至成吉思汗及其諸繼承人時代，始有名。蓋蒙古昔爲諸突厥民族中之一民族，且自阿闐豁阿以來，質言之，三百年來，始有此蒙古之稱。蒙古者，蓋爲阿闐豁阿後人之號也。」

「此名之廣佈，致使契丹（中國北部）南家思（中國南部）之民族，女真，畏吾兒，欽察，突厥，蠻，哈刺魯，哈刺赤諸民族，以及俘虜與大食人（回教徒）之生長於蒙古人中者，悉皆名曰蒙古，取此號而見重於世。在此時代以前，韃靼之情形亦如是也。其勢既強，所以在中國，印度，乞兒吉思，巴只吉，欽察，亞洲北方，阿刺壁，西利亞，埃及，非洲等地，尙習稱蒙古曰韃靼。」

古之回教著作家，如馬思忽惕 (Mass'oudi)，本哈兀哈勒諸人，著錄亞洲北部民族，不言韃靼，然此名實已早見著錄。據 Saint-Martin 君之考訂，(阿美尼亞記) 巴黎圖書館藏有一波斯文世界史節編，名曰史彙 (Modjmei ut-Tévarikh y'el Cousassas)，佚撰人名，回曆五二〇年 (一一二六) 之撰述也，其中卽有是名。此書歷舉亞洲諸君主之特別稱號，而韃靼王之號則名 Simon Bivey Khiar。鈞案原註云，原文音點脫落，致使讀音無定者，概附阿刺，壁字於後云云。茲未能轉錄，皆以同號代之。

附錄五 畏吾兒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二書所誌畏吾兒如下文：

丞相阿刺丁曰：「茲轉錄畏吾兒書籍中所載之若干事，錄之者非信其說之真，特以廣異聞而已。畏吾兒人以其先世居幹兒寒河畔，此水發源於哈刺和林諸山之中，近日可汗 (窩闊台) 所建之城卽因山爲名。有水道三十出此諸山中，諸水畔所居之民族，爲數亦有三十。畏吾兒人居幹兒寒河畔者，昔分二部。人民既衆，乃推一人爲長。五百年後，不可汗 (Boucou-Khan) 出，相傳此人與世所稱之額弗刺昔牙卜 (Efrassiyab) 同屬一人。哈刺和林諸山中有一古壑，相傳卽爲皮任 (Pijen) 壑。額弗刺昔牙卜者，突厥汗名也，在波斯古史中頗著名。此汗昔在波斯 Pischedadiens 朝末葉及 Kévariens 朝初葉時，數與波斯戰。一皮任者，Key-Khousrou 在位時代之波斯英雄也。曾背額弗刺昔牙卜娶其女爲妻，後爲額弗刺昔牙卜所擒，囚之井中，已而爲著名之 Rouséna 救出。現在幹兒寒河畔，

尙見有一城一宮之遺蹟，此城昔名幹耳朵八里 (Ordou-Balic) 今名卯危八里 (Maou-Balic)。幹耳朵八里，猶言里猶言惡城，卯危八里，猶言荒城也。別宮前有石，石上刻有文字，吾人曾見之。可汗在位之時，曾去其石，見下有塹，塹中有一大石案，其上

亦刻有文字，可汗命各國之人審之，皆不識其文。已而自中國召致……寫本中脫其名，別一寫本中則作 Caman 然則爲 Caman，實言之，胡蠻也。

至，識爲其國文字，遂譯其文曰：源出哈刺和林諸山之禿忽刺 (Tougola) 薛靈哥 (Selinga) 二水會流處，有地名

忽木蘭朮 (Counlandjou) 有二樹相鄰，一樹名曰 Fistone 其形類松，如扁柏常青，結實如松實，別一樹則野松也。

二樹之間，忽有小丘，日見增長，上有天光燭照。畏吾兒人進前禮之，聞中有音聲，如同歌唱，每夜皆然。劇光燭照，三十步內皆明。增長既成，忽開一門，中有五室，有類帳幕。上懸銀網，各網有一嬰兒坐其中，口上有懸管以哄哺乳。諸部落曾見此靈異，向前瞻禮。此五嬰兒與空氣接觸，卽能行動，已而出室。畏吾兒人命乳婦哺之，及其能言之時，索其父母。人以二樹示之，五兒遂對樹禮拜。樹作人言，囑其進德修業，祝其長壽名垂不朽。其地之人奉此五兒如同王子。五子長名孫忽兒的斤 (Souncour-tékin)，次名忽禿兒的斤 (Coutour-tékin)，三名不哈的斤 (Bouca-tékin) 四名幹兒的斤 (Or-tékin)，五名不可的斤 (Boucou-tékin)。畏吾兒人以諸子爲天所賜，決奉其一人爲主。不可而慧，較有才，盡通諸國語，畏吾兒人遂奉之爲汗。此汗卽位以後，國大治，而戶口增多。天帝賜之三鳥，烏盡知諸國語，汗常遣之往訪各地之事。

「一夜，不可汗臥帳中，見一神靈至，作幼女形。汗畏，僞睡而不敢與之言。次夜亦然，第三夜從其大臣言，隨此女靈至一名曰忽都塔黑 (Coutas) 之山中，共話至於天明。嗣後每夜如是，計閱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末夜女靈與不

可汗訣別，而語之曰：『自東至西，全世界將歸汝治理，可完成汝之命運，善治汝民。』言畢而去。不可汗由是聚集軍隊，命其長兄孫忽兒的斤將兵三十萬，往征蒙古及乞兒吉思之地。次兄忽禿兒的斤將兵十萬，往征唐兀。三兄不哈的斤將兵十萬，往征中國。四兄幹兒的斤留守本國。諸軍征服諸地，大得俘獲，還至幹兒寒河，建築一城，名曰幹耳朵八里。時東方之國業已完全征服矣。

「至是，不可汗復得一夢，見一白衣男子手持白杖，以塊玉授之曰：『如能永保此石，汝將奄有四方。』」其大臣得夢亦同。翌日，不可汗遂整飭軍備，旋進兵西方。師次突厥斯單，見一平原，水泉多而牧地肥美，遂留於此。建築一城，名曰別刺撒渾 (Bela-Sagoun)，即今之胡八里 (Gon-Balic) 是已。遣軍分徇各地，十二年間，盡取大地諸國。進至野人所居之地，知界外不復有人，遂率諸國國王還見不可汗。諸國國王各獻方物，不可汗皆禮接之。惟印度之君貌陋，不許入見。命諸王入貢稱臣，而放之還。大功既成，不可汗遂離別刺撒渾，而還其出生之國。

「當時畏吾兒人信仰名曰珊蠻之術士，與今之蒙古人同。珊蠻自言術能役鬼，鬼能以外事來告。我曾以此事實之多人，諸人皆言聞有鬼由天窗入帳幕中，與此輩珊蠻共話之事，有時且憑於此輩術士之身。蒙古人愚闇，頗信珊蠻之語。即在現時，成吉思汗系諸王多信仰其人。凡有大事，非經其珊蠻與星者意見一致者，不行。此輩術士兼治疾病。

「畏吾兒人曾遣使至信仰偶像教之中國，延刺麻 (Nounis, Iamas) 至，與珊蠻辯論，欲擇其辯勝者而從之。諸刺麻誦其名曰 Nouna 之聖經，此其道德故事語箴言之彙編也。中有勸人勿害他人，勿害動物，以德報怨，等

誠。刺麻分爲數派，各派教義不同，其最流行者信仰輪迴之說。據云，其教流傳已數千年，善人之靈魂死後視其功之大小，投生爲國王以至平民。惡人之曾殺人虐其同類者，則變爲爬蟲猛獸之屬。

「諸信仰偶像者，在汗前誦聖經若干則，諸珊蠻獸不能對。由是畏吾兒首先皈依偶像之教。東方偶像教徒之與回教爲敵者，無有能逾畏吾兒者也。不可汗迄於壽終，始終享有幸福。吾人茲僅轉錄畏吾兒人書籍中所載謬說百分之一而已，然已足見此民族之愚昧也。」

「友某言曾見一書，謂所言之二樹曾爲一人所掘空，而藏諸子於其中，置光以照。旋召他人至，觀此靈異。其人首先自向二樹禮拜，他人由是隨之禮拜。」

「不可汗死後，諸子中之一人嗣汗位。畏吾兒人（其時代未詳）曾聞一切家生野生動物以及嬰兒皆作是聲曰，*Gneutch, gneutch*，其義猶言「行行」也。畏吾兒人乃如其言，徙居別地。每至一地，其聲如故，後至一平原中，其聲始息。乃於其地建築五城，而名之曰別失八里（*Bissh-Balik*），別失八里者，猶言五城也。自是以後，不可汗之後人君臨此種民族之上，其民尊其主曰亦都護（*Idicout*）。上述之二樹，則置廟中祀之。」

史集在列舉突厥蒙古諸民族之篇中，述畏吾兒事曰：

「*No6* 子 *Aboutcha-khan* *Yafeth*? 子 *Dib-bakoui* 子 *Cara-khan* 之子烏古思（*Ogouz*），因欲奉一神，其族人以兵來攻。烏古思會一部份近族與之戰，敗之，取數地，而成一強國之主。遂大會諸親諸將及士卒而獎之，授來援之族人以畏吾兒之號。畏吾兒者，猶言同盟輔助之人也。此名遂爲其後人之稱。其後雖因種種情形而

有哈刺魯哈刺赤欽察等等特稱，然仍通稱爲畏吾兒也。閱年既久，諸部落之分合，及各部落之起源，遂不可識，吾人惟將其列入突厥民族之內。前者在烏古思諸支派中，固曾將其著錄，然在此列舉類似突厥民族之一章中，應再言之。願畏吾兒史甚詳，我將根據其載籍在此史書（蒙古史）補編中全錄其事，此處僅略言其起源而已。

「相傳畏吾兒之地有二山，一名 Boucratou-Tourlouc? 一名 Ouscounlouc-tangrim? 茲二山間，則爲哈刺和林諸山所在。窩闊台汗所建之城，卽以哈刺和林爲名。二山附近別有一山，名曰忽都塔黑，其間有一地，十水之所經也。別有一地，九水之所經也。昔日全境皆爲畏吾兒民族之故地，其居十水之兩岸者，名曰溫畏吾兒（On-ouigours）。居九水兩岸者，名曰脫忽思畏吾兒（Tocouz-Onigours）。溫猶言十，脫忽思猶言九。前十水通名溫幹兒寒（Ou-Orcoun），各水之名則曰：Ischkil?（Ischlik?）曰 Oniguer? 曰 Toucair? 曰 Ouzcaider?（Azander?）曰 Boular? 曰 Badar?（Tardar?）曰 Ader? 曰 Oukh Tabin? 曰 Camlandjou? 曰 Outikian?（括弧中之別稱，乃本於聖彼得堡之一抄本者。）前三水，九部落居之。次四水，五部落居之。中脫第八水所居部落之數。第九水，質言之 Comlandjou? 水，爲 Ong? 部落之居地。第十水或 Outikian? 水，爲 Camen-Ati?（Counuk-Ati?）部落之居地。除此種居於上述水畔之部落外，同一地帶別有一百二十二部落，然皆未詳其名。

「逾多世紀，畏吾兒諸民族無共主，各部落各有其部長。最後諸部落集大會，推舉二人爲主君。其一人爲 Isch-kil 部人，名 Mongou-bai 號 Il Iliriz? 其一人爲 Ozcaidir 部人，號 Keul irkin? 鈞案前一人與翁金河突厥文碑著錄之 Ilteris 相近，卽唐書中之骨咄祿可汗。後一人疑是闕特勤。此處之對音固爲 Isch-kil 然特勤頓斤皆屬突厥官號。殆是回教史家以東突厥事屬之回紇歟？茲二人之後裔君臨者垂百年，

其事見本書補編之畏吾兒傳。最近時，畏吾兒人號其主曰亦都護，亦都護猶言國主也。」

邵遠平撰續弘簡錄約案原文在卷二十九中。所誌畏吾兒事，可與朮外尼刺失德之說相印證，足見中國與波斯之史家

所本之源同也。續弘簡錄之文，Visselou (D'Herbelot 東方叢書補編一三八頁) 有初譯文，Klaproth (關於亞洲之紀錄第二冊三三一頁) 有新譯文，茲錄其文如下，以資對照。

「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居民往候之。樹乃生瘰，若懷妊狀。越九月十日而樹瘰裂，得嬰兒五人，土人奇而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布可罕，既壯雄武，遂能有其土地民人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事荒遠不能紀其世次。玉倫的斤亦雄武，數與唐（六一八至九〇七）相攻戰，唐人患之。議和親，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猶言婦人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強盛，賴此山耳；壞其山，則其國可弱。」乃僞告玉倫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汝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請載以歸。」許之。石大不能動，以烈火焚之，沃以醋，其石立碎，乃輦之去。當福山之移也，國中鳥獸躑躅悲號，若有所失者。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世，乃遷於交州，卽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郡，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素臣事契丹，爲其屬國。歲己巳（一二〇九）聞太祖（成吉思汗）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欲來附。未行，太祖遣使適至其國，亦都護大喜。卽遣使人奏曰：「臣聞皇帝威德，卽棄契丹舊好，歸命聖朝，不意天使降臨，下符夙願，願率部衆爲臣僕。」

前此曾見流經畏吾兒舊境諸水之一水名曰 *Outarian*，是亦爲山名，漢譯作烏德健山。不可汗及其後人之故都，皆在此烏德健山與斡兒寒河之間。（見 *Abel Rémusat* 撰哈刺和林 Kara Korum 城考十五頁。）

附錄六 哈刺契丹

丞相阿刺丁朮外尼曰：「哈刺契丹諸汗，契丹人也。建此國者爲契丹要人，因國變而離其國。建國後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諸汗之汗也。相傳其去契丹時，從者僅七十人。又據別一說，率軍甚衆，進至乞兒吉思境，肆抄掠。乞兒吉思人以軍來逐，遂退至葉密立之地，建築一城，今尙見其廢址。諸突厥部落相率聚其麾下，因統有四萬戶，進至別刺撒渾，是卽蒙古人所稱之胡八里也。此地君主自稱爲額弗刺昔牙卜之後，國勢衰微，其地之哈刺魯康里諸部落，已不復奉其號令，且進而抄掠其領土。契丹王軍逼其境，不能敵，遣使延其至都城，願以國讓之。契丹王至別刺撒渾，廢其主，黜汗號，僅封之爲突厥長 (*Ik-Turkan*)。於諸州設置官吏。自忽木乞吉克 (*Coum-Kidjik?*) 達於巴兒撒兒章 (*Barserdjan?*)，自荅刺速 (*Taraz?*) 達於塔迷只 (*Tamidj?*)，皆隸版圖。已而征服康里，遣軍略合失合兒兀丹之地。別遣一軍往懲乞兒吉思。其軍歷取別失八里拔汗那 (*Fergane*) 河中諸地。算端幹思蠻 (*Osmen*) 之先世，卽於是時稱臣。古兒汗略取諸地以後，遣將額兒訥思 (*Ernous*) 往討花刺子模。軍入其境，大肆焚殺。花刺子模沙阿卽思乞降，許每年貢獻底納兒三萬，布畜若干。額兒訥思許其降，而引軍還，後未久，古兒汗死。

「其后曲云克 (Keyoumk) 權國稱制。與人私通，其臣並其姦夫殺之。奉故主兄弟二人中之一人卽位，而將別一人處死，妨其有害新君也。」

「阿卽思死，算端塔哈失嗣位以後，按期納貢於哈刺契丹，凡事皆承其主君之意而不敢違。後臨危時，囑其子摩訶末仍仿其臣事哈刺契丹。蓋此國爲東方之藩籬，可拒殘猛之民族也。摩訶末卽位後，初數年仍如前納貢，與其主君初頗和好。故古兒國算端失哈不丁來侵時，古兒汗曾以萬人往援花刺子模，共敗古兒軍於安的火德之地。」

史家刺失德在所撰成吉思汗同時諸王章中，述哈刺契丹朝之事云：

「女真主滅哈刺契丹 (遼國) 之時，契丹貴人名訥失太傅者，素爲其國人所尊，遂西奔。踰乞兒吉思之地，旋至畏吾兒突厥斯單。其爲人多智謀，頗有才具，極謹慎。曾在其地糾集重兵，盡取突厥斯單全境，而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大汗也。其事在五二二及五二三年間。(一一二八及一一二九) 訥失太傅死，其子繼立，時年七歲。嗣君在世，以突厥曆計，得年九十二，以太陰曆計，得年九十五。其歿年約在六一〇年 (一一二三——四) 前後。成吉思汗誕生之時，古兒汗年三十四歲，在位約有二十五年矣。」

附錄七 蒙古軍侵略黑海裏海北方諸國之役

阿里額梯兒所誌蒙古軍侵略裏海黑海北方諸國之事云：

「韃靼人以作謀離間欽察，使棄其同盟之阿蘭勒思吉思 (Lenggin) 二部以後，乘欽察人散歸時，襲擊之。欽察人不敢與此敵軍戰，皆向各地潰走，或逃林中，或遁山內。其走幹羅思境內者，爲數甚衆。韃靼人遂屯駐於欽察之地，緣其地牧場豐美，冬夏皆然，兼有夏涼冬煖之區，海邊有森林爲障。韃靼人進至隸於欽察之速蒼黑城，而取其穀。此城在可薩海上。當時克里米亞名曰可薩里亞 (Khasaria)，緣其曾隸可薩部也。海中船舶甚多，欽察人來此以奴婢及狐獾灰鼠之皮易布帛。韃靼人取速蒼黑城，城民逃竄，或攜其眷屬衣物避兵山中，或附舟逃入魯木。時此國屬於乞里只阿兒昔蘭 (塞勒尤克朝之 Kilidj-Arslan) 之後人，皆回教君主也。

「六二〇年 (一二二三)，韃靼人既取欽察之地，進兵幹羅思境。幹羅思人與避兵其境之多數欽察人合兵往禦，欲不待其入境時擊之。韃靼人不戰退走。幹羅思人以爲敵人不戰，躡蹤往追。逾十二日程之遠，韃靼人忽回師，乘追者之不意，襲擊幹羅思。欽察之聯軍互戰數日，戰甚烈，韃靼人終勝敵。欽察、幹羅思之軍大敗，潰走時多被屠殺，輜重盡爲韃靼人所得。其得脫者爲數甚少，久行始還幹羅思境，其狀至爲狼狽。韃靼人躡其後，沿途殺掠焚毀。大商富人皆攜物渡海，避兵於回教之國。

「韃靼人殘破幹羅思境以後，退出其地，於六二〇年終 (一二二三年終)，進兵不里阿耳境。不里阿耳以軍拒之，韃靼人設伏以待，誘之過伏所，夾擊之，不里阿耳軍傷亡大半，得脫者僅四千人。韃靼軍遂取道撒哈辛，還與咸吉思汗之大軍合。

「韃靼軍退出欽察之地以後，其地避兵之人復還本國。當其地爲韃靼佔領之時，與回教諸國之交通因以斷

絕。不復有狐獺灰鼠及其他皮革之輸出，韃靼軍退以後，貿易復通。」見全史二七九及二八〇頁。

世界侵略者傳未言蒙古侵入幹羅思之役，僅謂其踰從無軍隊得過之打耳班。後此成吉思汗之別軍遂赴察平原，與朮赤之軍合。旋由此還與成吉思汗之大軍合。

刺失德所誌此役，僅爲節錄阿里額梯兒書之文。

此史家曾言太和嶺北之用兵，原擬與別一軍共進，然別軍未至。緣成吉思汗取花刺子模後，曾命其長子朮赤進兵欽察，而朮赤不遵父命，遽還其封地也。

第二卷 自窩闊台汗迄蒙哥汗

第一章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軍隊於其親屬——拖雷之監國——大會——窩闊台之被推戴——窩闊台之初政——遣軍遠征波斯——與金人戰——陝西全部之佔領——拖雷之遠征——其殘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窩闊台之渡黃河——兩蒙古軍之會合——金軍之敗——汴京之被圍——議和——窩闊台拖雷之還蒙古——速不台之圍汴京——解圍——汴京之死亡人數——金帝之棄汴京——其渡黃河北岸——其軍之敗——重渡黃河而走歸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圍——崔立之叛——以汴京獻速不台——金國帝室之結局——宋人與蒙古結合——宋軍之入河南——金帝寧甲速之走蔡州——蒙古軍與宋軍之會圍蔡州——蔡州之攻下——寧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殺——金國之亡

成吉思汗曾以地分封諸子及諸親屬。長子朮赤封地在鹹海(Aral)之北，西抵撒哈辛不里阿耳兩部邊界。據史家阿剌丁之說，則謂成吉思汗曾以韃靼馬蹄所至西方之地付與朮赤。察合台之封地東起畏吾兒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渾河(阿母河)兩岸。窩闊台之封地在葉密立河一帶。拖雷則承襲其父所保有哈刺和林諸山與幹難河源間之故地。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此種承襲方法，蓋適應突厥韃靼民族之舊俗也。依俗諸子之成年者，家長以什物畜羣付之，俾其能離父居而

自立。父居所餘之物一概留給嫡妻所生之幼子。即所謂幹赤斤 (Udjuken) 者是也。所以成吉思汗以其諸幹耳朵，其最貴重之衣物，自乘之馬匹，其大部份軍隊，質言之，其所統治之諸部落，悉付拖雷。

成吉思汗死時，遺有軍隊十二萬九千人。以十萬一千人付拖雷，分爲三軍：曰中軍 (Oon)，曰右手軍，曰左手軍。蒙古語名右手軍曰巴刺溫合兒 (Barsuhn-car)，中軍千人，爲成吉思汗之衛士，由那顏察罕 (Tchagan) 統之。察罕唐名左手軍曰沼溫合兒 (Tchaoun-car)。兀人也。十三歲時卽爲成吉思汗所收養，曾名之曰其第五子。此軍之第一百夫長，亦由察罕兼之。其餘諸百夫長則分隸於成吉思汗諸后之四大幹耳朵，而執司騰控馬等役。此軍所應繳納之驛馬口糧，與其他諸軍同。右手軍三萬八千人，阿魯刺惕部之那顏不兒古赤統之，其人亦自有其千戶軍。左手軍六萬二千人，札刺兒部之木忽黎統之。成吉思汗頗重用此人，曾以札刺兒部衆三千人歸其統率，得自由任命將校，惟須汗之裁可者不在此例。尙有數將亦有統率其部衆及任命千夫長之權：是爲統率幹亦刺部四千人之忽禿合別乞，統率八鄰部萬人之八鄰部長塔里台 (Tairai)，統率汪古部四千人之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成吉思汗攻金時，吾也而禿花曾以所部契丹軍女真軍各萬人來投，仍命其各率所部。

所餘者二萬八千人，成吉思汗分給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各四千人。其第五子闊列堅亦得四千人。其幼弟幹赤斤分得五千人。其弟合赤溫之子分得三千人。其母月倫分得三千人。其弟拙赤合撒兒之子分得千人。此種軍隊連同其家屬世隸各系之長王，同系諸王並受此長王節制。見史集一刺失德曾臚列成吉思汗所部十二萬九千人中之統將千夫長以及部落名稱。此種蒙古軍隊經成吉思汗分給於其諸子及諸親屬者，爲數雖微，然構成各系軍隊之中心。後各系復益以其在封地中調發之士民，其數甚衆。例如長子朮赤一系所分得之蒙古軍僅四千人，而此系之後王君臨黑海裏海之地。

北後，土地廣大，民族繁多，即用此種土居部落從軍是也。刺失德云，「現在（其修史之時約在成吉思汗死後八十年頃），脫火塔（*Tocota*）乃顏（*Nayan*）所統之軍隊，一部份蓋為成吉思汗分給赤系四干蒙古兵之後裔，餘為幹羅思，薛兒客速，欽察，馬札兒（*Makhe* 匈牙利）等部之衆。蒙古人移徙於此種西方地域人數之少，所以蒙古語言不能在其地存在。而其地之佔優勢的語言，仍屬突厥語。蓋裏海黑海北方平原人民種屬突厥種之欽察部也。刺失德曾言蒙古家族之繁殖，謂忽必烈汗（在位時始一二六〇迄一二九四年）曾檢括幹赤斤合赤溫兩王後裔之數。前者共有六百人，後者共有七百人，其士卒之家屬增加之數亦衆。成吉思汗第五弟別勒古台（*Bilegütei*）之子，位號次於其他諸王，而有百妻百子，故其人有百數人（*Tehoutou*）之號。然其後裔在忽必烈時，僅有八百人。拙赤合撒兒僅有子四十人，然其後裔亦有八百。忽必烈頗以為異，有人為言其故，以為別勒古台系甚貧，於諸親王上。成吉思汗所以後裔繁殖之數，比例不能相等。拙赤合撒兒於討伐乃蠻之戰中建功，曾位之於諸親王上。成吉思汗其他諸弟之後裔，位置僅視諸將。史家阿刺丁，修史於一二六〇年者也。曾言其時成吉思汗之後裔約共有萬人。一帖木格幹赤斤之封地，與合赤溫諸子之封地，皆在蒙古東部。與女真之地最近，而在哈蘭真沙陀（*Calatchin Alt*）及活勒灰（*Oleut*）河附近不遠，蓋為亦乞刺思部之舊境。至若拙赤合撒兒諸子之封地，則在蒙古極東北之地，額兒古納（*Erguna*）河曲烈（*Kele*）湖海刺兒（*Calair*）河等處附近。（見刺失德書）。

成吉思汗分兵於諸子之時，曾以諸將面囑諸子曰：「若諸將有過，切勿獨斷罰之。蓋汝曹年幼，而諸將皆功臣也。欲罰之，必先詢我意，我若不在時，應共商之，然後執行法令。必須其罪狀顯明，犯者自承，並不能不承認處罰之當，而使其罰不出於憤怒或其他感情也。」

諸宗王部長及士卒等，於葬祭成吉思汗後，各還其駐所。惟至二年後，恐元首缺位時間太久，變亂發生，始相約集大會推戴新君。

一二二九年春，諸宗王諸統將自韃靼地域之各地來集於怯綠連河畔成吉思汗之大幹耳朵。元史謂在曲雕阿闌之地。其對音應是 *Kodai'u Aral* 兀阿刺勒。赤諸子幹兒蒼（*Ourda, Orda*），拔都（*Batou*），昔班（*Schiban*），唐古解（*Tangoute*），別兒哥（*Berca*），別兒格察兒（*Bergatchar*），脫哈帖木兒（*Touca-Timour*）等皆自裏海北方

之地來會。察合台率其諸子諸孫自伊犁河流域來會。窩闊台自葉密立河畔來會。幹赤斤自東方女真鄰近之地來會。由拖雷延之至成吉思汗幹耳朵中，蓋新主未立，暫由拖雷監國也。見史集窩闊台本紀。

開大會之首三日，大設宴饗。到會之人甚衆，遂聚議選立新君。時列會者多歸心拖雷。耶律楚材乃請拖雷執行

成吉思汗遺命，自推窩闊台承繼大位，免啓爭端。拖雷從之。遂在大會中宣讀其父遺命，謂應奉成吉思汗所指定之

人爲君。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一三頁。北外尼則云，成吉思汗曾經要求諸子出具承認窩闊台繼承大位之文書。如是諸王等羣向窩闊台勸進，窩闊台以位讓諸兄

弟及諸叔等。且以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受訓教較他人爲多，大位應由彼繼承，遂力辭。諸王等曰：「成吉思汗既

已指定汝爲繼承人，我等不能背其遺命。」窩闊台仍固辭。如是宴樂者四十日，繼承問題懸而未決。至第四十一日，

亦星者所擇之吉日也，窩闊台始應諸王之請，由其兄察合台及其叔幹赤斤導之就汗位。拖雷奉盞，同時帳內外諸

人皆免冠，解帶置肩上，向窩闊台九拜祝賀，奉以可汗之號。自是以後，主君皆稱可汗。其餘成吉思汗三系之君

家刺失德解釋此字之義亦同。新君率領會中諸人出帳對日三拜。幹耳朵附近之羣衆皆隨之而拜。蒙古諸長拜畢入帳，設宴以

慶大禮之成。諸宗王等坐於寶座之右，諸妃主等坐於寶座之左，由無數奴婢奉獻酒食。

諸王推戴窩闊台之時，曾發此忠於其後人之奇誓曰：「祇須汝後人尙存一櫛肉，投之草中而牛不食，置之脂

內而狗不取，我等誓不以他系之王位於寶座之上。」

窩闊台以其父所得亞洲諸國之寶藏散之諸王與將卒等。命依俗祭祀成吉思汗之靈三日。於諸那顏統將之

家選美女四十人，盛其衣飾，「遣之往事成吉思汗於地下。」（刺失德語）並以駿馬殉之。

窩闊台之初政，則在命人嚴守成吉思汗法令。然對於成吉思汗死後之犯罪一概赦免。見世界侵略者傳時庶第一册一史集 耶律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同時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計，西域以丁計。漢人輸納銀絹穀，蒙古人每馬牛羊百頭輸納一頭。設置倉庫驛站，以供使臣之需。

又從耶律楚材之言，於金故地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中國士人。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可汗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一三五頁又續綱目譯文一五一頁。

蒙古既立新主，遂欲執行成吉思汗之偉大計畫，續行侵略。大會因決議三大遠征：命那顏綽兒馬罕 (Tchor-magoun) 率一軍三萬人遠征波斯，緣算端札闌丁已還自印度，恢復其父故國之一部也。命統將闊闊台 (Grokhtai) 速那歹 (Sounodai) 鈞按此人疑是肖乃台，惟元史本傳未著西征事。 二人率第二軍亦三萬人，往平欽察撒哈辛不里阿耳三部，

以竟朮赤未成之業。窩闊台自與拖雷及親王數人率一軍經略金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一宋君榮書五六頁

金主寧甲速，即漢名守緒者，曾於一二二九年命使臣阿忽帶赴蒙古致成吉思汗賄，新可汗卻不受。

先是成吉思汗雖死，蒙古仍在陝西南部繼續用兵，且進至宋國邊境。一二二七年終，進至鞏昌府東南三十程之西和州。知州事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一二二八年，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環甲上馬，以

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很難制，陳和尙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一二二九年，蒙古將赤刺溫帥師屯慶陽，金復遣使求和，可汗復不允。同年，窩闊台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爲萬戶，分統漢兵。前二人分守直隸、山西、山東等處。

是年二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之，慶陽之圍遂解。先是蒙古使斡骨樂至陝西議和，移刺蒲阿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斡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斡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

窩闊台怒。八月，與其弟拖雷率衆入山西，取大同、東北十八程之天成等堡，遂渡河入陝西南部。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進圍鳳翔。

一二三一年，蒙古將按察兒以兵圍鳳翔，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是年五月，鳳翔遂陷。

是年六月，窩闊台避暑九十九泉（Yiounousoun），地在長城北五十程。陝西既下，金主僅保河南。金降人李昌國獻計於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

矣。拖雷然之。白於窩闊台，窩闊台乃會諸將，期以明年二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取寶雞。主卜罕（Tchouhour）赴宋請假道。八月，主卜罕至宋境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主卜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遂進至鳳翔西南九程之寶雞。

九月，拖雷分騎兵三萬

刺失德書作二萬。一鈞案舊本續通鑑綱目實作二萬，惟所謂御批續通鑑綱目作三萬。

入大散關，攻破鳳州（鳳縣）徑趨

華陽，入宋境，屠洋州（洋縣）遂圍興元（漢中府）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出別路入沔州，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十一月，四川北部均陷於蒙古。

十二月，拖雷攻饒風關，入之。渡漢江，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初聞蒙古兵入饒風關，召諸臣入議。皆主以兵屯京畿諸縣，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敵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以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不從諸臣議，詔諸將屯襄鄧。一月，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先是二年前武仙復歸金，金復其爵，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仙走屯胡嶺關，至是亦以軍來會，合兵出屯順陽。哈達蒲阿召諸將議，截漢江與戰，抑放之渡而後戰，議未決，拖雷軍畢渡。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山在南陽府西南九程。金兵分據地勢，與蒙古兵戰，蒙古兵少卻，金兵不追。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棗林中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隱其敗，以大捷聞。金廷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以慶。於是民

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拖雷進兵河南之時，窩闊台自將兵進圍河中（蒲州府），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半月，力竭城陷。金僉樞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金元帥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有閩人譖之於金主，金主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一二三二年二月，窩闊台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金命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衝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

拖雷軍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哈達移刺蒲阿自鄆州率軍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金兵欲戰，蒙古軍則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

金軍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時窩闊台軍自河北來與拖雷軍合，圍金軍。乘其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哈達走入鈞州。窩闊台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軍赴援。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破其城，擒哈達。哈達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見之。速不台出謂曰：「汝須臾之人耳，識我何爲？」哈達曰：

「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見卿，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死。見綱目譯文一五五至一七六頁一亞洲新雜纂第二册九五頁之速不台傳。

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

「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醪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蒙古兵追擒移刺蒲阿，械之至官山窩闊台營。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一五二至一七七頁。馮秉正中國史第九冊一三三至一五六頁。參照本卷末附錄一刺失德書所誌此役之文。

取鈞州後數日，窩闊台至其弟拖雷營。拖雷爲言自鳳翔進兵南下所經種種險阻，士卒饑困，至以草及人肉爲食。可汗獎其能，謂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謝曰：「此雖士卒之堅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託可汗之福也。」見史集

正書一
五六頁

是年三月，金主聞拖雷已入饒鳳關，命人召行省闕鄉之徒單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率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到陝。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餓，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鈞州後，復下河南十四城，惟歸德洛陽兩城未陷。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

已。蒙古兵攻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窩闊台既取汴京四周諸城，遂至鄭州。三月，命速不台進圍汴京。速不台者，數年前蹂躪波斯的涅培兒河兩岸及黑海沿岸之蒙古將也。

汴京周百二十里，諸軍不滿四萬，不能徧守。遂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集衛州義軍凡四萬，並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尙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金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韃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仍進攻。

蒙古兵之用礮，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

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熾，不可撲救。惟昔築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餘人守之。

時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熾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窟，間可容人，則城上無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相傳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是年五月，速不台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台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

六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八月，金士卒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同時蒙古將國安用怨主將而以所部山東之地降金，金封爲堯王，蒙古更有詞矣。

初三峯之敗，武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

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馳還汴京。

汴京糧盡援絕，勢已危急。一二三三年二月，金主決出走，留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顥，外城東西南北四面元帥守汴。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帥諸軍出開陽門。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遣使徵糧於歸德，歸德送糧至蒲城東，因留糧船二百，乘以渡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速不台遣軍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

金主次於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白撒縱軍四掠，所過邱墟。至衛州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堅守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將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見金主，言軍已潰。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

金主入歸德，遣使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迎至陳留，后妃等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速不台時在汴京西南四十程之汝州，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台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二月，西面元帥崔立作亂，先殺習捏阿不奴申等十餘人，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立新主。立議立衛紹王太子從恪。時從恪在北兵中，乃遣人以太后命往召之。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立自爲太

師都元帥尙書令。兄弟二人，一爲平章政事，一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速不台軍。速不台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台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

立時與其妻入宮，二后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四月，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從恪，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台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速不台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將陷，速不台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金主至歸德未久，諸軍怨憤，乃暴白撒罪殺之。四月，金元帥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三百人。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蒙古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六月，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

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得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

官奴既敗忒木得，益暴橫。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鑄運米至歸德，且請臨幸蔡州，金主意遂決。官奴力陳不可，金主乃命人刺殺官奴。

先是一二三年一月蒙古遣使入宋，約夾攻金，宋理宗許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時宋京西兵馬鈐轄孟珙屯棗陽，金唐鄆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謀迎金主入蜀。八月，珙敗之於馬蹬山，因取鄧州。

金主率朝臣發自歸德，進向蔡州，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及入蔡，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已而蒙古將塔察兒進兵蔡州。先是金將強仲守洛陽有功，金主授中京留守。已而蒙古兵復至，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圍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項南面，遂殺之。至是塔察兒遂進圍蔡州。

塔察兒者，成吉思汗四傑中不兒古勒之子也。鈞案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兒是博爾忽之從孫。是年九月進至蔡州，分築長壘圍之。十一月，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至蔡州，赴蒙古之約。

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南北兩軍力戰，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攻西城克之。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

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紮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

一二三四年二月，陰曆正旦，蒙古兵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聞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鞞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慶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

時孟珙之師已入南門，並召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寧甲速知事急，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卒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承麟退保子城，聞寧甲速死，帥羣臣入哭，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

爲亂兵所殺，金亡。計傳九主，立國一百十八年。時金地除鞏昌府外盡降蒙古。見綱目及元史譯文一七七至二五三六

榮書五九至八八頁。

四月，宋帝以滅金事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遺骨於大理寺獄庫。見宋君榮書八九頁。

第二章

窩闊台拖雷之還蒙古——窩闊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會決定三地遠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築——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國財政——分封中原之地於諸親王妃主——在中國任用士人——爲蒙古子弟設置兩大學校於中國——高麗之叛服——宋軍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殺於汴京——宋軍之取汴——蒙古軍之敗宋軍——宋軍之退——宋之謀和——蒙古對宋宣戰——蒙古三軍之侵宋——四川之被侵——湖廣江南之役——窩闊台之死——其駐所——其嗜酒——其揮霍——察合台——一回教僞教主之創亂於西域河中

一二三二年五月，蒙古主窩闊台偕其弟拖雷取道真定、燕京出古北口而還蒙古。比出長城，窩闊台得疾甚劇。已而疾愈，偕拖雷還至幹難河源。十月，拖雷在其地得疾死，年四十歲。見宋君榮成、吉思汗史第七十四頁。據云：之水。刺失德書亦載有拖雷請代兄死之事。據云，拖雷往視兄疾，見病榻側有木瓶盛水，乃珊暨祇除、豐、滌孺，較彼爲衆。使爲父母者所流之淚，亦較彼爲多。脫汝欲招致貌美而功多之僕，則不如召我去。而愈我兄之疾，使疾降我身。一。禱畢，取瓶水而自飲焉。窩闊台疾遂愈，然不久拖雷死。刺失德又云，此事世人熟知之。拖雷之妻莎兒合黑帖尼別吉（Siourcoucteni Biegi）常爲人言之。一。外尼書未言此事，僅云，拖雷還自中國，狂飲致疾，越二三日死。又云，「可汗憫甚，終其身常痛念之。每醉輒泣云，我因深痛其死，故飲酒取醉。」成吉思汗最愛拖雷，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得其父戰術尤多。其河南之役，人皆服其善用兵。而釋我，心之戀。」成吉思汗得克烈王、王罕弟札合敢不、女莎兒合黑帖尼（Siourcoucteni），以配拖雷，時拖雷年尙幼也。別有三女

一名阿必合，成吉思汗自納之，語見前卷。一名比格禿亦迷失夫人（Biqotunaiqch Rodjin 鈞案元史卷七十四此名作別土出迷失），以配其長子朮赤。一失其名，以配汪古部長之子。（見刺失德書克烈部條），莎兒合黑帖尼生四子：曰蒙哥，曰忽必烈，曰旭烈兀，曰阿里不哥（Aric-Bogga）前二人後皆爲帝，旭烈兀則建一王朝於波斯。拖雷別有子六人，皆其他妻妾所出。

拖雷，蒙古語猶言鏡。自其死後，諱其名。蒙古人遂假用突厥語之 *suenuzugu* 一字以名鏡。此外拖雷又名也客那顏（*Yéga-noyan*），猶言大那顏也。

窩闊台既還自中國，於一二三四年在蒙古達蘭達巴之地，大會諸王百僚。次年，又在斡兒寒河畔新建之哈刺和林城中，召集大會。宴樂閱一月，散賜其卽位以來所獲之財貨。見史集一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已而決定遵守成吉思汗遺教，開拓疆土，遣派數軍遠征諸國。一軍侵宋，一軍往討高麗，緣此時高麗降而復叛也。蒙古軍每十人調發一入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見綱目譯文二五三頁窩闊台欲遣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耶律楚材進言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遂止。

窩闊台欲自率軍往平裏海黑海北方之地。親王數人曰：「不可。既登帝位，不應服戰爭之勞。否則安用諸王諸將爲哉？」窩闊台乃命朮赤之第二子拔都（*Batu*）總西域軍事。同時命統將忽哈禿（*Houcatou*）進兵迦葉彌兒印度邊境。時統將綽兒馬罕業已征服波斯全境。算端札闌丁已於一二三一年中被殺，花刺子模沙朝子孫無一存者。伊蘭一地由蒙古官吏治之。事詳本書第四卷所誌成吉思汗後裔諸王統治波斯時代之史事中。

大會並決定民有牲畜者，每百頭輸納一頭。農人輸納所穫十分之一。此種歲賦專濟貧乏之人。於全國設置驛

站，俾使臣來往迅速。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

窩闊台還自中國時，攜來巧匠甚夥。遂於幹兒寒河畔哈刺和林之新領地中建築廣大宮殿一所。在其地得故碑，知爲回紇可汗不可汗（Borqon）鈞案疑是苾伽之故城，亦其後裔之都會。窩闊台之新宮，由中國之雕刻家及畫家裝飾甚麗。四圍繞以園林，闢四門：一爲皇帝禁門，一爲諸王出入之門，一爲皇室妃主出入之門，一爲民衆出入之門。宮之周圍建有諸王貴人邸舍，未久城市興焉。帝名此城曰幹耳朵八里（Ordubalik），猶言幹耳朵城也。然以哈刺和林（Caracorum）而顯於世。哈刺和林者，幹兒寒河發源諸山系之名，卽以山名作城名也。一二三五年建城牆，周圍有五里。自此至中國，置驛站三十七所，命騎士守之。進奉飲食之車五百輛，自國中各地來，以供宮廷之食，及散施人民之用。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先是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一二三一年秋，窩闊台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中。窩闊台重其能，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見馮乘正書一三八頁——亞一二三六年春，諸王大集，窩闊台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窩闊台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見馮乘正書二一五頁。

一二三六年三月，蒙古初行交鈔，額限萬錠，從耶律楚材之請也。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二五八及二六一頁。耶律楚材執政之初，欲清除積弊。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帝叔幹赤斤，使奏

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窩闊台察幹赤斤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窩闊台命楚材鞠治，楚材反爲奏免。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一二三六年，詔括戶口，以大臣忽秃忽約案續綱目作忽都虎，即名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第四等章之失吉忽秃忽，御批續綱目改作呼圖克，多名合答者，爲基督教徒，致有此誤。四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

及忽秃忽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元史譯文二六〇頁云，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察合台太原府，貴由大名府，李魯帶邢州，闕列堅河間府，也古益都濟南二府，戶內撥賜，阿勒赤歹濱棧州，幹赤斤那顏平灤州，別勒古台廣寧府，皇子闕端，馬赤苦，公主阿刺海，公主豁眞，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餒眞，蒙古寒札，阿勒赤那顏，折那顏，火斜朮思，並於東平府戶內撥賜有差。

同時定賦稅，歲有常額：商稅三十分之一，酒稅十分之一。見綱目譯文一六四頁。

耶律楚材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窩闊台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

「蠶害之端，必由於此。」見馮秉正書一三五頁。

初，蒙古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一二三七年，楚材請由中書省依式鑄給。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城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分之一。見綱目譯文一七三及一七四頁。

同時楚材設置兩大學校，教育蒙古大臣子孫。一在燕京，一在平陽。見馮秉正書二一五頁。

當時蒙古帝國中有兩大行省：一爲突厥斯單河中行省，東起杭海（Cangai）山，西達阿母河，以馬合木牙刺

注赤（Mahmoud Yelouadj）之子馬思忽惕伯（Mas'oud-Bey）掌省事。一爲阿母河西行省，東起阿母河，西達底

牙兒別克兒（Diarbekir）魯木（Roum）邊境，以統將闊兒吉思（Keurgenez）掌省事。見史集。

先是一二一八年，高麗王暎降成吉思汗。一二三一年，窩闊台使者使其國，盜殺之於途。次年，命撒禮塔對案其

是Sarjac。征高麗，取四十餘城。高麗王請和，許之。置達魯花赤（Darugas）七十二人監其國。又次年，高麗王盡殺

蒙古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率諸州縣民竄江華島。蒙古復遣撒禮塔討之，中流矢死。

巴而高麗王上表陳情，窩闊台詔諭高麗王暎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殺賊割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賚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躬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一二三五年大會決遣宗王闊出 (Coutchou) 領兵征高麗，數敗高麗兵。高麗王請和，許之。惟須入貢及高麗王自入朝。一二四一年秋，高麗王以族子緯爲己子入質。見馮秉正書一七四頁二〇七頁二三三頁。

蒙古之滅金也，以陳蔡東南地歸宋，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宋臣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宋臣多以爲未可。有言者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甚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又有人言：「國無良將重兵，縱有兵將，錢糧亦無所出。」宋理宗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

時崔立在汴驕橫。有都尉李伯淵等三人爲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視火還，伯淵親送之，就馬上取匕首刺立，立墜馬死。伏兵起，盡殺立從者。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宮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金主寧甲速。(一二三四年七月)

全子才遂據汴。趙葵以淮西兵五萬趨汴以會之，遣兩軍西取洛陽。(八月)

蒙古兵聞宋兵入據河南，乃復南下。設伏敗宋之第二軍，進至洛陽城下。宋之第一軍在洛陽城內者，與蒙古戰，勝負相當。已而乏糧，不能留，遂退。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亦因餽餉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引師南還。

一二三五年一月，窩闊台召速不台還。遣使王楸至宋責其敗盟。宋遣程芾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蒙古大會既決定侵宋，分三軍：一軍窩闊台次子闊端 (Coutah) 將塔海等侵蜀。一軍窩闊台第三子闊出及忒木斛張柔等

將之侵漢。一軍宗王口溫不花及察罕將之侵江淮。選蒙古、契丹、漢軍之精銳南下。

闕端軍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闕端使世顯仍舊職，即日率所部從征。一二三六年一月，闕端軍自鳳州入西川，取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宋制置使趙彥呐進屯青野原，蜀之咽喉也，蒙古圍之。利州守將曹友聞以軍往援，敗蒙古兵，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遂引兵扼鳳縣西南之仙人關。

宋軍所敗者，蓋闕端之前鋒軍。既而蒙古大兵盡集，宋軍衆寡不敵，乃控守由陝入蜀諸山隘。十月，闕端大敗宋軍於漢中府西北數十里之陽平關，曹友聞歿於陣。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所屬順慶府而已。

蒙古兵進圍文州，知州事劉銳搏戰逾月。援兵不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通判趙汝彛被執，鬱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闕端還陝。一二三七年初，宋人復取成都。一二三九年，蒙古將塔海將兵入蜀，取府州九，尋引還。

塔海欲取道施黔以達湖湘。宋將孟珙分軍屯守湖廣西境各要隘，蒙古兵不能東出，且敗於巴東。宋兵因復夔州。

一二三六年，蒙古皇子闊出自唐州進兵湖廣。時襄陽軍將作亂，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城中官民財粟軍器皆爲蒙古所得。九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十一月，闊出歿於軍中。窩闊台最愛此子，曾欲以位傳之。十二月，

忒木哥攻江陵，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設伏置礮敗之，蒙古兵引去。

一二三七年，蒙古宗王口溫不花取光蘄隨三州，進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卻之。蒙古兵遂攻安豐，不克，引去。

一二三八年，察罕圍廬州，守兵出戰，蒙古軍敗走。

一二三九年，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樊城襄陽。次年二月，蒙古將張柔等分道侵宋。五月，

蒙古復使王檝入宋。檝前後凡五奉使至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宋遣使歸其柩於蒙古。自是迄一二四一年窩

闊台之死，中國史書未誌兩軍戰事。見馮秉正書二一二至二三一頁，一宋君榮書九一至九七頁。一元史及綱目譯文二四一至二八四頁。

當其軍隊東侵高麗，南破宋境，西躡幹羅思，波蘭 (Pologne)，匈牙利 (Hongrie) 等地，而播其恐怖於歐洲西

方之時，窩闊台則專事逸樂，從事於遊獵飲酒。每年春，僅居哈刺和林一月。春季餘日則居客兒察罕 (Kerchagan)

鈞案元史太宗紀作揭揭察哈之澤。地理志此處多桑譯名恐有誤。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刺和林一日程。宮爲波斯工師所築，可與建築

哈刺和林宮殿之中國工師媲美。春杪復還哈刺和林，居數日，然後至幹兒蔑克禿 (Ormektona) 沙刺 (Selara) 河

名曰烏兒木克禿 (Ourmoukton)。沙刺河自東南來，在恰克圖 (Kiakhta) 南二十二里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外

毛赴庫倫 (Ourga) 道中注入幹兒寒河，(見 Timkowi 行記第一冊四三頁)。施白氈，內飾金錦。帳內可容千人，名曰失刺幹兒朵 (Sira-Ordou) 鈞案元史憲宗本紀作月

兒滅怯土，即指其地。秋日則駐闊舍 (Ker-
sche) 鈞案似即元史憲宗附近之地，約四十日。冬日則駐冬於汪吉 (Ons-ki)，鈞案名見元史憲宗紀之地，是爲

本紀之軍屬兒，圍獵之時。窩闊台在其地用木椿及土築圍，名曰撒喜克 (Tchehik) 周圍廣二程，闢數門，附近一月程之駐軍，驅野

獸至園中。皇帝先獵，諸王繼之，諸將則依等級次第獵捕，最後獵者爲士卒。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一史集

窩闊台飲酒無節，因常致病，其父屢責之。其兄察合台素爲窩闊台所敬畏，曾遣侍臣一人監之，每夕飲不得過若干盞，窩闊台不敢公然逆兄命，然飲時易大盞，監者亦不敢拒。見史集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以獻曰：

「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窩闊台悟，乃少減。一二四一年三月，獵於揭揭察哈之澤，有疾。皇后禿剌乞納 (Tousskina) 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以爲言，乃首肯之。已而疾愈。是年十二月，出獵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山，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十二月十一日)年五十六歲。在位十三年。葬起輦谷。見馮秉正書同冊二三四及二三四四五頁。元史及綱目譯文二八四及二八五頁。

此蒙古主雖蒙古人，而性極寬仁，揮霍無節。諸臣有諫者，則答之曰：「此世凡事無常，第須留遺念於人心也。」喜命人述歷史有名帝王之事跡，聞有聚財者，則曰：「此王太不明。夫財既不能保我輩不死，而我輩死後又不能復生，聚財何益？不如以財寄於民心。」

世傳窩闊台用財無度之事不少。有人製帽以獻，窩闊台命人賞銀二百巴里失 (Balish)。約案一巴里失左右以醉中之言，未從。翌日，窩闊台見獻帽人，知其未得賞，命人賜以三百巴里失。又明日，增爲四百。後增至六百，其人始得金而去。窩闊台怒責諸臣曰：「汝曹欲妨我獲此世惟一持久之物，質言之，善譽，則汝曹誠爲我之真敵。具見非懲汝曹一二人，不足使汝曹改過。」

建築哈刺和林之時，窩闊台一日入庫藏，見巴里失滿中，曰：「守此多金何用？」遂諭臣民，欲巴里失者任取之。

於是哈刺和林之居民羣來庫，爭取藏金，盡力載之而去。

商賈聞蒙古主寬仁厚施，多自遠方來。窩闊台輒全購其貨物，以供賞賜之用。食後常坐帳前賜物於人，商賈利其揮霍，常多唱其價。窩闊台輒如價給之，且加給十分之一，人有諫者，則曰：「此曹運其貨物至此，無非冀厚利，我欲其不失望而去。抑況此曹對汝輩常不免有賄賂也。」

窩闊台在道上見一外國老人，詢之，知其籍隸報達（Babdar）。有女十人未嫁，而本人窮而無告。窩闊台詰之曰：「何以不求助於汝主哈里發？」老人對曰：「每次往求，輒得金錢十枚，隨即耗費無餘。」窩闊台命人賞銀一千巴里失。諸臣擬以券付之，命往漢地取金，窩闊台不許，命立以金付之。且命爲之供應驛馬，俾其連金回國。老人曰：「路遠年老，不知能否至報達；脫不幸死於道，諸女將不能得帝恩賞矣。」窩闊台乃命蒙古人十人衛送之歸，其人果死於道。衛送者還報可汗，可汗命送賜金於報達，以畀死者之女。

欲經商者，常求助於可汗，可汗輒貸以金。有商人某貸金五百巴里失，已而復至，言已盡折閱，可汗復如數貸之。次年，其人貧如故。可汗諸臣言其人盡食其金，可汗問曰：「金如何可食？」諸臣對曰：「其人耗於佚樂。」窩闊台曰：「我之巴里失不因是而減，受者旣爲我之臣民，則予之仍與藏之我篋中無異。可再予之五百巴里失，告其勿再浪費。」

窩闊台一日遊獵，有平民以三瓜獻。時未攜金，卽命其后木格（Mouga）取耳環之兩大珍珠賜之。后以其人不知珠價，不如待明日以衣與金賜之。窩闊台曰：「其人貧如此，汝以爲能待明日乎？以珠予之，此珠將必仍屬我。」

也。」其人得珠，果以賤價售之。購珠者見珠大而美，以獻可汗，可汗乃以珠還后。

法兒思 (Fars) 王弟入貢於哈刺和林。貢品中有二瓶，滿盛寶珠。窩闊台亦知此珠在波斯價甚巨。命人出已所藏之大珠滿篋，以示法兒思使者，使者歎爲其國貢珠所不及。窩闊台乃設宴，命散珠於酒盞中，分賜蒞宴諸人。

尙有關於此汗及其國風習之數事，可以追述者：蒙古人在春夏二季，日間禁在流水中沐浴，禁以手浸其中，禁

以金瓶或銀瓶取流水，禁在地上曬浣衣，以爲此事可致雷殛。緣其地多雷，而其人頗畏雷也。見史集。設有一人遭雷擊，

則遠徙其帳幕及親屬。三年之中，其家人不得入帝室一人之幹耳朵。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屬於被雷擊者之人與物，皆應

在兩火間清淨之。見 Jeha de Plata 見 Carina 行紀。一日窩闊台與其兄察合台共獵還，見一回教徒浴於水中。察合台持法嚴，欲立

殺其人。窩闊台曰：「待明日鞠訊其罪，再殺未晚。」卽夜窩闊台遣人密投銀一巴里失於其人浴處，並告其人，翌日

被訊時可言僅有此銀一錠，不幸落水中，故入水以求之。鞠訊時其人果執此詞以對，訊者命人勘之，果得巴里失還。

窩闊台曰：無論如何不得犯法。惟其人貧困，致捨命求此微金，情亦可憫，特赦之，並別賜銀十巴里失。

窩闊台卽位之初，卽禁止用斷喉之法殺諸供食之牲畜，應遵蒙古俗及成吉思汗法令，破腹殺之。此禁與回教

徒之教戒相違，蓋回教徒祇能食斷喉牲畜之肉也。有一回教人購一羊，引之至家。有欽察人見之，躡其後，登其屋以

偵之。見其人將斷羊喉，卽躍下捕之，往見蒙古主。窩闊台訊得實，乃釋回教徒，而殺欽察人，緣其擅入他人家宅也。

有仇視回教徒者，謁窩闊台而語之曰：「曾夢成吉思汗語我曰：『可往告吾子盡殺回教徒，除此惡種。』」窩

闊台聞言，思久之，詢其人，成吉思汗在夢中是否曾用譯人答曰：「否。」又問曰：「汝知蒙古語乎？」其人復答曰：

「僅知突厥語。」窩闊台曰：「然則汝言僞矣，蓋成吉思汗僅知蒙古語也。」遂殺其人。

有漢地人在窩闊台前作影戲，影中有各國人。其間有一老人，長髯，冠纏頭巾，而其頸被繫於馬尾者。可汗問此爲何人，作戲者答曰：「是爲蒙古士卒所繫之回教俘虜。」窩闊台即命停止演戲，命人取波斯及漢地所產之寶物，以示作戲之漢人曰：「汝國之寶物不足與他國比也；我國中之回教富人，至少各有漢地奴婢數人，而漢地貴人並無一人置有回教奴婢者。且汝應知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然則汝何敢侮回教徒歟？」立遣之。

窩闊台喜觀角抵，延致蒙古欽察漢地之力士甚多。聞波斯之力士善鬪，乃命綽兒馬罕遣送之來。綽兒馬罕遣波斯力士三十人赴蒙古。中有著名者二人，一名比烈 (Pila)，一名摩訶末沙 (Mohammed Schah)。窩闊台見之，頗賞比烈之魁梧有力。其將伊勒赤歹 (Itchidai) 曰：「誠恐此輩之旅費與酬金虛耗。」窩闊台曰：「脫汝不信其能，可遣汝之力士數人至與角力。汝之力士若勝，我則給汝銀五百巴里失，否則汝負我馬五百匹。」翌日，伊勒赤歹以其隊中一人至，與比烈角力。二人相撲時，蒙古力士投比烈於地。比烈戲曰：「緊持我，否則我將脫身而起。」語甫畢，亟反執蒙古力士而投之地。用力巨，聞骨骼相觸聲。窩闊台進前曰：「緊持之。」復回向伊勒赤歹曰：「其人報酬誠虛耗歟？」遂命其立付賭負物。因厚賞比烈，別賜銀五百巴里失。

窩闊台以美女一人賜比烈。越若干日，笑問此女曰：「此大食 (Tasik) 人愜汝意乎？」對曰：「未同宿。」窩闊台召比烈至，問其故。比烈謝曰：「今旣在可汗朝享大名，而從未爲人所敗，欲保全我力，俾能續邀可汗之恩寵。」

耳。」窩闊台言僅欲其傳種於後，許嗣後不再令其角力。

世亦傳有窩闊台嚴酷之舉。當時幹亦剌惕部中有流言：可汗欲以部女配他部中人。幹亦剌惕部人懼，倉卒違約婚嫁，且有數家舉行婚姻。窩闊台聞之，命將此部年七歲以上之幼女，及是年出嫁之幼婦，聚集一處，列爲兩行，共有四千人。窩闊台自選其最美者，納之宮中。以賞宮廷諸臣者爲數亦衆。餘付教坊。尚有餘者，則命在場諸人任取之。此事對諸婦女之父兄丈夫爲之，諸人無敢求免者。

有蒙古人告窩闊台言，前夜回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盡害其畜羣。窩闊台命以千巴里失購此狼，以羊一羣賞來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釋之。曰：「俾其以所經危險往告同輩，離此他適。」狼甫被釋，獵犬羣起，齧殺之。窩闊台見之憂甚，入帳默久之，然後語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壽。孰知其難逃定命，此事於我非吉兆也。」其後未久，此汗果死。

窩闊台有妻數人，妾六十人。妻之位最高者名秃刺乞納，兀洼思蔑兒乞部人也。生五子：曰貴由 (Coyoung)，曰闊端，曰闊出，曰哈刺察兒 (Caradjar)，曰合失 (Cacchi)。別有子二人，曰合丹幹兀立 (Cadan-Ogoul)，曰滅里 (Melik)，皆庶出也。

窩闊台死後，羣情歸向察合台，蓋成吉思汗諸子惟彼尙存也。窩闊台生前頗尊敬之，凡有大事必詢其意。察合台若在其常駐之畏吾兒地中，則常遣使往徵求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察合台性嚴，而持法不阿，所以成吉思汗命其掌管法令。其封地東起航海山，西抵阿母河，其間之回教徒常苦其執法太嚴。有若干成吉思汗禁令，與回教頗難相融。若

殺性斷喉，日間浴於流水中等事，皆有禁，犯者死，遂強使回教徒違其本教教戒。見史集。相傳有一事，具見察合台對己持法亦嚴。一日與其弟可汗並騎而出，時二人皆醉。察合台以其馬優於窩闊台馬，於是二人賭賽，察合台馬果勝。是夜，察合台還帳自思，與君競馬，且馬出君前，於君爲大不敬，遂欲以身作則。次日黎明，率領諸臣進至窩闊台帳前，窩闊台見其兄於黎明率多人至，驚詢其故。察合台對曰：「昨日無禮於君，今特來請罪，賜杖或死，惟君之命。」窩闊台感其兄從順至於此極，乃順其意，薄責數語，察合台始謝而出。然仍違罪人被宥之例，在可汗帳前跪拜，並獻九倍九數之馬。且命人高聲唱言，可汗已宥察合台死罪，察合台已跪謝可汗之恩。見史集。

察合台以其廣大領土委之馬思忽惕伯管理。馬思忽惕伯忠於所事，曾將成吉思汗侵入河中時破壞之舊跡咸爲興復。不花刺城之重臻繁榮，由其功也。但在斯時，因有一羣愚昧民衆之狂信而作亂，幾又重遭浩劫。距不花刺三程之地，有塔刺卜 (Tarab) 村。村民名馬合木 (Mahmoud) 者，製篩爲業。自言常與鬼神往來，因役使之，而未知來事，信之者衆。緣在河中及突厥斯單之地，士民大致迷信幻術，其執此業以愚人者，爲數不少，尤以女巫爲夥。此輩狂舞招致魔神，爲人治疾。士民聞馬合木有神術，患風癘及其他殘疾者，競往求治。竟有數人自言疾愈，由是人民信從者愈衆。蒙古戍將之駐不花刺城者，聞之不安。時馬思忽惕伯駐在忽氈，乃一面以其事報告馬思忽惕伯；一面決除此僞教主。遂赴塔刺卜謁其人，僞禮之，吻其足。並延接其赴不花刺，蓋謀於半道中殺之也。馬合木或已先曉其意，或已得人報聞，將至預謀殺彼之地時，忽瞳目視蒙古官曰：「速息汝謀，否則我將命鬼神奪汝眼。」蒙古官聞言驚懼，以其人果具神力，遂不敢害之。奉之至不花刺，居之宮中，厚禮款之，人民往禮者不絕於途。馬合木登其屋頂，含水

噴來禮之民衆，表示其降福之意。已而聞此城官吏決欲殺之，所以不卽下手者，蓋畏其信徒之衆，遂逃。城中官吏見其遁走，遣騎四出搜尋，則已在不花刺數程之外矣。人民以其從天而降，欲奉其還城，馬合木語羣衆曰：「須滅除此世界中無信仰之人。汝輩尙何所待？各人可持兵而隨我後。」民衆遂擁之還城，蒙古官吏遁走。次日爲星期五日，乃將塔刺卜人馬合木之名列於公共祈禱中。此新主之黨羽出禮拜寺後，縱掠富人邸舍，民衆繼之。相傳馬合木曾與婦女同宿，其信徒分其浴身之水，藏之以供治疾之用。馬合木既據不花刺，召城中諸要人至，冒辱之。且殺數人，奪教長職，以其黨一人代之。城中知名之人於是皆逃。

馬合木自言有神兵助己，或飛行於空中，或居留於地下。命其黨徒視之，黨徒輒曰，神兵衣服若何，顏色若何。設有人言不見神兵者，則杖之。

時蒙古官吏已在不花刺撒麻耳干兩城間客兒迷尼牙(Kermīniya)之地，率軍進向不花刺，討擊叛民。馬合木率其黨徒出城迎敵，本人不持兵，不衣甲。甫戰，忽暴風雨至，蒙古兵以出馬合木之神力，遂潰走客兒迷尼牙。城中人追敵還城時，不見其教主蹤跡，蓋已歿於亂軍之中矣。其信徒謂其暫時隱去，不日復至，因暫奉其兩弟曰摩訶末(Mohammed)及阿里(Ali)者爲主。

戰後八日，蒙古復以大軍至，與叛民戰，大敗之，聞叛民死者二萬人。摩訶末之二弟亦未攬甲持兵，故在戰爭之初卽歿於陣。次日，蒙古兵驅不花刺居民盡出，欲殺其男子，虜其婦孺，而後縱掠城內。馬思忽惕伯阻之曰：「數人之罪，不應歸之於居民全體。此城興復不易，不能再加破壞。」蒙古將遂止。然尙須請命於可汗，馬思忽惕伯復遣人往

爲城民請命，不花刺城始獲免。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察合台常駐夏於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闊克（Gheek）諸高山及忽惕（Cout）山之附近。其駐冬之地則名蔑魯疾克亦刺（Merouzik-ia）。察合台嗜酒，與其諸兄弟同，是亦蒙古人共有之惡習也。兼好色，蓋成吉思汗系諸王以爲人身之善處富貴者，須放蕩於酒色之中也。窩闊台死後，察合台與諸王共議，決奉皇后秃刺乞納監國政。不數月，察合台死。其得疾時，其親信臣爲突厥人，共其波斯醫診治之。及察合台死，察合台之一妻名也速倫（Ysaouloun）者，執此二人殺之，並及諸子。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蒙古軍中有一將名察合台忽出克（Tehagatai Koucheouk）（*Sonnatai*）緣其人爲雪你惕（*Sounie*）部。察合台後人君臨突厥斯單河中之地，迄於十四世紀中葉。因君位之繼承人也。（見刺失德書雪你惕條）。

內亂時起，及爲帖木兒（*Tamerlan, Timour*）所滅時，此國之衰微爲時已久矣。據帖木兒後之回教史家之說（*Caradjar*），曾在察合台軍中爲將，頗見信任，權勢甚重。第考朮外尼書刺失德書，皆未著錄其人。二書所載察合台時代之要人，僅有馬思忽惕伯哈別失阿迷的（*Habesch-Amid*）等人也。哈刺察兒歿於回曆六十九年（一二五四年），得年七十九歲，可參考樂圖第四冊。

第二章

窩勒伽河西諸地之蒙古遠征——經略不里阿耳之地——經略欽察之地——經略斡羅思北部——盡降太和嶺北諸族——經時
斡羅思南部——侵入波蘭——里格尼志之戰——昔烈西亞及其刺維亞兩地之殘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軍之敗——匈牙利
之殘破——別刺之逃阿德里亞迪海濱——蒙古進兵入荅勒馬惕——其退兵——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蘭——其統治斡羅思之地

一二三五年，蒙古諸王既在大會中定策遣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之地，大會散後，應出征之諸王各還其地，預備遣軍以從。西征軍隊由四系諸王組合成之。朮赤位下者有朮赤四子，拔都，斡兒荅，昔班，唐古斛。察合台位下者有察合台子拜答兒 (Baidar)，察合台孫不里 (Bouri)。窩闊台位下者有窩闊台二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弟闊列堅 (Coulcan)。拖雷位下者有拖雷二子蒙哥不者克 (Bordjek)。諸王中拔都爲長，命總軍事。以速不台把阿禿兒爲副。時速不台適在經略中原，茲以其久經戎陣，故召之還，使西征。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

一二三六年春，諸王各自其地率領所部軍隊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先征服此族。速不台以一軍入不里阿耳之地，破其都城不里阿耳 (Boulgar)。此部諸酋戰不勝，納款於蒙古諸王，已而復叛。遣速不台復往討之，盡降不里阿耳部衆。見史集。

一二三七年春，蒙古諸王進擊欽察，滅其一部份部衆；別一部份西徙，餘衆降蒙古。其一酋長名八赤蠻 (Bachin)。

man)者，久爲流寇以苦蒙古軍，時出不意襲之，得其輜重則逃。八赤蠻率其部衆匿於窩勒伽河兩岸森林中，轉徙無常居，以故蒙古軍難以捕獲。蒙哥與其弟不者克遂決計圍搜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聞老病婦言，八赤蠻適離此，遁入窩勒伽河之一島中。遂涉淺灘至此島，襲擊欽察部衆，盡殺之。擒八赤蠻以獻蒙哥，八赤蠻惟請死於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冊。

居此地之其他北方民族，咸爲蒙古所征服。諸族中有不兒塔思 (Bourtasses) 及莫叉 (Mokschas) 一名莫兒端 (Mordouans) 者，芬種也。處不里阿耳之西南，有薛兒客速，別有一族，卽史家刺失德所稱之維卓非納克 (Vezofinak) 也。至若撒哈辛 (Saxines) 則早已納款矣。蒙古諸王旣得裏海及太和嶺北諸地，遂開大會，決計侵入幹羅思。見史集一迦兒賓行記著錄有拔都所部蒙古兵在入幹羅思以前所取之三城：第一城名Bardira，一作Barchin，第二城名Jakinht，一作Barchin，皆未詳其方位，第三城名Orna，富庶之城也。大致爲基督教徒可薩阿蘭，幹羅思等部人所居，亦有若干回教徒。城在董河口附近。一著名之海港也。與回教徒及其他諸國人通貿易。韃靼兵見難以力取，乃引河水灌其城，城遂淹沒。韃靼兵復自是侵入幹羅思境內。(第一、第五則)

一二三七年十二月，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大公國邊境。兀刺的迷兒國北方西方與那窩果羅 (Novgorod) 司抹連斯克兩地接界，東方稍踰尼只奈那窩果羅 (Nijnei-Novgorod) 與不里阿耳接界，南方與欽察部或波羅維赤爲隣。蒙古兵至也烈贊 (Razan, Riazan) 城，遣使諭羅滿 (Roman) 關里吉 (George) 二王納款，命獻其人民財產十分之一。二王求援於大公闊兒吉 (George)，大公以須兵守境，未能以援至。二王兵少不能與敵戰，遂分守可羅木納 (Colonna) 也烈贊二城。蒙古兵進圍也烈贊城，繞以木柵，進攻不息。越七日，拔其城，盡屠其民。

闊里吉及其妃與其他諸妃主盡死。蒙古兵縱掠後焚城而去，進至可羅木納。

兀刺的迷兒大公至是始遣子兀薛弗羅德 (Vsevolod) 率衆往援也烈贊。在道中聞也烈贊城已毀，乃赴可羅木納與羅滿合。敵至城下，羅滿出城迎戰，斃於陣。兀薛弗羅德脫還兀刺的迷兒，哥羅木納遂陷。莫斯科注 (Moscow, Moscow) 繼之時莫斯科注城尙小，居民未以兵抗。蒙古兵仍屠城，俘餘衆而去。守城者大公闊兒吉子兀刺的迷兒 (Vladimir) 亦在俘中。

大公聞敗訊，遽離兀刺的迷兒城，求援諸藩。命其二子兀薛弗羅德及米赤思老 (Mestislav) 守國都。而自屯兵於抹羅伽 (Mologa) 河支流之昔迪 (Sitti) 河畔，待其兩弟牙羅思老 (Yaroslav) 思維牙脫思老 (Sviatoslav) 援兵之至。

一二三八年二月二日，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城下，出所俘大公子兀刺的迷兒招降。分遣一軍進取速思答勒，拔其城焚之。屠其一部份居民，俘其餘衆還與大軍合攻兀刺的迷兒。斡羅思諸王妃主等見城將破，乃逃避教堂。依當時俗，薙頂髮而待死。二月八日，蒙古兵踰城而入，縱殺掠，大公二子皆死。大公之妃率眷屬主教暨城中要人等避難於主教堂之樂座中，蒙古兵破教堂門而入，殺堂中避難諸人。諭樂座中人出，許以不死。既見無應者，遂縱火焚之，避難者盡死。已而縱掠，繼之以火。

蒙古兵自此分數軍，於二月一月間，歷下羅思脫注 (Rostov)，牙羅思老勒 (Yaroslavl)，哥羅德志 (Gorodetz)，玉烈注 (Youriev)，帛列思老勒 (Pereslavl)，的米特魯 (Dmitrew)，特威兒 (Tver)，迦辛 (Caschin)

弗羅克 (Voloik) 戈思尼牙廷 (Cosniatin) 等城。二月終，大公闊兒吉尙在昔迪河畔，等待其弟乞瓦王牙羅思老，援兵之至。蒙古兵忽至，闊兒吉敗死，士卒多歿。

蒙古兵乘勝進向那窩果羅城。此城領地與兀刺的迷兒司抹連斯克兩國爲隣，北抵白海及珀兒米亞 (Pormie)。與亞洲及巴勒迪 (Baltique) 海通貿易，故在北方爲最強。蒙古兵進至相距此城二十程之地，不知何故忽然改道，由是此城獲免。見舍兒巴脫油 (Michel Scherbakov) 撰幹羅思史第二冊五五至五七五頁。一哈藍新 (Karamsin) 撰幹羅思帝國史第三冊二七〇至二八一頁。一後至一二五九年蒙古汗別兒哥及察罕 (Zar) 亞歷山大尼兀思基 (Alexandre Nevski) 在位之時，那窩果羅城始稱臣納貢於蒙古。(同書第四冊七五頁)。

蒙古兵還攻太和嶺北諸族，征服薛兒客速部，及馬里木 (Marimes) 部。刺失德云，馬里木者，秦察克 (Tchintchakes) 之別部也。案今有朱的 (Tchoude) 種，或芬種民族，而經幹羅思人名稱曰扯列米思 (Tchéremisse) 者，本部人則自稱曰馬里 (Mari)，得爲此處之馬里木也。扯列米思今居哈贊 (Cazan) 州之東北，維牙特迦 (Vintika) 及迦馬 (Kama) 兩水灌漑處。蒙古宗王別兒哥敗欽察部衆。見史集。欽察部有一酋長名忽灘者，伽里赤王密赤思老之妻父也，率所部四千帳徙向牙利。見哈藍新書第一二三八年冬，蒙古兵進圍蔑怯思城 (Madrag)，案此城名亦可讀作 Mikess 也。逾六星期，拔之。一二三九年春，進取打耳班附近諸地。打耳班者，蒙古人所稱之鐵門 (Tirmour-chahe) 也。貴由蒙哥二王奉帝命東還，於是年秋東行。及至韃靼地域，窩闊台已死矣。見史集。

蒙古兵復入幹羅思，攻其南部。時幹羅思南部諸小王雖有外患，仍事內爭。先是蒙古兵退，大公闊兒吉弟乞瓦王牙羅思老，因闊兒吉三子皆死，遂赴兀刺的迷兒踐大公位。牙羅思老甫離乞瓦，扯兒尼果洼 (Tchernigow) 王米開勒 (Michel) 卽進據之。已而蒙古兵迫，逃向牙利。

蒙古兵殘破扯兒尼果 注帛列牙 思老勒 (Pereyaslaw) 兩城之後，進至乞瓦。乞瓦先爲幹羅思都城，垂三百年，利用的涅培兒河及黑海與東羅馬國通貿易，故甚富庶。蒙古兵拔其城，毀其一部而去。一二四〇年，蒙古兵進躡幹羅思部 伽里赤國。時此國北界立陶宛 (Lithuanie)，南抵迦兒帕忒 (Carpathes) 山，及卜魯特 (Pruth) 西萊忒 (Siret) 河口。其君主荅尼勒 (Daniel)，亦魯里克之後裔也，聞警亦走匈牙利。見哈藍新書第四册六至十四頁。蒙古兵殘破伽里赤境以後，從呂不隣 (Lublin) 州侵入波蘭。世界史略謂可汗曾命將是役所斬不里阿耳幹羅思兩部之人，每人割其右耳，韃靼人因聚耳有二十七萬。(四九二頁)當時之波蘭，北界尙未信奉基督教之普魯士 (Prusse) 及內波美刺尼亞 (Poméranie citerieure)，東界伽里赤國，及尙奉偶像教之立陶宛部之地，南隔迦兒帕忒山與匈牙利爲隣，西接卜蘭登不兒 (Brandenbourg) 及昔烈西亞 (Silesie) 兩地。時昔烈西亞雖未併入波蘭，然爲波蘭之藩國。先是一一三九年，波蘭王博勒思老三 (Boleslaw III) 死，分國於四子，自是以後，內爭時起，互相攻戰。蒙古侵入之時，虛擁主君之號者爲博勒思老三之曾孫，博勒思老四 (Boleslaw IV)，年幼而簡樸。其娶匈牙利王別刺 (Béla) 之女古涅恭的 (Cunegonde) 時，曾發誓願，終身不二色，故世人別號其爲貞義王。君臨 克刺可 (Cracovie) 雖爲波蘭之共主，然僅保克刺可 注桑朵米兒 (Sandomir) 兩地。波蘭境內其他諸王，皆不奉其號令，國自爲政。博勒思老之諸父孔刺德 (Conrad) 君臨 馬卓維亞 (Mazowie)，苦札維亞 (Cujavie) 兩地，而定都於普洛資克 (Plozsk)。亨利二世 (Henri II) 亦博勒思老三之後裔也，君臨 下昔烈西亞及大波蘭之地，已有三年。大波蘭者，格難 (Gnesne) 波思納尼亞 (Posnanie) 迦里失 (Calisch) 三州之別稱也。其都城名兀刺迪思老 (Wratisslaw) 一稱不勒思老 (Breslau)。

博勒思老之從兄迷赤思老 (Mieszalaw) 則據有幹彭 (Oppeln) 刺迪博兒 (Ratibor) 二公國，或上昔烈西亞之地。

一二四〇年，蒙古兵進躡波蘭之呂不隣州，擄其酋獲退向伽里赤境而去。是冬，復又涉冰渡維思禿刺 (Vyš) 河，殘破桑朵米兒，所向無禦者。進至距克刺可注七英里之地，始驅所俘男女而去。時在一二四一年齋節之初也。克刺可注長官兀洛的迷兒 (Vlodimir) 將少軍涉其後，襲之於波刺涅志 (Polanietz) 附近。其始也，蒙古兵多所損傷；已而見敵兵甚少，擊卻之。時蒙古兵所俘男女乘亂多逃匿附近之森林中。蒙古兵繼續退走，從薛赤思卓 (Sedziszow) 復還伽里赤境內。

已而復以新軍入波蘭境。進至桑朵米兒，分爲二軍：一軍進向連西思克 (Tencisc) 及苦札維亞，一軍進躡桑朵米兒州境。桑朵米兒克刺可注兩州貴族徵調臣民，由兩州長官率之禦敵。三月十八日，戰於昔德洛注 (Szydlow) 附近。波蘭兵敗績，主將陣亡，士卒多歿。其得脫者皆逃匿附近之森林中。博勒思老王聞敗訊不自安，攜其母妻避兵於迦兒帕忒山下桑德志 (Sandecz) 城附近之一堡中，已而又遷莫刺維亞境內之一修道院中。波蘭之富家貴族亦多逃避於匈牙利日耳曼 (Allemagne) 兩地。其不能遷徙者，皆避兵於山林沼澤之中而逃死。

蒙古兵進至克刺可注，見城空無人，縱火而去。入昔烈西亞境，時幹岱兒 (Oder) 河上橋梁皆斷，乃於刺迪博兒附近，或結筏，或冰水而渡。迷赤思老公兵微不能禦，退走里格尼志 (Legnica)，與其從兄亨利二世之軍合。蒙古兵逕薄昔烈西亞之都城不勒思老。此城居民見蒙古兵至，不欲以城資敵用，遂焚其城，而退守堡中。蒙古兵圍攻數日，

已而解圍去。與進向苦札維亞之別一軍合，共進至里格尼志附近。

昔烈西亞公亨利二世時已集兵三萬人於此，分爲五軍：第一軍大致爲日耳曼人與戈勒德貝兒（Goldberg）附近諸礦山之工人。以莫刺維亞侯的婆勒德（Dipold）子博勒思老（Boleslaw）將之。第二軍則爲大波蘭之軍隊，輔以克刺可注軍一小隊，以克刺可注長官兀洛的迷兒之弟速里思老（Sulislaw）將之。第三軍爲幹彭刺迪博兒之軍，迷赤思老公自將之。第四軍爲條頓騎士（Chevaliers teutoniques）騎士長婆婆（Poppo d'Osternau）將之。末一軍多屬昔烈西亞及波蘭之精銳，輔以外籍之兵，中以日耳曼人爲衆，亨利自將之。據波蘭史家之記載，蒙古軍亦分五軍，總軍事者名別塔（Peta），疑是察合台子拜答兒，然其兵較其敵爲衆。

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亨利公，諸王侯，諸基督教長等，於舉行彌撒（Messe）祭後，共出里格尼志城迎敵。兩軍列陣於距城一程之地，奈思（Neisse）河所灌溉之平原中。後此卽於其地建一村，名曰瓦勒斯塔忒（Wahlstadt），編言卽兩軍接戰之地也。波蘭之第一軍請先擊敵，蒙古前鋒僞若不勝退走。波蘭此軍盡步兵，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敵既遠，蒙古騎兵忽還擊，攢射之。是軍之日耳曼人及其主將博勒思老盡死。迷赤思老、速里思老兩軍急往援，亦敗還。亨利、婆婆兩軍專事搜擊潰卒者，亦失利。波蘭全軍皆敗。亨利由戰地脫走，從者僅四騎。馬傷不能前，亟易騎。蒙古追騎至，圍擊之。亨利方舉刀自衛，敵騎以鎗刺其腋下，挑之墮馬，斬之。是役也，波蘭軍損失甚衆。相傳敵兵在戰場計算死者之數，每殺一敵，割其一耳，所得之耳，計有九大囊云。Dugoss, Hist. Poloniae, Lipsiae 1711, in-f., I. VII. Math. de Michow, Cronica Poloniae, lib. III, cap.

39. Idem, Sarmatia As. atq. Europ. - Mart. Cromerus, De Origine et rebus gentis Polonorum, lib. V II. - Joachim. Cureus Freistadiensis, Genis Silesiae Annales, Witebergae, 1571, in-f., p. 68 & suiv. - Assertiones tab. general. duc. Silesiae in

Bliescar rer. scriptoribus. I. 波蘭及昔烈西亞史家云：速里思老迷赤思老兩軍進援日耳曼十字軍之時，戰甚力。忽聞波蘭軍側有騎士呼曰，「速逃，速逃」，迷赤思老軍以為戰勢不利，遂潰。同一史家以為最後二軍之敗，乃因中敵人妖術。據云，此二軍勢甚優，隨租人忽施妖術，展一大旗，上有字如「X」形。別繪一怪首，口吐煙霧，臭惡難聞。隨租軍為煙霧所掩，敵不能見，而波蘭軍中途死傷狼籍。「案敗者之欲保其名者，常作是類語，任在何時皆有之也。」

蒙古兵以鎗貫亨利首，徇示里格尼志堡前。時基督教民已焚城，退守堡中。蒙古兵諭之不降，遂殘破附近之地，捨之而去。進屯奈思河附近之幹忒木和注（Otmuchow）。十五日，復躡刺迪博兒。至孛烈昔思可（Boleslako），駐軍八日。入莫刺維亞，肆焚殺，達於孛海迷（Bohème）奧大利（Auriche）邊境。時此二國並屬孛海迷王溫赤思老（Venceslaw）國內兵少，又不敢招還孛海迷呂薩思（Lusace）兩地戍兵，而委其地於敵。僅遣步騎五千人，命驍將牙羅思老思泰倫貝兒（Jaroslav de Sternberg）統之，往援莫刺維亞。以兵少，命勿與敵作野戰，要須防守。幹勒木志（Olmütz）卜林（Brünn）二城。思泰倫貝兒進至卜林，時此州之人業已糾集若干軍隊，乃留餘衆守此城，自率千人入據幹勒木志。甫入城，敵騎繼至。次夜登陴四望，見多處火起，知敵兵已迫。第三日，蒙古兵進至城下，以城中守兵萬二千人，不欲圍攻，僅攢射城上之人。守兵乃置假人於陴上，以誤敵。蒙古兵欲偪伏城中人，發矢射城中，如雲之蓋天，如電之墜地。且欲利用故技，誘敵出城。思泰倫貝兒嚴守不出。蒙古兵乃焚其附郭，郭外有修道院，少數士卒守其中，蒙古軍舉火焚之。修道院中守卒出戰，盡死。蒙古兵斬其首繫之馬後，以徇城下。城中人憤欲出戰，思泰倫貝兒仍禁不令出。

別塔進營幹勒木志城下之時，曾分遣數軍殘破附近諸地。已而思泰倫貝兒見敵營防守稍懈，欲出其不意襲

之。六月二十四日夜，出攻蒙古營，蒙古兵不及備，損傷甚衆。聞別塔卽於是夜歿於陣中。及蒙古兵整軍包圍敵衆時，思泰倫貝兒則還城矣。是役也，城中人僅喪失三百人。翌日，聞韃靼營中哭聲，偵知韃靼人殺諸俘虜祭其統將。三日後，蒙古兵解圍去。進兵匈牙利，與拔都之大軍合。見 Joannis Pessina de Qachorod, Mars Moravicus, Praga, 1677, p. 343. 本書撰者在一六七五年時爲 Semendrie 之大主教，曾云，
思泰倫貝兒答謝天助幹勒木志之恩，曾爲聖母在其地建設教堂一所。國王溫赤思老獎其功，命主莫刺維亞州事，許在其徽章中加公爵之冠，賜地於幹勒木志附近，建堡一所，而受思泰倫貝兒之名。（三四八頁）又據別一史家之說，所賜之地包括蒙古主將戰歿之處。案
蒙古兵侵入歐洲之事，記載較詳者，僅此幹勒木志一役也。

蒙古兵殘破昔烈西亞莫刺維亞兩地之時，別有一軍拔都將之，侵入匈牙利。當時匈牙利國境抵阿德里亞迪（Adriatique）海，安德烈（André）之子及嗣君別刺四世（Bela IV）在位已五年矣。拔都進攻前，先作書諭別刺降蒙古主。有英吉利人被逐於國外者，因投蒙古軍，拔都卽遣之齎書往。先是一二三九年終，蒙古兵殘破幹羅思以後，進至伽里赤境，預備侵入匈牙利波蘭之時。匈牙利王別刺信教篤而不好戰，僅遣將率少數軍隊扼守迦兒帕忒山諸隘口，伐木塞道，以阻其入。及至次年齋節中，幹羅思境警報頻來，始集國中教士貴族於不荅（Bude）城議防禦。

貴族中有一部份人怨別刺：緣此王卽位之前，國中貴人有譖使其與其父王安德烈不和者，別刺曾治其罪。已而國中別有貴人欲以匈牙利王位奉之於奧大利公及皇帝菲烈德里二世（Frédéric II），其書爲別刺所得，別刺復正其罪。罰雖不重，罪人之家屬仍不免怨之。此外先王所賜貴人之地，別刺收歸己有，怨者益衆。可疾云尼（Can）所撰地理志題曰 Assar-ul-Bilad 者，在巴失吉兒惕（Baschgyrd）條下，誌有一事，必爲匈牙利貴人怨王之事無疑。匈牙利人在此條中，應仿牙忽惕（Yacout）之地理詞典作洪格羅思（Hongross）者，乃誤名曰巴失乞兒。

(Paschires, 鈞案卽元祕史之巴只吉惕)。可疾云尼之文，疑採自牙忽惕之書，惟下文非是。其文云地，巴失吉兒惕國中各鄉，皆爲貴人之采地。諸貴人間因是屢屢發生爭執，其國王爲免除爭端，遂將采地收回，代以薪俸。及薩剌兵至，巴失吉兒惕國王命諸將往禦，諸將曰，須將我曹采地退還，始能出戰。國王曰，采地不能如是退還。汝曹應知此戰乃爲汝曹自身及汝曹子女而戰也。由是其軍遂潰，薩剌兵所向無敵。

尙有別一原因，而使全國之人怨其國王者。先是二年前有一部份欽察或庫蠻人避蒙古之亂，由其一酋名忽灘者率領徙居匈牙利境。其數共有四萬帳，匈牙利王收容之，並與其部衆約，改奉基督之教。一二三九年時，國王且親赴邊地，迎迓此突厥酋長，厚禮款之。然庫蠻部人入匈牙利境以後，所過之處，擾害居民，致有強姦婦女者，由是國內嫌惡新客之聲羣起。因國王納此部衆，遂亦怨王。別刺乃於一二四〇年招集中教士貴人以及庫蠻部會等議，散置庫蠻部衆於諸州曠土，俾其屯牧，並爲忽灘等舉行洗禮。雖有此舉，人民怨此外來部衆如故。

一二四一年，蒙古兵至，匈牙利人遂在不荅城會議之中捕忽灘等諸酋而拘禁之。三月二日，守邊之將還報，邊軍盡歿，韃靼兵已入境，匈牙利人大懼。別刺遂遣蒞會人員各還其地徵集軍隊禦敵，並遣使諭庫蠻之衆進兵。別刺自往阿勒伯 (Albe) 思忒里果尼牙 (Strigonie) 兩地糾集軍隊，率之以赴不荅，而待諸藩兵至，自營於不荅城對岸之帛思忒 (Pest) 城。命瓦陳 (Vatzen) 主教護送王后子女輕齋珍寶避往奧大利邊境。

拔都從名曰幹羅思關之隘口侵入匈牙利。別塔則自莫刺維亞踰一名曰匈牙利關之隘口而進兵。合丹速不台之軍則從莫勒荅維亞 (Moldavie) 而入，當時莫勒荅維亞一地名稱曰庫蠻尼牙 (Counanie)。

拔都之軍逕向帛思忒，軍行所過，肆其焚殺。結營於距帛思忒城半日程之地，殘破附近之地。遣遊騎進至帛思

忒城下，誘守兵出戰，別刺守城不出。至第三日，蒙古兵繼續挑戰，戈羅差 (Colotda) 之大主教名玉果隣 (Ugolih) 者，以爲怯，自率少數部衆違令出城與敵戰。蒙古軍佯退，過一沼澤，大主教逕追不捨，顧其士卒身環重甲，遂陷淖中，進退失據。蒙古兵攢射殲之，得脫還城者僅大主教等四人而已。因怨王不以援至，遂致此敗。

人民以爲忽灘與蒙古軍同謀，而招之入匈牙利。且視蒙古人爲庫蠻，蓋蒙古軍中亦有不少庫蠻人也。遂要求殺庫蠻會忽灘，匈牙利人及日耳曼人羣趨拘留忽灘之邸舍，攻之。忽灘等力自衛，卒不支，與左右皆爲暴民所殺。擲其首於窗外，嗣後世人皆知忽灘之冤。

忽灘既死，匈牙利被禍愈重。各地農民聞訊，爭殺庫蠻人。已而庫蠻人結合反攻，殘破平原之地。有匈牙利貴人一羣，攜其眷屬，道遇庫蠻，多被殺戮。庫蠻人每殺一匈牙利人，輒曰：「爲忽灘受此刃。」進至邊州，破弗朗迦 (Franka) 聖馬兒丁 (Saint-Martin) 兩大城，挈其所掠財物馬畜，入不勒伽里亞 (Bulgario) 境內。

匈牙利王守帛思忒，而待各路援軍之至。戈羅差大主教請擊附近敵軍之遊騎，匈牙利王不從。會有一蒙古軍攻破瓦陳城，城在禿納河上，居民攜其財寶避難其中者，爲數甚衆，茲皆受其害。別又有一蒙古軍破阿格里亞 (Agria)，掠主教及教會之財貨而去。瓦刺丁 (Varadin) 主教適率師往投匈牙利王，聞訊追躡其後，蒙古兵勢弱，乃設伏，並縛假人於馬上以誤敵。主教軍中伏，敗還瓦刺丁，糾集餘衆往投帛思忒。

匈牙利軍既集，別刺自帛思忒率以往擊蒙古兵，蒙古兵不戰引退。別刺進至撒岳 (Sajo) 河，營於河之西岸。附近有橋，以爲敵軍祇能在此處渡河，乃以千人守之。時蒙古兵退至河東五英里之地，附近多沼澤，地險而易守。夜

分軍爲二：一軍涉水渡河，一軍奪橋。置七礮以攻之，守橋之軍遂潰。黎明，圍匈牙利軍營，匈牙利軍出不意被襲，軍中混亂，不敢迎敵。僅王弟戈羅曼（Coloman）大主教玉果隣及聖堂騎士（Templiers）長，出戰，失利還營。大主教與王弟等復勵衆，率之出戰，均負傷還，聖堂騎士盡死。由是匈牙利軍不敢出戰。至日午，王弟戈羅曼又出戰，戰正酣，營中之匈牙利人多出營潰走，蒙古兵故開圍以縱之。營中餘衆見有路可逃，亦爭出走。惟匈牙利軍結帳甚密，幕繩阻撓，潰兵頗難盡出。匈牙利王始以士卒出戰，繼見其不戰而潰，亦自奪路逃，從蒙古兵開圍之處出走。蒙古兵自後馳逐，待敵軍疲困，次第屠之，其死於沼澤者爲數亦衆。

由是匈牙利軍多死於道，積尸互二日程。思忒里果尼牙 戈羅差二城大主教，又主教三人，貴人無數，盡死。匈牙利王以馬健得脫走，至迦兒帕忒山附近之禿羅志（Tulocz）州，遇其婿克刺可注公博勒思老亦避兵至此。戈羅曼公繞道走還帛思忒，復由是還其封地。蓋王弟曾受封於荅勒馬惕（Dalmanie）克羅阿惕（Croatie）兩地也。是年十二月，以創卒。

蒙古兵追潰兵還，收戰利品，於其掌印官屍中得王印。拔都命俘虜僞作國王書，諭國中貴族平民曰：「勿畏彼犬獍猛，勿離汝曹家宅。吾人雖被襲而棄營出走，然冀上帝之助，不久將與敵決戰。汝曹可祈禱上帝，俾許吾人滅敵。」匈牙利人爲所紿，皆安堵如故，以爲大劫可免，殊不知敵兵遍國內矣。

蒙古兵獲勝後，逕向帛思忒，時禿納河畔居民多避兵於此。先是王弟戈羅曼道經此城時，勸城民逃避，城民不從，繕治守具。及蒙古兵至城下，攻數日，拔之。盡殺城民，縱火而去。

蒙古兵殘破匈牙利中心之時，合丹一軍則從特蘭西勒宛尼亞(Transilvanie)境內進兵，三日出森林，進至魯丹(Roudan)城下。城在諸山中，城民盡日耳曼人。附近有銀鑛屬國王，蒙古兵至，城民出敵，蒙古兵佯退，欲設伏敗之。城民不追，還城張宴慶勝，不設備。蒙古兵乘其醉，突入據之。驅日耳曼戰士六百人而去，逾山過林，而至瓦刺丁(Waradin)時附近貴族以及貴族平民之婦女皆避兵城中。城外有堡，壕深壁厚，壁上有戍樓。蒙古兵先據其城，盡屠其民，不分男女老幼盡死。掠後縱火，退至五英里外之地。越數日，堡中人見敵兵退，以爲不復至，遂還城，就未毀之房屋居焉。一日黎明，蒙古兵復至，城民出不意，其未能逃還堡者盡死。蒙古兵圍堡，置七礮以攻之，破壘而入。婦女避入主教堂，蒙古兵見不能立時攻下，遂舉火焚之，避難堂中者盡死。

此輩蠻人且用極放蕩之行爲，污瀆其他教堂。驅男婦於其中，先污辱而後殺之。掘墳墓，踐踏遺物，污聖瓶，拷掠教會人員，迫其出獻藏金，終將所餘貴族平民教士軍人驅之野外屠之。已而因屍臭，棄此荒城而去。避難於林中之遺民，以蒙古兵去，返荒城中求食，蒙古兵偵知，復拘殺之。如是者數，及見無人可殺，始引去。

聖脫馬橋(Saint-Thomas)，日耳曼人所居之鎮市也，受害與瓦刺丁同。別有一蒙古軍殘破察納底(Tchard)州全境，進至帛兒格(Perg)城，七十村之居民避難之所也。蒙古兵驅幹羅思，庫蠻，匈牙利等部之俘虜攻之，置匈牙利人於前，及匈牙利人盡死，則使幹羅思人繼之，復以庫蠻人爲殿。其退縮者斬之。攻七日，城破。驅民於野，其中以軍人與婦女爲最多。乃將此輩與農民分爲二聚，先掠其物，後用刀斧屠之。僅餘二幼女得免死，此外有染血臥地佯死而得免者。越數日，蒙古兵進攻也格萊失(Ferach)修道院，許出降者免死，院中人遂請降。蒙古兵除釋修

士數人，及留婦女較麗者外，餘均屠之。

至是蒙古兵遂聚其所掠之牲畜財貨，及所俘之男女，營於其殘破之地。時瓦剌丁州居民藏匿森林中者爲數甚衆，蒙古兵窮搜而不能得，遂釋俘虜數人，而諭之曰：「在一定時間各歸家宅者，許不加害。」亡匿森林之人適苦饑，於是皆歸家宅。由是有百餘村人民復聚，蒙古人於每村置一將以監之。時當收穫之時，農民乃從事於割刈，於是蒙古庫蠻與匈牙利人混處。匈牙利人爲贖命，致不惜奉其女與姊妹於此輩蠻人，以婦女之最美者獻各村之蒙古將，而蒙古將亦以牲畜或馬匹償之。及收穫已畢，諸蒙古將聚於一處，命諸村之民來獻餽物，並攜眷屬以從。諸村民至，遂驅之至一谷中，奪其物而盡屠之。

一二四一年夏秋兩季，蒙古兵修養士馬。是冬，天時酷寒，禿納河水冰合，此久年稀有之事也。河畔之思忒里果尼牙，一名格蘭（Grah）者，匈牙利人最大之城，亦其國諸王之舊都也。蒙古兵欲乘冰合進取此城，惟欲驗河冰堅否，乃棄馬匹牲畜於河畔，而引兵他徙。越三日，對岸之匈牙利人不見敵蹤，以爲退走，遂涉冰過河，奪其牲畜而還，蒙古兵於是繼進。

思忒里果尼牙城繞以深壕，壁上建成樓，城民以城堅可守，不以敵爲意。蒙古兵先營於距城較遠之地，建礮機三十具。已而薄城，驅俘虜在壕邊樹薪爲壁，置礮於壁後，攻之不息。復擲土囊以填壕，圍城中人有法蘭西（France）日耳曼隆巴兒底（Lombardie）等國之商人甚夥，見敵攻甚急，不欲以物資敵用，遂自焚其附郭廬舍，及多數衣服布帛，殺馬，藏其金銀財寶，退守石室。蒙古人憤無所得，乃列柵城外，不使一人得脫。進攻石室，盡殺藏匿其中之人。以

火炙富豪，強其獻出藏銀。城中有貴婦三百人，盛飾請謁蒙古親王，乞免死，爲奴婢。蒙古親王不許，命奪其物而斷其首。

蒙古兵雖得思忒里果尼牙城，然其堡未下。堡在高崗上，西班牙 (Espagne) 人昔蔑庸 (Simeon) 伯爵守之甚堅，未陷。又有阿勒伯主里亞 (Albe-Julie)，亦因四面皆沼澤而得免。復有聖馬兒丁 (Saint-Martin) 堡，雖被圍，而窩闊台 凶問至蒙古軍，令班師，因亦未下。其未陷者僅此三堡而已，蓋不荅城 已焚於火也。然禿納河西 之地所受之害，不及河東之甚，蓋蒙古兵並未屯駐其地，僅殘破其所過之地而已。是年八月，有一蒙古軍進至維也納 (Vienna) 附近之紐斯塔忒 (Neustadt) 見 *Pernoldus, Chronicon, ad an. 1242.* 時城中僅有戍兵五十，弩手二十。與大利公 李海迷王，可憐惕 (Carinthie) 公，巴的 (Bade) 侯，阿乞烈 (Aquilée) 總主教，合兵來禦，蒙古兵遂引退。見 *Math. 英册六〇八頁。*

蒙古兵殘破思忒里果尼牙 以後，分遣一軍，由親王合丹 統之，追逐匈牙利王 別刺。別刺自禿羅志州 走普勒思不兒 (Presbourg)。與大利公 菲烈德里 (Frederic) 躬詣此城，僞若歡迎，勸其過禿納河 以避難。別刺既渡河，遂受菲烈德里 之制。菲烈德里以退還前此數年匈牙利 所奪之金爲名，乘危迫別刺 納巨金。別刺不得已，以財貨賂之，並許割近邊三州於奧大利。菲烈德里尙以爲報怨未足，復以兵殘破禿納河西 匈牙利 所屬諸州，且取刺卜 (Rado) 城。其地居民舉兵以抗，俘守堡之日耳曼人，盡焚殺之。見 *Rogerus, Miserabile carmen, cap. 33. - Pernoldus Chronicon, ad an. 1241.*

別刺 離奧大利，攜其家屬走克羅阿 惕境 內之阿格刺木 (Zagrab, Agram)，避暑於此城，其自蒙古軍脫還之

匈牙利人，多往依之。別刺遣人赴阿勒伯(Albe-Royale)城，運前王聖也虔(Saint-Etienne)之遺骸，及諸教堂之寶物，並其王后與年方二歲之幼子也虔(Etienne)，至蒼勒馬惕境內之思帕刺特羅(Spalatro)城。王后則由是避居克里撒(Clissa)堡。

別刺聞合丹兵且至，急走蒼勒馬惕，匈牙利人亦多避兵於此地之沿海諸城。別刺先率諸教長貴人至思帕刺特羅，旋至特老(Tra)，復由此徙居附近之一海島。合丹軍經過思刺翁尼牙(Sclavonie)，軍行甚速，所過之地從來未遭兵禍。居民見兵至，大怖，皆逃匿山林。合丹知匈牙利王已抵海岸，乃緩行，次昔兒比由木(Sirbium)河畔，休軍數日。集所俘匈牙利男女老少於野，盡殺之。於是逕克羅阿惕之境，進至思帕刺特羅城下，並圍克里撒堡。已而見堡在懸崖上，不易取；復聞匈牙利王不在堡中，遂進兵至特老。屯軍別刺所棲海島之對岸，而守視之。別刺不安，徙其家屬財貨於舟中。蒙古兵於是年三月全月中，屯軍於此。已而進兵入蒼勒馬惕高地，棄刺古思(Ragusa)沿岸不攻。歷破迦塔羅(Cattaro)，速阿吉岳(Suagio)，德里瓦思脫(Drivasto)諸城，遇人輒殺。旋取道塞兒維亞(Servie)，趨合拔都大軍。

蒙古軍之東還也，將退出匈牙利境，曉諭營中諸外國人，謂不問是否俘虜，蒙古諸王許赦其死，可各還家自安生業。有無數匈牙利人及額思客刺温(Eslavons)人，遂離軍而去。然行甫三英里之遠，韃靼騎忽至，盡屠之。

見Thomas撰長老傳
三九及四〇章。

蒙古諸王屯兵於太和嶺北之地者數月。緣欽察人降者復叛，以兵攻拔都之弟升豁兒(Sancor)，屯兵於此，

以討叛人也。一二四三年終，復東行，次年抵蒙古。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可參考此書卷末所譯此二史書所載蒙古諸王遠征西方之文。

別刺所居之島，後遂名別刺島。蒙古兵全退後，別刺始敢離島，而還匈牙利。同年匈牙利復遭天災，所受之害較

蒙古之害爲甚。緣田野皆荒蕪不治，地無所出，國因大饑也。當時有著作家二人，曾將蒙古侵入匈牙利國之詳情馬惕之思帕特羅城人也，歿於一二六八年。生前撰有撒羅納(Salona)思帕刺特羅兩地長老傳。一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會長洛哲兒(Rogerus)，撰有匈牙利國破滅記(Miserabile Carmen)。洛哲兒誌其本人冒險事云：「隨粗人攻破瓦刺丁時，我曾隱匿於附近之森林中。即夜逃至聖脫馬橋，日耳曼人之鎮市也。度此處亦非善地，又逃至麻羅失(Matrosch)島。已而聞聖脫馬橋被屠大懼，遂離島而藏伏森林中。次日，隨粗人果至島，諸人盡屠其民。當時我有島民數人逃藏林中得免。越三日，每夜須潛至島中，於伏屍下，求食物。如猶未敢信其言。白日則伏匿石洞土坑樹腹之中，而不敢出一。及隨粗人許居民歸家，不再殺害，我猶未敢信其言。寧逕赴其營，而不回村待死。遂投一服役。隨粗營之匈牙利人所，蒙其人優待，置我於僕役之列，命我看守車輛。我居其所，無不自危中，一日見隨粗人及庫蠻人甚夥，以車載其捕獲品，似有在此地駐冬之意。前此未殺村民者，留之俾能收穫穀麥葡萄，探割既畢，不欲其自食，故盡殺之。一(第二四及第三六章)——一諸王奉命，班師還蒙古，吾曹以車載其捕獲品，驅牲畜馬匹東行。隨粗之兵搜索森林，冀發現來途所未見之物，故軍行甚緩。比出林，則見其先此留駐林外之衆，結營以待。及離匈牙利境，入庫蠻尼亞境後，遂不許，俘虜殺牲畜爲食，僅以隨粗人食餘牲畜之頭足臟腑與之。吾曹至是遂恐隨粗人有屠殺俘虜之意。譯人亦有泄其言者，僕人則藏伏他所。一日僞作內急，離大道急走入森林中，僕役一人攬至。我藏伏一洞中，以枝葉掩蓋我體，僕人則藏伏他所。我二人如是，臥藏者二日，不敢舉首；旋見彼粗人搜尋牲畜，招喚俘虜之聲，愈不敢出。已而繼甚，出洞求食，見一避難人至，彼此皆懼而逃；殘破。吾曹痛甚，遂望教堂鐘樓而行，在荒村中拔草根蔥蒜爲食。行八日，方出林，而至阿勒伯，(疑是阿勒伯主里亞)。僅見白骨遍地，教堂殿牆壁之上，尙染有基督教民之血。距此十英里，林旁有一鄉居尙存。距林四英里，有一高山，有男女多人伏匿其上，見我曹至，啼泣相慰。詢問吾曹所經艱險，以黑麵包供食，蓋以麥粉合橡皮製之。吾人甘之，一若向未食此美品者然。留其地一月，不敢遠行，遣健者往偵附近之地，視「隨粗」行未。蓋恐其尙有伏兵也。吾曹雖因求食遠至前有民居之地，然晚至國王別刺還國後，始敢離此，他適。」(第四十章)——洛哲兒者，生於別涅溫(Barevent)國，初爲教廷樞

密員約翰 (Jean de Toléde) 之禮拜堂教師，數奉命使匈牙利。蒙古侵入之時，則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會員。既遇難得脫，遂往投舊主。舊主薦之於教皇，因被任爲思帕刺特羅之大主教。受任以後，赴匈牙利。洛哲兒於一二五〇年就大主教職，後歿於一二六七年。

里格尼志之敗，及蒙古殘破日耳曼邊境之訊既播，帝國之人大驚恐，遂創議組織十字軍，進討此輩蠻族。其有資財而不能執兵者，則獻其財。教皇格烈果兒九世 (Gregoire IX) 致信徒書，勵之往援波蘭云：「使吾人憂心之大事固多，如聖地之可悲事件，教會之憂患，羅馬帝國之可憫情形，皆是已。然吾人今願忘此種種憂患，而專注意於韃靼之禍患者，蓋恐今日基督教名爲韃靼所滅也。一思及此，足使吾人骨碎髓乾，體瘦力竭，憂痛之極，致使吾人無所適從。」見 Dlugosz 波蘭史 第七卷六八二頁。

當時日耳曼情形雖危，然未受韃靼侵略之患。蒙古宗主別塔之兵，僅入匈牙利，殘破此國者三年。匈牙利王別刺雖求救於歐洲諸君主，然無以兵至者。會皇帝菲烈德里二世與教皇格烈果兒九世互相攻戰，亦無暇東顧也。羅馬教皇欲驅日耳曼勢力於意大利 (Italy) 境外，忌菲烈德里之智識過人，不屈於教會勢力，遂欲廢之。命帝國之臣民勿再效忠於其主，激勵基督教界，羣起共討菲烈德里。菲烈德里不爲所懼，遂與兵征服從教皇命而舉叛旗之意大利諸屬國。瓦陳主教奉別刺命以國書來求援時，菲烈德里適在意大利用兵。別刺書言，脫能以兵來援，驅韃靼於境外，彼將舉國以事皇帝。菲烈德里答別刺云，設其兵事未終，遠離意大利，則日耳曼爲保存其權利所犧牲之血與財，將成虛耗。設其進攻韃靼，其本國將有被侵之患，蓋恐羅馬教皇乘機報怨也。一俟基督世界恢復和平，義大利重見安寧，而帝國有恃無患之時，必將率領戰士往平韃靼云。見 Epistol., lib. I, cap. 29. Basinae, 1566 in-8. 菲烈德里雖不出兵，然命其子

孔刺的 (Conrad) 及日耳曼諸王預備進攻韃靼。且致書其他諸國君主，勸其爲宗教及本國安寧計，共謀防衛以禦各國共同之大患。其致英吉利王書云：「設若韃靼侵入日耳曼境內，而無充分之藩籬以阻之，其他諸國必將受其害。吾人以爲此蓋人類信心之減退，與夫過惡之污染，而天降之罰也。願君預爲籌謀，當公敵蹂躪隣國之時，預謀防禦之法。此種民族之來，蓋具有征服西方全境，及消滅基督信仰之意，此上帝之所不許者也。切願我輩之救世主耶穌基督，以其迄於今茲之恩德及援助，使吾人制勝敵人，使韃靼得遇西方之兵力，遏制其驕矜之心，退還其本國而去。」見 Math. Paris 撰英國史第一冊五五八頁。

瓦陳主教離日耳曼而至羅馬，呈其主之求援書於教皇。然教皇之答復亦類菲烈德里二世之答復，毫無要領。首先對於基督教徒之受韃靼之害，表示悲憫之意，以爲此事乃因人類之罪惡所招致之天災。復次激勵畏懼上帝而求其悲憫者，速抱贖罪之心。格烈果兒九世並勸別刺奮勇守國，衛護宗教，彼將以有效之援助付之，對於匈牙利王及其親屬，以及防護匈牙利投身十字麾下之人，彼將以宗教大會所畀聖地十字軍之同一贖宥及解免付之。格烈果兒同時並致書於數國國王，促其援助匈牙利，蓋恐匈牙利殘破之後，其他諸國將遭同一禍患也。

教皇又致別刺書，勵其盼望上帝之悲憫。上帝雖降災以罰罪，終必易嚴烈爲溫和，先持罰罪之鞭，終伸慰撫之手。復次曰：「若自稱爲帝之菲烈德里，能自悔過，歸向教會，教會亦願與之言歸於好。此足爲上帝之光榮，宗教之幸福，於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寧息，而對君國可爲較有效之援助。」見 Odor. Raynaldus 撰教會年曆第二冊二五九頁此二書皆作於 Lateran 者。前一書年月日爲一二四

一年六月十六日，後一書爲同年七月一日。

當時亞洲及西方諸民族，皆信韃靼之至，乃上帝假其手而罰罪。信徒且信其爲聖經中所載反基督（Anti-Christ）降世前之民族，信其來自極東之地，滅此基督教名稱。顧處此世紀中，君主之權日弱，封建之勢日盛，歐洲分爲若干小國，互相敵視，凡有大事，非集會議不能決之。益以道院積習，幼稚信仰，與夫無益之迷信，妨礙理性之發展，遂致基督教界對於蠻族之來侵，竟鮮有籌備防禦之策者。幸而窩闊台之凶問至，使拔都等諸王不得不班師還蒙古，選立新君。否則以蒙古兵戰術之優，其他歐洲諸國殆將受斡羅思、匈牙利、波蘭等國相同之害矣。夫以少數擐重甲之騎士，及無數半裸露之鄉民，不知戰術，不知服從，統率不能一致，恃此軍隊以抗久經戰陣習知戰術之蒙古輕騎，故每戰必敗。蒙古兵善騎射，兩軍未接，即在遠處發矢，視持矛劍骨朶以戰之勇士如無物也。

別刺甫還國，即聞流言，傳韃靼將復來侵。時韃靼略地抵於伽里赤莫勒荅維亞之西界，隨時皆有侵入匈牙利波蘭之虞也。一二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教皇格烈果兒九世死。繼任之薛勒思廷（Clement）在位不久亦逝。缺位至一二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因那會四世（Innocent IV）始當選爲教皇。匈牙利王別刺以書至，求憫其國難，速遣十字軍來援。因那會立命阿乞烈總主教激勵日耳曼諸民族組織十字軍往援匈牙利，已而得悉韃靼來侵之訊爲謠傳，始止。見Odor. Raynaldus書，一二四三年下，因那會致阿乞烈總主教書所題年月日，爲一二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越二年，開宗教大會於黎雍（Lyons）。教皇因那會四世所宣佈招集大會之諸理由中，有緊急籌備防禦歐洲抵抗韃靼一事，大會爲息天怒，命舉行齋戒及莊嚴之祈禱。因決定易受蒙古侵入之民族，增築堡壘，杜塞道路。並遣傳道師奉教皇書謁蒙古將，勸其勿殺基督教徒，兼勸其改信正教。一二四五年宗教大會對於保障此大禍之籌謀

也如此。見同書第二册三三二頁。

先是韃靼侵入匈牙利，而其國半受殘破之時，別刺曾求援於菲烈德里二世。脫在一定時間以前，皇帝或親自以兵來援，或命帝子羅馬王孔刺的以兵至，則別刺將舉國稱藩。菲烈德里曾許遣其子進援匈牙利，然未踐約。後數年，別刺恐菲烈德里執前詞，強其稱藩，遂謀之於教皇。教皇以爲條件既未履行，所約當然無效。菲烈德里永不能以上邦名義下臨別刺或其後人也。見 Odo. Raynaldus 書，一二四五年下，第二册三四二頁。因那會書作於黎雅，時在一二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二五九年，教皇阿荔散德四世 (Alexandre IV) 曾致匈牙利王書，觀其詞意，似當時別刺曾接受一蒙古汗之同盟建議。別刺曾訴苦於此教皇，謂教廷既未拯其災，彼將接受韃靼人所提出同盟之建議。阿荔散德答書云：「來書所云，足使吾人感傷。來書謂君國爲韃靼殘破之時，君曾求援於前任教皇格烈果兒；而此教皇竟忘君與君祖之歸向正教，對君臣民之被屠戮，既無舉動，且無一語以慰之。此教皇死後，教座缺位之時，諸樞密員曾與君約，未來教皇將謀驅蠻族於君之境。然此約未踐，後恐韃靼之復來侵，又求援於教會。君復以教會棄君國難不顧，與前此被災時同。第若一思當時教會之難境，吾人敢信君必諒之。君必以此災完全屬於時代之不幸，與擾亂教會者之罪惡也。蓋當時皇帝菲烈德里對於教會強加暴行，必欲征服教廷諸子，而謀獨尊。教會爲防護其自由，與其諸子之自由，曾大耗帑金。因負債甚夥，既處困難之中，勢難援助他人，其本身財源且不能償一切債務，他可知矣。至若新教皇即位以後，尙未踐樞密員之諾言者，蓋韃靼已退出君國以外，無援助之必要也。君以爲敵勢太強，未能抵禦，而教座將來之援助既不可恃，勢將忍痛與敵締結修好同盟之條約。且云，敵已提議數次，或以韃靼王女字君子，或以君

女字韃靼王子和約上明定，將來韃靼西滅基督教民族之時，君之子應以國人四分之一從征，爲韃靼軍之前鋒。以所得基督教民族之鹵獲五分之一屬君。韃靼許不要求納貢不入君境。遣使至君國者隨從不得過百人。此事余以爲不如勿言之爲愈。蓋君既無望於常使少數戰勝多數之天助，又無望於利害共同之其他諸國王之人助，而欲於此種屈辱條件之下保全國土身家，洵可耻也。一教皇歷舉必須拒絕此種提議之道德名譽宗教規條。且曰：縱就現實利害言，亦不應接受此種提議。蓋韃靼無誠意，觀其以前對於其他民族故設陷穽之例，可以爲鑑。民族之受災乃因天罰其罪，不如以熱烈信心避免天罰。至若匈牙利王所請遣弩手千人往援一事，教座未能報命，教皇以爲付與贖宥，視同十字軍，蓋爲一種最大之援助云。見 Odor. Raynaldus 一二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下，此書作於一二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時歐洲恐蒙古兵之復至，常在驚懼之中。教皇阿荔散德四世曾命基督教民籌備戰守。其於一二六〇年致波兒朶 (Bordeaux) 大主教書，勵其聯合一切基督教國之兵力，謂非一國之力所能抗。設有與韃靼聯合者，應以重罪懲之。顧在是時禍患未迫，法國僅命於每月之第一星期五舉行遊行祈禱齋戒佈施等事而已。見 Martenne & Durand, Veler. Scriptor. et monumentor. amplissima collectio, Parisis, 1724, in-f. t. VII, p. 168, 170.

同年初，教皇致書於法蘭西王，言韃靼已據西利亞諸要城，帕勒思丁 (Palestina) 之基督教民有被侵之虞。於是法蘭西王魯意九世 (Louis IX) 集國中諸藩主及教長於巴黎，命爲遊行及祈禱，禁止奢侈饕餮。見 Guillaume de Nangis 撰

聖魯意年曆
二四七頁。

次年，阿荔散德四世於復活節中集宗教大會於羅馬，聞韃靼西侵之警報，遂將大會改期。已而又聞侵入匈牙利

利之韃靼兵，爲國王別刺所敗，損失五萬二千人而去。見 Harduinus, Acta Conciliorum, Parisiis, 1714, t. VII, p. 549-7 此處所言一二六一年匈牙利被侵及韃靼失利之事，必是一種謠傳。蓋匈牙利古史家未見著錄，僅有 George Pray 復又於六月終開會，聚議保衛基督教國家抵禦韃靼之事。教皇致書於諸國國王，勵其籌謀軍備，並激勵集於十字軍麾下之民族，共驅基督教之敵。

一二六五年，匈牙利王別刺以韃靼將侵入匈牙利波蘭二國，因求援於教皇克烈門（Clement）。教皇命在此二國及隣近之日耳曼諸地，組織十字軍以抗。見 Odor Raynaldus 已而敵兵未出，乃止。晚至一二八五年時，庫蠻人叛

匈牙利王刺的思刺思（Ladislas）招致蒙古兵，蒙古兵始侵入匈牙利，進至帛思忒，飽載而去。見 Schwandt, Script. rer. Hung. t. I, p. 151.

波蘭則屢爲韃靼所殘破。一二五九年，韃靼兵入立陶宛，其未能逃匿於山林沼澤之居民皆被屠戮。已而韃靼兵併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攻入波蘭。焚桑朶米兒城，圍其堡，時城民及附近鄉民皆避兵堡中。統率幹羅思軍者，伽里赤王荅尼勒之弟瓦西勒可（Vassilko）及王子烈雍（Léon）也。諭堡將降，可保堡中人不死，堡將信其言，率堡中貴人赴蒙古主將前納款。當其跪伏請命之時，蒙古兵執而褫其衣殺之。旋大呼入堡，乘其不備，盡殺男子，沒入婦女爲奴婢。及殺戮既厭，遂驅餘民入維思禿刺河，焚堡而去。進取克刺可洼，焚其城，時博勒思老已逃匈牙利矣。蒙古兵殘破所過之地，進至幹彭境內之比脫木（Bythorn）城，始飽載鹵獲而還。幹羅思計自出兵至是共有三月。嗣後屢合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侵入波蘭，其行爲殘忍，與以前諸役同。見 Cromerus, Rer. Polonicar, lib. X.

幹羅思之情形則較波蘭匈牙利尤爲不幸。殘破之後，復受蒙古人之統治者二百餘年。其大公與諸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時朮赤之後裔君臨之地在裏海黑海之北，建都於窩勒伽水上之撒萊（Seraï）。幹羅思諸王常須入

朝大汗廷，設有內爭，須由蒙古汗決之。欲得直者，必須奉以厚賂。每次大公死，欲襲位者必須邀寵於拔都之後人。蒙古汗不特時常自由處分其國土，且常自由處分其生命。諸王入謁蒙古汗時，必須遵其禮節，折辱無所不至。蒙古置長官於幹羅思諸州，專橫貪婪，民不聊生。每有汗使至幹羅思大公所，大公必出城跪迎使者。獻馬、氈、陳貂皮於使者足下，使者高聲宣讀汗敕，大公須跪聆之。見哈藍新幹羅思帝國史第四第五及第六册——Cireus, Silesiae Annales, p. 67. 幹羅思人各納皮革於蒙古以當身稅。其不能納者，則沒入其人爲奴婢。見迦兒賓行記第七則。

蒙古統治幹羅思迄於十五世紀末年。朮赤諸後王因奪位常起內訌，撒萊城諸汗之威權因以日減。幹羅思諸大公後建都於莫斯科注者，歷併諸國，其勢日強。始而不納貢於蒙古汗，繼而奪併其疆域。

蒙古統治幹羅思之初年，似會斥地北方，抵於珀兒米亞 (Permie) 之地。那威 (Norvège) 國王豁堪二世 (Hocan II)，君臨其國始一二一七迄一二六三年者也。當其在位之時，有不少珀兒米亞人因逃韃靼之殘害而徙那威。那威國王曾使之歸依基督教，並以馬郎格兒 (Malanger) 灣一帶之地授之云。見Thormod. Torfoeus撰那威國史一七一一年刊第

第四章 貴由時代

皇后禿刺乞納之監國——耶律楚材之死——貴由之被推戴——其在位時之措施——其死——教皇因那曾遣派傳教師往使蒙
古——教士普蘭迦兒賓之赴薩爾地城——教士安塞勒木之赴波斯——聖魯意之遣安德烈隆主麥勒往使薩爾地城

窩闊台死，斡耳朵附近通道皆命人監守，不許人外出。分遣驛使馳赴各地，勒令在道旅客止於所至之地。先是窩闊台鍾愛其第三子闊出，欲以位傳之。不意一二三六年闊出歿於湖廣軍中，遂移愛於闊出長子失烈門（*Schir-rahman*），養之宮中，欲使之承大位。惟皇后禿刺乞納則欲立其長子貴由。貴由以一二〇六年生，常從宗王按赤帶伐金，擄其親王而歸。見元史譯文二九八頁。又從拔都西征，一二四一年一月，窩闊台命其率所部班師東還，貴由在道得父死訊。

皇后禿刺乞納以皇帝凶問赴告諸宗王及諸統將等，並召其齊赴窩闊台之斡耳朵，推戴新君。大會未開以前，察合台及諸王等共請皇后攝政。禿刺乞納者，始爲兀洼思蔑兒乞部部长塔亦兒兀孫（*Tai-Oussouh*）之妻，成吉思汗平此部，共其夫被擒。成吉思汗以禿刺乞納賜其子窩闊台，遂爲窩闊台妻。

攝政皇后開始罷丞相鎮海（*Tchingcai*）職，鎮海者，畏吾兒人也。鈞案西書或以也里可溫與畏吾兒混而爲一。如其以迭屑（*Tshen*）與畏吾兒混稱之例，致有此誤。蓋鎮海實爲窩闊台在位時爲丞相，兼記錄皇帝之逐日言行。見史集——察合台亦用漢人一此中克烈部人，而奉基督教也。

國君主之起居注職，其起源甚古也。

先是有回教徒名奧都刺合蠻 (Abd-our-Rahman) 者，經商而至蒙古，因得禿剌乞納信任。窩闊台在位之末年，曾建議撲買中原課稅。耶律楚材先定其額為五十萬兩，取河南後，歲有增羨，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一二三九年，與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言不難增至五百萬兩，其奈民不堪命，何因極力辨諫，聲色俱厲。窩闊台曰：「爾欲搏鬪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一見馮秉正書綱目譯文二八頁皇后攝政時，仍命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所，撲買中原銀課如故，專事聚斂。楚材憤悵成疾，以一二四四年六月歿於哈刺和林，年五十五歲。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中國史官曰：「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窩闊台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後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見馮秉正書二二九頁綱目譯文二九二至二九五頁波斯史家之記載，窩闊台死後，奪牙刺注赤官，耶律楚材亦被罷。楚材歿於一二四四年，牙刺注赤後在蒙哥即位之初尙存。蒙哥復命其行省事於中原，牙刺注赤為回教徒，有一子名馬思忽惕伯，於察合台及其後王時代，管理突厥斯單河中兩地。耶律楚材則為契丹人，奉儒教或佛教，曾隨屈成吉思汗至波斯。牙刺注赤亦隨行，曾被任為哥疾寧長官。觀中西記載歧互之點，吾人不知何所適從，然其所指者，要必為同一人無疑。

牙刺注赤子馬思忽惕伯，為突厥斯單河中長官，懼被逮，逃依宗王拔都。皇后遣阿兒渾 (Argoun) 赴波斯，逮其長官闊兒吉思 (Kourgenuz) 入朝，鞫問其罪，蓋皇后與闊兒吉思有舊怨也。闊兒吉思被逮後，即命阿兒渾代其

職。先是蒙古兵破波斯之徒思城，掠一婦女名法廸馬（Fathma）而還，得皇后寵，所言必從。窩闊台時代重臣數人之被黜，或謂皆此回教婦人讒構所致。

窩闊台死後未久，其叔帖木格幹赤斤謀取大位，曾舉兵進迫皇帝之幹耳朵。秃剌乞納遣人以好言詰其率領衆多隨從來見「其女」之故，並遣幹赤斤子在朝者往謁其父。時貴由已抵其葉密立河之封地，幹赤斤乃變計，引兵歸。使人告皇后曰：我來弔汝夫喪，非有他也。

招集大會之所，定在闊哈（Guega）湖畔，元史譯文謂在遼闊達巴（Datar-daba）之地。窩闊台駐夏之所也。晚至一二四六年春，大

會始開。延期之故，乃因拔都託故不至，拔都與皇后及貴由有嫌，遂托病足不赴大會。顧拔都爲諸宗王之長，其他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皇后屢遣使促之，拔都雖許赴會，終托詞不至。大會遂不待其至而舉行。時亞洲諸王畢至，其赴鞑靼地域中心之諸道途，行人絡繹不絕。諸宗王各率所部將卒來會，其至選舉大會之地者，有幹赤斤及其諸子八十人，拖雷之寡婦及其諸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之諸後王，及所部諸那顏統將等。中原之軍民長官，波斯長官阿兒渾，突厥斯單河中長官馬思忽惕，及此二行省中之諸藩王貴人，魯木之塞勒朮克朝算端魯克那丁（Ro-ku-ud-Din），幹羅思大公安牙羅思老（Yaroslav），爭奪谷兒只王位之二王大維德（David），二王同名阿勒波（Alep）王弟，報達哈里發之使臣，阿刺木忒（Alamout）亦思馬因派（Ismailiyen）之鈞案即元史之木刺夷之使臣，毛夕里法兒思起兒漫三國之使臣，皆奉厚幣而入朝。其處此以亞洲華麗而顯耀之諸使臣中者，尙有以樸素著之歐洲修士二人，是蓋教皇遣赴鞑靼地域傳佈宗教並勸止殺戮之傳道師也。開會之地曰昔刺幹耳朵。置毳帳二千，僅敷諸王貴

人使者居留之用。商賈多自亞洲各地齎其貴重出產來此貿易。帝帳周圍聚集臣民無數，糧食之價因以大增。見世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一茲二番列舉來赴大會之人衆中，著錄有富源(Franc)使臣二人，所指者必爲教皇遣派之二傳道師。

諸宗王統將等聚會於一大帳中。帳可容二千人，周圍繞以畫欄，帳開二門：一門爲禁門，供君主之出入者，無人守之，似以無人敢由此門出入也。別一門以執弓刀之衛士守之，蒞會人員議事至日中，逾午則放飲酒與馬湏。所服之衣每日易其色。貴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別敬禮。每出帳，即有人爲之作歌，執旄者傾下其旄以致敬。選舉之時，皇后與蒞會人員羣赴距離昔刺斡耳朶三四程地之金斡耳朶中，蓋帳柱貼金箔而釘金釘，故以名也。見 Yencent's

四三三章第三十一卷第三〇及第三一章所引迦兒寶行記。諸宗王諸部長諸統將等共議推戴新君，首先決定選窩闊台之後人承大位，失烈門

雖爲其祖父所指定繼承大位之人，然因攝政皇后主張以貴由嗣位，遂以失烈門尙未成年，共推貴由爲大汗。貴由既受推戴，乃依俗以大位歷讓諸王，而以己病爲辭。如是讓久之，始從大會之請，惟附以條件，須以大位傳之其後人。於是蒞會者簽署此文約曰：「汝後人雖僅存一塊肉，置之草中脂內，而狗牛不取者，吾曹決不奉他人爲汗。」誓畢，

脫帽解帶，奉貴由坐金座上，共以汗號上之。(一二四六年八月)蒞會人員對新君九拜，其在帳外之藩王及使臣等，以及平野之民衆，皆同時跪拜稱賀。貴由受臣民朝賀畢，率諸宗王諸統將等出帳對太陽三拜，拜已，設宴。皇帝坐

寶座，諸王坐於右，諸妃主坐於左。所食者盡肉食，所飲者酒與馬湏。宴時作樂，偕以戰歌，歡宴至夜半。十三世紀之

古新君即位典禮，而其事未見波斯史家著錄者，教士 Simon de Saint-Quentin 於一二四七年赴波斯蒙古將拜住(Baiton)營，曾記錄貴由汗即位事。謂其當選後，諸蒙古貴人將此汗夫婦二人坐於氈上，高舉而歡呼之曰帝后。(見迦兒寶行記第九章)此教士足跡未至蒙古，其所記之事或因得自傳聞，未足信也。然身親即位典禮之人，所言亦同。阿美尼亞都王海屯(Chalon)所撰東方史(第十六章二七頁)云：「七國

之首領貴人集其臣民，命其宣誓，效忠於成吉思。誓畢，置座於中，覆黑布於地，坐新君於上，七國首領共舉之，而歡呼之曰：皇帝，或第一汗。已而跪拜於其前，用黑布載新君於寶座上。蓋為體朝之舊俗，雖侵略多國而獲有財寶無數，（蓋其完全據有亞洲之地而抵於匈牙利邊境），仍不變其俗。我曾參加此種典禮二次也。如是宴樂七日。貴由然後取其父所藏之金銀財帛，命拖雷之寡婦莎兒合黑帖泥（Siourcouetehi）散之衆人，視其位之高下而俵散之。先及諸王妃主，次及諸

臣諸那顏諸將校等，終及諸藩王及其隨從諸人。新帝欲其施賞超過其父之舊賜，購入商貨七萬巴里失。其左右以物多難載運，勸其藏之哈刺和林庫中，貴由曰：「不必藏貯，可散之衆人。」於是不特士卒有賞，凡蒞會之人皆有所賜。先賞右手及左手諸部衆，賞賜之厚，雖童稚亦有所得。繼賞外國人，至於僮僕，皆有所獲。頒賞之後，餘物尙多，復又頒賞一次，仍未能罄，貴由命人競取之。迦兒賓云，距帝帳不遠有一山岡，岡上有五百餘車，滿載金銀絹帛，皇帝與王公分取以贈其所喜之人。（第十二章）

新汗即位後之第一事，即追問宗王幹赤斤稱兵事。顧此事難於公開，乃命蒙哥幹兒荅二王按問之，歸罪於幹赤斤之官屬數人，殺之。

皇后攝政四年有餘，諸王等遣使奉教令四出，為無厭之徵求，並濫為豁免賦稅。至是貴由嚴責之，取消一切豁免之令。莎兒合黑帖泥及其諸子獨不效尤，故汗獎之，命諸王妃主奉以為法。同時追認窩闊台之一切詔令，並簽署其父在位時所頒行之一切文狀。

察合台之將死也，以國傳其孫哈刺旭烈兀（Cara-Houlagou），哈刺旭烈兀者，歿於范延城下之木阿禿干之子也。新帝獨厚察合台子也速蒙哥（Yissou-Mongoo），以為孫不應先子而嗣位，乃廢哈刺旭烈兀，而册命也速蒙哥嗣父位。貴由仍繼續對宋用兵，命速不台察罕二將率軍南侵，別遣軍往討高麗。一二四七年八月，遣宴只吉帶

(Ilchikadai) 率一軍西戍波斯，由諸王於所部中每十人簽發二人以從。命宴只吉帶總統波斯之一切蒙古軍，並就地於十人中調發二人以益之。谷兒只魯木，毛夕里，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悉歸其管轄。以上諸國之貢賦，獨由其徵收。皇帝曾有西征之言，宴只吉帶此軍蓋爲其前鋒也。迦兒賓亦云貴由有四征之意。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六章。仍命阿兒渾治波斯，馬思忽惕治突厥斯單河中，並賜獅頭牌子。鈞案蓋虎符之誤，改修元史者多據西書改爲獅符，非是。此二長官所任用之諸長吏，並守原職，亦賜牌符。其地有數國國王受冊命繼續君臨其國。殺奧都刺合蠻，仍以馬合木牙刺注赤綜理中原財賦。起復鎮海仍爲丞相。

小亞細亞塞勒朮克朝之國（魯木），新稱藩於蒙古，其算端也速丁（Yzz-ud-din Kei-Kavouss）遣其

弟魯克那丁（Rokn-ud-din Kilidj-Arsalan）入朝新君。帝寵魯克那丁，遂廢其兄，而冊封之爲魯木算端。見世

略者傳第一冊一史集。

谷兒只有二王，皆名大維德。其一爲前王刺沙（George Lascas）之私生子，別一人爲刺沙妹繼承兄位之女

王魯速丹（Rhouzoudan）之子，因爭位，並入朝求冊封。貴由乃分谷兒只爲二國，前一王治哈兒特里（Kharti），

後一王治亦米萊忒（Imirette），惟魯速丹子須稱藩於刺沙子。見Saint-Martin撰阿美尼亞記第一冊三八五頁。又第二冊二九四頁，一史集。西里

西亞（Cilicie）之阿美尼亞王海屯一世（Hethon I）亦遣其弟三帕德（Sempad）奉重幣入朝新主。哈里發

遣其大斡事官法合魯丁（Fakr-ud-din）入朝，貴由以屯戍波斯之蒙古將有訴此教主之罪者，付聲罪詔書於使者，而遣之歸。亦思馬因派教主之使者所受折辱尤甚，其所齋還詔書之詞尤爲嚴烈。大事既決，大會遂散。諸王各

返封地，預備新近決定之遠征。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史集。

其參列推戴貴由大會之歐洲修士二人，蓋爲弗朗西士派 (Franciscain) 之修士普蘭迦兒賓 (Jean de Plan Carpin) 及本篤 (Benoit) 也。先是一二四五年之黎雍宗教大會，決定遣派傳教師往使韃靼，勸其勿嗜殺戮，並皈依基督之教。教皇因那會四世遂致書於巴黎朵密尼迦派 (Dominicain) 之道長，命其於本派教士中選數人往使韃靼。道長集諸教士，宣讀教皇書，諸教士感極而泣，爭求派往。其被選派者教士四人：曰安塞勒木 (Anselme de Lombardie)，曰西孟 (Simon de Saint-Quentin)，曰阿勒別里克 (Albéric)，曰阿荔散德 (Alexandre)，共赴教皇所，齋教皇書赴波斯，謁蒙古將拜住。別有弗朗西士派教士三人，波蘭人本篤，葡萄牙人羅郎 (Laurent)，及普蘭迦兒賓，則奉派往使韃靼。茲二派皆行乞派，自創立至是約五十年，其目的乃在傳佈福音於異教徒之中也。見 Lucas Waddingus, Annales Minorum 第一册六四一頁，一教會年曆第二册二五八及三九三頁。

茲二使團於一二四六年出發，弗朗西士派之教士經行李海迷，昔烈西亞，波蘭等國，而抵連西思克。聞謁蒙古首領者，必須先奉餽品，願諸教士等特佈施爲生，無物可獻。孔刺德公夫婦，連西思克主教，及波蘭之貴族等，乃以皮革贈之，俾其成行。諸教士等遂赴乞瓦。復由此行，六日而抵的涅培兒河，畔蒙古軍之前哨，謁守邊之蒙古宗王。其地無人能譯拉丁文，戍將遂送之至拔都帳。諸教士等發足於齋節之第一日曜日，每日易馬四五次，急馳三十九日，抵窩勒伽河，畔之拔都帳，息於遠距汗帳一程之帳中。拔都之執事官詢其齋有何物來跪獻其主？諸教士答曰：「教皇不能必其使者抵於奉使地，故未以餽品至。且道途艱難危險，勢亦有所不能，然諸教士本人有私物獻蒙古汗。」蒙

古官詢其來意後，引之赴拔都帳。先率之踰兩火間，祓除不祥。火旁植二矛，矛上懸繩，繩上繫布片，凡人畜衣物必須經過其下，同時有兩婦在兩旁誦咒灑水。諸教士等至帳前，蒙古官命其三屈左膝，勿觸門闕。及入帳，見拔都坐高台上，妃一人隨侍於側。諸宗室官吏等坐於帳之中央，位卑者則在諸人之後，列坐地下，男右女左。傳教師等跪致詞畢，呈所齋書，請譯人譯之。拔都命位之於帳左。緣帳右爲大汗使者列坐之處也。此帳甚廣闊，以細布製之，蓋得之於匈牙利王者。帳中有桌上陳金銀盞，滿盛種種酒。拔都每飲，則有人作樂唱歌。見 Vincent. Spectr. Hist. 引迦兒實行記。

教皇致韃靼王及其國民諸書，係作於一二四五年三月者。其一書說明基督教之要義，歷言上帝之子爲人類所爲之贖宥，其復活，及其昇天，在此世指定一代理人，命其挽救人心，執掌天堂鎖鑰等事。續言教皇忝爲此代理人之繼承人，既欲拯救韃靼國王及其國民，苦不能親至其地，特命教士羅郎等奉書代往，俾其說明基督教義云云。別一書云：「主宰爲永遠平和計，曾仿天使之例，在人類間，甚至在無理智之動物間，與夫宇宙之元素間，設定一種關係而聯合之。乃聞君等侵入無數基督教國，殘破其地，居民無問男女老少悉遭屠戮，破裂一切天然關係，此足使吾人驚愕者也。吾人今欲恪遵上帝建設平和之例，欲使一切人類畏懼上帝，共同聯合，特對君所請勸勵，勿再攻擊基督教民，悔禍敬天，用息天怒。上帝對於驕傲之人，固偶遺其罰，第若其人不悔過向善，上帝終必於此世罰其罪，而在彼世更留有較重之罰以待之也。」書末請其善待齋書之教士，並信其代表教皇所傳之言。最後教皇請韃靼人告以攻滅諸國之意何在，而其將來之計畫若何。見教會年曆第二册三二一頁。

此書經譯人譯爲蒙古，幹羅思，阿刺壁等語。越數日，拔都命教皇使者前赴選舉新汗之地，並勸其遣回從者數

人，諸教士許之，乃以呈教皇書付西還者。然西還之人皆被留於幹羅思境上，後至諸教士等西還時，始被放行。

普蘭迦兒賓等於復活節日偕薩韃伴使二人自拔都所出發，曾奉疾行之命，俾能於選舉之前行抵大會所在。

七月二十二日抵大幹耳朶，計自入的涅培兒河蒙古轄境至是，約五閱月矣。迦兒賓（一行記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三章）云：「吾人含淚首途，蓋吾人已爲行將就死也。吾人身體疲弱，幾難乘馬。在齊節中所食者，僅鹽水所煮之粟米，所飲者，雪水而已。」此傳教師聽有蒙古人之若干殘酷事。有幹羅思公爵名米開勒（Michele）者，往朝拔都，人導之至兩火間，命其跪拜成吉思汗遺像，米開勒答曰，跪拜於拔都及其親屬之前，固所願也。惟所奉宗教不許禮拜死者之像。人固勸其拜，米開勒仍拒不從。拔都乃命幹羅思大公牙羅思老之子告之曰：「不從命者死。」米開勒仍不爲所動，拔都乃命衛士一人以足踢其腹，以至於死。此事並見哈藍新幹羅思史第四冊三四頁著錄。此米開勒蓋爲扯兒尼果（Tchernigow）王，於一二四六年奉命往朝拔都，曾借其隨從之貴族一人名哥多者同被害，後此二人同受聖者之號。一迦兒賓（第三十一卷第六章）又云：「吾人在拔都轄境時，有名安德烈（Andrie）者，幹羅思之撒兒弗格勒（Sarvoyle）公爵也。有人訴其取薩韃馬售之別地，其事雖未證明，然被處死。死者之妻與弟聞訊奔赴拔都所，求其勿奪其國，拔都命此叔嫂二人依薩韃俗成婚。嫂答曰，此事背教，寧死不從，然薩韃人強配之。」一迦兒賓（第三十一卷第五章）又云：「薩韃人屬甚，震視諸國王。吾人曾見幹羅思大公，谷兒只王子，及不少算端國王等，皆不爲所禮。一尋常薩韃人位雖卑，常列於外國王侯之前。」一迦兒賓（第三十六章）又云：「幹羅思大公牙羅思老於赴皇太后宴後，忽暴死。七日後，尸身現青斑，其爲被毒無疑。」八月終，諸教士偕數國君主及使臣入覲，由時在其即位後數日也。丞相鎮海高聲唱入覲者名，諸人屈左膝四次。入覲前有人遍搜其身，恐其藏有兵刃也。命其入門時勿觸門闕。覲見諸人各以貢品獻，要以絹帛絲帶金帶貴重皮革爲多，兼有馬騾，僅諸教士等無物可獻。

入覲後，皇帝命鎮海轉告諸教士，命其筆述其奉使之目的。蒙古汗答教皇書前，曾詢諸教士，教皇處有無一人解蒙古，幹羅思，阿刺壁等語，諸教士答言無之。後數日，（十一月十一日）合答（Cadac）鎮海八刺（Bela）偕書記數人同赴諸教士所，爲譯蒙古汗答教皇書，諸教士以拉丁文錄其詞。蒙古官吏逐字解釋，俾其不誤，然後以汗答

書付之。書上鈐汗印，附以阿刺壁語譯文。此答書之內容，吾人不知。（鈞案此書現在教廷檔案中發現，繫經伯希和刊布）顧蒙古人自疑為世界之主，其視外國之使臣皆為朝貢之使臣。蒙古與外國之關係，僅有上邦與藩國之關係，則貴由答書之內容，必係命其稱臣納貢等語也。越二日，諸教士入覲皇太后，皇太后各賜以狐裘一襲。

是年十一月，諸教士等離帝所。諸教士等留居帝所時，常苦饑，幾至餓斃。蓋人所給之四日糧，不足供一日食。市場過遠，不能往購。幸有貴由汗所有一幹羅思金器匠人名Cone者，

頗得汗信任，常以糧濟之。（參照迦兒賓行記第三章）晚至次年五月杪，始抵拔都所。（一二四七年）索答書於拔都，拔都言除皇帝答

書外無他語。諸教士等遂西還返命教皇。見 Venerabili Speculum Historiale 第三一卷第十九至第二十五章，又第

密尼迦派修士西孟，蓋為歐洲最初詳記蒙古人之事者。普蘭迦兒賓（Jean de Planocarpio, Planocarpino）者，初為撒克森（Saxe）教正，嗣為日耳曼教長。曾傳佈其派之說於學海迷匈牙利那威峇赤亞（Dacie）羅蘭

（Lorraine）等地。並於一二二五年奉使至西班牙，及還自蒙古，教皇因那曾四世待之甚厚。留之教廷三月，命之為安迪哇里（Andivari）主教。

教士安塞勒木等奉使屯駐地較近之韃靼軍者，齋教皇致蒙古將勸誠勿再殘破基督教國並懺悔前此過惡

書，於一二四七年抵波斯蒙古戍將拜住營。據教士西孟之記錄，此營在西田思（Ortens）堡附近，距聖讓峇克

脫讓諸教士等請謁拜住，面致教皇書。拜住營之將校詢其自何方來，答曰：「奉教皇使命而至此。」復問教皇為何

人，答曰：「基督教徒視為卓出一切人類之上而敬事之若父若君者。」蒙古將校聞言甚怒，責之曰：「汝主未聞

汗為天子，而拜住那顏為其輔將歟？其名應舉世皆聞也。」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實不詳何人為汗，亦未悉拜住之

名。僅聞東方有國名曰韃靼，曾征服不少國土，殺戮不少人民。教皇脫聞汗與輔將之名，必載之於書也。今教皇悲傷

殺戮之衆，特遣彼等赴最近之韃靼營，勸其統將及諸士卒痛悔前之罪惡，勿再殺戮。尤盼勿害基督教徒，其言具詳

所齋書中。」

拜住之將校及譯人入見拜住，轉達安塞勒木之言，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教皇以何餽儀來獻？安塞勒木答曰：「未攜何物，蓋教皇不特不以物餽人，且不受基督教徒及異教徒之供獻也。」蒙古將校復入帳，又出語諸教士曰：「汝曹欲空手謁我主，此前例之所無者也。」安塞勒木曰：「設若不能入見，則請以所致書轉呈主將。」

蒙古將校復入請命，此曹每次出見，輒易衣一次。既而出言，如欲親呈教皇書於那顏拜住，必須見之三拜，如覲見天子之禮。諸教士等以爲若行此禮，恐其視爲教皇及教會臣服蒙古帝之證，而爲亞洲教會諸敵人所訕笑，因拒不允。曰：「願以禮謁主將，然其禮應如謁教皇同。若強其屈遵蒙古禮，寧死不從。」教士等且言，拒之者非因倨傲。第若那顏拜住及其將校歸依基督之教，彼等不特願跪見，且願吻其足。蒙古將校聞言怒曰：「汝曹欲我輩爲基督教徒，爲犬如汝曹及汝曹之教皇歟？」憤憤而去，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汝曹謁見教皇之禮若何？安塞勒木遂稍揭其頭巾，微俯其首。蒙古人又問曰：「崇拜上帝之禮又若何？」安塞勒木答曰：「爲禮甚多，有俯伏者，有長跪者，並有用其他禮節者。」蒙古將校突曰：「汝曹既崇拜木石，則不應拒以此禮謁見那顏拜住。況天子有命，禮拜住者，應如禮帝之禮同也。」安塞勒木駭曰：「基督教徒所崇拜之木石，蓋此木石代表神靈，而蒙古主將不得以此自擬也。」

蒙古將校復去，已而又出語諸教士，可齋教皇書往呈大汗，瞻其威嚴，以便歸報汝主。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從未聞大汗之名，僅命彼等赴最近韃靼營。若允受書，則以書付，否則將持書還。」蒙古將校曰：「汝曹敢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汝曹之顏何厚！孰聞教皇所轄之國土有同奉天承運之天子者歟？孰聞教皇威名廣擴於全土，自東方西達地中海黑海，使人敬畏，有如天子者歟？然則威德超乎教皇及衆人之上者，蓋爲大汗也。」安塞勒木答曰：「我輩

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者，蓋因上帝以迄於世紀末日教會之威權委付聖彼德 (Saint-Pierre) 及其諸繼承人也。」
諸教士等復反復爲之解釋此義，蒙古將校怒叱之，不使畢其說。

諸將校入而復出，索教皇書，安塞勒木以書付之。已而諸將校又出，命諸教士等翻譯爲波斯文，四教士等遂偕拜住之譯人書記等共譯教皇書爲波斯語，復又從波斯語轉爲蒙古語，以呈拜住。

諸將校已而偕大汗之書記一人出，聞其人爲要人，將赴大汗廷。其人命諸教士推舉二人隨之往覲皇帝，奉呈教皇書。安塞勒木仍執前詞，拒不允。

如是辯論終日，毫無要領。日暮，諸教士等終日未得食，遂還所居帳，其帳距拜住營有一英里。越四日，復赴營索答書，營中無應者。日日赴營，如是九星期。時在六七月間，終日曝於烈日下，拜住將卒無近而與之言者。教士西孟云：

「薩人視諸傳教師卑賤如狗。拜住怒其言直率，欲殺之者三次，而未果行。」拜住者，蒙古亦速惕部人，殘破將裨兒馬罕軍而至波斯，初爲千戶，後擢爲萬戶，征服魯木國者卽斯人也。一史集蒙古亦速惕部條。

至七月二十五日，諸教士始得拜住復教皇書，其文若曰：

「那顏拜住奉聖汗命諭汝教皇：汝使者齋書來，惟其言詞倨傲，不知汝命之作如是言，抑其自作如是言？來書謂吾曹殺戮過重，殊不知吾人奉天之命，與大地全土主人之詔敕。凡來降者，仍保其水與陸，暨其資財，而以其兵力獻於大地全土之主，其敢抗拒者則滅之。茲特諭汝教皇，脫欲保汝之水與陸暨汝之資財，必須親自來營納款，並入朝大地全土之主，否則其結果僅有天帝知之。茲遣使臣愛別吉 (Aybeg) 薛兒吉思 (Sargis) 二人使汝國，汝來朝

與否，爲友爲敵，可速自決，遣使來告。七月二十日作於西田思。」

拜住並付以成吉思汗諭降諸國文。其文略謂降者可保，拒者滅之。見 Vincent, Speculum Historiale 第三十一卷第四十至第五十二章所引教士四孟行

記，那顏拜住之名在此行記中寫作 Bayanduroy。教士安塞勒木一名安塞隣 (Anselin) 或阿涉隣 (Ascelin) 者，借其同伴留波斯約有一年，後還至教廷，計奉使於外者共有三年七閱月矣。最初奉使人數僅有四人，後有采密尼迦派教士二人在中途加入，其一人爲安德烈烈隆主參勒 (André de Lonjumeau)，其一人爲吉沙兒 (Guichard de Cremona)。前一入傳道東方有年，後一人則在梯弗利思加入。

貴由卽位後二月，其母后禿刺乞納死。時與法迪瑪爲敵者甚衆，見其失勢遂合謀傾之。有撒麻耳干之回教徒名失烈 (Schire) 者，訴其以巫蠱之術謀害皇弟闊端。時闊端已得疾，因遣人以其事告貴由，脫有不諱，則請殺法迪瑪。已而闊端死，鎮海追述闊端遺言，貴由乃令人鞠問法迪瑪之罪，拷掠使之自承。縱其全身諸竅，裹以氈，投之河中。法迪瑪之黨並處死。其後未久，別有人訴失烈以巫蠱術謀害貴由之子火者幹兀立 (Khodja-Ogoul)，亦共其妻子被處死刑。

一二四八年春，貴由欲赴葉密立河畔其自領地中養疾。在道見民舍，悉賜金帛。時拖雷妃莎兒合黑帖泥以拔都未入朝，疑貴由西巡有圖之之意，密遣人告拔都，囑自爲備。是年四月，貴由行至距畏吾兒都城別失八里七日程之地，病甚，遂死於道，壽四十有三歲。

貴由爲人莊重嚴肅。其在位時之惟一新政，則將皇后攝政時諸王干政之事悉爲禁斷。惟患關節炎之疾已深，且好酒色，遂致大漸。其在位時常因病不理政務，而委之於其親信大臣合荅鎮海二人，皆基督教徒也。合荅爲貴由傳，曾以其所奉教義授貴由，由是基督教徒特受優待。其自小亞細亞，西利亞，報達，阿速，幹羅思等地來集於汗廷之

修士爲數甚衆。汗之御醫亦爲同教之人，故基督教徒在朝頗得勢。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一頁。史集迦兒賓曾見汗帳側有一禮拜堂，逐日舉行聖禮。並謂貴由給與基督教徒俸資，似貴由有奉教之意。見迦兒賓行記第十一章，據云，貴由當選時，其年在四十至四十五歲間，身長不逾中人，爲人頗賢明有智，態度亦甚莊重。故史家刺失德謂回教徒處此汗在位時代頗受折辱云。

貴由印璽之文若曰：「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貴由汗，奉天帝命而爲一切人類之皇帝。」見 Vincent 書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四章引迦兒賓行記。

貴由死後之二年，其皇后攝政時，聖魯意 (Saint-Louis) 鈞案即法蘭西國王魯意九世。曾遣使至韃靼地域。先是一二

四八年時，聖魯意師次失普勒 (Chypre) 島都城尼可西亞 (Nicosie) 將以兵入埃及。基督誕生節日，有二人名

大維德 (David) 馬兒可 (Marc) 者，自稱奉波斯之蒙古戍將宴只吉帶當時此名在諸行記中寫作 Erchalchay, Eraltay.之命，來謁法蘭

西王，呈宴只吉帶書，寫以波斯語。適有朶密尼迦派教士安德烈隆主麥勒，數年前曾至拜住營，因識大維德，聖魯意

遂命其譯來書爲拉丁文。其書首先祝頌魯意享國久遠，及基督教軍之戰勝回教徒。復次言其奉命至波斯，蓋爲解

除基督教徒之困厄，免其賦役，保其財產，與復其教堂，俾在大汗時代得以安心祈禱。書中稱法蘭西王爲「子」，請

其信奉書使者撒別丁大維德 (Sabbed-din David) 馬兒可二人之言。並謂大地之主對於拉丁希臘阿美尼亞諸思

脫里 (Nestorien) 雅各 (Jacobin) 諸派，未存歧視之心，蓋視崇拜十字者悉皆平等也。此書拉丁文譯文見 Vincent 書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一章

Guillaume de Nangis 之聖魯意年曆 (一九八頁) 有法文譯文，然多誤。

此書顯僞，然魯意九世未疑其僞。曾抄錄其文寄示王后不朗失 (Blanche) 並由教廷大使錄寄一份於教皇

因那會，緣當時基督教徒頗信韃靼之歸依基督教，而助其攻滅回教，故致有此輕信。先是成吉思汗侵略波斯大肆殺戮之時，東方之基督教徒已以韃靼信仰基督之教，且傳說此侵略家爲約翰（Jean）子亦思刺愛勒（Israel）之子而名大維德（David）。參照本書卷末之附錄三觀其殺戮回教徒，遂視之若基督教之保護者及援助者，因信其可以藉之脫其數百年來之羈束。十字軍亦同此幻想，所以魯意九世厚禮自稱爲宴只吉帶之使者，集諸大臣教廷大使及其他教會要人接見之。詢其來意，觀所謂使者之答詞，足見其僞。據云，大汗曾與宗王統將多人舉行洗禮，宴只吉帶亦爲受洗之一人。大汗命其往援基督教徒，侵略聖地，並解放耶路撒冷（Jerusalem）之縛束。比聞法蘭西王抵失普勒島，故特遣其來修好。且言宴只吉帶將於來春進圍報達，請法蘭西王同時進攻埃及，俾其不能進援哈里發。魯意聞言甚喜，決遣使者赴大汗所報聘。使者應先至宴只吉帶營。大維德曾授意，以爲贈蒙古帝最貴重之禮物，莫逾一種帳幕式之禮拜堂。魯意遂命人用紫布製之，上繡耶穌基督事蹟，若預示降生，受洗，被難，昇天，及聖靈降世等事。益以祭爵，聖經，飾品，及其他一切舉行聖禮之物，並以真正十字架之木材贈蒙古主及宴只吉帶。魯意在致此二人書中，激勵其履行奉教義務，以答天庥。教皇大使亦致書於大汗汗母及宴只吉帶等，略謂羅馬聖教會聞其皈依公教，甚喜，將列其於教會諸愛子之列。盼其維持正教，承認羅馬教會爲一切教會之母，承認其教主爲耶穌基督之代表人云云。奉使往蒙古者，爲朶密尼迦派教士三人：曰安德烈隆主麥勒，曰約翰（Jean），曰吉約木（Guillaume）。安德烈隆主麥勒，法國人，曾偕教士安塞勒木使拜住營。一二四九年二月十日，三教士偕大維德馬兒可攜書記二人王吏二人發足於尼可西亞。見 Luc d' Achery, Spicilegium 第三册六二六頁 — Jehan de Joinville 聖魯意史二九頁 — Guillaume de Nangis 聖魯意年曆二〇四頁 — Vincentius, Spec. Hist. 第三十一

卷第九
十章。

奉使之教士二人均案原文作二人取道河中而赴鞏鞏地域，未至以前，貴由已死。遂以所齎書物獻攝政皇后，所受待遇尙優。然其奉使之結果，實不副魯意。九世之期望。後於一二五一年西還報命，時魯意適在帕勒思丁建築凱撒里亞（Caesaree）堡壘也。當時蒙古視法蘭西國王之使者爲稱臣入貢之使臣，故其遣使偕此二朶密尼迦派教士西還時，所齎答法蘭西國王書，僅有命其稱臣納貢並入朝蒙古主等語，由是法蘭西國王頗悔其遣使之非云。見聖魯意史一

第五章 蒙哥時代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攝政——第一次大會之推戴蒙哥——帝位由窩闊台系移轉於拖雷系蒙哥之當選——窩闊台諸孫之反對——所謂陰謀之發現——黨於窩闊台系者之被懲罰——任命諸要職——創設佛教教主——定丁稅——莎兒合黑帖泥之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被害——窩闊台系諸王之遺囑及其部衆之被奪——逮治全國之黨於窩闊台系者——畏吾兒王之被殺——命皇弟忽烈領治漢地民戶——窩闊台死後對宋之用兵——遣軍往討高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後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貴由死後，在赴告諸王以前，祕喪不發。斷絕交通，留止行人。遣使者以凶問馳告莎兒合黑帖泥及宗王拔都。

先是拔都發自窩勒伽河畔，東迎貴由，行至距海押立七日程之阿刺塔黑 (Alactac) 山，聞赴告，乃託詞休養士馬，停駐其地。依舊俗請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Ogoul-Gaimisch) 攝政。斡兀立海迷失者，貴由諸妻位之最高者，而斡亦刺部長忽秃哈別吉之女也。同時拔都集大會於阿刺塔黑，窩闊台系諸王藉詞選舉大會應在蒙古故地舉行，皆拒不赴會，僅遣哈刺和林長官帖木兒 (Temour) 代表預議，命其附合拔都及諸王多數之決定。時大會中列席者要爲朮赤拖雷兩系諸王。札刺兒部之伊勒赤帶 (Tichidai) 首先提議曰：「前奉窩闊台即位時，已有成約，祇須此系尙存一塊肉，不奉成吉思汗族他系之王爲君。」宗王忽必烈曰：「此言誠是。汝輩首先違法，不從窩闊台遺命。按據成吉思汗法令，皇族有罪者，須經宗親會訊定讞，而後正其罪，乃汝輩違法而殺阿勒塔倫，成吉思汗之愛女

也。其一事也。窩闊台遺命失烈門嗣帝位，乃汝輩違命改立貴由，此又一事也。」

其不欲窩闊台後人嗣位者，皆執此二事爲詞。拔都與窩闊台系有舊怨，曾與沙兒合黑帖泥同謀推戴蒙哥。蒙哥者，沙兒合黑帖泥之長子，在軍中頗有勢權。

成吉思汗分部兵於子弟時，拖雷所得獨多，故其勢最強。君位有人時，諸軍固屬皇帝，然在缺位時，諸軍則仍奉其原屬之王爲主。皇帝無處分諸王所部軍隊之權。拖雷死後，皇帝窩闊台曾奪其所部雪你惕部衆千人，速勒都思部衆二千人，以付己子闊端，兩部將士曾訴之於拖雷寡婦及諸子，謂將面訴

於帝。莎兒合黑帖泥曰，汝輩所訴不爲無理，惟三千之數太微，於我諸子固無所損也，不可以此微事復帝聽。况且我輩皆屬可汗臣，而可汗爲我輩之共主也。諸將遂止。窩闊台聞之，頗德莎兒合黑帖泥史集。（見拖雷死後，所部兵分屬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Mogai）四子。諸王幼時，事皆決於其母。莎兒合黑帖泥

有才智，能收攬軍心，拔都與諸王等亦尊敬之。則推其一子承大位，其事較易。時窩闊台系諸後王皆幼弱，尙未得衆心。此系爭位者，除失烈門外，尙有貴由子火者斡兀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一史集。

忙哥撒兒（Manguasar）首先在大會中推戴蒙哥，以其智勇，曾從其父立功於中原，又從拔都立功於西域也。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二四七頁。然諸王則以拔都爲成吉思汗系諸王長，當立。拔都不可，諸王乃請其審擇一人，以備推戴；並立

文約，許對其所擇之人生異議。次日大會，拔都曰：「治此大國非才能出衆而熟悉成吉思汗法令者不可。」因推蒙哥。蒙哥遜讓數日，其弟末哥斡兀立（Mogai Ogout）鈞案斡兀立猶言子，蒙起而言曰：「吾人既已約定遵

從拔都之推戴，若蒙哥不能踐言，將來恐開惡例。」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乃定。蒞會諸人遂依俗奉蒙哥爲可汗，由拔都獻蓋。

大會約定於來年春在斡難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故地中重開大會俾受諸王及諸將等之全數推戴。開會以前，仍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監國。時皇后與其二子火者斡兀立腦忽 (Zagor) 共攝政務，專事徵求貨財。斡兀立海迷失嗜巫術，終日與珊蠻共處，政綱紊弛極矣。

火者腦忽聞大會之決議推戴蒙哥，大不悅。使告拔都曰：「會議不在成吉思汗故地，諸王亦未全集，義不能從。」拔都乃請其赴來春之新會，且曰：「蒞會諸王以國土廣大，特推舉一堪承此大任之人。今推舉已定，未能挽回也。」於是雙方使者往還，迄於年終，議尙未定。拔都乃命其兩弟別兒哥脫哈帖木兒將大軍衛蒙哥至怯綠連河畔，命於來年春莎兒合黑帖泥所召集之大會中，奉之承大位。及期，窩闊台系諸後王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 (Yeshu-Mongga) 以蒙哥之推戴不合法，而帝位應屬窩闊台後人，皆不蒞會。拔都及莎兒合黑帖泥數遣使往勸。拔都且言童稚不能治成吉思汗所遺之大國，仍不納。別兒哥待之一年，恐久延生變，請命於拔都。拔都乃命其立奉蒙哥即位，違者誅之。

如是兀赤拖雷兩系諸王及成吉思汗諸姪等諸王及右手諸王從突厥舊俗，其駐兵於中亞者，自稱曰左手，皆成吉思汗弟，其諸子封地皆在韃靼地域東邊，則名左手諸王是已。集會於所定之地。元史謂在闊帖兀阿蘭之地。對於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作最後之勸請。遣使赴斡兀立海迷失及其二子所，別遣使赴也速蒙哥所，告以諸王皆集，僅待其至。失烈門、火者、腦忽三王見其反對無效，許赴會，並示以期。及期而猶未至，乃不復待，命星者擇定即位之時日。

一二五一年七月一日，蒙哥時年四十三歲，蒙哥生於一二〇八年一月，幼時窩闊台撫以爲子，養之斡諸耳朶中。及拖雷死，始命歸藩邸。（元史譯文三〇三頁）諸

王等奉之卽位。諸王皆解帶置肩上，對之九拜，帝帳外戰士萬人亦隨之而拜。蒙哥命是日人皆休業息爭，宴樂終日，並使萬物皆同其樂。是日不許乘馬，禁以牲畜載物，禁殺牲爲食，禁漁獵，禁破土，不許擾動水之靜潔。

次日，蒙哥在廣帳中設大宴，諸王等坐於右，諸妃主等坐於左，皇弟七人立於前，諸將諸那顏等分行而立，忙哥撒兒居其首。文吏書記總管侍從官等則以孛勒海阿合(Bolghai Aca) 約案其人疑是名見本書第一卷第九章之孛勒海，而辯僞錄卷四著錄之博刺海，必爲一人無疑，阿合居首。諸將卒列坐帳外，大宴七日。與宴之人每日各易一色之衣。每日供食者馬牛三百頭，羊五千頭，供飲者酒湏兩千車。

方宴樂時，有騾夫克薛傑(Kichik)上變。謂以失騾出覓，道遇軍隊護車乘甚多而來。一車微損，御車有幼童，誤識克薛傑爲同伴，呼之使助修車。則見車載兵器甚多，問作何用，御童曰：「諸車皆同，問我奚爲？」益訝之。更詢他人，始知此軍隨失烈門腦忽禿忽(Cotouon)三王，以赴會爲名，將乘蒙哥及諸王酒醉除之。故於一日間急馳三日程地來告變。宴中諸人聞之，始而疑，克薛傑力言之，始信。諸王咸欲往覘之，因決遣諸將之長忙哥撒兒率二千騎往。時來衆距大會地二日程，忙哥撒兒黎明馳至其地，以軍圍之，自率百騎進至行帳前呼曰：「有人告變，謂來者意非善。脫其說非真，可速赴斡耳朵而自解，否則將強之往。」三王聞聲出帳，言今來朝賀蒙哥，原無他意。遂隨忙哥撒兒行，每王從者不得過二十人。及至斡耳朵，獻九品之貢，凡物皆九數。首二日，猶令與宴，至第三日，三王將入帝帳，卽被拘繫，而命其所部軍隊各還駐地。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一史集一魯不魯乞行記第三十章所誌亦同。

越日，蒙哥親鞠之，語三王曰：「告變之言似非真相，脫有誣陷，可明辯之，將嚴懲誣陷者。」三王皆堅謂無逆謀。

蒙哥杖失烈門傳，傳自承與其他諸臣同謀，諸王等實不知情，語畢拔劍自殺。

復令忙哥撒兒等鞫問三王從官，咸辭服。蒙哥欲宥之，衆以爲不可，乃械繫諸罪人，然尙無意殺之也。詢之左右，諸人語畢，意尙未動。見馬合木牙刺注赤遠立帳旁，乃曰：「此老父何無一言？」命之前，牙刺注赤曰：「請以史事與此相類者對。」昔者阿荔散德 (Alexandre) 既勝波斯，將入印度，有將領數人欲令自己出，不奉其命。阿荔散德遣使詢其大臣阿里思脫忒 (Aristote) 使者致命，阿里思脫忒導使者遊於園中，命人拔其中之深根大樹，易以幼弱新芽，遣使者還，別無他語。使者以所見還報，阿荔散德悟，乃誅不從令者，而以其人之子代之。」蒙哥聞是言，遂誅三王之黨與逆謀者凡七十人。波斯戍將宴只吉帶之二子亦同謀，皆以石子填塞其口而死。遣人逮宴只吉帶於呼羅珊境內之八的吉思，付拔都誅之。

蒙哥即位後，任命諸大臣及國中諸要職，以那顏忙哥撒兒爲大斷事官，以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孛勒海掌文書省及財政內政兩部事。分文書省爲數局，設波斯畏吾兒漢地西番唐兀等令史，使主來往文書。見世界侵略史傳第二冊一史

集以拙赤哈撒兒子晃忽兒 (Coundour) 爲哈刺和林長官，典守宮殿帑藏，阿藍荅兒 (Alamdar) 副之。

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漠南漢地民戶，以察罕統兩淮等處蒙古漢軍，以帶荅兒統四川等處蒙古漢軍，以和里解統西番等處蒙古漢軍，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見元史譯文三〇七頁後又命西番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

見綱目譯文三一頁

以馬合木牙刺注赤牙刺注赤突厥語猶言大使總治漢地，其子馬思忽惕總治也兒的石阿母兩河間之地，仍以阿兒渾總

治波斯，兼轄阿哲兒拜占，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谷兒只，魯木，小亞細亞諸國。其隨阿兒渾入朝之文武官吏及所屬藩主，並如阿兒渾所請悉受恩賞。

先是諸王遣使持令旨徵求貨財於波斯。使者甚衆，索供應於居民，人民因以疲弊。稅課任意加增，農人每年之所穫，不足供繳納之用。至是阿兒渾以苛徵擾民事上聞，蒙哥命從阿兒渾入朝之波斯各地徵收官吏各條議其弊，及除弊方法。次日，集諸徵收官吏面詢之，諸人皆言人民困苦，蓋因賦稅之重，宜用馬合木牙刺注赤所定河中丁賦之例，計貧富徵之，每年一次，其他諸稅皆免，蒙哥從之。貧者最少納稅一底納兒 (dinar)，富者最多納稅七底納兒。至在中原及河中兩地，丁稅自一金錢至十五金錢不等。見史集一據北外尼書則云，中原及河中兩地，納稅一至十金錢不等。命此丁賦所入，惟供軍餉驛傳及帝使往來供應之用，此外不得以任何名義有所需索。牲稅名曰 count-hour，每百取一，不及百者免。蒙哥追認成吉思汗窩闊台兩代豁免基督教回教偶像教教師賦稅之詔敕。世界侵略者傳云：蒙古人名基督教徒 (佛教徒) 曰道人 (Tounges)。魯不魯乞行記 (第三一及第四三章) 亦屢見有道人 (Toungiens) 之著錄。道人者，實爲蒙古人名稱佛教僧人之稱。至若基督教徒之稱號，則已爲 Eugene Orpelian 所撰 Orpelian 史所證實。史云：「此王頗愛基督教徒，即蒙古人所稱之也。里可溫 (Ark) 是已」。可參照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記第二冊一三三頁。諸國老年及貧而無告者，亦同豁免。惟猶太教師 (Israelites) 獨未受此惠。

蒙哥禁止追徵以前欠稅，曾云：「與其充盈庫帑，不如撫慰民心。」自貴由死後，皇后諸王等濫發令旨，至是命盡收之。凡自成吉思汗死後迄於是時所發之令旨，悉皆無效。禁止諸王擅自宣命於諸地，須與諸地長官協議之。蓋諸王等封地雖大，尙自以爲成吉思汗之子孫，可與君主共有侵略地之稅課，所以皇帝不少親屬，多干涉其大權也。

禁使臣徵發民馬，每站不得過十四馬，不得行逾限定供應境地之外，不得經過非其路程所應經過之城村。自窩闊台時代以來，凡錢商貨商及售貨於宮廷者，皆得馳驛。蒙哥以爲私人旅行不得假用官吏驛馬，亦並禁之。

有售貨於皇帝貴由之商人無數，因貴由死，尙欠價未償，其后及諸子姪亦有所欠未償。及蒙哥卽位，諸商因其仁厚，羣赴其幹耳朶索償。管庫官吏以前代債，皇帝不能代償，然蒙哥仍爲償之，計費銀五十萬巴里失。

一二五二年二月，帝母莎兒合黑帖泥死，時已尊之爲皇后矣。莎兒合黑帖泥雖爲基督教徒，待回教徒亦厚。曾助黃金一千巴里失建一回教學校（Medrese）於不花刺，並賜地甚廣。校名汗尼（Khanj），有生徒千人。窩闊台在位時，雅重其人，國有大事，先與議之，對其使者，亦示優禮。曾求其再醮其子貴由，莎兒合黑帖泥以須以餘年教養諸子謝之。與其第四子阿里不哥居於阿勒台山附近之一地，死葬其夫拖雷及成吉思汗之墓側。見史集一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

蒙哥從漢制，追尊其父拖雷爲帝，並上廟號。見綱目譯文三〇九頁一廟號卷宗。

一二五二年八月，帝至哈刺和林，究訊諸王及后妃之獄，罪其反對彼卽位也。尤恨皇后幹兀立海迷失，緣前命其入朝新主時，皇后曾曰：「蒙哥及諸王等既誓奉窩闊台之後裔爲帝，何得自立也？」至是遂逮皇后，縫其兩手於革囊中。蒙哥至帝帳，命以幹兀立海迷失及失烈門之母送莎兒合黑帖泥帳，付忙哥撒兒鞠治。忙哥撒兒盡剝其衣，使之裸露，幹兀立海迷失責之曰：「此身僅呈露於一皇帝前，何得使衆人見？」忙哥撒兒罪其厭禳，謀害蒙哥，遂共失烈門之母，裹以氈，投諸河。其諸子等則謂奉母命，故不承認蒙哥爲帝。殺海迷失用事大臣合荅鎮海二人。其殺鎮海者，荅尼失蠻哈只卜（Danischmend Hadjib）也。以察合台孫不里付拔都，拔都憶前者不里在醉中冒辱之舊

怨，殺之。

蒙哥以三王皆近屬，宥其死。謫火者幹兀立於哈刺和林西速里海（Souligai）之地。命腦忽失烈門從軍隨征。其後未久，忽必烈赴漢地，以素愛失烈門，請於蒙哥，以失烈門自從。迨蒙哥自赴漢地時，仍將此預備繼承大位之幼王，因疑忌而投諸水，溺死之。謫窩闊台諸子於各地，奪其父所遺之部兵，以畀翊戴無貳心之諸王。惟合丹滅里二王及闊端諸子早誠心歸命，不僅未奪其兵，且各以窩闊台之幹耳朶一所后妃一人賜之。

蒙哥究違命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窩闊台系者，皆逮治之。自哈刺和林至訛荅刺，列兵防守。遣斷事官八刺至察合台封地，鞠殺罪人。別遣一人負同一使命至漢地，同時遣二軍赴吉兒吉思及謙謙州之地。刺失德曰：「自此古遂受內亂之害。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國之遺訓。據聞一日成吉思汗欲諸子知結合之益，出一箭於箴中，命諸子斷之極易，已而出二箭三箭以至十箭，軍中強有力者竟不能斷。成吉思汗乃曰，設汝曹能互相援助，汝曹之勢力亦若是也。」

諸敵既除，君位既固，新帝遂遣散列席大會之諸王統將等，厚贈別兒哥脫哈帖木兒並及其兄拔都。復命哈刺旭烈兀嗣有其祖察合台之封地，命殺其諸父也速蒙哥。哈刺旭烈兀西還就國，死於道。時也速蒙哥耽於酒，委國事於其妃。蒙哥復命哈刺旭烈兀妃幹兒哈納（Orghana）執殺也速蒙哥。幹兒哈納執國政者十年。蒙哥賞驛夫克薛傑告變功，賜號荅刺罕（Tarkhan），授以高位，賜以重金。

先是畏吾兒王巴而朮（Bardjone）降成吉思汗，曾將所部兵從征河中唐兀。成吉思汗獎其功，許以其女阿勒屯別吉（Altoun Bigui）字之。已而成吉思汗死，婚姻遂緩期。及窩闊台欲履行其父之命，而阿勒屯別吉死，俄而巴

而尤繼死。其子乞失馬因 (Kischmain) 入朝，窩闊台册封之爲畏吾兒亦都護 (Idicout)。亦都護者，畏吾兒之尊號也。未幾乞失馬因死，攝政皇后禿剌乞納命其弟撒連的 (Salendi) 嗣。見史集畏吾兒條。撒連的方入朝朝賀，其

國有偶像教之奴某，訴其亦都護欲盡殺別失八里及畏吾兒國之回教徒，擬乘其於金曜日集於禮拜寺時殺之。有蒙哥使臣名賽甫丁 (Seif-ud-din) 者，適在別失八里，聞訴辭，遣使邀畏吾兒王歸。撒連的還國，與其奴質對，堅謂

無是謀。其奴請以此事移付朝廷覆按，賽甫丁遂遣之入朝，已而撒連的亦奉入朝之命。忙哥撒兒鞠問此獄，刑訊撒連的，迫之誣服，逮送還別失八里。一二五二年之一金曜日，命撒連的弟幹根赤 (Okendji) 鈞案元史作玉古倫對赤此處譯寫疑有誤對

衆手殺之，回教徒大悅。撒連的信奉佛教，殆因此而爲人所謀陷也。有二臣斷爲同謀，被腰斬，別有臣名八刺 (Bala) 者獲免。先是八刺於海迷失攝政時爲書記，蒙哥卽位後，究海迷失黨，被斷處死刑。會蒙哥母得疾甚劇，蒙哥大赦，八

刺劓赴刑場時，赦書至，獲免。惟其妻子財產皆籍沒，而八刺被遣付西利亞埃及。緣蒙古君主對於宥死之罪人，或遣其隨軍從征，或遣其爲諭降使，或謫之至氣候不宜於北方人之地，使之終不免一死也。告變之奴竟膺賞而歸依回

教焉。此奴於亦都護被殺後還別失八里，畏吾兒人畏之甚，獻重賄以媚之。蒙哥盡除黨於窩闊台系之畏吾兒人後，册封幹根赤爲畏吾兒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

一二五一年皇弟忽必烈開府於漠南，時漢地受兵燹之害已有年矣。召中國學者名姚樞者至，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

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一忽必烈從之。

自窩闊台死後，蒙古軍之屯駐南境者，屢侵入四川湖廣江南，惟利剽殺，未拓土地。抄掠以後，即棄之而去。

先是窩闊台身死之年，金鞏昌降將汪世顯率塔海所部之一軍復入四川，進圍成都。前此成都已受蒙古軍兩次之殘破，至是宋制置使陳隆之誓死守城。然其部將某潛送款於蒙古軍，乘夜開門納之。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蒙古兵檻送隆之至成都東北百里之漢州，命諭漢州守臣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出戰，城破，盡爲蒙古所屠。

一二四二年，蒙古將也可那顏（*Yke Noyan*）耶律朱哥，鈞案也可那顏，此言大官人，官號也。耶律朱哥即耶律禿花子，多桑於此處誤分爲二人。復自西安侵入四川，圍攻金沙江北岸之瀘州。宋將孟珙分軍禦之。

一二四三年，皇子闊端獎汪世顯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世顯先已遘疾，至是死。子德臣襲爵，率所部軍從征四川。

一二四二年統將張柔渡淮，攻宋之揚滁和等州，已而取通州，屠其民。

一二四五年，攝政皇后命河南統帥察罕帥騎三萬會張柔略地淮西。取淮河南岸之壽州，轉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制置使趙葵請和，乃退。

一二四六年，權萬戶史權侵入湖廣，進至黃州。同年十月，蒙古之勁敵宋將孟珙死。珙智勇兼備，數敗蒙古兵。自是以後，終蒙哥在位時代，僅見一二四七年張柔進圍江南泗州之役，此外史無兩國攻戰之文。

時兩國邊境殘破，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一二五一年，忽必烈開府漠南，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遣諸使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鄧州，東達黃河口，列障守之。

一二五二年，蒙古帝以中原之地封宗屬，以河南陝西之地界忽必烈。是年八月，忽必烈奉命帥師征雲南。十一月，命宗王也苦 (Yegou) 征高麗。越三月，也苦以怨襲統將塔刺兒營，事聞，奪也苦職。命札刺兒台爲征東元帥往代之。同年，蒙哥從漢地博士言，祭天於山巔。

一二五三年，蒙哥大赦天下，開大會於幹難河源附近，決定命皇次弟旭烈兀於是年率軍西征波斯。旭烈兀先滅亦思馬因派之國，繼滅阿拔思系哈里發之國，旋進兵西利亞，建一王朝於波斯，傳世垂百年。此王及其諸後王之事蹟，將於中國諸蒙古帝之史事後別述之。鈞案其事構成本書第四至第七卷。

蒙古帝命那顏撒里 (Sali)

撒里，塔塔兒部之禿禿哈里兀惕部人也。成吉思汗滅塔塔兒部時，曾因

失德率兵千人增戍印度邊境，以撒里總軍事，受旭烈兀節制。先是成吉思汗曾命四子各出兵千人組織此軍，戍守

涉不兒干 (Schébourgan)，塔里寒 (Talcán)，阿里阿巴的 (Ali-Abad)，哈溫克 (Gaounk)，范延，哥疾寧諸地，

此軍數侵入印度北境。見瓦撒夫書第一册一二四一年十二月窩闊台死亡之時，蒙古兵適圍刺火兒，底里算端守城將哈刺

忽失 (Caracousch) 見軍心不一，棄城走底里。蒙古兵取刺火兒，屠其民。已而底里亂起，底里算端未亦速丁巴合藍

沙 (Moizz-ud-din Bahramschah) 亦勒的迷失 (Tetmisch) 之子也。命諸將重申效忠之誓，遣之往禦蒙古，

且命丞相尼咱木勒克 (Nizam-ul-Mulk) 與軍偕行。尼咱木勒克謀廢算端，軍次比牙黑 (Biah) 河畔，遣使報算

端，謂諸將有叛意，請速來營。否則以軍付彼，抑付總軍事之忽都不丁哈散（Coub-ud-din Hassan Gouri）算端。信其相無貳心，報曰：「行將以罪人處死，可暫祕其事。」尼咱木勒克出算端書示諸將，諸將因相約共廢算端，進圍也里，攻城三月有半。一二四二年五月，拔之。殺算端巴合藍沙，而以亦勒的迷失孫阿剌瓦丁馬思忽惕沙（Alar-ud-din Mass'oud-Schah）代其位，巴合藍沙在位僅逾二年。

馬思忽惕在位之時，蒙古兵自罕荅哈兒（Candahar）侵入欣都（Sind）境內，進圍兀札（Utdia）城。旋

聞馬思忽惕自底里以兵來援，進至比牙黑河附近，蒙古兵遽引還。見 Frischa's 撰印度史，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此一二五三年同年中，蒙哥命其臣名別兒哥（Berke）者括斡羅思戶口。

第六章

教士魯不魯乞之奉使——其經行韃靼地域——撒兒塔營——拔都帳——魯不魯乞之入覲——進赴蒙哥帳——覲見蒙哥——魯不魯乞之致詞——蒙哥之答詞——哈刺和林之城市宮殿——蒙古帝答聖魯意書——魯不魯乞之還國——小阿美尼亞王海屯之入朝——其所獲得之利益

一二五三年終，有歐洲基督教士二人奉法蘭西國王書入覲蒙哥。先是魯意九世之留處帕勒思丁，聞歸自韃靼地域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言，拔都長子撒兒塔（Sartac）曾歸依基督教。以爲遣傳道師至其國，得此王子之庇護，或能傳佈真教於韃靼中。遂作介紹書，付戈兒德里耶（Cordelier）派教士吉約木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uguis），命其持謁撒兒塔，請許此教士傳教於韃靼地域。吉約木於一二五三年偕一教士名巴兒帖勒米（Barthélemi de Crémone）者，及書記一人，發自帕勒思丁。至孔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登舟至克里米亞（Crimée）半島之速荅黑（Soudac）登陸。行三日，抵韃靼軍之前哨。魯不魯乞云：「我見此輩之時，似進入一新世界中。」復自是赴撒兒塔營，營距窩勒迦河西三日程。魯不魯乞云：「自速荅黑以來，行程垂二月，未寢於廬帳中，或臥於露地，或臥於車下。道途所經，無村莊及建築之跡，僅見有庫蠻墳墓甚夥。」有信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之將校一人，介見魯不魯乞於撒兒塔。魯不魯乞盛裝，手持國王所賜之聖經，王后所賜着色繪畫而價值甚巨之聖詩。其

同伴教士持彌撒文集及十字架。書記持香爐。入帳時，有人告其不得觸門闕，可誦祝福歌。魯不魯乞等遂唱 *Salve Regina* 歌而入。撒兒塔及其諸妻審視其衣服聖經，頗以爲異。魯不魯乞奉聖魯意書於此蒙古宗王，附有阿刺壁西利亞譯文各一分。次日，撒兒塔得悉書中內容，乃語魯不魯乞等曰：「若欲留居國中，須經其父拔都許可。」將送彼等至拔都帳，面請進止。魯不魯乞曾見有聶思脫里派教士在撒兒塔所舉行聖禮。然撒兒塔非基督教徒，且擲揄蔑視基督教徒云。魯不魯乞云，吾人留撒兒塔所四日，未得飲食，僅有一次微以馬酒飲吾人而已。

於是諸傳道師等不得不赴窩勒伽河畔謁拔都。及抵拔都營，魯不魯乞頗驚其營地之廣，所據地與一大城無異。周圍約有三四程，人民繁庶。拔都居帳在其中，門向南，南方不許安設廬帳。廬帳列於汗帳左右東西兩方。女帳居左，視其位置高下，列帳以居，每帳相距有一擲石之遠。拔都有妻十六人，諸妻帳外有服役婦女之廬帳，及藏貯衣物之小屋甚夥。帳以氈爲之，上塗羊脂羊乳，以禦雨水。此種廬帳並卓於列車之上，欲遷徙時，則以牛駝架車他適。其地平原廣袤，道路平坦，轉運甚易也。

魯不魯乞抵拔都所，謁拔都於大帳。魯不魯乞云：「有人告以勿觸繫帳之繩，蓋其與門闕並重也。吾人科頭跣足，供衆人之瞻視。教士普蘭迦兒賓曾先吾人而至此，然會易服，俾不受人輕視，益以其爲教皇使者，故如此慎重。吾人既入帳中，僅命吾人屈膝，如使臣謁見禮。吾人謁見處，距汗座有一 *Miserere* 之遠。人皆靜默，拔都坐金色高牀，升三級始登牀。旁坐其婦一人，其他男子則列坐於此婦之左右。願女子甚少，（蓋僅有拔都諸妻始能列坐於此，）所以其一方餘地多爲男子所據。帳口有長桌，上陳飾以寶石之金銀大盞及馬酒。拔都注視吾人甚詳。其面貌微帶

赤色。已而命吾人發言，介見者乃告吾人跪而致詞。我乃屈一膝，介者命屈二膝，我不敢違。遂自擬若祈禱上帝者然，乃致詞曰：上帝賜汗以榮華，行將賜汗以天福。前者若無後者，將無所用，汗應知之。脫汗非基督教徒，則永不能享此天福。緣上帝曾云，信仰者及受洗者將獲救，不信者則獲譴。汗聞此言微笑，蒙古人皆鼓掌嘲笑吾人。已而聲息，我續言曰，我之所以至此者，因聞汗子已歸依基督教，特奉我主法蘭西國王書來覲。拔都聞言畢，命我起立，垂詢陛下及我等名。（魯不魯乞行記蓋呈聖魯意者，故其語氣如此。）譯人乃筆錄呈之。拔都復曰，曾聞陛下統率一軍出國而戰？我答曰，此事非虛，蓋欲討擊佔領耶路撒冷聖地及污瀆上帝居宅之回教徒也。拔都又問從前是否已遣派使臣至此？我答曰否。於是命我等坐，賜所飲馬酒，聞此乃異數也。時我注目於地，彼命我舉首，乃出。」

魯不魯乞出帳後，有人來告，留居其國，拔都未敢決定，須請命於皇帝蒙哥。魯不魯乞應入朝自求之，並命部下千戶某之子領之往。魯不魯乞等二人隨拔都宮帳，沿窩勒伽河行，約六星期，九月十五日，遂隨導者東行，跋涉三月有餘。「歷經饑渴寒凍疲勞，未可言喻。」經行廣大平原，此蓋蒙古侵略前康里，哈刺契丹，畏吾兒，乃蠻諸部之地。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大汗廷，時汗廷在哈刺和林南數日程之地。道中所需之糧食車馬，皆由各地供應，不須付價，蓋宗王之使者視同皇帝之使者，道路之所需，應由人民供給也。拔都使者所至之處皆受禮遇，人出城奉酒食，鼓掌作歌以迎之。

二教士抵大汗廷，告以來意。然皇帝之臣下終信其為求和乞降之使臣。魯不魯乞反復申辯，言非法蘭西國王使臣，僅為奉國王書往見宗王撒兒塔之傳道師。蓋魯意九世已悉韃靼人視遣使如同一種稱藩行爲，曾囑魯不魯

乞勿使人信其爲使臣也。魯不魯乞云：「此輩驕傲之極，致信世人皆應博其恩寵。此輩曾詢及我國中牛爲此相類之詢問也。」（第三十二章）一二五四年一月四日，此二教士入覲大汗於帳中。魯不魯乞云：「宮前氈門揭開，吾人遂入，時尙在聖誕節內，吾人遂唱 *A Solis ortus cardine* 等歌。歌畢，有人來遍搜吾人身內，蓋恐吾人藏有兵刃也。強使吾人之譯人留存其帶及刀於關者所。帳口設一桌，上陳馬酒。引見者命譯人立於桌旁，延吾人坐於女座附近之處。帳壁全佈金錦，帳中置一火盆燃火。用荆棘馬矢作燃料。大汗坐小牀，衣皮裘，其華麗光澤，有類海豹之皮。其身長不逾中人，鼻微扁平，年約四十五歲。其婦年幼，尙美麗。攜其一女名昔里納（*Cyrina*）者坐於側。女近婚年，貌甚陋，別有兒童數人坐於附近之一牀上。汗問吾人欲飲何物。彼等冬季之飲料共有四種，曰葡萄酒，曰米酒（*forgho*），曰馬酒（*gara couniz*），曰蜜酒（*balli*）。吾人答言非嗜飲者，惟汗所命。於是賜飲米酒，微嘗之，其甘其色有類白葡萄酒。吾人之譯人則在司酒人之旁狂飲無節，致曠然不知其所言所行。已而汗命人持獵鳥數頭至，置之拳上，視久之。視已，命吾人發言。其身旁有一譯人，爲聶思脫里派教徒。至吾人之譯人則幾醉不知人矣。吾人遂跪致詞曰：吾人感謝上帝，曾導吾人遠蒞此地，來朝其付與地上大權之大汗蒙哥，吾人並祈請救世主耶穌基督，爲陛下祝長壽。（蓋此輩所切欲者祝壽而已）並言前在國內聞撒兒塔是基督教徒，凡屬基督教徒聞悉此事，莫不歡欣。法蘭西國王尤甚，所以命奉修好書，介紹往謁，請許吾人留居其國，俾能依本派之規律，傳佈上帝示人立身之道。撒兒塔不敢專決，遣吾人進謁其父拔都，拔都復命吾人進謁皇帝。上帝既以地上之一大國付與皇帝，吾人籲請其俯允留居其所轄土地之內，俾能傳佈上帝之誠，並爲皇帝皇后皇子等祈福。吾人雖無金銀寶石，僅恃奉祀祈禱。然請許留居此地。

精承之。吾人復自此歷至皇后位次第二第三第四者之宮中，諸后亦皆跪伏於地，禮十字架奉之於高台，以（行記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章）。一復活節之前一日，適當一二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哈刺和林城中受洗者有六十餘人，諸基督教徒舉行盛大之慶賀。（見行記第四十二章）。

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於蒙古人中，尤盼皇帝之信仰。惟蒙哥僅守成吉思汗遺教，對於任何宗教，待遇同等，無所偏袒。一日語魯不魯乞，勵其寬容諸教，以爲在朝諸人既崇拜惟一長生之上帝，各應自由用其儀式敬奉之云。觀其厚賜各教之人，各教人皆以其教爲汗所重視。若據史家阿刺丁朮外尼之言，蒙哥所偏袒者蓋爲回教徒。曾舉一例以證之。六五〇年（一二五二年）回教齋節日（*Bayram*），蒙哥所之諸回教徒集於皇帝之幹耳朵前，盛禮慶賀此節。先由忽氈城人大法官札馬魯丁馬合木（*Djémal-ud-din Mahmoud*）主持祈禱，爲皇帝祝壽。蒙哥命其重禱數次，遂以金銀及貴重布帛數車賜之。並於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盡釋獄中諸囚。（見世界侵略略基督教之兩著作家，若海屯（*Haythou*）及幹兒帛良（*Frienne Orpélian*）者，則謂蒙哥偏袒基督教徒。而佛教中人必亦信其偏袒佛教，蓋據中國史書，佛教在當時已成國教也。

魯不魯乞曾見蒙古教師或巫師居於帝帳之前，約一擲石之遠，守護其車中偶像。此類巫師兼諳星術，知預言日蝕月蝕。凡日月之蝕，此輩擊鼓鉦，大呼以禳之。指定吉日凶日，人有事必諮詢之。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淨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於其呪術。脫其欲構陷某人，祇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諮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鬼魔，已而昏迷，僞作神語以答之。（見魯不魯乞行記第四十五章，此傳道師曾諳有此輩巫師之狡詐及蒙古人之迷信若干事。蓋聞諸夢志（*Méts*）城之一婦人名帕開忒（*Paquette*）者，此婦先在匈牙利爲蒙古人所俘。後至哈刺和林，服役於蒙哥之一皇后所

部。此蒙古皇后奉基督教。有人獻美妾，命巫師以火淨之，巫師依俗留其一部。然後司衣婦見巫師所留之厭禳，於是逮此婦，拷掠七日，迫之自承。會皇后死，此司衣婦乃自請死，欲從其主於地下，言從未謀害其主，主死不願獨生。然皇帝明其冤，命釋之。巫師遂又誣厭禳者為皇后女之乳母。其人乃一羸思脫里派教師之妻，逮而拷訊之。乳母自承曾用術媚皇后，然後從無害帝之心，但仍不免被處死刑。其後蒙哥之一后產子，召巫師卜其命運，巫師言皇子壽命甚長，將為大帝，在位時國勢隆盛。然越數日，皇子夭殤。皇子之母召巫師至，責其言之不實。巫師言前此所誣之乳母曾以厭禳之術殺皇子。皇后聞言大怒，命男婦各一人殺此乳母所遺之一子一女。蒙哥聞之怒甚，責皇后不應妄殺二人。命禁錮皇后獄中七日，期滿謫居宮外一月。同時命誅手殺乳母子之男子，繫其首於手殺乳母女之婦人項上。命以燃薪笞之，旋殺之。（第四十七章）。

復活節之前後，魯不魯乞隨大汗返哈刺和林，據言此城不及法蘭西之聖登尼(Saint-Denis)城遠甚。聖登尼之修道院，且大逾蒙哥之宮殿十倍。城內有兩大街，一名回回街，市集所在，宮廷駐此城時，外國商賈及各地人民皆輻輳於此焉。一名漢人街，工匠所居。城中有文書省之衙署數所，各派偶像祠宇十二所，回教禮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城周圍環以土牆，四方闢四門，各門各有市場。東門售粟及其他本地出產不豐之穀食，西門售羊及山羊，北門售馬，南門售牛及車。

皇宮近城壁，環以磚牆，南北向。南方闢三門，中有大殿，建築頗類教堂，其前庭立柱兩行以承之。朝會之日，皇帝坐此殿之高座上，其旁座稍低，皇后位次最高者之位也。諸皇子及諸宗王列坐於寶座右，諸公主列坐於其左。寶座附近有一銀製大樹，四銀獅承之，口吐葡萄酒馬湏蜜酒米酒於四銀盤中。樹頂一銀製天使矗立其上，手執喇叭。司酒人酌酒於外櫃，酒通於樹下時，喇叭即發聲。此樹蓋一巴黎之金器匠名不涉(Guillaume Boucher)者所製。其人前在匈牙利之別勒格刺德(Belgrade)城為蒙哥之弟某所俘，製作此物時，曾用銀三千馬克(Marc)。魯乞不

云，在此別勒格刺德城同被俘者，尚有主教一人。此主教蓋爲法國魯望（Romen）城附近之別勒維勃（Belle ville）城人也。魯不魯乞在哈刺和林曾見主教之姪，哈刺和林城中且有匈牙利阿蘭幹羅思谷兒只阿美尼亞之基督教徒甚衆。一鈞案馬克舊量名，每馬克約重八兩。

魯不魯乞留帝廷五月，即預備西還，此傳道師似未固請久居韃靼地域也。蒙哥欲遣使偕之歸，然魯不魯乞謝

曰：「所經道途不靖，難保旅人安寧。」蒙哥遂以諭法蘭西國王書付之。魯不魯乞詢其送達可汗詔敕後，是否可以

重來韃靼地域？蒙哥不答。僅命其多齋旅行必需之物，賜之酒而遣之。魯不魯乞云，我告別時，曾自思維。脫上

其，或者能使其皈依也。

蒙哥諭魯意九世書，係以畏吾兒字寫蒙古語。首引成吉思汗之諭降語云：「長生天命，天有一帝，地有一主。天

子成吉思汗諭曰：耳可聞與馬足可至之地，可將此諭諭之。其不從而欲以兵抗者，將有眼而不能視，有手而不能用，

有足而不能行，長生天及地上神蒙古主之命如此。」

「此命蓋由蒙哥可汗通諭法蘭西國王以及法蘭西國諸貴人教師暨全國人民者。俾其獲知其尙未得悉長

生天詔告成吉思汗之命，及朕諭告之語。」

「有名稱大維德者，曾冒稱蒙古使臣使汝國。汝曾遣使隨之來朝，貴由汗使者抵帝廷時，汗已死。其寡婦海迷

失會賜絹一疋並國書而遣之歸，願此婦賤逾牝犬。魯不魯乞云：可汗曾親語我，此不幸婦人曾因厭禍而被絕於皇族之外。安知和戰之事，及此國

之福利歟？」

「茲汝遣此二修士至撒兒塔所，撒兒塔不敢專決，遣之往謁拔都。拔都復遣之入朝，覲見蒙古之無上主蒙哥

可汗。朕欲遣使偕彼等同至汝國。據二修士言，此國及汝國之間，道途危險，兼有數敵國處乎其間。恐朕之使臣不能安抵汝國，願自齋朕諭國王魯意之詔敕而還。所以朕以長生天之詔諭付汝教師轉達。汝奉諭以後，須遣使來報，欲和抑戰。設汝自以國遠，山高水深，蔑視天命，則彼能轉難為易而變遠為近者，知悉吾人之能為也。」魯不魯乞云，一書中之大意，如此。觀其譯文，足證譯人之無識。其中有語義不明之處若干段，概從刪棄。

魯不魯乞於一二五四年六月奉蒙哥詔敕及帝命赴拔都廷，在途七十日，僅見村莊一處，尙不能得麵包為食。有時二三日中僅飲馬糞，別無食物。蒙哥曾作書致其從兄，囑其增刪其致法蘭西國王詔中之詞。魯不魯乞與拔都遊牧之宮廷隨徙者數星期，旋取道太和嶺而歸聖讓荅克城之道院。時魯意九世已還國，遂寄呈其行記。見魯不魯乞行記巴黎一六三四年刊本，此傳道師實名魯亦思不羅克 (Guillaume de Ruybroek) 願其人為卜刺班 (Brabant) 州人。則可以假定其出生於卜呂塞勒 (Bruxelles) 南一程地之魯亦思不羅克 (Ruybroek) 村矣。

同一時代小阿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 (Hethoun I) 入朝蒙哥。小阿美尼亞，小國也。以昔思 (Sis) 為都城，當時據有西里西亞 (Cilicie) 戈馬然 (Comagene) 兩地全境，及迦帕朶思 (Cappadoce) 亦鎮里亞 (Taurie) 之數城。先是阿美尼亞帕格刺迪 (Pagratides) 朝之末王迦乞格二世 (Kartig II) 死，其族人名魯彭 (Roupen) 者，於一〇八〇年取西里西亞之山地數區。其中有不少阿美尼亞人，因國為塞勒朶克朝之突厥所據，不堪受其壓迫，避難於此，垂百年矣。魯彭之後人漸蠶食東羅馬帝國之疆土，力禦小亞細亞塞勒朶克朝之突厥，國境於是擴張。因與十字軍利害相同，時常互相援助。魯彭之第九代繼承人烈雍 (Leon)，復略取東羅馬及突厥之地，於一一九七年遣使請於教皇薛勒思廷三世 (Celestin III) 及皇帝亨利六世 (Henri VI)，而受冊封為國王。蒙古將拜

住擊敗魯木算端凱豁思魯 (Key-Khosrou) 進兵小阿美尼亞之時，烈雍之第三繼承人海屯，見蒙古兵迫西里西亞，遂求和而自保。於一二四四年遣使納款於拜住。由是阿美尼亞王遂為蒙古皇帝之藩臣，此窩闊台在位時事也。貴由即位，海屯曾遣其弟大將軍三帕德 (Sempad) 入朝朝賀。海屯欲親入朝，因事未果。至一二五四年，始離其國往朝蒙哥，先取道打耳班，謁拔都撒兒塔，繼至帝廷，頗受優禮。阿美尼亞史家 Khakos Kaidakcheli 所撰海屯入朝一册二七三頁以後，海屯留帝廷五十日，得國王之册封，及減輕小阿美尼亞貢賦，豁免教會稅課之詔敕而還。見刊布並附註釋。

海屯留帝廷五十日，得國王之册封，及減輕小阿美尼亞貢賦，豁免教會稅課之詔敕而還。見刊布並附註釋。

士 Michael Chamisch 撰阿美尼亞史 Joh. Avdali 譯文，Calcutta 一八二七年刊二八四頁一海屯（鈞案此海屯別為一人）撰東方史第二十三章。根據此著作家之記載，其威國王海屯請求蒙古皇帝之第一事，則求皇帝歸依基督教，並着手於全國人民之歸依。著者海屯云：「此請及其他六請上達蒙哥後，蒙哥集會議之。阿美尼亞王亦列席，蒙哥之答詞曰：阿美尼亞王既從遠道自動來朝，所請亦甚正當，應准如所請。願天之助，將實行之。朕將先與薩爾賈人同受洗禮，奉此基督之教，並使人悉皆受洗。中有一此說似非真相，著者海屯又云：皇帝由阿美尼亞王相某主教之手，接受洗禮，宮廷之人悉皆受洗。中有男女數人為一國之要人。蒙哥受洗容有其事，蓋其對於各教一律奉行，然實未信仰何種宗教。蒙古人之視洗禮殆同一種尋常淨禮。至若史家海屯所言，阿美尼亞王所取得之教會，豁免賦役一事，亦非特惠。蓋成吉思汗法令而經窩闊台追認者，一切宗教之教師皆有此特權也。又據海屯之說，在西方者，將受援助回教徒所侵阿美尼亞國內諸地而經蒙古兵奪還者，悉移付阿美尼亞國王。蒙古統將之在西方者，將受援助回教徒所侵阿美尼亞命屯。蒙古兵將進討哈里威也，並會合基督教徒共取聖地，此種許諾後此未久皇弟旭烈兀皆履行之。著者海屯二世，而自入教修道之史事。（見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第一册二〇三頁引西里西亞志）詳述蒙古及小阿美尼亞諸國王之史事。

第七章

忽必烈之經略雲南——兀良合台之經略——安南之降——高麗之降——忽必烈之暫時失寵——計遣使宋——蒙哥之進兵——
四川之役——合州之圍——蒙哥之死——其軍之退——拔都之死——撒兒塔

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奉命經略雲南，時雲南數小國分立，多對宋自主。是年終，蒙古將汪德臣將兵入蜀，掠成都，薄其南三百里之嘉定，由是爲忽必烈開闢行軍道途。一二五三年十月，忽必烈自陝西之臨洮進兵，速不台子兀良合台(Ortangaçai)爲副。速不台於參加窩闊台死後大會畢，還居禿刺河上，後年七十三歲。兀良合台在諸將中推戴蒙哥爲最力，至是蒙哥命其主持南征軍事。忽必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沙蠻主迎降。師至白蠻，其主將出降，主將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進取南詔國之都城大理。一日夜宴，姚樞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一二五四年一月)至是忽必烈留兀良合台征服南方未平諸地，自還蒙古。

兀良合台既平大理，遂入土番，其酋懼而出降。土番有民三十萬戶。兀良合台簽發土番軍爲前鋒，進取其他諸部。一二五四年終，入朝帝於蒙古。次年，復還雲南。降白蠻，烏蠻，鬼蠻等部。魯魯斯阿伯阿魯等國懾於兵威皆降。見馮秉正

書二五七至二六二頁，一雲南分爲數國，古南詔之地也。烏蠻白蠻所居，南詔之都城曰大理。蒙古人名烏蠻人曰合刺章(Caradjang)，緬言黑民。忽必烈在位時代，雲南之一大部份，或其全部，置合刺章行省。都押赤，Barpa謂卽今之楚雄，(新亞洲學報第十一冊四五九頁，鈞案此誤，押赤應是今雲南省治昆明)馬可波羅行記曾著錄有合刺章(Carajam)，境內有七國，皆屬忽必烈。刺失德記述蒙哥在位時忽必烈南征事，亦謂忽必烈進攻南家思(Nangissas中國南部)以前，欲先取合刺章之地。據云：「中國人名其地曰大理(Falton)，印度人名曰健陀羅(Candar)，波斯人名曰罕答哈兒(Candabar)，與土番，唐兀，中國，印度，金齒等國爲隣。忽必烈在此國大肆焚殺，屠其王摩訶羅羅(Maharaja)此言大王，而還。其後未久忽必烈離軍而去」。其後刺失德離軍忽必烈帝國之十二行省，亦著錄有合刺章行省，治押赤。同一史家在蒙古兀良合台部下云：「兀良合台，蒙哥可汗時代之一大將，卽此部人也。蒙哥命其弟經略合刺章時，發兵十萬，命兀良合台總軍事，欲使忽必烈受其節制。合刺章之地相距蒙哥駐所有一年程之遠，氣候惡劣，軍中多病。益以合刺章戰士衆多，防守甚力，逐日搏鬥。因此兩種原因，蒙古軍不久僅存二萬人」。一

一二五七年，兀良合台進兵交趾，時安南尙稱藩於宋也。遣使諭其王陳日暎降，使皆見囚。兀良合台遂進兵至洮江，交人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敗之。安南王單舟走海島。兀良合台先命其將徹徹都率一隊先渡江，勿與敵戰。待二軍並渡，斷其後路，然後奪其船。敵若潰走，無船必成擒。然徹徹都違命，安南兵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

十二月，兀良合台取安南之東京，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見馮秉正書二六四頁 一二五八年三月安南王請降，傳國於長子光昺。光昺遣塔與其國人以方物獻，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時蒙古帝適在侵宋也。見元史譯文三三七頁。馮秉正書第十冊第六頁附錄宋君榮撰東京史略。

一二五六年春，蒙哥會諸王百官於月兒滅怯士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仍定擬諸王歲賜錢穀。元史本紀一二五三年下云：宗王拔都遺脫必察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汗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成吉思汗窩闊台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夏真特譯文三七九頁)

同年高麗降。高麗自一二四七年以來不復入貢，至是其王懼於軍威，親自入朝。

或讒忽必烈於帝，言其得中原人心，有圖位意。一二五七年，蒙哥遂召忽必烈還，命哈刺和林副長官阿藍荅兒代之，行省事於京兆。阿藍荅兒至鞏昌，大爲鈞考，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哥，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召阿藍荅兒還，不復問。見馮乘正書二六三頁。一宋君榮書一一六頁。一綱目譯文三三三頁。

九月，會諸王百官於蒙古中央哈不兒哈不黑出兒（Cabour Caboukchour）之地。成吉思汗增亦乞刺思部人荅兀海闊列堅（Daougai Gourgai）以宋未降，請伐之。蒙哥亦主戰，言將自將伐宋。且曰：「我父祖成大業而享盛名，我欲效之。」諸王曰：「君臨全世界而有弟七人，安用親自將兵擊敵？」蒙哥不願效法窩闊台，不從衆言。史集先是一二四一年攝政皇后禿刺乞納使月里麻思入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人囚之。長沙飛虎寨已而月里麻思死。一二五四年蒙古兵圍合州，爲守將王堅所敗。宋政府因釋所囚餘使還，以示求和之誠。見馮乘正書二九〇頁。一綱目譯文二九〇及三二五頁。

是年夏，蒙哥謁成吉思汗行宮，祭旗鼓。復會於怯綠連河附近，以駙馬臘真之子乞縛爲達魯花赤，鎮守幹羅思，賜馬三百羊五千。見元史譯文三三一頁。

一二五七年十月，蒙哥出師南侵，命皇弟阿里不哥居守哈刺和林，阿藍荅兒輔之。度漠南至玉隴棧，忽必烈及

宗王數人來迎，大宴，既而各遣歸所部。一二五八年二月，蒙古元旦，次也里本朶哈之地，受朝賀。五月，至黃河，適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入陝西，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時皇弟旭烈兀已平西域，遣使來獻捷。蒙哥以阿母河以西之地界其弟管理。駐三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哥由隴州趨散關，皇弟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又由漁關趨河州。別遣兩軍入湖廣江南，張柔從皇弟忽必烈攻鄂州，幹赤斤子塔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趾引兵會鄂，其侵宋之軍事計畫如此。

蒙古元帥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敗宋將劉整軍於遂寧江渡，遂長驅至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軍扼其歸路，擇之兵潰，成都所屬數州悉降蒙古。紐璘以功受都元帥。

十月，紐璘聞蒙古帝次漢中，遂留將守成都，自師衆進取保寧府西北約二百里之苦竹隘。隘在小劍山頂，中道獲宋將張實，遣之招降。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十一月，蒙古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至苦竹隘。隘中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蒙古兵入，守將楊立敗死，守衆皆潰。詔毋犯趙仲家屬，仍賜仲衣帽，徙於隆慶。次日，獲張實，支解之。賜汪德臣玉帶，犒賞士卒，留精兵五百守之。

越二日，蒙古帝進圍長寧山，保寧府府境之險要也。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兵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帝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龍安府內五城守將俱以城降。諸王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以所將二軍來會。已而蒙古將李瓊取宋之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宋軍幾盡。

蒙哥進至閬州大獲山，遣王仲入閬州招守將楊大淵降，大淵殺之。蒙古諸軍攻城，大淵懼，遂以城降。蒙哥命率

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師次連山，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一二五九年一月，師至青居山，宋裨將殺其都統出降。已而隆州及大良山相繼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以城降。遣宋降將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辭之。

是年二月，蒙古元旦，蒙哥駐蹕重貴山，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刺兒部將脫歡（Tosha）進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阿魯剌部將八里赤曰：

「脫歡怯，臣願往居焉。」帝善之。晉國寶歸次峽口，王堅追還殺之。帝遂命汪德臣進圍合州，俘其男女八萬。三月，帝悉率諸軍進至合州城下。城在嘉陵江及涪江交流處，三月四月兩月間，屢攻不克。五月，大雷雨凡二十日。

宋制置使蒲擇之在蜀無功，宋以呂文德代之。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舟千餘，沂嘉陵江而上，蒙古兵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六月，蒙哥屢攻合州不克。七月，汪德臣復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竟，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軍數攻城，死傷甚重。而軍中痢疫盛行，蒙哥亦得疾。八月，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越十二日，蒙哥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

山。宋君榮書（一二一頁）謂或傳其中流矢，是語不知何所本。（鈞案語見續通鑑綱目卷二十一）元史謂其死於釣魚山。綱目則謂其死於合州城下。刺失德則謂蒙哥嗜酒，時軍中痢疫盛行，因染疾死。

此汗在位八年，壽五十有二。爲人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窩闊台時，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御羣臣甚嚴。惟性喜田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四川之役，禁止抄掠。皇子阿速台 (Assutai) 因獵踐民禾稼，帝見讓之，撻其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蔥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犯。仍賜所經地方長吏有差。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三三七至三五四頁，夏真特之譯文止於蒙哥之死。馮秉正書二六五至二七五頁。宋君榮書一一七至一二一頁。蒙哥，蒙古語繪言銀，(鈞案此蓋音近之誤)，突厥語同一名稱則訓為長生。蒙古人亦常適用此義，惟未用為人名。(鈞案此亦誤，可參考一九一三年亞洲學報伯希和撰蒙哥名稱考)。

諸將決定班師，奉柩北還。綱目云，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櫛，負之北行。馬可波羅云：護衛皇子阿速台以軍事付統將渾都海 (Condoucai)，自隨柩還蒙古。陳柩於四后之幹耳朶中凡四日。四后中隨蒙哥南行者僅一人。陳柩時，在場諸人皆號泣。葬於不兒罕合勒敦山成吉思汗拖雷二墓之側。

蒙哥后妃數人，正后忽都台，亦乞刺思部人也。生二子，曰班禿，曰幹連家思 (Orangias)。鈞案應是玉龍庶出二子，曰昔里吉 (Schirégui)，曰阿速台。見史集。

宗王拔都於一二五六年 (回曆六五四) 歿於窩勒伽河附近之地。拔都別號賽因汗 (Sainkhan)，猶言好汗也。人譽其極好施與，凡以貢賦獻者，不俟納庫，即散賜於人。仍奉其祖先粗野宗教。建撒萊城於窩勒伽河東岸，是為其與諸後王之首都。拔都習於游牧生活，終年徙居各地。春日沿窩勒伽河東岸北行，徙居不里阿耳邊境，秋八月則南還。見費不魯乞行紀第二十二章。朮赤死後所遺軍隊，拔都與其兄幹兒答共分有之。幹兒答獲有細渾河北之地，人稱此王及其後王曰左手諸王，俾與窩勒伽河畔之拔都系有別。左手諸王建牙於昔格刺黑撒別蘭 (Saldoran) 訛答刺等處，對於撒萊之系獨立自主，然視拔都系之後王若主君，故於教令中列其名於前。見史集朮赤傳上木裡靖巴失書第二冊。

一二五六年，蒙哥招集大會時，拔都會遣其子撒兒塔赴會。未蒞會前，聞訃，蒙哥命其嗣父位，厚賜而遣之歸。撒

兒堵行至中途亦死。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回教徒相傳此王曾經歸依基督之教。見木涅靖巴失書第二册第一篇一〇四頁引阿不法刺教皇因那會四世開教師約翰(Jean)言,亦誤信其入教,曾於一二五四年致書賀之。見教會年曆拾世界史略。

命拔都長妃孛刺黑真(Boratchin)攝國政,待其成年。越數月,兀刺赤又殤,朮赤子別兒哥嗣立。見史集

撒兒塔死,帝命拔都子鈞案原文作撒兒塔子,茲據第二册之勘誤表及第四册之世系表改正。兀刺赤(Orlatchi)嗣位。惟其年尚幼,蒙哥又

附錄一 刺失德書所記拖雷攻金之役

「拖雷軍迫潼關，敵果以重兵扼守，不出所料。時有契丹騎十萬，

Cadai Zengou

鈞案此人疑指哈達

Camer Te-

sondar

鈞案此名可讀作哈馬兒帖古答兒，然金將中無一與此名相合者，兩將統之，列陣於潼關以待。見蒙
殆為徒單兀典之誤。然則合三峯山之役及陝州之役為一事矣。

古兵少，似有輕視意。拖雷見敵兵太衆，特召統將失吉忽禿忽議之。拖雷曰：不能於此處擊敵，須誘之離其陣地。乃命

忽禿忽率三百騎馳逐於契丹軍前。然阿勒壇汗 (*Altankhan*) 猶言軍不為所動，且傲言曰：吾人將圍此蒙古軍，

盡俘之，將如何如何待遇其妻女。拖雷見忽禿忽誘敵之計未遂，敵軍扼險以守，本軍既不能進攻，退又恐喪失士氣。

遂取別道入阿勒壇汗所駐之區域，俾能與皇帝窩闊台之軍會合。命阿魯剌部那顏不魯赤 (*Bouroujir*) 鈞案即
博爾朮

之弟禿忽勒忽扯兒必 (*Toucouleou-Tcharbi*) 將千人殿後。

「契丹軍見蒙古避不與戰，乃大呼挑戰。蒙古兵仍前行，若不聞者。契丹軍不得已離其陣地，追躡蒙古軍後。蒙

古軍勢微而氣沮，契丹軍突擊其殿後軍。蒙古兵被擊，墜水渠者約四十人。禿忽勒忽疾報拖雷，拖雷見事急，乃命人

作術法名 *djedamiaschi* 者以退之。其術以石浸水，取出拭之，雖在嚴夏，可招致風雪嚴寒，或暴雨。蒙古軍中有一康

里人善此術，拖雷命其為之。拖雷軍服禦寒衣，三整日不下騎。進至村中，時居民皆已棄其牲畜衣物而逃，蒙古軍得

糧衣無算。康里人作術有驗，即日大雨，次日降雪，起暴風，寒甚。契丹軍忽覺仲夏中天寒逾嚴，冬氣大沮。拖雷命分軍

每千人據一村。藏馬於屋中，厚覆之。蓋風暴甚烈，不容其……下有契丹軍則暴於野中，大受氣候嚴烈之害，如是三日，兵不能進。拖雷見其士馬休息，未受嚴寒之害；而契丹軍則衣盡濕，兵械皆冰結。乃鳴鼓，命士卒衣氈袍上馬，勵其進戰。蒙古兵如獅子之搏鹿羣，進擊契丹軍，滅其大半，餘衆逃山中者盡死。二契丹將率五千騎逃，陷於溪中，多溺斃。蒙古軍懲契丹軍前此挑釁之語，乃命將所俘之衆盡以 *Uda* 民族之行爲施之。」

上文所言之術法，中亞之游牧民族在上古時已使用之。其術人求雨之石名曰 *yēda*。其術名曰 *djēdamischi*。其以求雨爲業者，今在喀耳木 (Kalmoukes) 民族中名稱 *djēdadjī*，旅行家 Bergman 則名之曰 *ssad-datschis*。據云(見 *Nomadisch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oukenh.* III, s. 183) 此種術人似能招致風雨雷電。其致雨之術，則用獸體病石，鈞案原文作 *besour*，蓋指牛黃馬寶之類，投之水中，自然產生煙霧。此類術人以爲此種煙霧可以成雲，而僅在天將雨時作此術。設其術不驗，則謂別有術人破其術，或謂天時熱甚，雨水不能制之。

Pallas 曾將關於蒙古民族之無數有關係之記載留存於後。其間誌有一種迷信之事，十三世紀時頗盛行，是爲炙胛骨觀其裂痕以卜吉凶。史載成吉思汗系之諸君主曾用此術。傳道師魯不魯乞當時曾在皇帝蒙哥廷者，亦曾說明其問卜之法。其說與 *Pallas* 之說相合。茲錄 *Pallas* (*Samlungen hist. Nachr.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oelkerschaften*, th. II, s. 350) 之文如下。

「蒙古種中具有迷信之民族，在古時所用之占卜方法，而在亞洲之諸民族中幾盡適用，故尙迷信瑣蠻。諸法中尤應注意者，燒胛骨觀其裂痕以卜一日或數日後吉凶之法。其術有定例，用之甚頻。此種預言方法，在喀耳木民

族中名曰 *Dallatullike*。其術人名曰 *dalladschi*。然在乞兒吉思民族中則名 *Jauntuchis*。其人非教師，亦非執巫師之業者，惟以長久之歷練，故善此術。蒙古人有書名曰 *Dalla*，以此法授人，示人解釋火焚胛骨種種橫直裂痕之法。胛骨中之最良者，爲綿羊羚羊 (*saiga*) 麋鹿 (*daim*) 馴鹿之胛骨。所用之骨，先以沸水煮熟，然後以刀剝其餘肉，以骨置火薪上。迄於 *dalladschi* 斷定裂痕充分之時，乃出而觀其方位。其大小，其連屬，預卜事之吉凶，人之生死。所可異者，預言之事常驗。所以亞洲之粗野民族多信仰此術。有若干裂痕重於其他裂痕，此種裂痕各有其名稱，各有其意義。」

中國古代所用占卜之術，亦有與上言之術相類者。惟不用胛骨，而用龜甲，以某種草灼之而已。（參照馮秉正撰中國史第一冊一〇四頁刊行人附註）

茲再引刺失德書蒙古兀良合部條之一節，所言蒙古迷信之事於後：

「蒙古兀良合部人欲止風暴，則冒天及雷電；其他蒙古部族則反是。設有雷鳴，則藏伏於廬帳中，懼不敢出。兀良合人不敢食雷殛動物之肉，並不敢近之。蒙古人以爲雷蓋出於一種類龍動物之身，其物自空而下，以尾擊地，蜿蜒吐火焰。據語言可信之蒙古人言，謂曾常見此事。並謂若有人以酒或馬糞，以乳或凝乳，散之地上，雷即降於家畜之身，尤以馬受害爲甚。凡散酒於地者，必能致雷，百不一失。其人以爲曝濕靴於太陽下，可以致雷，故藏之於廬帳中，閉其天窗，使之自乾。其地多雷，人畏之甚，故以種種原因賦之。蒙古人並云，曾見鬼而與之言，其地迷信類此者甚多。珊蠻在其地爲數頗衆，尤以近於巴兒忽惕 (*Bargout*) 或巴兒忽真隘 (*Bargoutchin-Tougroum*) 之邊境爲夥。

人確信鬼與此類巫師共話。」

附錄二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所誌蒙古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事

世界侵略者傳可參考第一冊 Zikr isikhlass Boulgar u houdoud 及史集所誌蒙古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之
Asu Fong; & Zikr Djenk Kalari Baschgurd 兩章

文如下：史家阿刺丁云：「窩闊台在位時，第二次大會曾定議征服拔都所轄地附近之民族，不里阿耳阿速斡羅思諸部。帝命諸宗王各以兵助拔都。其從征者有皇子蒙哥不者克，諸王闊列堅，不里拜荅兒，拔都兄弟斡兒荅唐古解，及其他宗王數人，並統將速不台把阿禿兒等。諸王各還其封地，籌備遠征。次年春，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取著名之不里阿耳城，屠其居民，或俘之而去。復自是入斡羅思部，略諸州，進達莫斯科思 (Mocoss, Moscou) 斯即莫斯科城。此部居民之衆，有類蟻蜂，森林密佈，蛇亦難入。蒙古諸王進兵此部，須經此林，乃伐木開道，使道寬可容三車並行。出林後，架礮攻城，攻數日，夷平之，鹵獲無算。凡死者皆割其右耳，計得耳二十七萬。」

「斡羅思阿蘭案即欽察等部既滅，拔都遂進破巴失吉兒惕 (Baschgurdes) 之國。此書所指之巴失吉兒惕蓋即，昔人以爲匈牙利與巴失吉兒惕人同種，致有此誤。其實巴失吉兒惕爲一突厥民族也。此誤聞此國殆因北方突厥發音，將日兩聲母混而不分，故將馬札兒 (Magyar) 與巴失吉兒惕混而爲一。據迦爾賓行

與富浪人爲隣，國大而奉基督教。拔都於年初進兵，有敵騎四十萬來禦。拔都命其弟昔班率萬人誦敵。越七日，昔班還報敵兵甚衆，兩軍既近，拔都登山祈天，一日夜，命軍中之回教徒亦集而共禱上帝。翌日備戰，時兩軍爲一大河所

隔。拔都先在夜中命其弟昔班率軍一部乘夜渡河，數擊敵，然敵軍太衆，未能攻入。於是蒙古餘軍盡渡，與昔班合擊敵軍，入敵營，刀斷結幕之繩。客刺兒 (Kolar) 案此處之客刺兒，蓋指斯拉夫語訓爲國王之 Kolar Chai。蒙古人必開此名於幹羅思人，蓋幹羅思人呼匈牙利王曰 Koroï Vehn-
也。 軍見國王帳幕盡覆，氣沮遂潰，脫者無幾。蒙古軍盡取此國之地，是爲蒙古軍所獲最大勝利之一役。

刺失德書所誌此役之文如下：

「猴兒年春，適當回曆六月（一二三六年二月）時，拖雷子蒙哥不者克，窩闊台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弟闊列堅，察合台子不里拜答兒，鈞案多桑前文謂不里是察合台孫。 朮赤子，拔都幹兒答昔班唐古解，及統將速不台把阿秃兒等數人，出

征欽察。夏季全季，軍行途中。及秋，抵不里阿耳部附近，朮赤諸子之幹耳朶。拔都昔班及孛樂台 (Bohotai) 自是

進攻波羅 (Polo) 巴失吉兒惕兩部。指波蘭及匈牙利。 波羅，民族甚衆之大國也。奉基督教，與富浪人之國爲隣。以軍四十禿

綿 (tounan) 猶言四 來禦。昔班將萬人爲前鋒，告其兄敵兵甚衆，兩軍既見，拔都仿其祖成吉思汗，登山祈禱一日

夜，命軍中之回教徒亦共祈勝利。已而與孛樂台夜渡河擊敵。昔班親突陣，統將孛樂台率全軍繼之。蒙古軍進至客

刺兒帳，刀斷其繩，敵兵氣沮，遂潰。蒙古軍有如猛獅之搏食，追殺敵兵甚衆，盡取其國之地，是爲蒙古軍獲大勝利之

一戰。波羅巴失吉兒惕國土廣大，堡寨不少，然盡爲蒙古軍所下。後來此二民族復叛，現在刺失德撰此書時 尙未完

全降附，且保存其國王而號客刺兒。刺失德將蒙古遠征波蘭匈牙利兩役混而爲一。上文所言之戰役，蓋爲一

代先後而爲敘述，故在此後始言一二三七年蒙古軍之戰役。

「蒙古軍集合於……河畔，一二三七年冬，一諸王命速不台把阿秃兒經略阿速不里阿耳兩部之地。速不台進

至 Cazan? 敗敵兵，其酋 Tchicou? 及 Bayan? 二人親至諸王前請降，諸王納降而遣之歸。已而復叛，又命速不台征服之。

「諸王大會後，分徇此廣大地域，已而由諸道入其境內，窮搜敵兵之時……諸點所代替者，蓋為鈔本中脫是蒙哥，蓋蒙古君主之名常用殊墨寫之，鈔寫者有時忘記補寫也。率左翼軍在海濱擒八赤蠻 (Batchman)，八赤蠻者，欽察民族之一勇敢會長，oberlik? 部人也……此處脫漏之文，疑是阿速一字，民族之哈察兒幹古刺 (Catcher Ogola) 亦被擒，其事之經過如下：

此八赤蠻先是得脫蒙古之鋒鏑，集盜賊及其他逃人肆抄掠，奪蒙古軍輜重，為害蒙古軍日甚。其人轉徙無常居，日間藏伏阿的勒 (Athi) 鈔案即窩勒伽河畔之森林中，蒙古軍未能知其所在，故未成擒。蒙哥遂命備舟二百，每舟載戰卒百人，分為兩隊。自率一隊，其弟不者克率一隊，沿河搜索兩岸諸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人去未久，其地有

一老婦言，八赤蠻已遁入一島中，其所抄掠諸物皆在島內。顧附近無船，蒙古兵不能至島。忽大風刮河水，鈔本此處茲據世界侵略者傳補之。蓋刺失德所誌之八赤蠻事，與傳文大致相同，足見其採錄於此書也。致見河床。蒙哥遂命其衆涉河而渡。出不意進至島中，襲擒八赤蠻，其部衆或被殺，或溺斃，妻子及捕獲品無數，盡為蒙古兵所得。蒙古兵重渡河，未損一人。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八赤蠻請死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下文蓋屬於阿速部之一會長哈赤兒兀古刺 (Catcher Ogola) 案約

即前文之哈察兒幹古刺。亦被殺，蒙古諸王駐夏於此地。馮秉正書對於同一事所引中國史文云：是年（一二三七）三月，突厥語 berik 之對音，猶言海。寬田吉思，蓋指打耳班海也。其王八赤蠻率所部逃入海島中，冀蒙古兵不能至此。忽大風刮海水，潮退時其淺可渡，蒙哥遂盡屠欽察之衆。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命之跪。八赤蠻曰：我豈苟求生者，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蒙哥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今潮且至，宜早還。蒙哥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馮秉正書第九冊二二六頁）。

「雞兒年，(回曆六三四西曆一二三七)拔都斡兒答別兒哥合丹不里闊列堅擊博叉 (Bokachas) 鈞案多桑亦作

又不兒塔思 (Bourtasses) 兩部，未久降之。同年秋，諸王大會後，共進兵入斡羅思。貴由蒙哥闊列堅合丹不里闊

Ban 城，三日拔之。已而取 Tag 城，闊列堅在此城下受傷死。斡羅思之一首領兀兒曼 (Ourman, Roman) 即按

羅曼王來拒，敗死。攻……城，五日拔之。殺其異密 (ehir) 兀刺帖木兒 (Oulai-Timour, Vladimir) 已而攻大闊

兒吉城，按即大公八日拔之。是役也，戰甚烈……亦親列行陣勇戰，故終致勝。旋攻溫赤思老 (Venceslaw) 國都聖

尼古刺 (Saint-Nicolas) 城，五日拔之。國王大闊兒吉逃伏林中，蒙古兵擒殺之。既而諸王大會畢，分兵從數道進，入

斡羅思內地，盡下軍行所過之一切城堡。拔都圍 Kil Acastka 城，兩月不下。諸王合丹不里以兵來會，合攻三日

克之。至是諸王屯兵休養士馬。

「狗兒年 (六三五及一二三八) 秋……與合丹進討薛兒客速 (Cirasse) 部。是冬殺其王 Toucan 昔班

不者克不里侵入馬里木 (Merimes) 部。 Tchintchakes 民族之別部也。別兒哥進攻欽察部，擒 Mékroutis 部

諸酋。

「猪兒年 (六三六及一二三八至一二三九) 冬……僧不里合丹進圍蔑怯思 (Mangass) 逾六星期拔之。

次年鼠兒年 (六三七及一二三九) 春，諸王遣忽黑歹 (Conodai) 經略鐵門 (打耳班) 及其附近諸地。同年秋，

皇帝窩闊台召貴由蒙哥二王還。二王於牛兒年 (六三八) 抵彼等之斡耳朵。」

上文見皇帝窩闊台傳，其後之事則見欽察平原諸王章中。

一鼠兒年（六三七及一二三九）秋當貴由蒙哥奉可汗命離軍（而歸韃靼地城）之時，宗王拔都率諸弟並諸王合丹不里不者克等，進擊幹羅思部及黑帽部，Caraculpaqs 是為幹羅思，幹羅思史家之黑 Klobouks攻幹羅思大城 *Minguerca*，九日拔之。已而盡取兀刺的木兒（*Ouladimour, Wladimir*）境內諸城，諸道並進。軍行所過，盡下其所見諸城堡。旋會師合攻 *Outch-Ogoul-Ouladimour*。此三字突厥語，猶音城。三日拔之。其人斃於牛兒年（一二四〇）中。此人未詳為何人。

「仲春（一二四〇年），諸王逾……山，而入孛刺兒（*Boulares*）鈞案此部似是不里阿耳。及巴失吉兒惕鈞案即元秘史之巴只吉

惕。兩部之地，幹兒答率右翼逾亦刺兀惕（*Tiaoute*）之地。Bezerehan?以軍來禦，幹兒答敗之。合丹不里進擊

撒珊（*Sassans*）部，三戰敗之。不者克逾此國之諸山，而入哈刺兀刺克（*Carra-Oulag*）疑指 Valachie 及 Transylvanie 兩地敗諸兀

刺克（*Oulag, Valaques*）族。逾……山而入 *Mischelav* 之國，敵兵守境以待，進擊敗之。諸王分五路進兵，盡取

巴失吉兒惕馬札兒（*Madjars*）撒珊（*Sassans*）此撒珊疑是撒克遜（Saxon）人之僑居匈牙利東方諸州者，曾為合丹所攻擊，參照 Michow 撰波蘭年曆，一前引戰勝匈牙利軍之文，應位置於此。之地。其王客刺兒遁走。諸王駐夏於迪撒（*Tissa, Theiss*）及禿納（*Tonha, Danube*）兩河河畔。

合丹率軍略取 *Macoute* 及……之地，進至海濱。此地之王客刺兒自……海港登舟遁入海，合丹還師，在兀刺忽

惕（*Oulacoute*）城中力戰而擒……及……時諸王尙未得可汗凶問也。

「虎兒年（一二四一）欽察部人以重兵來攻……諸王與戰，尤赤子升豁兒（*Schingour*）敗之。其秋，諸王

復還逾鐵門及諸山，遣亦刺兀答兒（*Ilaoudar*）率一軍往擊欽察敗軍之退入此種地域者，盡俘其衆。 *Oroung-*

conter-Badadi 國亦請降，遣使納款於諸王。是年諸王於其地渡歲。兔兒年（六四〇）及一二四二）初，諸王既全平此國，遂還師。夏冬兩季皆在途中。蛇兒年（六四一及一二四三）始歸本土。

附錄三 東方基督教徒關於成吉思汗之傳說

Eccard 書 (*Corpus hist. medi oevi*, vol. II, p. 1451) 採錄有一篇關於成吉思汗之記事，似爲聶思脫里派之一基督教徒所撰，撰時應在此汗侵入波斯之後未久。據 *Eccard* 云：亞洲之基督教徒曾宣傳韃靼之基督教國王大維德 (*David*) 是爲當時亞洲基督教徒對於成吉思汗之稱，預備援助基督教徒，討伐西利亞埃及兩地之突厥。益以當時十字軍大敗於尼羅 (*Nile*) 河畔，此種希望實有其必要。所以教皇大使教廷樞密員 *Polaris* 及聖堂派徒 (*Templiers*) 故意將此關於大維德國王之奇誕記事廣爲宣傳，且以之寄呈教皇，俟其再遣援軍至於聖地。 *Eccard* 之所採錄者，卽此類記事之一種。此記寫於羊皮紙上，原本藏於撒克遜之 *Neitz* 城，計有二開本四頁，分爲六章。

第一章述成吉思汗之起源：據謂國王大維德者，國王約翰 (*Johan*) 子國王亦思刺愛勒 (*Tarsel*) 之子，基督教徒也。兄弟六人，大維德年最幼。亦思刺愛勒死，長子襲位。此二王及其祖先皆稱藩於波斯大王名汗哈刺 (*Chan-Chara*) 應是汗乞塔 *Chan-khata* 之誤。則其所指者乃哈刺契丹 *Chan-khatai* 汗矣，者，質言之，稱藩於諸

王之王。汗哈刺之國境，自合失合兒(Chassar, Caschgar)抵於只渾(Djihoun)河外之八刺撒渾(Bella-Sarum, Béla-Sagoun)，有星者告汗哈刺，言其國將爲一名稱大維德者所取。顧亦思刺愛勒之子即名大維德，乃召之入朝，欲除之。然汗之二妃爲之請命，其一妃爲國王約翰之女，汗因轉怒爲喜，遂宥而釋之歸。

第二章云：三年後，亦思刺愛勒長子死，大維德嗣立。摩訶支那(Machachi, Mahatchin)國王以女妻之。大維德率領無數之軍隊侵入波斯王汗哈刺之國，陣擒汗哈刺，盡取全國之地。時其國有六十四大城，廣袤七十八日程之遠。

第三章云：已而國王大維德兵入河中(Alasnar, Mavera-un-nahar)。此國鄰接印度，城市甚多。其波斯王定都於鶴悉那(Gazna 哥疾寧)大維德戰勝河中王，盡屠其士卒。經略以後，遂還名稱哈刺(Chara, Khatai)之地。哈刺國王與花刺子模沙(Charnamisa, Khorazm-schah)所指者蓋爲算端摩訶末，因不花刺(Bacharim, Boukhara) 撒麻耳干(Samarchant) 花刺子模(Bellecharim 卽 Bilad Khorazm) 質言之花刺子模國。等地之佔領而起爭端。花刺子模沙遣使於國王大維德議和，割讓只渾(Geon, Djihoun)河外之地。花刺子模沙東境既可無虞，遂率大軍侵入呼羅珊境內。近距報達六日程之地，遣使向哈里發宣戰。

此後此佚撰人名之記事，多與回教史家之記載相符。一方言成吉思汗侵入花刺子模帝國，乃由哈里發納昔兒所招致，證明時論爲不虛；一方表示同時東方之基督教徒以爲其教主見信於成吉思汗。此撰人在第六章中，竟謂國王大維德遣赴報達之使者執有繪十字架之旗幟。至若蒙古兵侵入谷兒只攻擊基督教徒之事，則謂其原因

多桑蒙古史

別有所在云。

第三卷

第一章 忽必烈時代

忽必烈自開平府進兵長江——開平府之營建——渡江圍鄂州——宋丞相賈似道之乞和——忽必烈之北還——兀良合台自交趾進趨江畔——阿里不哥謀位之處置——忽必烈之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之即位於哈刺和林——兩帝之戰——阿里不哥軍之初敗及其退走乞兒吉思之地——阿里不哥軍之再敗——昔木勒台湖畔之三敗——第四戰勝負未決——阿里不哥與察合台汗國首領阿魯忽之戰——阿里不哥之歸命忽必烈——其諸要臣之受懲罰——阿里不哥之死——八剌之即察合台國汗位——海都之叛——高麗——日本——忽必烈之駐所——忽必烈之宗教——佛教——佛教教長之設置——爲蒙古語制定文字——營建太廟——採用中國朝代之稱號——保護學者——建設學院——定官制

忽必烈奉命進取長江漢水交流處南岸之湖廣都城鄂州（武昌府）語見前卷。一二五八年終，忽必烈自其在鞏鞏地域新建之一城啓行。先是其兄皇帝蒙哥指定桓州爲其駐夏之所，一二五六年，忽必烈命一博學之佛教僧人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獨石口東北約二百二十里之龍岡，建立城郭，一二六〇年工畢，定名曰開平府。見綱目釋目三三〇頁——據新亞洲學報第十一册三四七頁 Klaproth 所引清一統志之文，開平府之遺址今在 Diaonainan-soumé 地方。並見 D'Anville 地圖，開平以上都而著名，故灤河亦名上都河。忽必烈進兵甚緩，一二五九年八月始抵河南之汝南。自將一軍，張柔將一軍，分道入湖廣，取麻城附近之堡寨數所。至是

其弟末哥以皇帝凶赴告，然仍進兵渡江圍鄂州，其別軍支隊入江西，陷臨江瑞州二城。

蒙古之侵日甚，宋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宋臣多人表請正大全之罪，以申國法。宋帝遂罷其相職，令致仕。卽拜賈似道爲丞相，率軍援鄂。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似道文人，不知武事。其才不足以當高位，惟知以策術取容於主弱政亂之朝，而其所用諸人，皆使軍中怨憤。似道之援鄂也，不以兵力，僅密遣使詣蒙古營求和，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初不許，會聞脫里赤 (Dorjeji) 阿藍荅兒謀立阿里不哥，遣人括民兵，因召諸將議事，郝經曰：「阿里不哥已據和林，令脫里赤行省事於燕都，旣據兩京，若稱受遺詔，便正位號，欲歸得乎？願大王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忽必烈從之。會宋使復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節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先是兀良合台奉蒙哥命會師鄂州，乃自交趾率蠻獍之兵萬三千人徇宋內地，宋陳重兵於境上以俟，兀良合台大敗之。乘勝圍桂林，敗宋兵，進圍長沙。會忽必烈遣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張節閻旺之衆僅餘五千人，作浮橋於江上以濟之，合兵北還。賈似道命將以舟師攻斷浮橋，殺其殿卒百七十人。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宋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獎眷甚至。

一二六〇年一月，忽必烈營於燕都（北京）城下，以阿里不哥調發人丁銀畜，遣使責之。阿里不哥報以好言，用安其心，冀誘忽必烈及其黨赴其在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朵中所召集之會葬大會。乃遣脫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軍中諸王，諸王答言：「俟將所部軍隊送還駐地後，然後赴會。」脫里赤使人以告其主，而自隨忽必烈赴開平，

(四月)此地即忽必烈之黨所訂選立新主之所也。洎至，忽必烈弟末哥，窩闊台子合丹，幹赤斤那顏子脫合察兒 (Togatchar) 及左手諸王統將等，開大會。羣以親王旭烈兀既在波斯，尤亦察合台兩系後王因道遠未能召集，情形嚴重，未能展期，遂一致推戴忽必烈，依習用禮儀奉之即位。(六月四日)時忽必烈年四十四歲。見馮秉正書二頁一宴樂八日後，新帝以金銀布帛滿車，散賜其諸親屬諸可敦諸統將等。見瓦撒夫書第一冊

諸宗玉統將等以推戴忽必烈事，遣使者百人往告阿里不哥，脫里赤聞變遁走，被執，逼訊之，遂盡吐蒙哥死後其主之策謀，投之獄。忽必烈命不里子阿必失合 (Apsichga) 主察合台汗國事，偕其弟還國。二王道出陝西，被捕，送至阿里不哥所，囚之。見史集

阿里不哥一方面進行亦力命阿藍荅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賁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於哈刺和林。見馮秉正書二八四頁其黨擁戴最力者，為蒙哥之正后忽都台，蒙哥子阿速台玉

龍荅失 (Young-tasch) 昔里吉 (Schiréki) 及察合台孫數人。見瓦撒夫書第一冊一宋君榮書一三三頁

是年夏間，兩爭位者遣使往還，皆無要領。及秋，阿里不哥命旭烈兀子出木哈兒 (Tchoumouour) 偕哈刺察兒 (Caradjar) 二王率軍南進。二王遇也孫哥 (Yessounga) 所將忽必烈軍之前鋒，戰不勝，阿里不哥後軍聞之，驚潰。阿里不哥殺所囚之二王及使者百人，率殘衆退走乞兒吉思之地，蓋其駐冬之所也。其駐夏之所則在阿勒台山中，其領地即為其母莎兒合黑塔泥之領地，地廣三日程。

阿里不哥黨之在陝西者，亦遭失敗；忽必烈即位之初，命畏吾兒人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急入京兆，謀爲變。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未幾，盡得太平魯懷等陰謀，遂分遣人掩捕之。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方出迎詔。

希憲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宗王合丹與汪良臣八春分三道進討渾都海，渾都海退渡黃河，與阿藍荅兒合兵於甘州。合丹及二將之兵合擊敗之，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見馮秉正書二

八五頁—宋君榮書一三四頁

忽必烈自率軍進向哈刺和林，駐冬於汪吉（Orghuz）河。哈刺和林恃中國之糧爲食，茲糧道旣爲忽必烈所斷，因苦饑。阿里不哥兵械食糧俱匱，遂於危急中命拜荅兒子阿魯忽（Alghu）主察合台汗國事。阿魯忽時在其所，阿里不哥乃與之約以二事：一以兵械糧食來濟，二守只渾河境，拒旭烈兀兒哥二王來援忽必烈之軍。

阿里不哥尙在謙謙州之地，恐忽必烈乘危來擊，乃遣使至其兄所，謬言頗悔所爲，願奉兄爲主，將入覲，惟俟馬肥。並待所約阿魯忽、旭烈兀兒哥及其他諸宗王等至，同來解決帝位繼承事。

忽必烈答之曰：「我信弟言，願弟於三王到達以前，先圖一晤。」乃命其從弟也孫哥率一軍留屯哈刺和林之地，待阿里不哥至，迎之赴幹耳朵。自返開平，遣餘軍各歸駐所。

一二六一年夏秋兩季旣過，阿里不哥休養士馬畢，遂進兵。遣使給也孫哥，言來歸命，也孫哥信之，不設備。阿里不哥以兵奄至，擊潰其軍，乘勝躡漠而南，逕向忽必烈駐所。忽必烈聞警，亟集兵，進禦其敵。一二六一年終，此兄弟二

人戰於戈壁邊界忽札李勒荅黑 (Khoudja-Bouldac) 諸山及昔木勒台 (Simoutai) 湖附近阿勒赤阿晃火兒 (Alchia COUNGOUR) 之地。阿里不哥全軍敗績，忽必烈下令止諸軍勿追，曰：「是爲輕躁之徒，或者思而自悔。」越十日，阿里不哥聞其兄兵退，遂還與兄軍再戰於昔勒吉勒克 (SILGUILK) 高地附近，先于巴古勒 (Sengan Bagoul) 區中，沙漠一部份邊界名曰阿列惕 (ALT) 鈞案此字猶言沙陀疑有脫誤 之地。戰甚劇，及夜，各收軍退。此後終一二六二年雙方無戰事，蓋阿里不哥聞阿魯忽攜貳之訊，勢須禦此新敵也。

阿魯忽既奉阿里不哥命主察合台汗國事，遂赴別失八里，取政權於哈刺旭烈兀寡婦幹兒合納之手。其統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達於只渾河岸，已而有兵十五萬人。阿里不哥戰敗以後，百物皆缺。遣使者三人至阿魯忽國中徵發牲畜兵械貨財，所徵既富，因啓阿魯忽貪心，欲自取之。乃藉詞使者語言不遜，執而囚之。召其黨集議，或曰：「茲事須先議而後行，願既背阿里不哥，則僅有公然歸命忽必烈之一策耳。」阿魯忽遂殺三使，奪其所徵諸物，散賜本部軍隊。

阿里不哥不意阿魯忽之出斯舉，聞之驚怒，決進討之。臨行時召集哈刺和林城之基督回佛諸教教長而諭之曰：「忽必烈若來攻，可以城降。」蓋其以爲城民無守城之勇氣，不如逕許之降也。阿里不哥甫行，可汗兵臨城下，各教居民遣代表納款，忽必烈善待之，並承認窩闊台蒙哥兩朝所許豁免此城一切稅課之詔敕。已而仍進兵，會聞漢地有變，遂南還。

阿里不哥之前鋒將哈刺不花 (CARA-BOUCA) 與宗王阿魯忽遇於普利 (Poulat) 城及速惕 (Sout) 湖附近

之地，敗績，哈刺不花陣歿。阿魯忽恃勝不爲備，安然退還其伊犁（Hile, Hi）河畔駐所，遣散其軍隊。無何，阿速台率第二軍繼至，踰名稱鐵門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並及阿魯忽本人之領地。阿魯忽率其未受敵創之右翼，退至忽炭（Khotan）和合失合兒兩城，其後未久，阿里不哥率餘軍進至阿力麻里境內，駐冬於伊犁河畔。阿魯忽率其新歸之殘衆，退走撒麻耳干。

阿里不哥駐冬以後，縱兵大掠其敵之國，凡捕獲阿魯忽部下士卒輒殺之，此種暴虐行爲，遂不利於阿里不哥。春至，人民饑饉，死亡無算。阿里不哥諸將惡其濫殺敵國之蒙古軍，多有離心。會蒙哥子玉龍荅失將忽必烈之前鋒軍屯於阿勒台沙漠中及察八罕（Tchabacan）河畔，阿里不哥諸將相率往投之。

於是阿里不哥所部軍隊餘存無幾，逆知阿魯忽將乘其危而來攻，乃遣哈刺旭烈兀之寡婦幹兒合納借馬思忽惕伯往阿魯忽所議和。先是幹兒合納被迫以國讓阿魯忽後，往訴於阿里不哥所，茲尙在營，故遣之往。及至，阿魯忽娶之爲妃，同時命馬思忽惕伯綜理財賦。馬思忽惕伯在撒麻耳干不花刺兩城大徵財貨，阿魯忽軍勢遂振。時彼亦立須軍隊禦一新敵，蓋窩闊台孫海都（Caidou）得拔都後王之助，率兵來取其國也，然被卻而去。

阿里不哥兵財俱缺，遂於一二六四年決定歸投其兄。及至忽必烈所，忽必烈盛陳軍隊，阿里不哥進至帝帳前，人以帳簾覆其首，如是依俗跪拜請罪。入帳後，立於諸書記所立處，忽必烈感動，熟視久之，見阿里不哥泣，自亦淚不能禁。旣而言曰：「弟，吾與汝孰是？」阿里不哥對曰：「曩者我是，今者汝是。」時宗王阿速台隨阿里不哥入，阿必失合弟阿赤海（Atchigai）近詰之曰：「殺吾兄者汝歟？」阿速台曰：「阿里不哥時爲我主，我奉其命殺之，蓋不欲我族

一宗王死於一哈刺朮 (Caradjou) 哈刺朮，蒙古語，猶言臣民，凡蒙古人之手。今忽必烈爲我主，設有命我且非成吉思汗族者，皆有哈刺朮之號。殺汝。」可汗遽止之曰：「此非作此言時。」於是成吉思汗姪那顏脫合察兒起而言曰：「可汗欲今日不追認往事，僅事歡樂。」因回首顧帝曰：「阿里不哥久立，當令其坐於何處？」忽必烈命坐其諸子列，是日餘時，專事宴樂，不言他事。

翌日，械繫阿里不哥諸臣。忽必烈命宗王四人統將三人會訊其弟及其黨。阿里不哥首言謀自己發，諸臣無罪。帝曰：「諸臣焉得無罪？昔反對蒙哥之正位者，並未引弓抗之，尙罰其罪，汝曹應知之；今汝曹啟內亂，戕殺宗王及士卒無算，然則應如何處罰歟？」諸臣無詞以對。中有禿滿 (Touman) 那顏者，年最長，顧同列曰：「汝曹奉阿里不哥正位時，誓爲效死，應尙憶之，吾人踐言，正在此時矣。」忽必烈獎其忠，已而復詰阿里不哥造謀之人，阿里不哥乃曰：「孛勒合 (Boles) 阿藍荅兒二人會語我曰：『旭烈兀忽必烈遠征在外，先帝以大兀魯思 (Orlous) 屬汝，不爲帝尙何所疑？』已而與諸臣議，意僉同，遂有是舉。」阿里不哥諸臣咸證明其事經過如阿里不哥言。忽必烈乃斷處十人死罪，至若阿里不哥之罪，則欲俟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來此會議定讞。待三王久之未至，諸親王統將之在蒙古者會議，咸主赦阿里不哥阿速台二人之罪，並遣使往告三大藩王，言旣見諸王因要務未能遠離，恐久延生變，乃斷將諸罪臣處死；至若阿里不哥阿速台業已訊畢，諸王咸欲宥之，惟盼三王表示其意云。

阿魯忽答使者，言己之主持察合台汗國事，未奉忽必烈命，諸親王會議未使其正位以前，不位置議。旭烈兀則贊成此事之一切處置，並言將蒞大會，別兒哥答詞亦同。於是釋阿里不哥阿速台，許其入斡兒朵朝見可汗。越一月，

阿里不哥得疾死，（一二六六年）葬於拖雷及成吉思汗墓側。阿里不哥 (Arig-Bogga) 突厥語，言瘦軀，蒙古語猶言潔牛。

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三王在一短期內相繼死。忽必烈命旭烈兀長子阿八哈 (Abaca) 總管伊蘭 (Iran) 境

內蒙古大食軍民人戶。拔都孫忙哥帖木兒 (Mangou-Timour) 主朮赤汗國事。哈刺旭烈兀子木八剌沙 (Mou-barak-Schah) 主察合台汗國事。先是阿魯忽死，幹兒合納以其子木八剌沙承汗位，然察合台曾孫八剌 (Borac)

八剌者，察合台子木阿禿子也。孫都哇 (Yasqum-Toua) 之子。八適在帝廷，請於帝，帝遂冊命其與木八剌沙共理其國。八剌歸見木八剌沙，匿其受命事，僅言思鄉故歸。木八剌沙信之。八剌同時誘使一部份軍隊附己，及事已成熟，遂廢木八剌沙而自立。其後未久，八剌命木八剌沙為其獵士長。木八剌沙回教徒也，性情溫和，為人正直，曾努力抑治所部士卒之橫暴剽劫。

時有宗王數人尙拒命，中有窩闊台孫海都抗尤力。海都合失子也。合失應承父窩闊台位，故海都要求其承位之權。顧窩闊台系之軍隊，曾為皇帝蒙哥所奪取，海都不能僅恃己力而爭大位，故在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爭位之戰中，附阿里不哥而抗忽必烈。阿里不哥歸命入朝後，海都乃還其葉密立河畔之封地中，謀以己力聚兵以抗。其為人多智謀，交結朮赤諸後王，得其助，遂據有葉密立一帶，昔日窩闊台貴由之分地，組成一軍。忽必烈遣使詢其何以不赴大會，並徵之入朝，言欲見之，用示親厚之意。海都辭以馬瘦，許不久將入朝，如是三年，輒託詞不至，旋（一二六八年）開戰。見史集。

先是高麗王噉久抗蒙古兵，後降，遣其世子俱入朝。忽必烈即位，噉已死數年，其質子請還國，忽必烈乃冊命之。

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歸。

僨至國境，見高麗人已舉兵抗蒙古，迫其與蒙古絕，始奉之爲君，僨似終從其國人之請。然蒙古邊將以高麗叛亂事入告，並請兵討亂，忽必烈欲以恩諭之，遂於一二六一年詔諭高麗王僨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羣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斷自予衷，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尙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

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

高麗王俱請免軍馬侵擾，還被虜及逃民，忽必烈皆從之。於是叛人皆降，迎其王入境，嗣後高麗王每年遣使入賀正旦。見馮秉正書二九二頁，宋君榮書一四四頁

時日本國王尙未遣使來朝。一二六六年，蒙古帝遣使臣二人持國書假道高麗而赴其國，然聞人言海道險阻，不至而還。一二六八年，高麗王遣其弟湄入朝，忽必烈以高麗飾辭令去使徒還，面責湄。遣使持詔諭高麗王曰：「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禕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

高麗王乃造舟一千艘，以供萬人渡海之用。忽必烈不欲用之以侵宋，而欲用之以征日本。已而罷東征，其事遂止。見馮秉正書三〇七頁

忽必烈即位之初，卽定燕京或中都爲都城，顧此金國舊都已爲成吉思汗軍隊所殘破，乃於中都城東北建一新城，與舊城相接。一二七二年落成，名之曰大都，忽必烈駐冬之所也。駐夏則在開平府，此城在一二六四年時已號上都。見馮秉正書四〇四頁

成吉思汗後人之首先偏重一種宗教者，蓋爲忽必烈也。時忽必烈業已歸依佛教，而佛教已開始傳佈於蒙古

人中。孔子之哲學及其恃以平治社會之道德仁義之道，在殘猛侵略家視之，自不能發生興趣。道教之迷信行爲，對於蒙古人則較有勢權。顧佛教長老之自畏吾兒士番傳佈其教於成吉思汗諸宗王營帳者，業已取珊蠻教而代之，緣其知識頗優於珊蠻教也。此種長老，蒙古人名之曰刺麻（*Lamas*），中國人名之曰和尚，日本人名之曰坊主（*Bon-nos*）。不娶婦，習居其寺廟周圍之淨室中。寺中陳列種種奇形神像，其主要之教義爲輪迴，與婆羅門（*Brahmes*）同。各人各有其司察善惡之神監臨之，人死受地獄主之裁判，視其前業，斷其歸入何道。最善者升天堂，最惡者入地獄受諸苦。茲二極端之間，有四道：曰修羅，人間畜生，惡鬼。人類應求善惡之神降福去災，惡神以種種怪異神像代表之。世人可用聖者以古印度語所撰之呪，禳其所降之災。此教包括神話甚廣，而其教師之感動人心最甚者，要爲其八地獄之敘述，及在其中所受之諸苦。

佛教命人爲種種功德，尤禁殺生，偷盜，邪淫，僞言，毀謗。

其祕密之教則示人之欲抵於至善者，必須斷絕諸欲，不感苦樂，不顧外物，僅恃內觀，由是其靈魂不復轉入輪迴而成爲神。

創設此教之人爲釋迦牟尼（*Chekiamouni*），在紀元前約千年時，生於迦葉彌羅國中。印度名曰 *Bouddha*。

中國人譯曰佛陀，省稱之曰佛。是爲最後之佛，以前尚有過去佛數位，其在此世爲佛之輔佐人者，則有降於人身之

天神。見 *Pallas Saml. hist. Nachr.* 第二册五至三六三頁。一 *Grosier* 中國志第四册四五〇頁以後。一 *De Guignes* 匈奴史第一册二二三至二三五頁。一 刺失德云：「其地雖有中國印度及其他諸國之八合失（*Bakhs-chig*）甚衆，然最重視者，要爲土番之八合失。」案八合失蒙古語猶言博士。

一二六一年，忽必烈命此教之一幼年刺麻總領佛教，其人名 *Mati Dhwadscha*，而以八思巴刺麻 (*Pakba*

Laba) 著名。八思巴刺麻，猶言無上刺麻或聖刺麻。見蒙古源流譯文三九五頁譯者附註 土番 (*Tibet*) 薩斯迦 (*Sazghia*) 之民族也。

學富五明，忽必烈頗信任之，尊為帝師，升號大寶法王，大刺麻之起源如此。四百年來，土番不復成爲一國，諸部族各有其首領。成吉思汗平唐兀後，降其數部，餘爲兀良合台所征服。忽必烈分其地爲府路，置總管以治之，諸總管隸於

法王。見夏真特譯衛藏通志，一八二八年本一〇六頁，土番人名肉身神道曰八思巴，嗣後忽必烈命八思巴製蒙古新字，緣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人所用者蓋爲塔塔統阿所授之畏吾兒字也。八思巴製新字，字成，上之。其

字方形，頗類土番字，字僅千餘。見馮秉正書三一〇頁一 Pallas, Saml. hist. Nachrichten. - Jul. V. Klaproth, Abhandl.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Dighren, im-en theile, der Reise in den Kaukasus, 1814. p. 58. 先是八思巴未至以前，成吉思汗後王二人曾自土番徵刺麻名 *Sagtcha Pandita* 者，至命製同類之字母

字未成而刺麻死。見蒙古源流譯文三九四頁譯者附註 至是八思巴字成，忽必烈於一二六九年詔頒行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

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

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寔興，而字書有關，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

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見夏真特蒙

古說第二册

三〇三

忽必烈仿漢制，於一二六三年建太廟於燕京，以祀成吉思汗父也。速該及其四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拖雷，並

其二孫貴由、蒙哥，共爲八室。上以漢語廟號，每室各以其正后附焉。一二六六年太廟成，帝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

爲常。見馮秉正書三〇一頁一宋君榮書一四二至一四五頁

中國自古以來舊制，建一新朝者必須建一國號，忽必烈之先世都於蒙古，視漢地若帝國之領地，無須此。迨

至忽必烈建都於漢地而採用漢地禮制之時，遂亦建立國號。而於一二七一年取乾元之意，立國號曰元。見馮秉正書三二二

並建年號。見宋君榮書一三八頁

忽必烈左右多中國學者，若姚樞、李昶、許衡、竇默、劉秉忠等，並授帝以治術，常進言以爲蒙古人嗜殺過度，故人

民抗拒自保，宜申止殺之詔，召降不難矣。見馮秉正書二八二頁忽必烈仿漢制設學士院，以博學文人充院員，擇其中數人爲

翰林，命修國史。時姚樞已於一二六三年被任爲中書左丞，曾請立學校以育才，忽必烈從之。時蒙古人僅恃騎射，諸

王貴人學識不及朝中之漢人，西域人遠甚。有漢人名趙璧者，曾譯中國經書爲蒙古語，許衡亦用蒙古語節述中國

史事，忽必烈以授蒙古人，命習之。見宋君榮書一四一頁忽必烈初卽位時，淮蜀士人遭俘虜者皆沒爲奴，後命釋數千人。忽必

烈對於具有技能之人，不分國籍宗教，並庇護之，所以錄用不少外國人。若畏吾兒、波斯、突厥、斯單及其他諸地之人

爲譯人，有波斯天文家名札馬刺丁（*Djernal-ud-din*）者，曾進萬年曆，並造西域儀像，又有拂菻人，質言之東羅馬

人，名愛薛者，曾掌星曆醫藥二司事。見宋君榮書一三六頁一三八頁一四四頁

忽必烈在位以前，諸司草創，設官甚簡，重權皆在武臣名達魯花赤者之手。此輩執印治事，其權重於相臣。至是

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於是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官。設司天臺一所，定軍將宮臣之官制。見宋君榮書一

頁三五

第二章

宋人之拘留忽必烈使臣——忽必烈諭諸將伐宋——李璫之叛於山東——宋理宗之死——伐宋——襄陽之圍——樊城之取——襄陽之降——宋度宗之死恭宗之立及太后之臨朝——忽必烈之再諭諸將伐宋——伯顏所統二蒙古軍伐宋之戰役——伯顏進取長江沿岸之地——宋殺忽必烈使臣於臨安附近——伯顏之被召還——賈似道之罷黜及死——戰事——伯顏之南還——蒙古兵進向臨安——宋廷請和——宋太后之降——蒙古兵入臨安——宋太后詔諭州郡降附蒙古——徙宋帝后宗室於上都——宋臣謀奪帝后於中道不克——徙臨安府庫寶物於上都——阿里海牙之用兵湖廣——伯顏之被召還——宋人起兵於福建——恭宗兄益王之立於福州後追諡端宗——揚州之圍——蒙古兵之勝於福建——宋新帝自福州登舟遁入海——阿里海牙之用兵廣西——廣東之被侵——端宗之死——其弟昺之嗣立——宋舟師之退厓山——海上之戰——宋兵之敗——帝昺之死及宋之亡

當時海都雖已興兵，然未能阻止忽必烈之侵宋，蓋欲續成成吉思汗諸子從未放棄之企圖也。會有宋人拘留使臣之事，忽必烈遂有詞可藉。先是一二六〇年，忽必烈遣郝經爲國信使，入宋告卽位，且徵前日鄂州城下講和之議。經入宋境，賈似道恐其泄前此和議事，命人拘留之，且盡除知此和議之人。一二六一年，忽必烈知使臣被留，乃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

「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

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遠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尙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忽必烈雖有此詔，然因北禦其弟之兵，致未果南侵。及兩敗阿里不哥軍後，甫抵燕京之時（一二六二年二月），又聞江淮大都督李璫叛於山東，拔數城，取濟南益都（青州府），殺蒙古軍幾盡，以地歸宋。忽必烈命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擊李璫，圍濟南。璫固守，糧盡以人爲食。圍四月，璫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是役也，宋雖遣軍救之，然援師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忽必烈雖有種種伐宋理由，然尙待數年方舉兵南下。一二六四年宋理宗死，計在位四十年，年六十二歲。無子，以姪禪嗣帝位，是爲度宗。至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始實行其侵宋計畫。先是數年前，宋潼川安撫使劉整與蜀帥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因疑懼。遂於一二六一年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忽必烈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盡得宋之虛實。至是整獻計於忽必烈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忽必烈從之，由是戰事遂啟。開始圍攻襄陽，襄陽城在漢水南岸，與北岸之樊城隔水相對，窩闊台時曾取之，棄而不守。宋欲羈縻劉整，抑欲施以離間，乃授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僧齋告身金印牙符期致之。僧旣入元，事覺，忽必烈使人問整，整自軍中入見忽必烈，自明其忠。忽必烈賞整使還，誅僧。一二六八年十月，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子阿朮，與劉整將練卒七萬，以通襄陽。以史天澤總軍事，天澤漢軍名將也。畏吾兒波斯阿剌

壁欽察阿速等部之人皆樂爲之用。天澤至襄陽，觀其形勢，見城堅可久守，須斷其糧道，乃築長圍以困之。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以習之。蒙古軍雖有此備，次年秋宋舟仍乘江漲送衣糧入城，然阿朮奪其舟五百。

襄陽之圍逾一年，蒙古兵見欲下襄陽，必須先破樊城，蓋兩城江中植一木，鑊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以爲固。

襄陽圍急，賈似道匿不以聞。一日宋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已而命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又遣軍分三道進，命會師漢水下流，斷敵舟師，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刺失德書，戰事亘四年，可汗諸將請授兵；忽必烈乃開契丹諸獄，出囚二萬人，聚而驗之，曰：「諸囚應死，茲釋其罪，賜以衣械，遣往擊南家思，有功者賞。後諸囚多有因功而躋高位者。」

范文虎將兵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水東西爲陣，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襄陽守將呂文煥，智勇兼備之將也。被圍四年，援兵不至，仍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屯鄂州，州在漢水上，距襄陽二百里。庭芝偵知襄陽西北有河口，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

聯爲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乘順流發舟，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出江。蒙古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蒙古兵皆披靡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得其屍於江中。張貴欲還郢，率舟東下，乘夜破圍冒進，以死拒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負創被執，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蒙古令降卒四人舁屍至襄陽城下。

蒙古軍中有將名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曾言西域人善造礮，忽必烈遣使徵礮匠於波斯。宗王阿八哈已襲父位，以阿老瓦丁 (Alai-ud-din) 亦思馬因 (Tashan) 二人應詔，馳驛至大都，忽必烈親試之。一二七二年終，命之至軍中。

次年初，二礮匠置礮於樊城下，重一百五十斤，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乃進攻樊城，破外郭。阿朮斷襄樊兩城之浮橋，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城遂破。樊城守將范天順卽所守地縊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從死。樊城遂陷，時一二七三年二月也。

賈似道屢請行邊，而陰使人上章留己。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羣臣乃舉高達往援襄陽，不幸高達爲呂文煥之敵也。

是年十一月，蒙古移破樊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見馮乘正書三

宋君榮書一五五頁以後。| Vindolou 書補編一八八頁以爲西域工師所造之礮卽是火礮。| 刺失德書誌襄陽圍城事云：當時中國無大 Mandjaniks Counga (案 Mandjanik 本於希臘語，猶言礮機，波斯人及阿刺壁人

之稱也。Cunges 一字未詳其義。可汗自 *Damas* 或 *Balbek* 城徵一工師，率其子三人及工匠多人至。三人名阿不別克兒 (*Abou-Biker*)，亦不刺金 (*Ibrahim*)，摩訶末 (*Mohammed*)。造大機七具，以攻變子境上。隘之襄陽府。馬可波羅亦言圍襄陽時用敵事，據云：「此城圍攻之難點，則在襄陽除北面外，三面皆水，有舟船接濟，而圍者不能阻之。帝怒此城降附之遲，尼可羅 (*Nicolo*) 及馬迪幹 (*Matteo*) 兄弟二人，是為馬可波羅之父與叔。時在帝廷，於是建議製造四方所用之敵機，可發重三百磅之敵石，帝許之，乃命鐵匠木匠技藝之最良者助之。其中有數人為忝思脫里派基督教徒，良機械師也。在此兄弟二人之指揮下，不久造成敵機三具。大汗親試其機，果能發重量三百磅之敵石，遂立遣其運載至軍中，置敵於城下。初發一敵，即大破其建物。一汗所，居民大懼，議降，遣使至蒙古營。至納降條件，與本州餘地諸城同。」見馬可波羅行記 *Marsden* 本，一八一九年渡海至孔士坦丁堡，復由是至窩勒伽江畔之別兒哥汗廷居一年。別兒哥汗於旭烈兀軍後，此兄弟二人遂赴宗王八刺所駐之刺刺城，留三年。旭烈兀遣往入朝，忽必烈之使臣經不花刺，約其往朝，大汗，二人遂隨行。留居中國數年，於一二七二年歸其祖國。其後未久，又赴中國。尼可羅之子馬可隨往。馬可習知中國種種語言，忽必烈曾以重任委之至國中各地。馬可留居中國計十有七年，至一二九一年始離中國而去。先是歐洲僅聞中國之名，至是始由馬可波羅初悉此國之梗概云。

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忽必烈所降詔，諭文煥。

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罪，且加遷擢。」

文煥狐疑未決，阿里海牙因折矢與之盟，文煥乃出降。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忽必烈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授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文煥降蒙古事聞，宋廷震驚。文煥有兄弟子姪數人各據高位，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忽必烈方有事於北方，討諸叛王，擬中止南侵。阿里海牙阿朮劉整等言，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

平。又言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會宋度宗死（一二七四年八月），宋諸臣以度宗長子是當立，賈似道利主幼可久保權勢，主立度宗次子焜，時年四歲，是爲恭宗。度宗母謝太后臨朝稱詔。

忽必烈既準備南伐，遂下詔諭諸將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蒙哥）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勿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忽必烈下詔後，命史天澤伯顏（Bayan）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牙呂文煥行中書省於湖廣。博羅權阿塔海

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於淮西。瓦撒夫書云：六七一年（一二七三），忽必烈欲完成中國之侵略，遣軍

子阿朮伯顏（Alibeg）並在軍中。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見馮秉正書二九五至三三

九頁一二七五年初，天澤還至真定，道死。臨危時使人奏曰：「但願大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見宋君榮書一

名此人曰撒伯顏先於數年前隨阿八哈使臣至自波斯，忽必烈見其貌偉言厲，留之在朝，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益

賢之。一二六五年，拜中書左丞相，命副安童。見宋君榮書一四五頁伯顏，八隣部人，闕闐出（Guelkion）子，見史長於波斯。

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

劉整將騎兵先行。（十一月）伯顏一軍進薄郢州，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城在漢南，橫鐵鉅鎖戰艦，密植椿水中，夾

以礮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蒙古軍不能前。獲俘民言，繞道從小河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伯顏從之。遂席地盪舟，由藤河入漢。（十二月）於是取沙洋，新城，進至大江，江漢交流處。鄂州在江北，漢陽在江南，時宋將夏貴以舟師分據要害，兵不得進。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一二七五年一月）阿朮乘夜率一軍渡江，夏貴聞阿朮飛渡，引麾下三百艘先遁，蒙古兵遂取陽邏堡。漢陽守臣以城降，鄂勢遂孤。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遂以州軍降。伯顏命阿里海牙以四萬人守鄂，而自率大衆東下。

鄂州既破，宋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乃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

伯顏遣宋降將程鵬飛至黃州，招諭守臣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蘄州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已而江州安慶德安六安皆降。

賈似道集大軍，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三月）未幾，夏貴引兵來會。似道遣還蒙古俘會安撫。且以荊子黃柑遺伯顏，復使人如蒙古軍，請稱臣奉歲幣，如前者鄂州之約。伯顏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已而池州降蒙古，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

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遂亂。夏貴不戰而走。阿朮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掩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蒙古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亦至。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召之，皆莫應。

宋軍潰敗以後，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在建康（南京），聞似道師潰，伯顏軍迫，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扼吭而卒。建康亦入蒙古。

會忽必烈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忽必烈從之。

常州、廣德、平江相繼降，宋將張世傑遣將進軍三城，僅復廣德。

時蒙古使臣郝經尙留儀真，忽必烈復使經弟庸入宋索之。賈似道震恐，乃遣人送經及其隨使諸人歸。經道病，至燕，未幾死。經著有續漢書等書。

忽必烈遣廉希憲、弟禮部尙書廉希賢及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入宋。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宋兵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宋廷使人移書蒙古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

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伯顏怒宋之無信，表請進兵。會海都兵迫，忽必烈乃召伯顏北還，欲命之將兵以討海都。

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以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阿里海牙乘勝自岳州攻江陵。宋湖北制置副使高達因賈似道前許建節，後忌不與，遂怨望。阿里海牙攻江陵，達戰屢敗，乃與宋京湖宣撫使朱禕孫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禕孫檄所部歸附，於是荆南十五州軍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忽必烈喜，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

時四川南部尙屬宋。蒙古行四川樞密院事汪良臣進攻嘉定，宋成都安撫使咎萬壽出戰，大敗，遂籍境內諸城降。蒙古以萬壽僉四川行樞密院事。然至一二七八年初，四川全境始平。

宋室應利伯顏之不在軍中而謀防禦者，乃僅顧慮賈似道之處置。一二七四年，太后罷似道諸職。時宋人惡似道，以罰輕，臺諫三學生列其十罪，請誅之以正誤國之罪。太后不忍，乃籍沒其家資，謫之福建寧安置。似道有仇家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請爲監押使者，在道窘辱備至，至漳州木綿菴，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

宋將張世傑率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碇江中流，示以必死。阿朮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

尤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煙燄蔽江，宋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世傑退走，蒙古軍追之，獲舟七百餘艘。

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恆等取江西，李恆者，西夏王族也。

伯顏受命還行省，至揚州，行視阿朮營。在灣頭渡江，分軍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率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率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以范文虎爲前鋒。伯顏及阿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爲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宋守臣力戰固守，伯顏遣人召之不聽，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日夜攻不息，城破，守臣四人，三人死，一人得脫走，伯顏命盡屠其民。馬可波羅曾述及常州之屠，而名此城曰Cingincin。據云：「其城督教徒名曰阿蘭(Alain)者圍攻此城。攻之力，居民被迫出降。兵入，以城人皆誠心歸附可汗，故未害一人。及見城中酒多而美，痛飲，醉臥，夜不設備，居民遂盡屠之。伯顏聞報，即遣一軍入城，盡屠居民而爲阿蘭人復仇。」(見行記Berebon本第六十二章)，「鈞案Cingincin應是Cingincin之倒誤，非常州，乃鎮巢軍也。考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傳云：「戍鎮巢，民不堪命，宋降將洪福以計乘醉而殺之。又同卷玉哇失傳云：「宋洪安撫既降復叛，誘其入城宴，乘醉殺之。二人皆阿速人，阿速即阿蘭也。兩傳之文即指此事，觀洪福後來死事之烈，足見其先降乃僞降也。」

阿剌罕由西道歷破銀樹東壩廣德四安鎮獨松關。獨松關既破，隣邑望風皆遁。董文炳一軍亦入江陰，宋廷大懼，不知所爲。丞相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時伯顏進至無錫，宋太后遣工部侍郎柳岳奉書如蒙古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之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

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遣岳還。

伯顏入平江（蘇州），宋復遣柳岳往見，求稱姪或姪孫，並納幣，伯顏不許。

一二七六年一月，宋太后不從陳宜中南遷之言，又遣使赴伯顏軍，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

伯顏已取嘉興，進向臨安。宋宗親請太后命皇弟吉王昱信王昺出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進封吉王昱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伯顏進至臨安附近，阿剌罕董文炳二軍皆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宋太后遣人上傳國璽降表，伯顏受之。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約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臨安南約五十里之溫州，張世傑率所部退走定海。伯顏使人說世傑降，世傑斷使者舌，磔殺之。

宋太后以文天祥爲右丞相，與吳堅往見伯顏。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責伯顏失信，且面斥諸降將賣國。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並斥文煥等。伯顏遂拘天祥，送之北行，至鎮江，天祥得脫走。

三月，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伯顏令蒙古官五人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

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宋太皇太后及宋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

相見之禮。」臨安城，今浙江省治杭州也。昔爲宋九帝所都，故稱京師。宋亡時，馬可波羅適在中國，曾誤解，不備此一種也。（見 *Marsden* 本第三卷第六十八章）馬可波羅曾歷覽此京師城，據云：「橋身甚高，大舟之過橋下者，不必下桅，各橋日夜皆有數人守之。南城內有湖，周圍廣三十英里。房屋多用木建。城中有山，山上有塔，每夜有人守之。見有火災，則以木槌擊木板，其聲甚大，全城可聞。城中有口有港，名曰激浦（*Ganton*）。（可參考新亞細亞學報第五冊三十五頁 *Klaproth* 撰激浦港考）。印度等國船無數，皆至此港卸貨，轉由江船運至京師。京師居民共有六十萬戶。一教士 *Odoric d'Udine* 於一三二八年旅行中國，曾驚嘆京師之城大民衆。Jean de Mandeville 亦以京師擬若建築於海中之維尼思城。並言有橋一千二百座，各橋有塔甚大，內有衛士守之。彼曾見有教派之基督教徒，且見有弗郎西士派之教士及宣教師，然其人，不特佈施爲甚，且波斯史家瓦撒夫（第一冊）曾據可信之旅，客商買之言，記錄京師之若干情形云：「是爲中國最大之城，周圍廣約二十四程（*Parasangs*）。磚石鋪地。居宅以木建造，繪飾甚麗。穿過此城須經三站之遠。街衢多有長逾三程之遠者。城內有方衛六十四處，周圍房屋形式皆同。每日徵收鹽稅爲鈔七百巴里失。染工達三萬人，其他匠人可以類推矣。駐兵七萬，以利交通。世界各國之商賈僑民藉此，頗類堡寨，僧徒滿中。城內有橋三百六十座，有大小船舶無數，以利交通。世界各國之商賈僑民藉此者爲數甚衆。都城之情形如此，此外中國尚有二大城四百，其最小者，如建康（*Kienkan-fon*）泉州（*Quai-fon*）廣州（*Tchin-kekan*），尙凌駕報達，泄刺失（*Schiras*）兩城之上。所可異者，國土雖大，竟不見有四分之一方程之耕地荒廢。」——摘抄家 *Mohammed Benaketi & Abd-oullah Beidhavi*（中國史）二氏摘抄「史集」之文，而不見於歐洲諸國圖書館所藏諸本中者，中有一條，謂京師有回教禮拜寺三所。

伯顏先遣宋降將二人慰諭太皇太后，已而命阿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宋帝及太后等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其七歲之子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宋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於是宋親王帝妃大臣三學生等皆北行。

宋帝及太后隨蒙古兵北行，至瓜州。宋揚州守臣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擄瓜州，與蒙古將阿塔海李庭戰三時，蒙古兵擁宋帝避去。真州苗再成亦謀奪帝不克。宋幼帝

行近大都，忽必烈命其相郊迎，諭善待之。然降封宋帝爲瀛國公，宋太皇太后及太后並降封郡夫人。忽必烈正后察必可敦(Djanouï Khatoun)庇護宋諸后，時加存卹。宋府庫故物至上都，忽必烈聚置殿庭上，衆皆歡甚。惟察必可敦不樂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

忽必烈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忽必烈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伯顏入臨安時，阿里海牙則進圍澶州(長沙)水陸夾攻甚急，蒙古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二月)

知潭州事李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食飲，誓爲宋死。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城中官吏除守將二人外，皆從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湖廣南部諸郡皆降。同時宋都解李恆取江西十一城，撫州亦下。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略閩浙。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二王走温州，宋丞相陳宜中統將張世傑等繼至，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益王者，度宗長子也。

二王將入福建，時有黃萬石者，降蒙古，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歸宋。二王至福州，益王遂卽皇帝位，（六月）時年九歲。

宋兵勢稍振，置江西江東浙東淮四道制置招諭等使，約諸將分道出師。文天祥至福州，命都督諸路軍馬。天祥鼓勵宋人，招士募兵，以圖興復。董文炳命統將峻都往擊宋之新帝。

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宋揚州守臣李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宋帝次瓜州，宋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而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阿朮乃遣兵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忽必烈詔，招庭芝，庭芝斬使者，焚其詔於陣上。既而附近諸城以糧盡降蒙古，揚州糧亦盡，然猶力戰不屈。阿朮請忽必烈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益王立於福州，遣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往從新帝。庭芝既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秦州，阿朮圍之。秦州裨將開城納蒙古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勸降不從，乃皆殺之。

阿刺罕董文炳敗宋軍於處州，入福建建寧府之邵武軍，諸城多相繼降。蒙古兵既逼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宋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走泉州。

泉州府爲福建省沿海之一大城。印度波斯阿刺壁等地之人常至港中。馬可波羅名此城曰Nasouh。刺失德書瓦撒夫書名稱亦同。據Klaproth之考訂，泉州古名刺桐，（新亞洲學報第五冊四四頁）由是可見其古名尙存。據史臣云，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皆在舟中。宋帝至泉州港，時此港貿易甚盛。守臣蒲壽庚提舉市舶有年，宋軍舟不足，掠壽庚舟，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陳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城降蒙古，已而興化軍繼降。

阿里海牙圍廣西之靜江（桂林府）三月不克。作書招守臣馬騷降，許騷爲廣西大都督，騷不聽。又請忽必烈親降手詔諭之，騷焚詔，斬其使。

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二江水以遏上流，決東南隄以涸其隍，城遂破。騷守內城，內城又破。騷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死，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廣西諸州。

一二七六年十二月，宋端宗次惠州，遣使奉表詣蒙古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偕宋使赴燕，然蒙古軍不因此停止軍事。先是呂師夔等將兵入廣東，一二七七年三月，取廣州，遂盡下廣東諸郡。

時北方有警，忽必烈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宋人乘此復福建廣東湖廣江西數城。張世傑聚兵於福建，進圍泉州；唆都來援，世傑解圍去。唆都以宋人不可恃，所到之處，大肆屠戮，興化漳州之民盡死。

宋有兩軍在江西，文天祥鄒鳳統之。蒙古將李恆攻天祥軍，數敗之，獲天祥妻子家屬送致上都，二子死於道。忽必烈聞宋人復得城甚衆，乃詔塔出與李恆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不克，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會塔出軍，廣州守臣以城降。（十二月）

一二七八年三月，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

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峻都屠其民。

宋端宗遷駐廣州灣中之一荒島，宋君榮謂此島在東經二十一度八分北緯六度十五分間。一二七八年五月死，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廣王，年八歲矣，是爲帝昺。張世傑陸秀夫同秉政。陳宜中自去年入占城（Cochinchine）竟不復還。

一二七八年六月，帝昺遷居新會縣南八十里廣州灣中之厓山。山與奇石山相對，相傳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泊居兩山間海峽中。張世傑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所需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時文天祥已於是年四月復廣州。

蒙古名將張柔子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忽必烈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宏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十二月）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弘範兵至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蒙古兵追及，宋兵潰散，天祥鄒淵劉子俊等盡被執。淵自剄，子俊被烹，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進至厓山。（一二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時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

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蒸，弘範無如之何。

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尙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帝母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

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颶風大作，世傑墮水溺死。宋君榮書（一八八頁註四）云：張世傑與張弘範同族，涿州人也。幼隨張柔至河南，因得罪遁宋

死。爲宋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宋文武官吏皆降蒙古，忽必烈遂完成蒙古五十年來經略未成之事業，盡取中

國之地，宋立國三百二十年，至是亡。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三三八至四〇〇頁。宋君榮書一五九至一八九頁。

第二章

征日本——征占城——經略緬國——再征日本之計畫——用兵安南——皇太子眞金之死——罷東征日本計畫——安南之戰——
—南海數國之降附——與海都戰——忽必烈之戰勝宗王乃顔——皇太孫鐵木耳之戰勝宗王哈丹——命伯顏討海都——征爪哇——
命皇太孫鐵木耳代伯顏——忽必烈之理財大臣——頒行新法典——忽必烈之死

忽必烈甫據中國全境，即欲征服日本。日本舊入貢中國，一二七〇年時，忽必烈曾遣使往諭日本來朝，日本不納。平宋後，屢遣使往，日本執使者殺之。諫者以爲海道險阻，得其國無用，忽必烈不聽，決定遣軍往征。一二八〇年三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是年終，發自臨安泉州，取道高麗。高麗王以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從征。師至日本，暴風破舟，文虎等諸將擇堅好船棄士卒等遁走，餘衆爲日本所虜。中國史家相傳漢人南人被虜者七萬，蒙古人被殺者三萬。一二八一年秋，此大軍殘衆得逃還中國海岸者無幾。見北京傳道師撰中國志，一七八九年本第十四册六三頁以後。—Charlevoix撰日本史志，一七三六年本第二册七九頁。—宋君榮撰成吉思汗史一九五頁。

宋亡後占城國王遣使入朝中國新主。忽必烈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占城王子負固不服，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江南軍及戰船，命唆都將以討之。一二八一年，師至占城都城，王子遁入山谷，遣人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阻隘不敢進。占城兵旁截

歸路，唆都軍殊死戰得出，遂謀引還。

一二八三年，命諸王相荅吾兒督諸軍經略雲南西部大理永昌境內諸國，大理國見本書第二卷第七章，永昌府。元時則名金齒，蓋其民用金葉覆齒，故名。此國在史集及馬可波羅之行記中則名Nardandan，波斯語意亦猶言金齒也。應注意者，此時代中國之府路長官多為回教徒。軍萬二千人，怯烈

納速刺丁 (Nassir-ud-din) 一將統之。緬國中國所稱之緬甸，即土人所稱之Myan-ma，根據馬可波羅行記，當時國境東起雲南，西併朋加刺 (Bengale)，包括阿瓦 (Ava) 之地。

即今之Birman或Barman或Bonraghman帝國是已。國王殆以此二國為其屬國，舉兵以抗，率步騎六萬，戰於永昌附近。蒙古軍列陣於森林

之左，見緬軍至，進而突擊。緬人列戰象於陣前，象背負戰樓，樓內各有戰士十二至十六人不等。蒙古軍馬見象反走

不止，納速刺丁命士卒下騎，牽馬入林，攢射戰象。象身無皮甲掩護，負傷痛甚，轉隴緬軍，餘象走林中，戰樓觸樹碎。蒙

古軍既破象陣，復登騎，遠發矢，近用刀劍骨朵，緬人亦未損皮甲，大受損傷，潰走，蒙古軍獲戰象二百。相荅吾兒拔其

都太公城，緬國遂請降。金齒諸部初為緬所制，至是亦降。是役以後，忽必烈軍中遂常用戰象。見馬可波羅行記，

四十二章。馮秉正之中國史第九冊四一九頁，僅言一二八三年忽必烈諸將經略緬國，金齒諸部初為緬所制，至是遂皆請降。

一二八三年，忽必烈冀復前此敗創之恥，擬復遣舟師往征日本。命阿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高麗供給海舟五

百艘。敕江浙福建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於是有司徵斂，大為奸利，兵民怨懼，諫者亦言不便，乃止。見馮秉正

書一九九頁

交趾王遣使入元，帝不納。詔封子脫歡 (Togan) 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恆往會唆都兵進擊之。見馮秉正書第九冊四一四頁

以後一又第十二册十一頁附宋君榮撰占城史略

忽必烈即位時，安南王陳光昺曾遣使納款，許三年一貢，進金銀寶石藥物象牙犀角等物，置達魯花赤一人往來安南國中。一二七七年，光昺死，子日烜繼立。至是帝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脫歡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脫歡軍次安南，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軍分道拒守。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爲迎敵計。（一二八五年六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

忽必烈既悲其兩良將之歿，旋又有喪子之痛。皇太子真金（*Tchingkin*）死，（一二八六年一月。）太子通中國學術，仁孝恭儉，明於聽斷，卒年四十三。遺三子：曰甘麻刺（*Canala*），曰答兒麻八刺（*Dharmabala*），曰鐵木耳（*Témour*），瓦撒夫書（第一册）云，忽必烈欲使其子真金參決朝政，諸臣言父在子執大權，非舊例，且背成吉思汗法令，乃止。惟命諸臣共立文約（*Moutcheles*），約在可汗死後奉真金即位。

先是立征東行省，擬再擊日本，造船期於一二八六年九月會於合浦。吏部尙書劉宣上書諫止，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一二八七年二月，脫歡督程鵬飛、樊楫等進擊安南，欽察將昔都兒自廣東諸港率軍往會，軍中將卒多欽察人。

元軍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於海，不知所之。軍中將士多被疫不能進。一二八八年四月，脫歡遂謀引還。日烜復集重兵，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卻，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見馮秉正書第九册四二〇頁以後一又第十二册二六頁附宋君榮撰東京史略

先是一二八五年忽必烈命楊庭璧招諭南海諸國。一二八六年十月，海外諸國皆遣使來泉州貢方物。諸國凡十：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剌，曰蘇木都刺。見馮秉正書第九册

四二
九頁

忽必烈之罷征日本，要因二十年來海都與之爭國情勢日急所致。海都自以出窩闊台系，大位應屬己。忽必烈屢使徵召，輒託故不至，已而公然與忽必烈為敵。忽必烈乃册八刺為察合台汗，察合台汗國在海都領地西，欲利其力以制海都。已而八刺海都果戰於細渾河畔，八刺設伏，大敗海都軍，鹵獲無算。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遣其諸父別兒格察兒以軍援海都，擊八刺，敗之。八刺退入河中，招聚殘軍，重徵撒麻耳干不花刺兩城平和居民之財畜，以償其失，備再戰。會海都遣窩闊台孫乞卜察黑幹兀立 (Kiptchac Ogouli) 來約和，乞卜察黑與雙方友誼皆厚，八刺乃與海都結盟而為安荅 (Arda)。鈞案安荅猶言盟友

此種聯合遂使包括突厥斯單河中兩地之察合台汗國隸屬海都。一二七〇年，八刺死，察合台子撒兒班 (Saihan) 之子捏古伯 (Nikbey) 繼立，舉兵抗海都。一二七二年，海都討殺之，援立八刺子都哇 (Dowa)。見史集一瓦撒夫書一二七五年，海都都哇率兵入畏吾兒國，圍其亦都護於都城，強其附己，亦都護不從，已而得援，圍解。見宋君榮書一六八

一二七五年，忽必烈以國之西境勢須防守，詔皇子那木罕 (Naimougan) 出鎮西北邊，木忽黎後人右丞相

安童(Hantoun)輔之。那木罕弟闊闕出(Guenkijou)蒙哥子昔里吉諸王脫黑帖木兒(Toetimour)等並隸軍中，授那木罕爲阿力麻里總管。

一二七七年，諸王脫黑帖木兒不嫌於忽必烈，謀奉昔里吉爲帝，昔里吉從之。遂乘夜劫質二皇子及那顏安童，送二皇子於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所，送安童於海都所，且請助其成事。已而約察合台子撒兒班及察合台窩闊台兩系諸王來從。見史集

忽必烈卽於是時自中國南部召伯顏北還，命督師北征。師及諸叛王於斡兒寒河畔，伯顏見其堅壁以守，乃斷其糧道，強之出戰，掩擊破之。昔里吉敗走也兒的石河。馮秉正書三八九頁，及宋君榮書一八二頁，皆據綱目，謂昔里吉爲李庭所追殺。脫黑帖木兒走乞兒吉思之地，爲帝軍所襲，盡亡其輜重。乞援於昔里吉，昔里吉不應。脫黑帖木兒怨之，轉奉撒兒班爲主。昔里吉請釋恨，脫黑帖木兒報之曰：「若無勇，不足爲此曹長，撒兒班足當此位也。」昔里吉不得已遂讓位，且同其黨諸王遣使以其推戴撒兒班事，分告海都及忙哥帖木兒。

脫黑帖木兒至是遂脅宗王阿里不哥長子藥不忽兒(Youboucour)鈞案，藥不忽兒在元史作藥木忽兒，並從「木」而不從「不」，非誤。蓋蒙古人常讀b，同事撒兒班。藥不忽兒聚兵拒之，將戰，脫黑帖木兒之作m，所以本書之撒兒班，在元史中則作撒里蠻也。衆皆潰降藥不忽兒。脫黑帖木兒欲逃，被執送致昔里吉所，昔里吉從藥不忽兒之請，殺之。脫黑帖木兒極勇而善射，每臨陣輒跨白馬出。曾語人曰：「彼乘駁馬者，恐血污其毛，易爲敵見。以吾觀之，騎士與馬之血，有類婦人面上之朱也。」

撒兒班既失助，自歸昔里吉，言爲脫黑帖木兒所誘，非己意。昔里吉奪其軍，以五十騎送之至朮赤孫火赤斡兀立 (Cotchi Oghou) 所。行經氈的及訛跡那兩地間，撒兒班部衆駐其地者，要而奪之。撒兒班率其衆進攻昔里吉，兩軍將戰，昔里吉部衆潰降撒兒班，身亦被擒。藥不忽兒適以衆來援昔里吉，亦爲其部衆所棄。同被擒。撒兒班各以五百人防送，欲以獻帝所。道經斡赤斤之舊地附近，藥不忽兒以珍寶銀貨賂駐其地之後王得釋。斡赤斤後王進擊撒兒班，悉俘其衆。撒兒班獨得脫走見帝，帝以土地部衆賜之。逮昔里吉至帝所，流之於一氣候惡劣之島中，後死於是島。藥不忽兒追隨海都久之，亦降忽必烈。嗣後帝子那木罕亦被釋還。見史集

越十年，宗王海都組織一強有力之同盟，結合諸王乃顏 (Nayan) 哈丹 (Cadan) 星黑禿兒 (Singtor)

鈞案元史作失都兒或勢都兒未知孰是以抗皇帝忽必烈。三王分地在遼東及女真邊境，皆成吉思汗三弟之曾玄。乃顏爲斡赤斤那顏

之玄孫，星黑禿兒爲拙赤哈撒兒之後裔，哈丹爲合赤溫之曾孫。見史集乃顏集軍四萬，海都許以十萬人來會。忽必烈

感有遮斷此兩軍會合之必要，乃命伯顏鎮哈刺和林以禦海都，自率軍往討乃顏。命自江南浮船入海，溯遼河以運

軍糧。親統大軍疾進，行二十五日，抵乃顏分地。命人守諸道，勿使進軍之訊爲敵所聞。分軍爲二：漢軍女真將李庭統

之，蒙古軍博爾朮孫玉昔帖木兒統之。博爾朮者，成吉思汗之一良將也。乃顏結營於遼河附近，以車環衛爲營。見馮

書四三一頁以後帝使星者卜，曰：吉，乃命進戰。其騎軍三十隊，合爲三軍，兩翼包圍敵陣。每隊以步卒五百列前，執刀矛，騎兵

衝鋒時，步兵則登騎，坐騎兵後，近敵則下馬執矛而前。騎兵若後退，則躍登馬後，與之共退。忽必烈坐木樓，四象承之。

象擐革甲，覆錦衣，樓上佈弓弩手，樹皇帝之日月旗。陣勢既列，奏種種吹奏樂器，繼以戰歌，於是鳴鼓鉦作戰，發矢如

率前鋒禦海都於杭海山界，軍失利，在薛靈哥河附近被圍。賴土土哈以其所部欽察軍直前慶戰，翼皇孫而出。帝見有親出之必要，遂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面獎之。一二八九年七月，忽必烈發自上都，至西境，不見敵而還，時海都已遠去矣。同時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見馮秉正書四四一頁。宋君榮書二一〇頁。

忽必烈嗜外國珍異，常遣使往南海諸國。南海船舶多至泉州，此輩使臣輒以方物歸獻。有使臣名孟淇者，使爪哇，爪哇踦其面，使還，帝怒，發江西福建湖廣軍三萬人往征之。用海船千艘，備一年糧。史弼總諸軍，高興將步軍，畏吾兒人亦黑迷失將水軍。亦黑迷失屢使南海，諳爪哇語。一二九三年一月，發泉州，歷占城，入南海，至勾闌山，伐木造小舟以入。是年十月，抵爪哇。時爪哇主爲隣國葛郎主所殺，其婿聞弼等至，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葛郎主出降，併取其妻子官屬以歸。爪哇主婿既而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獻其俘獲金寶香布，帝治其縱爪哇主婿之罪，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見馮秉正頁一。宋君榮二一七頁。一據十七世紀末年康熙帝之使臣奉使爪哇行記：（參考中國記第十四册一〇一頁）以後，爪哇即閩婆國，又名莆家龍，亦曰下港，元代始名爪哇。在西南大海中，泰西船至中國者，經其海岸。赴爪哇者，常從泉州登舟，歷占城，一月至其國。民有三種：曰西域人，曰中國人，唐時來此，奉回教，曰土人，與前二種人迥異。一根據此說，閩婆及爪哇疑是Java島。史家刺失德云：忽必烈遣一軍赴印度境內之Djaya，而侵略其國。別一同時代之波斯史家瓦撒夫（第一册）云，回曆六九一年（一二九二），忽必烈侵略Moul-Djaya島，島在印度附近，長二百程，廣百二十程。並云：此國主Seri-Rama入朝，忽必烈時，歿於道，其子至帝廷，帝優待之，命嗣有其國，年貢金珠。馬可波羅（第三卷第十章）係在一二九一年自中國西還歐洲者，謂在其時皇帝尙未能召降爪哇大島。—Jean de Mandeville（第十九章）云：爪哇國甚大，其王甚強，附近七島之王皆隸焉。大汗嘗欲征服爪哇而迄未成。案此旅行家係歿於一三七一年者。

伯顏禦海都之兵者四年，有人譖之於忽必烈，謂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忽必烈乃詔

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一二九三年七月）玉昔帖木耳未至軍，伯顏自哈刺和林進擊海都敗之。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以酒餞之，伯顏至大同已而忽必烈明其枉，詔之還朝，面獎其功，仍授丞相，命統宿衛及大同上都諸軍。見馮秉正書四五六頁。宋君榮書二二〇頁。

忽必烈即位之初，命不花刺人回教徒賽典赤（Seyid-Edjell）綜理全國財賦。一二七〇年賽典赤死，人皆服

其廉潔。據刺失德書，蒙哥在位時代，忽必烈將兵入哈刺章時，賽典赤時為其地長官。忽必烈愛其人，攜之還朝，薦之可汗。可汗命之為相（Vasir），以其子納速刺丁（Nasir-ud-din）代為哈刺章長官，終其身保有此位。刺失德又云：「事在五六年前，（案刺失德撰書之年在二一三〇年前後），其子阿不別克

（Abou Biker）而別號伯顏平章（Bayan Feutchea）者，現為泉州長官。」一案刺失德之記載微誤，忽必烈進兵雲南之時，哈刺章尚未降附，則以細渾河畔費納客忒城人阿合馬（Ahmed）代之。先是弘吉刺之一部長阿

勒赤（Itchi）（即案此處實應作 Aitchi 那顏女察必可敦（Djamboui Khatoun）尚未入宮為忽必烈正后時，

阿合馬識可敦於可敦父所。可敦正位後，命之隨侍皇子宫廷。阿合馬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可汗試以行事，頗

有成績。由是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賽典赤死，遂命其綜理財賦。見史可汗求財貨，阿合馬輒有法應之。由是

擅權，專復益甚。見馮秉正書三一五頁。任意處分一切高位，擅殺其視與己為敵者，受其害者為數甚衆。朝中官無大

小莫敢觸其鋒，婦女之美者莫能避其慾，輒用種種方法以達其願。子二十五人，皆據要津，以貪瀆而獲資財無算。凡

欲得位者，勢須以重賂賄之。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八章三〇八頁。

阿合馬當政十二年，結怨甚衆，人心憤恨。漢士人之為帝之侍臣者，常進言而無效，乃言於太子真金，真金遂為

其最危險之敵。見馮秉正書四一一頁。一日，太子以弓擊阿合馬面，破其頰。忽必烈見傷，詢其故，阿合馬以馬蹄所傷

對真金時在側，斥之曰：「汝以我擊傷爲恥，故不敢實對歟？」又有一日，真金當帝前以拳擊阿合馬。見史綱後一二八二年，有千戶王著者，密謀殺之。太子真金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詐稱真金還大都作佛事，省中官出迎。著至東宮前，責阿合馬數語，以所袖銅錘碎其腦立斃。見馮秉正書四一二頁，刺失德書所言與此異。

帝聞訊大怒，命鞠罪人首從，斷其罪殺之。賜重金爲阿合馬治喪，命諸大臣送柩至葬所。已而變惋惜爲憤怒，忽必烈求一大鑽石以飾其冠，聞二商人言，前有一大鑽石已送至阿合馬所。乃命人求之，得於阿合馬正妻所。帝恚，益以其子真金及諸漢官之進言，盡得其罪惡。於是大怒，命發塚剖棺戮屍，縱犬食之。殺其寡婦之藏此鑽石者，及其子二人。餘妻四十妾四百，皆分賜他人。籍其家資，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餘人。見史集一馮秉正書第九册四一三頁；馬可波羅書第

二卷第八章
三〇九頁

已而命畏吾兒人桑哥(Sangha)綜理財賦。桑哥者，膽巴國師之弟子。一遵阿合馬之前例，在位有八年。會帝獵於外，有侍臣某乘間言桑哥罪惡。帝怒，謂其誣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其人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詢之他人，人言畏桑哥誣殺，故不敢言。見馮秉正書四四五頁，宋君榮書二一八頁別有一事使桑哥致敗者：一日忽必烈求珠於桑哥，桑哥答言無珠。有波斯人某頗得幸，而與桑哥爲敵，言於忽必烈，曾見桑哥有珍珠寶石甚夥，自請往桑哥邸求之。已而挈兩篋還，珍寶滿中。忽必烈以示桑哥曰：「汝珠多如此，而不欲以數珠獻，此物汝何從得之？」桑哥答由回回官吏數人所餽，因歷數其名，皆行省之長吏也。帝曰：「何以此曹不以寶石獻我？具見汝遺我以劣物，而自留其珍貴者。」桑哥對曰：「此曹以是物餽

我，帝如有命，我將返之。」帝怒中以污穢滿塞其口，殺之。見史籍桑哥家得珍寶無算。帝責臺臣不言之罪，因斥罷其久任者。四四六頁。其因桑哥之敗而牽連被誅者：行省回回長官二人，官吏數人。見史集事在由是觀之，自饗典亦死後，理財省之長官，及其大半屬僚，皆屬外國人，俱因培克而得幸。忽必烈始終好利，常採用其增加國課充實府庫之方法，授權於不願廉耻之人，使之暴徵重斂，貪瀆自私，誣陷籍沒，而人常受其害。二〇二頁。桑哥既誅，命完澤（Oldjai）代之綜理財賦。

一二九一年，忽必烈頒行新律。先是未有法守，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至是輯律令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頒行之。見馮秉正書四五〇頁

一二九四年二月，忽必烈死於大都，年八十四歲，在位三十五年矣。上漢語廟號曰世祖。見馮秉正書第九冊四一八頁——馬可波羅（第二卷第四章）云：此汗身長不逾中人，眼黑而麗，鼻上曲，面色美嫩。刺失德云：忽必烈誕生時，成吉思汗頗詫其面帶褐色，蓋其諸子皆面白也。

第四章

忽必烈帝國之廣袤——其行省之區分——官吏——驛站——中國戶口——軍隊——財政——鈔——中國之基督教徒——回教徒——
——朝中之星者及卜人——皇帝駐所——宮廷節慶——畋獵——皇帝之后妃——皇子——宮女——皇儲之指定

蒙古帝國之君主，已非復奴隸被征服的民族及蹂躪所侵略的地域之遊牧部落酋長矣。忽必烈曾受一種中國教育，深知文明功益，羨賞中國制度，保護學術文字，亞洲一切文明國家之學者皆列其朝。曾將中國最良之書籍譯爲蒙古語，爲其種人子弟建設學校。其所持之政策雖不許中國人爲行政長官，然曾限制蒙古長吏迄於今茲專斷的威權，而以緩和人民之境遇。世人雖譽其仁厚，顧其爲滿足其不飽之貪慾，數遣軍遠征，死亡者何啻千萬？史有責言，非無故也。

忽必烈領地之廣，爲前史所未見。當時列其版圖者：有中國，高麗，土番，安南，占城，恆河外之印度一大部份，南海中之數島，大陸北方自東海達於的涅培兒河岸之地。當忽必烈在位之時，雖有杭愛山以西成吉思汗系諸王之不奉朝命，要爲蒙古帝國之疆域。復次波斯爲其屬國，旭烈兀之後王君臨此國者，須受大都之冊封。其諸大藩之領地，抵於地中海及東羅馬帝國國境。世人得謂亞細亞全洲幾盡奉大汗之號令也。

忽必烈直接君臨之地，分爲十二大區域，各區域設一同僚組合之官署治之，漢語名之曰省。其一省統治肅良

合(Soulangca)

肅良合疑是女真舊境耕種而有城郭村莊之地

及女真之地。第二省統治高麗。第三省統治雲南。餘九省分治中國本部。

見史集

諸省及一班行政官署，皆以蒙古人或外國人爲之長。回教基督教佛教等教信徒皆有之，其隸皇室者居其泰

半。有不少波斯河中突厥斯單之回教教徒，冀求富貴於窩闊台蒙哥之朝，相率而至，賴與都刺合蠻賽典赤阿合馬

之援引，多躋高位。蒙古人曾採用中國業已設備之同僚組合，及本官外別置同僚一人之例，而以副貳之職授之中

國士人。馬可波羅云：「大汗之取得中國主權，不以正當權利，而以兵力，因不得人民之信用。職是之故，諸省及其他行政位置，皆授於可以信任之薩剌人，回教人，基督教人，及其他屬於皇室之外國

人。是以普受中國人之嫌惡，蒙古人奴視中國人，而回教人，蒙古侵略之前，僅有士人獨能爲官吏。士人以貢待中國人尤酷，故皆惡之。」（見行記第二卷第八章。）

舉進身，必須應經義時務詞賦等科之考試，既爲聖經學術文字之所寄託，所以士人構成第一階級。前此已言蒙古

侵入中國時，士人被俘爲奴者，因耶律楚材之請而得釋者數千人。楚材因進言於窩闊台，使其了解治國之必要，於

是在中國於北方蠻人殘破之後，興復學校。一二八七年，忽必烈又從耶律有尚之言，設立已廢之國子學於燕京，選

有才德之中國人爲教授，增廣弟子員額。越二年，又置回國子學。帝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見宋君榮書二一〇頁馮秉正書四三〇頁

然在忽必烈時代，尙未頒布恢復科舉之令也。

此廣大帝國各地之交通，因驛站之設置，郵傳使者往來愈加迅速。每二十五至三十英里，設置驛站一所，同時

爲館舍，以供頓止。每驛置驛馬四百匹，月以半數供役，半數休息。驛馬由居民供應，減其賦役以償其失。緊急時有急

遞使者，二十四小時馳二百五十英里。馳近一驛時，遞者吹角，使驛中備馬以便更換。在兩驛站間，每三英里設一遞

鋪，以供步遞之用。步遞腰繫小鈴，鋪中聞聲急命接遞之人俟其至而接遞之。每鋪每驛置簿冊，載明驛遞來往之日

時。見馬可波羅第二卷第二十章三六二頁

一二九〇年，調查中國戶口，計有戶一千三百萬餘，口五千九百萬。見馮秉正書四四四頁，別納客忒 (Ben-Mohammed) 所撰世界史名「智者之圖」(Baouzat Ouli-Jilbab) 者，中有一部份採錄史集之文。據云：刺失德丁曾據學羅丞相 (Podlad Tchinkank) 即中國蒙古帝遣往波斯之使臣。鈞案此字羅係與愛薛同奉使者，見佛蘇忠獻王碑。之旨，謂中國戶籍有九百萬戶。

數省置一宗王鎮之。每省置萬戶一人，承理財省之命徵收課稅，下有理財省之椽吏四人佐之。見史集軍隊以中

國人及蒙古人組成之，部份屯駐城中，部份分駐郊野。中國軍隊不駐本地，遣之遠戍。士卒僅服役六年。蒙古兵常為騎兵，駐守適當之地，亦有軍餉。此種遊牧人以其牲畜在市中交易其所需之物。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一章二六四頁，又第六十八卷五三五

頁。軍中將校各授牌符，以辨其官階之大小：百戶銀牌，重二十兩 (ounces)；千戶鍍金銀牌，重量同。萬戶獅頭金牌，重三十六兩，牌上有文曰：「奉天承運可汗欽命，違命者死。」餘文特書執此牌符者之職分。統將之統大軍者，金牌，重

五十兩，獅頭，繪日月形。外籍之要人亦持有牌符以代護照。史家幹兒昂良云：阿美尼亞親王三帕德選國時 Parlekt 是已。(見阿美尼亞記第二冊一三七頁引幹兒昂良史第七章) 此種牌符之使用，本於中國舊制，波斯之蒙古朝曾採用之。馬可波羅之父尼可羅波羅，及其叔馬迪幹波羅，離波斯時，此國之成吉思汗系阿魯渾 (Arghun) 曾以金牌賜之。牌長一肘，寬五姆指，重三四馬克 (marc) 牌文若曰：天佑大汗，其名永垂不朽，凡違命者死，並籍其家。後云：在阿魯渾所轄諸國境內，應禮待此三使臣，供應其所需，

並以護衛護送。見馬可波羅行記 Marsden 本第一卷第一章三十四頁) 此種付與旅人之牌符，疑非金牌，而為鍍金牌。至若所謂使臣，或蒙古語之額勒赤 (Eltchi)，蓋為種種使者委員旅人之概稱也。

此類將官騎而出，則有人執傘蓋以覆其首，欲坐，則有人獻銀座。見馬可波羅行記第三章二七八頁忽必烈即位之初，定官制，分別前此混而不分之等級，語見本卷第一章。此汗有宿衛一萬二千騎，四將統之，每將率三千人更番宿衛。

國庫收入，大部份用作軍費。付紙幣作軍餉，蓋中國不用現金，以紙幣替代金銀也。紙幣上蓋用造幣官吏之印信及署名，並加蓋朱色帝璽。此種紙幣搗桑皮製之，長方形，額愈重，形愈大。分爲若干等，自數文錢以至二貫，拒用者死，僞造者處極刑。人得在回易庫以破爛紙幣調換新幣，惟計額納工墨費百分之三。鍍金匠及金銀匠得購其工作所需之金銀。外國人之抵中國境界者，須以其所齎金銀易紙幣。忽必烈時代流行之紙幣，名曰鈔，或寶鈔。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十八章三五三頁此制唐宋時已有之，則在四百年前中國已知使用紙幣，忽必烈僅仿舊制而已。見宋君榮書年代考第一冊二五七頁附sp. 1011 換紙幣起源考

忽必烈從皇后察必可敦言，信奉佛教，保護刺麻，中國儒者深致不滿，緣中國士人由其所學，大致信奉孔子之教。其教爲諸教中之儀式想像最少者，無神壇，無教師，大禮祀天之日，君主與其輔臣自祭。所以孔教之徒頗嫌惡佛教，及其偶像寺宇，暨無數懶惰僧人。據魯不魯乞書（第二十六章），佛教僧人黃衣，髡首，專事種種迷信欺詐之行爲者，則士人對於崇奉刺麻之君主，自不能竭誠感戴，且此輩士人在中國頗得人心也。

忽必烈對於佛教雖甚熱心，然對於基督教回教猶太教悉皆尊重。基督教徒舉行大祭之日，忽必烈召之至，焚香後，親吻其福音書。曾云：諸國所崇奉之大預言人有四，曰耶穌基督，曰摩訶末，曰摩西（Moyse），曰釋迦牟尼瞿檀（Sommona-Codom, Schaguisa-mouni），彼皆禮之，而求天佑。見馬可波羅書第二章二七四頁既篤信佛教，所以敵視道士，一二八一年時，曾命盡焚全國道教經文。見馮乘正書四一〇頁

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在中國甚衆，有一主教駐在大都。一二七七年，教皇約翰二十一世（Jean XXI）

會聞旭烈兀子阿八哈汗使者二谷兒只人言，皇帝忽必烈曾受洗禮，信奉基督教，切願有傳道師傳佈福音於其臣民。教皇乃選教士數人，擬遣往韃靼地域，已而因教皇死，致稽其行。次年，尼古刺三世 (Nicolas III) 繼位，乃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傳佈基督教於蒙古人及中國人中，並作書命其齋呈阿八哈及忽必烈。其致可汗書開始略言耶穌基督誕生死亡復活升天諸事，續言該教士等遣派之機會及原因。教皇請忽必烈善待諸教士，居留其國時，供應其所需，西還時，遣人衛送，俾能借其所希望之成績而歸羅馬 (Rome)，樂聞其獲救助之人類爲數無算，終囑可汗庇護其國中之基督教徒。見教會年曆第三冊四頁五二頁，此書作於一二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一二八九年，教皇尼古刺四世 (Nicolas IV) 遣同派教士數人赴中國，命教士約翰孟帖哥兒維諾 (Jean de Monte-Corvin) 率往。緣有波斯蒙古汗阿魯渾之使者，言皇帝忽必烈虔奉基督教，請遣派傳教師赴中國也。教皇以致忽必烈書付教士約翰齋往，書言聞汗優待基督教徒甚喜，並以所遣派之諸教士囑之。見教會年曆第四冊六九頁，此書作

於一二八九年七月十三日。

當時中國亦有回教徒不少，因有一事，致此輩受虐待者數年。有回教商人來自忽里 (Oulha) 及乞兒吉思之地，貢白鵝及白爪紅喙之鷹 (sarcophaga)。帝示殊待，賜以御食，其人拒不食，忽必烈詢其故，對曰：「殺牲未遵其教法，其肉不潔，故不食。」帝恚，益以左右佛教徒及基督教徒之進讒言，遂重申成吉思汗法令，禁止用斷喉之法殺羊，違者死，籍其家，以賞首告之人。於是告密者紛至，多破回教徒家而致富。奴輩之欲獲得自由者，亦告其主。如是者七年，回教貴人及回教教長乃求丞相桑哥進言於帝，言回教商人不復至中國，例獻之物因缺，而其貨物所納之關稅因

無所得，忽必烈乃收回其禁令。

虐待回教徒之事不僅此時爲然，前此已經有之。可蘭(Cour'an)經有云：「凡崇拜數神者殺之。」基督教徒曾在帝前引此語，帝聞之，召都城之回教博士至，面詢其爲首者，彼等聖經中是否有是語？諸人不能否認，對曰：「有之。」忽必烈曰：「汝曹以爲可蘭授自上帝歟？」其人對曰：「吾曹未嘗致疑也。」可汗又曰：「上帝旣命汝曹殺異教之人，何以汝曹不從其命？」對曰：「時未至，吾曹尙未能爲之。」帝怒曰：「然則我能殺汝也。」遂命立將其人處死。時桑哥之前任綜理財政之人阿合馬及其他回教官吏數人，請暫停刑，召其他較明教義之回教徒詢之，乃召一回教斷事官(oguzi)至。帝以同一問題詰之，其人對曰：「上帝命吾人殺多神教徒，其事屬實。惟其所指之多神教徒，蓋爲不認有一最高主宰者，陛下在一切法令中旣首列上帝之名，則不能在此類之列。」忽必烈意乃釋，厚賞此斷事官，而宥諸回教博士。見史集

帝篤信星術，汗八里城中豢養有星者或卜人約五千人，基督教人回教人中國人皆有之。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二十五章三七頁史書所載日月蝕，彗星見，地震等事，在當時皆視同天怒，足以使人警惕也。

忽必烈冬日駐於其在金國中都附近營建之城中，漢人名之曰大都，蒙古人名之曰汗八里(Khadan-balik)，質言之，汗城，卽今之北京順天府是已。城方形，每方長廣六英里，各關三門，每門千人守之。刺失德云：周圍繞以土城，上有七樓，每樓相距有一程之遠。帝宮在城中央，名曰大街直形，兩方城門可以相望。十二門各有其附郭，商賈及外國人之所處。也。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六章糧食及貨物由一運河運至大都。此河下抵白河口附近之天津，復經其他諸小河注入大運河中。

流經山東而至中國南部。見馮秉正書四三九頁每年陽歷十二月一月二月，忽必烈駐在大都。其宮城亦方形，每方長廣一英里，城角及每面城之中間，有譙樓一座，內藏戰具。城內別有第二城牆，亦有樓八座，內藏皇帝珍寶。兩種城壁之上，繪有戰事及其他事蹟，顏色鮮明，金銀之色燦爛其間。第二方城內之中央則爲宮殿。殿廷置一桌，可容六千人聚食。兩城牆間有果園多所，猛獸園一所，魚池多處，培養鮮魚。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卷第六章二八七頁

慶會之日，設大宴，帝坐於高台上之寶座，面向南。食案置寶座前，皇后坐於左。阿不勒哈齊書云，蒙古人諸皇子及諸宗王列坐於右，台較低，其首高與帝之足平。其他食案依次低降，貴人及將帥就食之所也。帝之左方，列食案高低不等，諸公主及貴人將帥妻女之所處也。尙有不能列坐於此種食案之貴顯多人，則跌坐聚食於地氈之上。皇帝之司饌者以絹覆口，俾使其氣息不污飲食。皇帝每次舉盞而飲之時，卽作樂，諸人皆跪。殿中有方廚，刻飾甚麗，作種種獸形。內有一盆，盛葡萄酒滿中，四圍有四瓶較小，內盛馬湏及其他飲料。以銀製或鍍金大盞盛諸種酒，列於桌上，每二人合飲一盞。各人大勺一，取酒於盞中而飲。宴後命優人幻人技人入獻藝於帝前。每門有身軀甚大者二人，持杖守衛，使入門者不得觸其闕，蓋視此如同厭禳也。有觸者，闔者則剝其衣，否則杖之。見馬可波羅書第二册第十章三一八頁魯不魯乞云：其同伴教士巴兒帖勒米(Barthalemi)出蒙古帝廷時，誤觸門闕，衛士逮之，嗣以其爲外國人，釋之不罪。

重要之慶會，爲陰曆元旦，及忽必烈之誕辰。元旦之日，適當陽曆二月六日。皇帝誕辰，諸王貴人獻重幣，各教之寺廟皆爲皇帝祝壽。元旦之日，諸王貴人將帥等衣白衣，黎明入宮，按朝列四拜，已而在廷中壇上忽必烈牌位前焚香。是日諸城總管及諸省長官依例應獻白馬於皇帝，每年慶會爲數十二，每次忽必烈以金錦爲緣珍珠寶石爲飾。

之衣，賜朝中貴人。見馬可波羅書第二章三八頁。

此汗於每年六月七月八月駐夏於開平。開平別號上都，於城內之極端，建宮殿，飾以最美之大理石，下有獵場，

周圍約有十六英里之廣。每年九月還大都，其後蒙古諸帝皆效之。見馬可波羅書第一卷第五十六章二五〇頁。宋君榮書一四四頁。Jean de Mandeville 書

(第八十七章)及海屯書(第十九章)皆謂上都城大逾羅馬。宋君榮(一一五頁)謂其城在北京西，北緯四十二度二十五分東經十度十二分間。刺失德謂開平府距大都五十程(Tarans)。刺失德史集著

錄之忽必烈兩部，帝國輻員，諸省分治，大都衙署，諸條譯文，並見卷後附錄。

置獵戶二部，每部萬人。一部衣紅，一部衣藍。兩獵士長並日耳曼人，各領一部，打捕野獸時用之。帝攜獵鳥出獵

時，坐一樓中，四象承之。見馬可波羅行記第二章卷第十三至第十六章

忽必烈皇后數人，妃嬪甚衆。其最得幸而位置首列者，爲察必可敦，蒙古弘吉剌部之一部長阿勒赤之女也。生

四子：曰朶兒只(Dordji)，曰真金，曰忙哥刺(Mangcala)，曰那木罕。見史集。刺失德云：忽必烈雖有子十二

如孛兒帖夫人(成吉思汗之第一妻)所生之四子，位置較其他諸子爲高。據史米德之說，朶兒只西藏語猶言王杖王權。忙哥刺梵語猶言幸福。那木罕蒙古語猶言柔弱者。至若真金之意未詳，可參照其蒙古語

流譯文三九九頁註二十一。別有子八人，其他后妃之所出也。曰豁里歹(Couridai)，曰忽哥赤(Hougatchi)，鎮守哈刺章之

地，曰奧魯赤(Oucouroudji)，鎮守土番(Tubet)之地，曰阿八赤(Abadji)，鈞案應是愛牙赤，曰闊闊出(Gneu-

Kdjon)曰忽秃黑帖木兒(Contouctemour)，鈞案元史本紀作忽都魯鐵木兒，又食貨志作忽，曰脫歡，見史集，

缺。一據馬可波羅之說，忽必烈諸妻生子三十二人，諸妾生子二十七人。諸妻中四人有皇后之號。每皇后一人有宮女三百，及侍童閹人甚衆，四后

宮中役使人數由是計有萬人。

宮中所役之宮女，多取之於韃靼地域諸部，尤以選自汪古部中者爲衆，緣此部婦女以姿色秀麗而著名也。常遣宮臣往選宮女，每次選數百人，送至宮中。被選女子之家受有一定報償，亦樂見其女役於宮中。宮女選入宮後，復由宮臣閱視，擇其最美者進之皇帝。進入之前，先由宮中之命婦檢查其身體，恐有殘疾或缺陷也。此種宮女每五人爲一班，每班在室內供役三日，另一班則在室外傳達帝命。其非服役於帝所者，則役於皇后所，抑分配於各宮臣所，命司飲饌衣服等事。此輩常得帝之許可，嫁爲宮臣妻，帝常以婚資賜之。見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四章二八一頁此種選宮女之制，在中國行省中不適用之。窩闊台時曾從耶律楚材之請，罷選漢地室女。忽必烈時並推行禁令於宋之故地。見宋君榮

頁一鈞案此處多桑誤，元代僅於忽必烈時從
崔或言罷各路選室女，此外歷代常行之。

忽必烈先有以帝位屬其第四子那木罕之意，嗣因與海都戰，那木罕被俘，乃立其第二子真金爲皇太子。後那木罕被釋還，有怨言，忽必烈怒，逐之不許入覲，未久，那木罕死。真金多才德，亦先父死。（一二八六年一月）一二九三年，皇太子死後之八年時，忽必烈之重臣伯顏，因真金寡妃闊闕真（*Guanküjin*）之囑託，進言於可汗，言可汗春秋甚高，皇嗣未立，忽必烈乃立鐵木耳爲皇太孫，時鐵木耳甫奉命鎮守哈刺和林，乃命伯顏往宣命，依禮冊封之爲皇太孫。見馮秉正書第九冊四三
四至四五頁一史集

第五章 鐵木耳時代

鐵木耳之被推戴——新帝之任命——伯顏之死——與安南和——額國王之入貢——額國之亂——鐵木耳之以兵力干涉——諸將之操行——其懲罰——討八百媳婦國——中國邊境數部民族之叛——劉深所將帝兵之敗——劉國傑之勝——叛亂民族之平服——對於都哇之用兵——海都之戰役及其敗——其死——海都子察八兒與都哇之降附——一切成吉思系諸王之承認鐵木耳——都哇與察八兒戰——察八兒領地之併入都哇——都哇之死——其諸嗣位人——鐵木耳之死

忽必烈死後，開選舉大會於上都。（五月）鐵木耳至自軍，雖經冊命彼繼承大位，其長兄甘麻刺亦欲得國，諸王因分派別，然諸將及中國官吏皆歸心鐵木耳。於是伯顏由其聲望位置，握劍立殿陛，厲聲宣揚願命，述所以擁立皇太孫之意。於是甘麻刺跪拜弟前，諸王皆隨之拜，鐵木耳遂即可汗位，依例大赦。見馮秉正書四六一頁——宋君缺位時，鐵木耳母闊闐真攝政。大會既集，此妃多才智，見甘麻刺與弟爭位，遂言曰：「先可汗遺命，後人能然知成吉思汗遺訓者，即以大位屬之。汝二人可各言所知，由蒞會之諸王貴人決之。」鐵木耳善詞令，歷數其曾祖遺訓。語言詳晰；甘麻刺言詞微拙鈍，不如其弟。由是大會人員衆口一聲曰：「宜由鐵木耳承大位。」

鐵木耳即位後之第一事，則追尊其父母爲帝后，命爲真金忽必烈及皇后察必可敦三人營建紀念之物。自號曰完澤篤（Oldjaidon），蒙古語猶言有福也。命皇兄甘麻刺鎮守蒙古之地，開府於哈刺和林。妹婿或姊闊闐出或姊約案應是寧王闊闐出，蓋爲鐵木耳之叔，非妹婿也。闊里吉思（Keurguuz）二人總領西北邊軍，以禦海都都哇。從弟阿難荅（Ananda）

鎮守黃河以西諸行省，昔日唐兀之地。先是阿難荅父忙哥刺在前代時原鎮其地，開府京兆，或今之西安，至是僅以阿難荅襲父職也。伯顏平章仍綜理財賦如故，因別號曰賽典赤，蓋蒙古人尊視此名，習視其爲行政長官之號也。伯顏平章之外，置同僚八人，與之會同管理財賦。見史集

一二九五年一月，知樞密院事伯顏死，年五十九歲，中國人蒙古人皆惜之。伯顏深略善斷，將大兵伐宋，若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務求避免流血，事畢還朝，未嘗言功。見馮秉正書四六二頁

鐵木耳時代，惟一可注意之大事，則爲兩次戰役：一爲討伐中國近邊印度境內諸叛亂民族之役，一爲討伐忽必烈舊敵海都都哇之役。

鐵木耳初卽位時，與安南言和，由是因爪哇之戰而斷絕之印度交通復開。見宋君榮書二二四頁緬國王的立普哇拿阿

迪提牙數年未入貢，鐵木耳將欲遣軍往討；會（一二九七年）其遣子僧合八的奉表入貢，遂詔封的立普哇拿阿

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王子僧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虎符。同時命緬邊諸蒙古戍將勿侵緬地，保護此國居民與帝

國之貿易。見馮秉正書四六八頁

越三年，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逃詣中國請援。鐵木耳遣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發兵討之，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有人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數人，薛超兀兒遇赦，僅削奪官爵，籍其家。

用兵緬國之時，有人進言於鐵木耳，謂雲南西之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遣軍往討，鐵木耳欲踵其先人故事，

侵略土地，乃命最初建言之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三萬人往。深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死者甚衆。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土官之妻蛇節金馬。有蠻酋宋隆濟，遂連兵反，圍深窮谷中。忽必烈子忽哥亦時鎮雲南，約案續綱目作梁王闕闕以兵救之，叛衆稍卻。

帝遣統將劉國傑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以援劉深。深既敗，引兵還。宋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時其他諸蠻部亦乘釁起兵，是爲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武定，威楚，普安諸蠻攻掠州縣，焚燒堡砦，又遣也速得兒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也速得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國傑亦破蠻兵，誅蛇節。宋隆濟遁去，尋爲其姪執之以獻，伏誅，餘黨相繼平。帝大赦，惟正劉深喪師之罪，誅之。見馮秉正書四七七一頁以後

北方之戰尙未已也：一二九七年，欽察王子土土哈死，其子牀兀兒(Tcholangour)襲父職，領征北諸軍，於一二九七及一二九八兩年間，數勝海都都哇軍，而海都等亦乘其敵之懈而獲勝利。時皇帝戍守邊界之兵，沿境分屯列戍以守。自西南迤向東北，屯戍間設驛站以通聲息，俾能互相策應。都哇一軍潛來襲闊里吉思戍地，闊里吉思即遣驛騎通知別戍，會隣戍三戍將聚飲，驛騎深夜來報時，已醉甚不能騎矣。闊里吉思不知，率所部六千人拒戰，所待之援不至，欲逃不果被擒，言爲帝壻，始免殺害。(九月)

鐵木耳逮繫此三戍將，然未久即復此敗之恥，諸王藥不忽兒兀魯思不花(Orlous-Bouca)與統將宋兒朵哈(Dourdouca)率一萬二千人來投鐵木耳。先是此三人在前代時，曾背國投敵，鐵木耳見其來投，未敢信其誠，遣軍往監之。兀魯思不花縱所部兵抄掠哈刺和林，及至，遂被逮。有重臣庇護，爲之力解，然鐵木耳不許宥之。而對於藥

不忽兒，則待遇優厚，蓋其無罪可責也。至若朵兒朵哈，兩次叛逃，欲誅之，朵兒朵哈泣訴曰：「曩者背忽必烈而逃者，僅懼譴責也，然從未執兵以抗先可汗。今見可汗即位，特約二王來投，且率以歸命之衆，較前此率以背叛之衆爲多，而意在將此一軍往擊可汗之敵也。」鐵木耳乃宥之，使將一軍往擊都哇，藥不忽兒請同往，許之。二人在邊久，深知都哇軍力，至是皆欲立功自效。

都哇既獲勝，徐引兵還其幹耳朵，欲沿道襲擊諸王阿難答阿只吉 (Atchiki) 出伯 (Tchobar) 之軍，列屯唐兀邊境，以至畏吾兒境內哈刺火州 (Carahhodia) 之地者。渡一河時，不復成列，朵兒朵哈突至，出不意襲擊之，都哇軍大敗，被殺及溺死者甚衆。都哇妹塔 鈞案原文 Beati-toro 之意，可訓作姊妹之夫，亦 塔 可訓作妻之兄弟，茲暫譯作妹婿，未知審否？ 某在是役中被擒，都哇遣使請於皇帝，請以闊里吉思易之，鐵木耳許之。命人送俘至都哇營，未至，都哇殺闊里吉思，乃謂已送海都所而破於道。

幹兒蒼汗國首領乃顏 (Nayan) 者，幹兒蒼之曾孫。數年來因其從兄弟貴烈克 (Kouilek) 與之爭位，而海都都哇助貴烈克，諸王在此時間中凡十五戰，乃顏勢漸衰。乃約波斯之蒙古汗及皇帝鐵木耳，三面合攻其公敵。鐵木耳爲所動，議親征。太后闊闕真止之，謂國土已甚廣，海都都哇軍距京師遠，親征須時一二年，帝遠離恐中國生亂，鐵木耳乃遣乃顏使者歸，謝以徐議。見史集一此書所記成吉思汗主系諸帝事止此，蓋撰者爲鐵木耳同時人也。

一三〇一年，海都大舉，率前此所無之重兵侵入帝國境內，從者都哇及窩闕台察合台兩系諸王四十人。先是未久，帝命皇姪海山 (Khaischan) 出鎮北方，俾從月赤察兒牀兀兒兩將習練軍事。海都軍至，海山督五軍以禦之，

戰於哈刺和林及塔米兒 (Tamer) 之間。(一三〇一年八月) 海都敗走，得疾道死。見宋君榮書二二九頁 | 馮秉正書四七九頁 | 據瓦撒夫書
海都都哇遇帝軍於兩國境上海押立城，教日程之地。依蒙古人習慣，雙方遣使聚議，議不諧，遂戰，海都仍勝，與前此諸役同。鹵獲甚多，意滿還國，中道得疾死於沙漠中。此王會建汗號，將兵勇敢，治民寬仁，其死也兵民多惜之。相傳其在反抗可汗及其他諸敵之役中，計有四十一戰，幾無戰不勝。其士卒久歷行陣，即在蒙古人中，亦以作戰勇健著名於當時。
日十三

其部衆依俗號泣舉喪。都哇曾奉遺命，遂在柩前集諸王，以海都子四十人，察八兒 (Tchabar) 居長，當立，諸王意皆同。先是八刺死後，其族諸王依例赴海都所請立嗣君，都哇亦在其列。顧都哇在察合台系諸後王中非長王，賴察八兒進言於海都，因得嗣立。都哇深德察八兒，至是故援立之。時察八兒因事他出，立君之議既定，諸王各遣屬官數人送柩歸死者駐所。未久察八兒歸，都哇率諸王奉之即汗位。

察八兒既君臨窩闊台之國，都哇勸其承認鐵木耳爲主君，以息三十年來成吉思汗子孫自殘之爭戰。察八兒從其言，其他諸王意亦同，遂遣使歸命於鐵木耳。(一三〇三年八月) 帝得此平和保障，又見其君權爲其族諸王一致之承認，聞之甚喜。

然與鐵木耳言和之一方，未久復啓爭端。次年，察八兒與都哇因事不和，兩系諸王遂舉兵。都哇請帝合兵夾攻其舊敵之子，於是察八兒部衆幾盡棄之而去。察八兒窮蹙，率三百騎投都哇，都哇禮待之。然盡收其地，而以突厥斯單併入河中，前此爲海都所分裂之察合台故國，幾盡完全恢復。由是海都貴由窩闊台之後王察八兒，遂爲此系之

末主。前者成吉思汗所付託之大位，後經皇帝蒙哥所剝奪，繼由海都之雄才而建設之大國，至是遂亡。

一三〇六年，都哇死。其子寬闊(Goundjou)嗣立，在位一年有半死。察合台子木阿禿干之後裔塔里忽(Tarion)奪據汗位。塔里忽老於戎陣，信仰回教。即位以後，欲以回教傳佈蒙古人中。有察合台系宗王二人以汗位應屬都哇之一子，倡義舉兵，爲塔里忽所敗。復有其他宗王數人亦謀舉兵，復二王戰敗之恥。會有都哇舊臣擁戴其舊主之子者，於宴中刺殺塔里忽。(七〇八年即一三〇八——九年)

同謀者遂奉都哇幼子怯伯(Gubek)爲主。怯伯甫即位，察八兒聯合海都系諸王以兵來攻，不勝，率少數殘部渡伊犁河，逃入帝國境中。察合台系諸王既勝敵，而斷絕窩闊台後人最後之希望，乃招集大會，推戴怯伯兄也先不花(Tasndog)爲汗，怯伯亦自願以位讓兄。時也先不花在可汗廷，聞訊歸國即位。後不知何年死，怯伯繼立，在位迄於一三二一年。見瓦撒夫書第四册

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之爭戰，遂使馬思忽惕伯善政興復之河中重遭荼毒。而突厥斯單一地大受糜爛，顧其地雖無兵燹，繁榮亦未能久。蓋突厥蒙古之遊牧部落，視工技之成績若已物，僅待機遇而奪取之。一地一城繁榮甫數年，其財富即足招致一切戰禍。所以城鄉之居民，常從事恢復其損害，以備供給四圍殘猛部落之鹵獲。諸宗王在其中各有其分地及部衆，略有微嫌，內戰遽啓。諸王皆有推戴君主之權，各自以爲有權繼承大位。在位者脫不能駕馭之，則成諸大藩之傀儡。所以突厥斯單河中兩地，在成吉思汗系諸王統治下之歷史，僅爲一種混亂流血之敘述而已。

海都死後之亂事既述於前，茲請再言此廣大帝國各部悉皆承認之共主鐵木耳，然此汗握亞洲之君權爲時亦不久也。一三〇七年二月，鐵木耳死，年四十二歲。中國人譽其寬厚賢明，凡有死罪者非得其核准不得決之。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大臣。見馮秉正書四六四頁

鐵木耳幼時飲啗無節，其祖忽必烈常責之。且曾杖之三次，終乃命數醫侍食以監之。諸醫若以爲皇孫食飲已足，則擊兩杖作聲以止之。然鐵木耳有法避免醫師之監視：有回教徒某自言知方術，頗得皇孫信任。常導其至一浴室，預命浴室主以酒置水管中，因得痛飲。忽必烈命皇孫去此有害之幸臣，而皇孫不從；後知其事，命人劫其人於皇孫邸，逐之遠方，密命人殺之。鐵木耳即位後，遂戒酒，與從前狂飲無節者迥若兩人。見史集

第六章

皇后卜魯罕之攝政——謀以阿難荅承帝位——擁戴海山之黨——阿難荅及其黨之被逮——愛育黎拔力八達之監國——海山之即位——殺阿難荅及其黨諸黨首並及皇后卜魯罕——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也孫鐵木兒——阿速吉八——圖帖睦爾——懿璘質班——妥懽帖睦爾之即位

鐵木耳無子，其皇后卜魯罕(Boulougan) 瓦撒夫書皇后之名如此。惟馮秉正在鐵木耳末年頗有權，欲以

忽必烈孫及忙哥刺子阿難荅承帝位。時阿難荅鎮守唐兀之地，即陝西土番與四川一部份之地是已。鐵木耳有疾

時，后密遣人至西安府召之入京師。緣此后不欲以荅兒麻八刺 真金子死於忽之二子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

(your-bali-batra) 馮秉正宋君榮書根據中國載籍寫作愛育黎拔力八達，然此名在瓦撒夫寫本中作 Baid-patra。承帝位，曾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

州。(懷慶府) 瓦撒夫書云皇后卜魯罕曾阻止鐵木耳海山領兵鎮守西北邊境，以禦海都。由其材勇，頗得人望。皇

后卜魯罕既攝政，欲立阿難荅；左丞相阿忽台(Agouhai)等數人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然朝中亦有一黨主張

擁戴荅兒麻八刺之二子者，右丞相哈刺哈孫為之長。密遣人促海山取他道急還，同時並使人至懷州召愛育黎拔

力八達至大都，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奉其母俱至。

阿難荅之黨見其至，謀以四月之某日舉事。其敵方見事不宜遲，而海山道遠不能猝至，愛育黎拔力八達哈刺

哈孫乃與諸王禿刺 (Toula) 定計，先二日率衛士入內，召阿難荅計事。至即並諸王滅里帖木兒 (Melik-temour) 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滅里帖木兒，阿里不哥子，阿難荅黨中之一要人也。先在海都子察八兒軍中，後背察八兒來投中國。諸宗王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辭以位屬其兄。不許，遣使奉璽北迎，遂自監國，而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海山在杭海嶺約案元史作按台山 (Altai)，此聞鐵木耳計，乃至哈刺和林，諸王將帥畢會。海山素爲軍中愛戴，於是闔辭勸進，海山不從，親率軍三萬南進，約其母與弟會於大都。既至，愛育黎拔力八達與諸王等在大會中奉之即帝位。波斯史家瓦撒夫記述海山即位事云：「海山於星者指定之日時，舉行即位典禮。宗王七人坐海山於白氈上，二王扶其臂，四王舉氈奉之於寶座上。一王獻蓋，諸嬭變爲新帝祝壽，而上尊號曰曲律汗 (Kuluk-khan)。帝命人在庫中載星宿之散布天空。宴樂七日，每日以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馬散於衆。撒珍珠無數於地，於是地面有類星宿之散布。宴樂七日，每日以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馬七百羊七千，桐其乳以灑地，幹耳朵附近積乳之廣，有如銀漢。此種供奠禮之牲畜名曰 ongon，質言之載福者。性色皆純白，常保存之，蓋以其可使牲畜繁殖也。從不食其肉，其中之馬，僅有君主可以乘之。一魯不魯乞書 (第四十七章) 亦云：「蒙古古俗，陰曆五月九日祭厥中之白馬，以供奠祭之用。」一馬可波羅 (第六十五章) 云：「皇帝有白馬甚衆，聞其數逾萬。舉行此大禮之日，(八月二十八日)，一馬取乳以美麗之皿盛之，國王親手取血灑乳於地。巫師謂諸神飲後可以降福。」一瓦撒夫記述海山之繼位者普顏篤可汗 (Bouyantou Caan) 即位事云：「招集大會時，諸王之由各地赴會者，共有千四百人。在道中各視其位置高下，用驛馬七百至一千不等。宴會七日，每日以馬四十羊四千供食。此外並用回教徒禁食之牲畜無數。州若酒馮及種種乳酪之量稱是，新帝於星者指定之時，在宮中登極，面向南。宮壁皆以絹錦覆之。成吉思汗系諸宗王列於寶座之右，拙赤哈撒兒之諸後王列於寶座之左，諸可敦坐枕上，諸平章將帥等視其位置高下，或列殿中，或列殿外。寶座前列盡血無數，寶石爲飾。新帝受普顏篤可汗 (Bouyantou Caan) 之尊號，諸宗王將帥等依禮跪拜。號曲律可汗 (Kuluk Khacan)，追尊帝父爲皇帝，尊帝母爲撒金於地，祝福獻盡。」(見瓦撒夫書第四册) 號曲律可汗 (Kuluk Khacan) 追尊帝父爲皇帝，尊帝母爲皇后，酬其弟功，捨己子而立之爲皇太子。

海山蒞大都，即謁宗廟。已而執行其弟對於阿難荅黨所決定之處分，殺阿難荅滅里帖木兒及皇后卜魯罕。馮見

乘正書四六四頁。宋君榮書二三八頁。瓦撒夫云：「親王海山在上都之大會中，詢諸宗王將帥曰：『按翰可汗法令，大位應屬何人？』在會諸人同聲答曰：『一忽必烈既立其子眞金爲皇儲，僅命阿難荅父忙哥刺領守一方，則大位應屬海山。』於是大會諸人共立效忠文約。新帝酬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功，捨己子，立之爲皇儲。並命諸宗王將帥等同立效忠於其弟之文約。既而議阿難荅之罪，以其違背成吉思汗法令，無皇族諸王之同意，謀奪大位，罰處死刑。』（見瓦撒夫書第四冊）。

阿難荅幼受一回教徒之撫養，歸依回教，信之頗篤，因傳佈回教於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萬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難荅熟知可蘭經，善寫阿刺壁文字。其臣某訴之於皇帝鐵木耳，言宗王阿難荅終日在禮拜寺中誦可蘭經，命蒙古兒童行割禮，宣傳回教於軍中。鐵木耳遣使者二人往說其皈依佛教，阿難荅不從。帝召之至，面諭之，亦無效，乃拘禁之。其後未久，太后闊闕真以爲阿難荅在唐兀之地頗得人心，錮之恐致民怨，言於帝，釋之還鎮。見史集鐵

本紀

海山在位時代，無大事可述。有人譯孝經爲蒙古語，帝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見馮乘正書四九六頁。命刺麻搠思吉斡節兒（Tchoigji odszer）翻譯大部份佛經爲蒙古語。見蒙古文三九八頁。海都子察八兒及其他諸宗王入朝新帝。中國人有言崇信刺麻之非者，海山下詔，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冒之者斷其舌。雖然如是保護宗教，前此僧道之豁免賦稅者，至是復徵之。海山過嗜酒色，死於一三一一年二月，年三十一歲，漢語廟號曰武宗。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繼立，愛育黎拔力八達別號普顏篤。瓦撒夫書所記中國蒙古諸帝止此，蓋碩德八刺（Choudi-bala）也。孫鐵木耳兒（Yissoun-Temour）兩帝僅見此書第五冊著錄也。瓦

撤夫記述普顏篤登極及最初賞賚諸事以後，言新帝以即位事詔諭諸國。有使臣二人名阿牙赤丞相 (Ayaqi, Tchinkank) 倒刺沙 (Doyev, Sena) 者，於七一年九月 (一三二二年二月) 來算端完者都 (Ordiansu) 所，時算端駐冬於報達。使臣以餽物及書信呈此波斯之蒙古汗，書中充滿中國之蒙古可汗友好之詞。完者都厚禮使者，賜金錦衣寶石帶。瓦撒夫又云：此二使臣在道各用驛馬六百匹。並云：波斯算端因此遣使赴其地方，領取數年來號普顏篤可汗，以省臣數人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分別誅謫有差。

愛育黎拔力八達以即位事詔諭占城，安南，八百媳婦，大徹里，小徹里，馬八兒，暹等國，諸國皆遣使入貢。

先是忽必烈雖有舉行科舉之命，迄未實行。一三一五年愛育黎拔力八達始下詔定科舉之制，分爲二榜，蒙古人爲一榜，中國人爲一榜。會試中選者，皇帝親試。及第者，賜出身。中國士人因是頗歸向愛育黎拔力八達。

此帝以前代常受宦者之害，一三一四年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然次年自違禁令，而命一宦者爲大官。

先是海山與其弟約，兄弟叔姪世世相承。至是帝背約，命海山長子和世球 (Couschala) 出鎮雲南，和世球次

陝西。其臣及其父舊臣等數人合謀，約陝西之蒙古大官數人，發兵取潼關。已而有人背約，和世球乃走阿勒台山西

北。帝遂立其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見馮秉正書四九六至五二六頁。宋君榮書二三九至二四九頁。

愛育黎拔力八達曾與察合台汗國主也先不花戰。欽察王子牀兀兒將帝兵，兩敗也不先花軍，追逐至鐵門關

附近札亦兒 (Tchahar) 之地。見宋君榮書二四九頁附註一，引牀兀兒史，此戰中國史書未著錄。案此戰事並見元史卷一二八牀兀兒傳。疑是札亦兒之譯音，西書中悉無此地名也。

宋君榮殆失考。此處著錄之 Tchang 四名，疑是札亦兒之譯音，西書中悉無此地名也。

一三二〇年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年三十餘歲。鈞案應作三此帝慈仁，勤於政事，嗜讀書，知史事，尤悉蒙古

史。漢語廟號曰仁宗。

其丞相鐵木迭兒(Temouder)，蒙古人也。恃勢貪虐，兇穢滋甚。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仁宗震怒，鐵木迭兒逃匿太后宮，太后庇之。仁宗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已。仁宗甫死，太后復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新帝碩德八剌亦不忍違太皇太后意，仍命其爲右丞相如故。然任木忽黎後裔拜住(Baiton)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報其私仇，殺素嘗攻其姦惡者數人。後死於一三二二年。於是監察御史等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帝乃命折毀所立碑，並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鐵木迭兒既死，其黨御史大夫鐵失(Tochi)，鐵木迭兒之義子也。不自安，謀殺帝及其右丞相拜住，而推甘麻刺子晉王也孫鐵木兒爲帝。密遣使者幹羅思奉同黨十六人連署書，往漠北禿剌之地，謁晉王，以所謀告。晉王命囚幹羅思，遣人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害。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之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殺帝於臥所。(一三二三年九月)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晉王卽皇帝位於怯綠連河，大赦天下。將用逆黨爲執政，有人言曰：「不誅元凶，後世何由知陛下心？」新帝然之，誅也先鐵木兒等三人於行在所。遣二使入大都，收鐵失及其黨，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並伏誅。諸王數人坐與鐵失逆謀，流謫各地。一三二三年十二月，也孫鐵木兒入大都，次年初，立其子阿速吉八鈞案應作阿刺吉八爲皇太子。

也。孫鐵木兒卽位之初年，地大震，月全蝕，大雨淹沒田畝，復有旱蝗等災，尤以彗星見一事，爲中國人及蒙古人所驚惕，蓋其視爲天怒之徵，天子有過，則垂象以示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時，丞相曾以彗星見乞避位，時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然一三三四年之災，時人則視爲碩德八剌拜住二人被殺所致也。孫鐵木兒曾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帝所以其與百官集議來上，言鐵木迭兒與鐵失之徒，結爲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弑逆。鐵木迭兒子鎖南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尙在京師，覓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諸王等與鐵失逆謀者，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復歷數有罪不罰諸事，次言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值，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遊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獨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敘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見馮秉正書五三六頁
宋君榮書二五八頁

當時刺麻在宮廷頗有勢權，妃主尤崇信之。此輩佩驛符往來，索民供應。宋君榮書二六〇頁有西臺御史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

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已而聞其擾民，禁之。見馮秉正書五三九頁一鈞案譯文此條錯誤太甚，茲據元史釋老傳及續通鑑綱目卷二十五改正。

此無所作爲之君主，而漢名泰定帝者，以一三二八年八月死於上都，年三十六歲。遺四子，長子刺札必迦（*Chapika, Radjapika*）撒離薛禪（*Sarung, Sersen*）之蒙古源流著錄之名如此。譯者史米德謂其出於楚語。馮秉正宋君榮夏真特等所著中國載籍之名，則作阿速吉八。雖已立

爲皇太子，然有人與之爭位。先是海山傳位於其弟時，約以兄弟叔姪相承，然愛育黎拔力八達捨姪而立子，出海山二子和世疎圖帖睦爾（*Tobtemour*）於外，碩德八剌被害之時，和世疎在韃靼地域，而圖帖睦爾則在中國南方，也孫鐵木兒因得乘間入繼大統。

也孫鐵木兒既死，皇后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牀兀兒之子也，留守大都。初，海山鎮北方，備宿衛，海山特愛幸之。及卽位，擢之致高位。至是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海山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百官集於宮內，率其黨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海山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剌等，分命勇士執諸重臣下獄，以其黨代之。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始知其意在圖帖睦爾矣。燕帖木兒遣使迎圖帖睦爾於江陵，且令人矯爲南北使者，言圖帖睦爾已次近郊，和世疎亦整兵南行。見宋君榮書二六二頁

時有諸王三人，顯貴十五人謀附刺，鈞案原譯文誤解謀附爲謀燕帖木兒，事覺被殺。皇后立皇太子阿速吉八爲

帝於上都，年九歲，是爲天順帝。命甘麻刺孫梁王王禪，康里脫脫子塔失帖木兒等，將兵討燕帖木兒。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

九月，圖帖睦爾入大都，執國政。十月，殺烏伯都刺，流謫下獄諸臣朶朶等於遠州。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率遼東兵入遷民鎮，燕帖木兒以兵拒之。會聞梁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乃還軍與戰，王禪敗走隄鞞地域。時附阿速吉八者，起兵於中國內地，蒙古將帖木哥由南方率重兵進取河南。靖安王闊不花鈞案續通鑑綱目之闕不花疑是闊闊不花之誤。將陝西省兵東破潼關。諸王也先帖木兒兵已破通州，進趣大都。燕帖木兒急引軍還擊也先帖木兒，敗之。

十一月，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燕帖木兒之叔也。聞圖帖睦爾卽位，乃約齊王月魯帖木兒合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盛，倒刺沙等奉皇帝璽出降。帖木格幹赤斤之後，王遼王脫脫遇害，幼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於大都。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於東安州，殺梁王王禪，倒刺沙也先帖木兒等。

阿速吉八既敗，諸省舉兵以抗圖帖睦爾之諸王官吏皆罷兵。十二月，圖帖睦爾遣使迎和世琜於漠北。

一三二九年二月，和世琜還至哈刺和林之北，遂卽帝位。四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於行在所，和世琜嘉其功，以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同時新帝選任大臣，遣使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圖帖睦爾偕燕帖木兒北赴上都迎帝，謁帝於相距上都不遠之某地。越數日，和世琜暴死，相傳其爲燕帖木兒所毒害，年三十歲，漢語廟號明宗。越八日，圖帖睦爾復卽帝位於上都。

圖帖睦爾在位之時，爲年甚短，無要事可述。僅有諸王禿堅反於雲南一事可記，禿堅自稱雲南王，次年其亂卽平。

圖帖睦爾篤信佛教，費巨金重修寺宇。輦眞吃刺思，畏吾兒之著名刺麻也，召之至，尊爲帝師。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見馮秉正書五五〇頁畏吾兒刺麻雖受此優禮，然不免有刺麻與安西王阿難荅子月魯帖木兒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帝亦欲懷柔中國士人，詔加孔子父母及諸弟子封爵。

帝在奎章閣有旨，取翰林國史院之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編修呂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遂寢。此帝耽於逸樂，委政於丞相燕帖木兒。以一三三二年九月死於上都，年二十九歲，漢語廟號曰文宗。

先是詔皇子古剌荅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荅刺海爲子。至是燕帖木兒請皇后不蒼失里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和世琜次子懿璘質班。馮秉正宋君榮夏眞特諸書著錄之名如此，蒙古源流作 Rinchendal，史米德謂爲西藏名語。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懿璘質班在位不一月，以是年十二月死，廟號寧宗。

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和世疎長子安權帖睦爾（Togan-temour）在廣西，今年十三矣，於理當立。」乃遣使往迎之。

先是圖帖睦爾卽位之初，皇后不荅失里殺和世疎皇后八不沙，徙安權帖睦爾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尋詔天下，言和世疎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桂林）

安權帖睦爾至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既見，具陳迎立之意。安權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遷延者數月。一三三三年四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取也孫鐵木兒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荒淫而死。皇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安權帖睦爾，且約後當傳位與燕帖古思。安權帖睦爾遂卽皇帝位於上都。

第七章 妥懽帖睦爾時代

伯顏爲相——密謀——伯顏之罷黜——馬札兒台爲相——脫脫爲相——修三史——阿魯圖爲相——別兒怯不花爲相——朵兒只爲相——太平爲相——脫脫再相——中國致地之叛——徐壽輝之稱帝於湖廣——海盜首領方國珍——脫脫之貶——哈麻爲相——韓林兒之稱宋帝——朱元璋張士誠之戰——宋軍之勝，汴梁之取，兵入遼東，遼陽上都之殘破——朱元璋之略地——天完帝徐壽輝之被囚害——陳友諒之稱漢帝——蒙古兵之收復汴梁——太平之罷相——柳思監爲相——察罕帖木兒李羅帖木兒之爭——蒙古宗王阿魯輝帖木兒之叛——察罕帖木兒之戰勝叛人於山東——其被害——明玉珍之稱帝於四川——朱元璋陳友諒之戰——陳友諒之敗死——朱元璋之取湖廣江西——李羅帖木兒之叛——命李羅帖木兒爲相節制天下軍馬——皇太子李羅帖木兒之戰——李羅帖木兒將校之離貳——李羅帖木兒之被害——廣廓帖木兒爲相——其被罷黜——朱元璋之敗張士誠——夏帝之死——宋帝之死——方國珍之降朱元璋——朱元璋之經略中國南方——經略中國北方——山東之降——朱元璋之稱帝——其進兵大都——其將徐達之經略北直隸——通州附近之戰——妥懽帖睦爾僧其宗族出走隴疆地域——明兵之取大都——明兵之進向應昌——妥懽帖睦爾之死——皇太子之退走哈刺和林——其即位——其諸嗣君——蒙古數汗分立——蒙古民族之陸續降附滿洲——中國之天主教

新帝僅知耽於逸樂，任伯顏(Bayan)撒敦爲丞相。撒敦者，燕帖木兒兄也。未幾死，以燕帖木兒子唐其勢代其位。時妥懽帖睦爾已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唐其勢忿伯顏獨秉政，因潛蓄異心，謀立皇帝蒙哥孫昔里吉子晃火帖木兒。唐其勢叔荅隣荅里，弟荅刺海，皆與其謀。宗王徹徹篤告變，唐其勢入宮時，伯顏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荅刺海。(一三三五年八月)時荅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

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答隣答里舉兵逆戰，被執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亦自殺，由是此勢強之民族遂滅。

宮廷變亂與內訌之頻起，政府之柔弱，中國人遂乘勢起兵，冀脫蒙古之羈束。一三三七年，廣東河南四川等地同時兵起，尋皆討平之。然朝廷疑漢官甚，禁止中國人不得置軍器，凡有馬者皆拘入官。又禁中國人不許習蒙古字。

伯顏，蔑兒乞部人也。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以所養弟之子脫脫，

宋君榮馮秉正書著錄之名如此，今從蒙古源流寫作Toktagha。

宿衛，偵帝起居。伯顏構陷郟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諸王二人，帝不勝其忿。脫脫遂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密謀出伯顏於外。一日乘伯顏出獵，乃草詔數伯顏罪狀，不許入城。流竄中國南方，道死。（一三四〇年）以脫脫父馬札兒台爲右丞相。

同年，妥懽帖睦爾詔廢文宗廟主，遷文宗皇后於東安州。尋死，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未至，月闊察兒害之於中道，下詔暴其叔婦之罪，此詔可補史文之闕。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嫌，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婦不蒼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

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是年，馬札兒台以疾辭位，以其子脫脫代之爲右丞相，別命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初，忽必烈立國史院，命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嗣後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一三四三年，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歐陽玄等爲總裁官，修之。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見宋君榮書二七九頁

皇帝圖帖睦爾在位時，曾於一三二九年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見宋君榮書二六七頁

先是數年前，頌德八剌在位時，曾命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見馮一書五三一頁又一三〇三年，鐵木耳在位時，翰林國史院進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拖雷蒙哥五朝實錄，題曰前編。見宋君榮書二頁三二

脫脫在位三年，以疾辭相位，舉成吉思汗四傑中博爾朮四代孫阿魯圖以自代。（一三四四年）越二年，阿魯圖罷。一三四七年，以海山所殺丞相阿忽台之子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貶馬札兒台於外，脫脫請與父俱行。已而馬札兒台道死，別兒怯不花尋罷，以朶兒只爲右丞相。從朶兒只請，以太平爲左丞相。太平請召脫脫還，一三四九年，朶兒只太平俱罷，復以脫脫爲右丞相。

時叛事業已蔓延於中國南方。先是湖廣獠賊二人作亂，攻破數州縣。山東民怨亦思動，至是有一海盜首領名方國珍者，入海爲亂，行剽江浙海上，劫掠漕運。一三五一年，因黃河屢決，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開黃河故道，疏鑿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大役勞民，而民愈怨。

有韓山童者，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得脫走。

福通破潁州，據河南數州縣，衆至十萬，湖廣之人亦起兵應之。中有徐壽輝者，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於是沿江兵起，時彗星見，怨者以爲妥懽帖睦爾將亡之徵。朝廷欲挽回人心，乃詔省臺官兼用南人。（一三五二年）命脫脫弟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督兵擊劉福通。以諸路反者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乃徙瀛國公子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

徐壽輝陷漢陽武昌，（一三五二年）繼陷江州。已而（八月）陷宋舊都杭州，殺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然參政董搏霄率兵薄杭城，力戰復之。

也先帖木兒爲劉福通所敗，軍潰，北奔汴梁。脫脫乃自乞督師，敗叛人於徐州。然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則爲徐壽輝將趙普勝敗於湖口，負傷死。

時方國珍燒掠沿海州郡，劫掠漕運如故，已而襲殺台州路達魯花赤不花。朝廷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等

二人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道。

同年（一三五三）張士誠起兵於江南，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命脫脫督諸軍討張士誠，大敗其衆於高郵城外，遂遣兵西平六合。（一三五四）

方脫脫立功於外之時，其同僚哈麻謀構陷之。哈麻，康里人。與其弟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嘗進西僧，以房術媚帝。脫脫復相，因哈麻有德於己，以之爲中書平章政事。已而哈麻因事深銜脫脫。一三五五年一月，嗾御史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於是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秦不花月闡察兒雪代將其兵。

同時，天完帝徐壽輝遣其將復陷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篋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已而徐壽輝兵破襄陽，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蒙古元帥朵兒只班戰死。

南方旣失利，而河南叛人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有人言於丞相，始遣人將兵分守陝西山東河南諸路。

紅巾首領劉福通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三月）時荅失八都魯已代將秦不花軍，進擊劉福通，不勝，潰走。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已而荅失八都魯亦破福通兵，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脫脫既貶，哈麻遂爲左丞相，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哈麻懼脫脫復還，乃矯詔殺之於貶所。哈麻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耻，見帝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謀立之爲帝，然事泄，兄弟二人俱被遣謫，哈麻臨行被杖死。（一三五六）

是年，將驅蒙古於中國之外，而自建一強盛皇朝之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元璋初爲僧，旋還俗，爲濠州叛首郭子興親兵。既而自統一軍，從之者衆，遂渡江取太平，歷陷集慶（南京）鎮江，進圍常州。時常州爲張士誠所有，先是士誠敗於脫脫，後勢復振，陷江南東部之數城，且進迫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遁走，召苗軍敗士誠兵於嘉興，復杭州。（一三五七）至是，朱元璋以兵圍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率兵往援。士德兵敗被擒，士誠乃奉書請和，願輸糧食金銀，以爲犒軍之資。元璋不許，遂克常州。

同時北方劉福通攻汴梁，分軍爲三道：關先生破頭潘等取晉冀，白不信等趨關中，毛貴出山東。不信等陷秦隴，據鞏昌，遂圍鳳翔。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不信遁入蜀。

毛貴入山東，取數城，敗蒙古統將荅爾麻失里兵，進圍濟南。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以兵赴援，連敗貴兵於城下。已而搏霄奉調北行，貴遂陷濟南，進擊搏霄，殺之。於是率衆由河間進逼大都。廷臣勸帝出走，獨丞相太平以爲不可，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一三五八年四月）

同年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一三五八年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大掠山西之地，尋轉掠遼陽，至高麗，復轉而南，破上都，焚其宮闕。

時南方徐壽輝幾盡據有湖廣全境及江西之一部。朱元璋據有江南，進略浙東，遣使招方國珍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吳（張士誠），南有閩（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温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元璋卻其質，厚賜而遣之。（一三五九）

朱元璋之勢日甚，同時宋與天完二帝之勢日衰。宋將毛貴為趙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天完之亂尤甚。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廣信府），鎮南王子大聖奴與畏吾兒亦都護之後裔伯顏不花的斤力拒，城陷死之。徐壽輝欲自漢陽徙都龍興（南昌府），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仍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九江）。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友諒自稱漢王，其後未久，友諒率舟師攻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令人殺壽輝於舟中。友諒遂稱皇帝，國號漢。既而復還江州。（一三六〇年六月）

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屢誘敵出戰，輒以計敗之。已而讎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乘夜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

妥懽帖睦爾先在一三五三年立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皇太子母皇后高麗奇氏謀內禪太子，使人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太子令御史劾去太平所用數人，下獄杖殺之。一三六〇年三月，太平知勢不可留，乃稱病辭位。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宦者朴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

時有兩帥之爭，因互舉兵相攻。察罕帖木兒既平晉冀之地，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調兵圍其城，

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界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於東勝州等處。朝廷爲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此爭甫息，北方大亂繼起。先是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窩闊台子滅里之七世孫也。乘間擁重兵屯於長城外數日程之地，將犯大都，遣使告妥懽帖陸爾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帝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會阿魯輝部將縛阿魯輝送闕下誅之。（一三六一年十月）亂始平。

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各地，而重兵屯太行，謀大舉以復山東。一三六一年，分兵五道，水陸並進。招降叛將田豐、王士誠二人，復分兵取數城，進逼濟南。攻圍三月，拔之。時山東俱平，獨益都（青州府）孤城猶未下。田豐、王士誠復圖叛，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察罕帖木兒不虞有變，率輕騎十有一人行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殺。（一三六一年七月）

詔命察罕帖木兒養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益都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叛首等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山東悉平。

是時明玉珍稱帝於四川，玉珍天完將。先是以兵入蜀，至是聞徐壽輝死，遂稱帝，國號大夏。先是陳友諒取太平，進兵攻建康，不克，引還。至是朱元璋率師伐之，克安慶，進拔江州，敗友諒兵。友諒奔還武昌，元璋遂取龍興（南昌），江西諸要城皆降。

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進圍洪都（南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元璋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圍洪都凡八十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遇於康郎山，戰亘三日，友諒兵大敗。復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中流矢死。其長子善兒被執，其臣挾友諒次子理遁還武昌，復立理爲帝。已而元璋圍攻武昌，理出降。元璋治軍紀律嚴明，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漢亡。

張士誠將呂珍引兵攻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元璋聞之，親帥兵擊珍敗之。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蒙古將遂乘間入安豐。

時蒙古內訌又起。察罕帖木兒被害後，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李羅帖木兒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已而李羅帖木兒因他事與兵犯闕。初，搠思監徇太子旨，誣重臣數人謀不軌，因窮究其事，貶死數人。（一三六四年）

尋又有人譖秃堅帖木兒誣毀朝政，李羅帖木兒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李羅帖木兒跋扈，下詔削其官爵，而奪其兵。李羅帖木兒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帖木兒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帝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等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秃堅兵至清河列營，帝遣人至其軍問故，秃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乃執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總兵事。

詔追皇太子還，皇太子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帖木兒。西道軍五萬關保率之進逼大同，李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復大舉向闕。皇太子親率兵禦於清河，軍潰，馳還。奉太子出走冀寧，投擴廓帖

木兒。李羅帖木兒入城見帝請罪，帝以之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九月七日）

李羅帖木兒既專國，遂誅狎臣秃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一三六五年四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聞之，遂出皇太子母二皇后奇氏，幽於諸色總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秃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

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諸王，共討李羅帖木兒，軍聲大振。

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不花。李羅帖木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李羅帖木兒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肆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帝，受密旨，謀結勇士陰圖刺之。會秃堅帖木兒遣使告征上都之捷，李羅帖木兒入奏，行至延春閣下，和尚所伏勇士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九月）秃堅帖木兒尋亦伏誅。

帝遣使函李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擴廓帖木兒爲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還京師也，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不從，由是皇太子心銜之。一三六七年，朝廷疑擴廓帖木兒有異志，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諸將分兵南討。擴廓帖木兒拒不受命，於是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擴廓帖木兒聞詔，即退軍還澤州。

蒙古朝廷因內訌而崩裂之時，朱元璋則在擴張其疆域，建都於建康，置官屬。遣將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一三六六年取湖州，尋下杭州。次年破平江，執張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死。

夏帝明玉珍以一三六六年死，子昇嗣立，年甫十歲，母彭氏同聽政。同年宋帝韓林兒死，次年方國珍降。初，國珍雖許納土歸命，然據境自若，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元璋遣書責之，且徵其貢糧，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溫台州，長驅抵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其部將多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乃遣子奉表乞降，和送國珍等於建康。

於是元璋遣軍分取中國未平之地。命徐達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胡廷瑞率師取福建廣東。楊璟取廣西。南方諸地久隸於外族者，至是悉自願降附。

徐達常遇春所將之北伐軍入山東，檄諭北地之人，略曰：蒙古夷狄不足撫御中國，其得國也非人力，實乃天授。乃自鐵木耳汗以來，變亂綱常，爲天所厭。今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云云。故兩將軍行所至，州郡望風來降。一三六八年山東盡平，遂入河南，河南亦下。

妥懽帖睦爾聞報，詔命擴廓帖木兒等引軍南下。會諸將圖復河洛，而明兵已逼，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太原。朱元璋先已自稱吳王，茲既據中國之大部，遂於一三六八年二月陰曆元旦日稱帝於南京（建康），國號明，建元洪武，是爲明太祖。是年八月，明帝率軍渡河至汴梁，命諸將進取元都。衛州，相州，彰德，廣平，順德皆下。同時徐達常遇春一軍已由山東入北直隸，進至通州，敗蒙古兵，擒其將卜顏帖木兒。妥懽帖睦爾聞報大懼，先令太常禮儀

院使阿魯渾等奉太廟神主與皇太子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八月二十五日夜半，率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北走如上都。明兵進至大都，填壕登城而入。由是中國全部幾盡入於明，明兵復北進。

妥懽帖睦爾復棄上都，遁走其北三百里達里（Талы）湖畔之應昌府。明兵未至，而妥懽帖睦爾已死於是城。

（一三七〇年五月）年五十一歲，追諡曰順帝。可參照卷末成吉思汗系諸大汗世系表。

明兵克應昌，獲妥懽帖睦爾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宮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得遁走哈刺和林，自是以後，蒙古可汗遂都哈刺和林。

一三七二年，明帝命徐達等進兵鞑靼地域，師抵怯綠連刺兩河而還。愛猷識理達臘嗣立為可汗，一三七八年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明帝曾遣使往弔之。嗣後此可汗屢遣兵侵入中國境。一三八八年，明帝遣軍大敗脫古思

帖木兒於捕魚兒湖畔，獲其次子及妃主等百餘人，諸王平章等三千人，軍士男女七萬餘口。見馮秉正書第十冊三八至七三頁。夏真特

蒙古誌第二冊一九五頁已而脫古思帖木兒為其宗人也速答兒（Yissouder）所害。嗣後歷經內訌，有名鬼力赤者篡立，未幾

亦被殺。本雅失里繼立。一四〇八年，明成祖以書諭和，不報。一四一〇年，明帝將大軍親征，進至怯綠連河，本雅失里與其知院阿魯台各率所部出走。明帝先敗本雅失里於斡難河，後敗阿魯台於海刺兒河。一四一二年，斡亦剌部長馬哈木（Mahmoud）殺本雅失里，而奉答里巴為汗。自是以後，二百年間，蒙古諸汗爭立。中國強，則臣附；有機可乘，則侵入中國邊境。明末時，蒙古民族數汗分立。喀爾喀（Kalkas）諸部據漠北之蒙古故地。其西乃蠻及畏吾兒之故地，則為厄魯特（Eulentes）或準噶爾（Djougares）諸部據之。而察哈爾（Tchakhares）鄂爾多斯（Ordos）

兩部則處大漠及長城之間。滿洲勃興之時，先服最東之蒙古諸部，一六三二年繼服察哈爾。嗣後蒙古南部及鄂爾多斯陸續降附。見夏真特蒙古誌二〇〇頁當時喀爾喀諸部尙保有其獨立，旋受厄魯特之侵，求援於清朝皇帝。一六九一年，康熙帝受喀爾喀三汗之朝於塞外四百里之地。見Du Halde撰中國誌第四冊引張誠(Gerbil)撰一六七一年薩爾地城第三次行記。最後在一七六〇年頃，厄魯特或準噶爾諸部悉爲清朝平復。於是蒙古民族今多臣服中國皇帝，其餘部落則隸於俄羅斯帝國。

當時之基督教，則因一弗朗西士派教士名約翰孟帖哥兒維諾(Jean de Mont-Corvin)者之熱心，蒙古諸帝之保護，在中國略有發展。約翰先歷波斯印度兩地，於一二九三年頃至大都，建設教堂二所，數年間舉行洗禮者約六千人。瓦丁(Wadding)撰弗朗西士派年曆(第四冊六九頁)載有約翰孟帖哥兒維諾之二書，可藉此傳文考之，可斷其爲致可薩里牙(Gansarie, Crimee)之弗朗西士派代理人者。據云：抵契丹謁韃靼皇帝名大汗者，呈教皇書，請其歸向我輩救世主耶穌基督之正教。惜其篤信偶像已深，然待遇基督教徒甚厚。其地有若干自命爲基督教徒，而實與基督教相去甚遠之義。從來無傳道師至此國，所以義思脫里派教徒或直接或在此建一小禮拜堂，抑宣傳義思脫里派以外之教義。從來無傳道師至此國，所以義思脫里派教徒或直接或一賄囑他人，對我施以虐待。謂我非教皇所遣，而爲間諜。或蠱惑之人，類於尋覓囑證，謂我在印度時曾殺一外國使臣，而奪其朝貢之寶物。如是構陷，五年，常對薄公庭，屢人於死。終賴上帝之佑，有人對帝自承其誣陷，冤始大白。帝將構陷者並其妻子流之遠方。我在帝都汗八里城中建築教堂一所，落成，已有曲倫(Cologne)區之德國教士名阿兒那勒(Arnold)者蒞此。我在帝都汗八里城中建築教堂一所，落成，已有六年。內有鐘樓一所，蓋我常爲人舉行洗禮也。先在此教堂中舉行洗禮者，約有六千人。若無前此構陷之事，尙受洗者或逾三萬，蓋我常爲人舉行洗禮也。先在此教堂中舉行洗禮者，約有六千人。若無前此構陷之事，尙未信奉何種宗教，曾爲之舉行洗禮，授以拉丁希臘文字，並爲之寫成聖歌集若干篇，我在場與否，皆如是也。有童子數人，且知繕寫聖歌集，或他書文。按時使人鳴鐘，集諸童舉行祭式，習爲歌讚。脫有同作二三人之助，或者皇帝亦來受洗。我未得羅馬教廷及本派之消息，者有十二年。祭式，習爲歌讚。脫有同作故特懇請本派總管賜我祭式書一冊，聖傳一冊，設有祭禮日曆歌集一冊，可使諸童抄錄也。我又建一第二教堂，俾有袖珍祭式日曆一冊，彌撒禱告書一冊，聖傳一冊，設有祭禮日曆歌集一冊，可使諸童抄錄也。我又建一第二教堂，俾

使諸童分處。我曾學習薩祖語文字，曾將新約及聖歌集譯為薩祖語。第二書作於一三〇五年終，地是，故以地贈之。此教堂與第一教堂相距有二英里有半之遠。吾人歌時，汗在宮中或能聞之。我能出入宮廷，宮中有定座，與教皇大使相同。皇帝待我較之其他諸教長獨厚云云。教皇克烈門五世 (Clement V) 曾應其請，於一三〇七年中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七人赴中國，同時任命約翰孟帖哥兒維諾為汗八里大主教，總司東方教務，統轄主教七人，即以所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七人任之。惟次年僅有三人能至汗八里或大都，以教皇書呈鐵木耳，請其歸向基督之教，並以約翰孟帖哥兒維諾囑之。新至之主教三人曰傑刺兒 (Gerard)，曰別烈格里努思 (Peregrinus)，曰安德烈 (André de Peruisio)，共在汗八里為約翰舉行大主教受職典禮。見教會年曆四三〇七年下六頁以後。一三二二年，教皇復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三人曰脫馬 (Thomas)，曰吉羅木 (Jerome)，曰彼得 (Pierre de Florence) 者為助理主教。第一次所派之三人會歷主泉州城教務。有一阿美尼亞富婦曾在泉州建設教兒死，以別烈格里努思代之。一三二二年安德烈又代前人而為主教。傑刺兒主持此新主教區之教務。傑刺兒五年中，曾得八人之衣糧。及其轉赴泉州之後，仍取得同一Alata。此字猶言君主佈施，(出於阿刺壁語之Dioufat，猶言薪資俸給)，此種歲賜之價值，根據吉那哇 (Génôis) 商人之估計，年值金弗羅隣 (Florins) 百枚。主教安德烈又云：此帝國中，天下諸國諸教之人悉皆有之，尤許各從其教，蓋彼等 (蒙古人) 誤以為諸教皆可使之獲佑也。大主教約翰死後，教皇約翰二十二世 (Jean XXII) 於一三三三年命弗朗西士派教士尼古刺 (Nicolas) 繼其任。尼古刺曾偕同派教士二十六人赴中國。又據羅馬教廷所藏文牘，教皇玉兒班五世 (Urban V) 於一三七〇年會命弗朗西士派之巴黎神學博士基約木 (Guillaume de Prat) 為汗八里大主教。基約木

會攜同派教士十二人，齋教皇致中國皇帝及沿途所經諸國之韃靼君主書以行。見 *Noshemi hist. tartarorum eccles. siastica*, Helmstadt, 1741, p. 114.

諸傳道師對於教皇之報告，所言東方基督教發展及蒙古君主傾向各節，不難洞見其僞，蓋其皆欲以教廷樂聞之消息達教皇，並欲表現其傳佈宗教之熱心也。抑況來觀羅馬教主及其他君王之使臣，自稱爲基督教利益而爲蒙古君主所遣派者，多半皆假公濟私之徒，觀其所呈之國書，已足證矣。茲姑舉一例以概其餘：有名安德烈 (Andri) 者，於一三三八年偕似爲阿蘭種之十五人至阿維良 (Avignon)，謁見教皇，呈順帝致教皇書，其書係在鼠兒年 (一三三六) 作於汗八里者。別有一書係順帝之臣下諸阿蘭人致教皇者。大汗之致教皇書略謂遣安德烈等以通往來，請教皇常爲皇帝祝壽。並以齋書之諸阿蘭人託之，謂其人爲帝臣，並爲教皇之基督教子。若有名馬珍物，可交此輩同一阿蘭人攜回進呈。

別一書所題年月同，係五阿蘭人致教皇者。書言彼等曾由其使臣約翰教士授以正教，茲約翰教士去世已有八年，請教皇善答皇帝書，俾彼此使臣時常往來，可以有裨於宗教之傳佈。並請其將彼等視同子弟，囑託皇帝，則有厚於彼等多矣。

當時教皇似未疑及帝書之僞，蓋其於一三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在阿維良作書答韃靼皇帝，言其聞譯人所傳達使臣之語，及所呈國書之內容，欣悉皇帝對於羅馬神聖教會深致虔信，請帝仍善待阿蘭之五王，及其他諸基督教徒。(書中曾列舉其名) 請許基督教之教師教士等建築教堂，以便舉行聖祭，自由宣揚上帝之語於國中。末言行將遣使臣至中國，請善接之。

教皇同時答五阿蘭人之主要人福定 (Fodein Jovens)

鈞案此大使臣非僞，福定名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杭忽思傳。一九一四年通報六二三至六四四

頁伯希和別有考。書囑其與同族諸王請許基督教徒建設教堂，俾能自由宣揚上帝之語。教皇別有第三書，係合致此五阿

蘭王者，內述基督教之主要教義。同年教皇果遣弗朗西士派教士四人齋數書東行，書皆作於一三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一書係致月即伯 (Uzbeq) 汗者，第二書係致名稱韃靼諸國諸帝之帝者，第三書係致中國韃靼皇帝順帝者。見 Moshemii 書附錄 七四至八四則。

蒙古之侵略曾縮短亞洲極端各地之交通。當波斯韃靼地域中國等地悉隸於同一君主統治下之時，亞洲各國之軍民往來於此廣大帝國之中，曾見有阿蘭及欽察之軍隊作戰於交趾。又曾見中國之工師服役於達曷 (Tartar) 水畔。回教徒之居留中國者為數甚衆，多躋高位，且有統軍者。大都宮廷之中，可見有波斯之曆數家與中國學者聚議。臣事蒙古皇帝者有二十國之人，而諸國之名在十三世紀以前，或未為人所熟聞也。

吾人記述成吉思汗系大汗系之史事既畢，行將記述蒙古統治時代波斯之史事。迄於旭烈兀朝之末年，並在此部份中附帶說明成吉思汗族朮赤察合台兩朝之事蹟。此二系之事蹟，回教諸史家僅於其與波斯君主相爭時偶一言之。而其專史脫有存者，吾人尙未見也。

附錄一 史集所誌忽必烈時代之兩都行省及官制

史集有一章言及忽必烈之兩都，中國之重要官吏，以及行省之區分者，茲譯其文如下：

〔契丹(Khitai)爲一極廣大之帝國，墾地之廣無能及之者。據其說可信之人言，世界之國，墾殖之廣，人民之衆，無逾契丹。高麗蠻子兩地之間有海灣，伸入契丹西北境內，抵於距離汗八里四程(fersak)〕鈞案應是二十四程之說。地，船舶進止於此。因與海近，雨水甚多。此國數省氣候炎熱，其餘諸省氣候寒涼。

〔汗八里城漢語名曰中都，此國君主之古都也，今爲其駐冬之所。前經成吉思汗殘破，忽必烈於舊城之側建一新城，而名之曰大都。兩城相接，此城牆上有譙樓七座，各樓相距遠有一程。人民繁庶，致使附近皆有建築。移植諸國果木於其園囿之中。忽必烈在城中央建一廣大宮殿，名曰Caechi。以大理石作柱鋪地。有圍牆四，各牆相距一擲石之遠。外牆之內民衆居之，第三牆內將校所駐，第二牆內諸萬戶所處。第一牆內帝室侍臣居焉，可汗駐冬於此宮內。〕

〔有一大河流經汗八里及大都，河自北方駐冬之所南流，經過Djerdai(即古北口)〕鈞案此地非古北口，核以西域人讀。作日之例，其對音應是察卜赤牙勒，蓋蒙古語。附近亦有他水注入此河。都城附近掘一大池，如同湖沼。池畔有居庸關之稱也。此名散見元朝祕史續集卷一。斜坡，由此放舟於池中，以供遊樂。此河昔有舊道，自汗八里附近不遠之處東流入海，然已湮沒，船舶不能復至。須以

牲畜載物至汗八里，於是中國之工師學者上言，契丹諸省，摩訶支那 (Machin) 之都城，行在 (Kingsai) 鈞案舊考 Kingsai

作京師，似誤。考元史本紀卷九，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則行在之稱元初尚存，因 Kingsai 之對音應是行在，此說藤田豐八在東洋學報卷三中已有考。 泉州 (Zaitoun) 等城之船舶，皆不能復至大都。可汗乃命開濬一大運河，引前所言河流之水及其他數水於

此運河之中。泉州爲印度船舶所聚之海港，行在爲摩訶支那之都城，距上都並四十日程。此運河之中，置有閘座甚多，以供分配河水之用。船舶渡閘，以機械載之而過。運河寬三十餘肘 (cubits)。忽必烈命用石作堤，俾免崩潰。堤旁爲大道，通摩訶支那 (中國南部) 道長四十日程，完全以石鋪地，俾大雨之後牲畜不致陷入泥中。兩旁種植柳樹及其他樹木，以蔭行人。禁止軍民攀折樹枝，抑以樹葉供牲畜食。道旁村市驛舍相望，所以在四十日程之距離中，人居不斷。

「大都城牆用土建築。中國人之建此種城牆，先樹板，實濕土於兩板中。以大木擣之使堅，去板而牆成。緣此國多雨水，而土質輕，勢須用此法使之堅固也。」

「開平府距大都五十程，忽必烈欲在此城營建類似大都之宮殿。自大都至此駐夏之所，有三道可通：一道爲禁道，供遊獵之用，祇許使臣往來。一道經過 Tehou-tehou 鈞案舊考作涿州，大誤。原文應作撫州，傳寫誤作此名。亞洲學報一九二七年刊伯希和別有考。循

桑乾 (Sangun) 河岸行，道中見有葡萄及其他果木甚多。此城附近別有一城，名曰蕁麻林 (Sennali)。居民多屬撒麻耳干人，曾仿撒麻耳干種植果木園林不少。第三道經過一山峽，名曰 Sikins。出峽祇見草原及駐夏之所。進至開平，皆如是也。昔日宮廷駐夏於 Tehou-tehou 鈞案亦應改作撫州。 城中，忽必烈曾在開平之東建一離宮，名曰 Teng-i

ᠰᠢᠩ，鈞案波斯語字母 S 常易相然因得夢，棄而不居。命學者及建築師相地他所，諸人皆以開平附近有湖，四圍皆草原，宜於湖上建新宮。其地有石一種，常用以代替木料。於是聚石及木無數，用石灰碎磚以填湖及湖源，並鎔鉛錫於其上，填築基礎，高等人身。地下之伏水，越時既久，從種種通道湧流而出，由是成泉。於此基上，建一中國式之宮殿，周圍繞以大理石牆。復由此以木結圍，使野味繁殖於中。又在城中建第二宮，與前宮相距有一箭之遠。然皇帝駐在外宮之時爲多。

「諸署長官曰丞相 (Tchinksank) 總軍事者曰太傅 (Thai-fou) 萬戶曰元帥 (Yang-schi) 副貳之官以波斯人漢人或畏吾兒人任之，曰平章 (Fentchan) 瓦撒夫書寫此名作 Pentchan，蒙古大臣會議 (大 Dīp) 中例有丞相四人，以蒙古大臣任之。平章四人，以波斯人漢人畏吾兒人及也里可溫 (arkoun) 教徒任之。諸人在大臣會議中亦有其代理之人。都城有部署六所，各有專職。最高會議一所 (Divan) 其名曰省 (Sibg) (以下言此種官署之職務，茲略。)

「中國慣例，設有一人締結契約，則印其指紋於紙上。緣據經驗之證明，各人指紋不同，未有兩人完全相類者。締約者印指紋於紙上後，在紙背於其諸指之關節處繪其輪廓，以便其人將來比較手印時，不能否認其債務。」

刺失德嗣言諸衙署中之官吏應勤守其職，置書記數人專記其缺席之事。每缺席一日，則扣其薪俸若干。缺席過多而不能言其理由者，則黜其職。

「汗八里之省 (Sibg) 署極廣，內藏數千年之簿籍。省中人員約有二千，此外僅諸大行政區域之治所有省。

「第一省在汗八里及大都。

「第二省在女真 (Tchourtché) 及肅良合 (Soulangca) 之地。治所在 Moun-tcheou 肅良合境內之最大城也。

「第三省在 Couli 及 Ouculi (高麗) 之地，自成一國。其主曰王 (wang)，忽必烈曾以女妻之。

「第四省在黃河 (Cars-mouran) 岸上之南京 (開封)，契丹之一都城也。

「第五省在契丹邊境 Seltcheou 城中。約案此城名亦有作 Sontcheou 者，蓋有人考訂其爲廣州。案此處刺失德列舉之次第，由北至南，而此城處於開封杭州之間，除揚州外別無他城可以當之者。元史地理志十二省中固無揚州，第爲後日之制，忽必烈平宋前後之制置無常，未可以後日之制置刺失德所記之非也。揚州行省設置於一二七六年，後於一二八四年移杭州。同後此所言第七福建行省後併入杭州行省之情形相同。考刺失德所誌中國諸事，多聞之於學羅丞相，而學羅丞相抵波斯之年，爲一二八五年，(見拂林忠獻王碑)，所以與元史地理志不合。元史地理志有嶺北湖廣江西三行省，而在刺失德書中則代以揚州福建嶺南三行省。僅嶺南行省不見中國載籍著錄。

「第六省在行在 (Khingsai) 州城中，蠻子都城也。

「第七省在 Loutcheou (應是福州之誤)，蠻子城也。先曾徙於泉州 (Zaitoun)，最近復移治福州。

「第八省在 Loukinfon (疑是桂林府)，約案此誤，後文既云城在唐兀邊境，則捨四川莫屬。原名應有訛寫。蠻子城也，在唐兀邊界上。

「第九省在 Lounkeli? 商人則名此城曰 Tchinkelan。此城甚大，在泉州大港南方海岸上。約案此城應是廣州。

「第十省在哈刺章 (Caratchang)，自成一國。省在押赤 (Yatchi) 大城中，其居民盡回教徒。約案即指雲南省治。

「第十一省在京兆府 (Kindjanfon 西安府)，唐兀城也。那木罕 (應作忙哥刺) 子阿難荅駐此境內，所居之

地名曰平章淖兒 (*Fentchan naour*)，曾在其地建有一宮。

「第十二省在 *Métcheou*

約案應是甘肅之隴。

唐兀大城也。地面甚廣，阿只吉 (*Atchiki*)

約案阿只吉宗王名也。駐守於此。

史集所誌諸番之長官多爲回教徒。

「對於上述一切地域，須詳細言之。願吾人既在一附錄中述其歷史，故在此處僅誌其概略。

「東南之地皆屬可汗，惟有海中一島，名曰日本國 (*Tchépangou*)，尙未臣服。此國距女真高麗 (*Kaoli*) 海岸不遠，其民軀小腹大，頭縮於兩肩中。遼東之地，以迄海岸，及乞兒吉思邊境，悉皆臣服可汗。蠻子 西南海邊，貴烈乞 (*Keuliki*) 與泉州之間，有一森林，蠻子 皇帝之子曾避難於此，窮乏不能自給。

「西方爲交趾國 (*Ketchebkoué* 或 *Candjé-coué*)，即馬可波羅之 *Cangisu*，實言之，東京是已，) 道路險阻難通，界於哈刺章、印度 一部，及海洋間。自有國主，有兩城曰 *Loudjek?*、*El Djessam?*，脫歡 (*Tougan*) 駐在桂林府，戍守蠻子 地方之時，曾奉命監視此種敵對民族。進兵其國，取海岸諸城。然屯兵此國甫滿一星期，其士卒分配鹵獲之時，此國之軍隊忽自山海森林出襲，脫歡 遁走，今尙駐在桂林府。

「西北爲土番 (*Turbet*) 及金齒 邊界，除一地爲忽都魯火者 (*Coutlouc-Khodja*) 及其軍隊所據外，別無他敵。願有高山阻隔，敵人不能從此處侵入，然亦有若干軍隊戍守境上。

「西北北有一沙漠，廣四十日程。處忽必烈 帝國及海都 領地之間，其東西邊境長三十日程。曾命宗王或統將等列屯以守，常與海都 兵戰。中有五軍屯於沙漠邊界，第六軍屯於唐兀 境內察罕淖兒 (*Tchagan naour*) 白

湖)附近。第七軍屯於畏吾兒之哈刺火州(Caracorum)城附近。畏吾兒處兩國間，保守中立。此邊界止於土番山中。夏日人不能渡此沙漠，蓋缺水也，冬日則祇飲雪水。」

附錄二 巴里失之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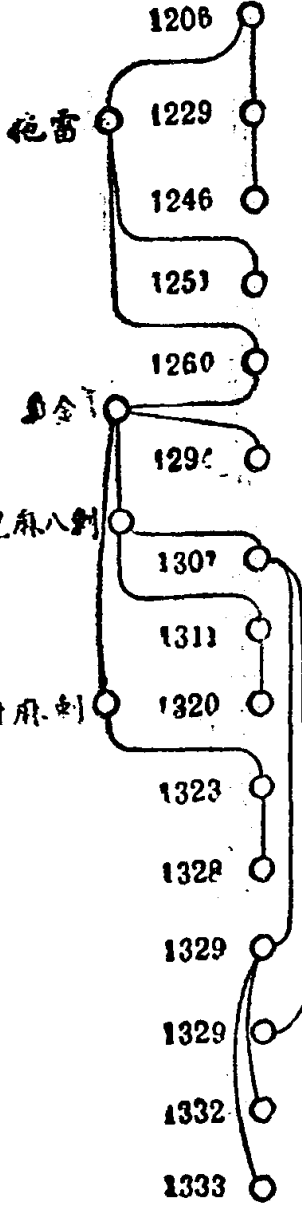
蒙古史中常見巴里失之著錄，茲引當時諸著作家計算巴里失之文如下：巴里失者，一種計算價值之貨幣也。世界侵略者傳在其序文之末，謂金巴里失及銀巴里失各值金或銀五百 *bag*。並謂銀巴里失在彼時之波斯，價值七十五 *dinar kohni*，而每 *dinar* 重四 *qan*。瓦撒夫在其書第一冊忽必烈即位一章末，謂金巴里失值二千 *dinar*，銀巴里失值二百 *dinar*，鈔巴里失值十 *dinar*。也里州志謂金巴里失值五百 *qan*。弗朗西士派修士 *Oderic d'Udine*，曾在 13110 年遊歷中國者也，則謂鈔巴里失等若維尼思城之 *Florin* 一枚有半。(見所撰行記，*Ramusio* 本第二冊二五〇頁。)茲僅錄此種種估計價值，當時巴里失價值之變更或甚大也。

附 錄 三

成吉思汗後諸大汗世系表

多桑蒙古史

即位年	蒙古名	蒙古尊號	漢語廟號
1206	鐵木真	成吉思汗	太祖
1229	窩闊台		太宗
1246	貴由		定宗
1251	蒙哥		憲宗
1260	忽必烈	薛禪汗 (Setsen khan)	世祖
1294	鐵木耳	完澤篤汗	成宗
1307	海山	曲律汗	武宗
1311	愛育黎拔力八達	普顏篤汗	仁宗
1320	碩德八剌	格堅汗 (Guéguen khan)	英宗
1323	也孫鐵木兒		泰定帝
1328	剌札必迦		天順帝
1329	和世琜	驪都篤汗 (Koutouktou k.)	明宗
1329	圖帖睦爾	札牙篤汗 (Djidjagaton k.)	文宗
1332	懿璘質班		寧宗
1333	妥懽帖睦爾	兀哈篤汗 (Oukhagaton k.)	順帝



譯後語

多桑書第三卷取材於中國載籍者十有六七，原擬節譯其中本於西書之文，嗣以其間頗有難於判別者，不如全譯，以見原書真相。本卷所採中國載籍之文，概就原書轉錄，惟剪裁去取一遵多桑書。至若譯名凡已見前二卷者，多不重錄西文名稱於下。元人名稱馮秉正、諸神甫等還原錯誤者，亦遵前例，不附西名。前三卷之漢譯名，間有若干與後四卷之譯名微異，緣譯文有先後，故譯法微有變更，非自亂譯例也。多桑書中時常著錄之 Hershel，可當法國舊用之 Wren，約合華里十里，譯文概以「程」代之，前此未經說明，特附識於此。二十三年三月一日馮承鈞識。



